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三四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三四册



# 目錄

## 全宋文卷四九六一

趙居端

乞在台州居住奏

姜特立

跋永康陳宰先夫人綉羅漢

跋陳宰梅花賦

跋趙君鼎風月集

種松說

琅山長生庫記

節堂上梁文

何安祺

王吳會議圖跋

周必正

江東提舉到任謝表

高麗寺劄付碑陰記 ..... 九

尊德堂記 ..... 一〇

周將軍廟記 ..... 一一

林得之

喜豐堂題記 ..... 一二

謝 褒

續千文後序 ..... 一三

郭見義

創建三元祠碑 ..... 一四

全宋文卷四九六二

黃昭祖

乞獲凶盜器仗并寄收甲仗庫奏 ..... 一六

章 洽

乾道治水記 ..... 一七

郭 郊

玉虛觀賜書記 ..... 一九



林 邵

乞安奉真宗玉牒奏 ..... 二〇

合肥野叟

楊廬州忠節錄 ..... 二一

野叟續錄 ..... 二五

黃維之

論銓試無出身人之弊奏 ..... 二六

江西提舉到任謝表 ..... 二六

郭 均

光山縣中渡市置榷場事申狀 ..... 二八

郭 份

道州進士題名記 ..... 二九

胡彥溫

臨桂縣雉山題名 ..... 三〇

葉 棨

重刊柳文後叙 ..... 三一

全宋文卷四九六三

楊述美

游龍潭記 ..... 三二

周 闕

乞諸處酒庫撥併歸一奏 ..... 三三

乞改酒庫名奏 ..... 三四

周 時

綱馬改移水路不便奏 ..... 三五

謝監司薦舉啓 ..... 三六

賀右丞相啓 ..... 三七

賀宗室除郡王啓 ..... 三八

賀芮顯謨啓 ..... 三八

賀魏倅啓 ..... 三九

太守與交代啓 ..... 三九

通真觀捨田記 ..... 四〇

呂敦仁

陽華巖題記 ..... 四一

范處義

三總領所和糴事奏 ..... 四二

詩補傳序 ..... 四二

連州遷學記 ..... 四三

興教院記 ..... 四四

虞允文軼事 一 ..... 四五

虞允文軼事 二 ..... 四五

劉汜瓜洲之戰軼事 ..... 四六

劉錡軼事 ..... 四六

全宋文卷四九六四

吳 儆 一

浮丘仙賦 并序 ..... 四八

良干竭賦 并序 ..... 五一

冰玉辭 ..... 五二

代賀隆興改元表 ..... 五三

謝賜曆日表 ..... 五四

論恢復大計 ..... 五四

論邕州化外諸國 ..... 五六

論二廣官吏 ..... 五七

論治民理財 ..... 五八

論文臣當習武事 ..... 五九

論選人改官 ..... 六〇

論大臣近臣 ..... 六二

全宋文卷四九六五

吳 儆 二

論乞委漕臣同帥臣措置沿邊 ..... 六三

論廣西治盜賊 ..... 六四

論廣西帥臣兼知漕計 ..... 六五

論配隸當屯駐大軍 ..... 六六

論募兵 ..... 六七

|         |    |
|---------|----|
| 上蔣樞密書   | 六七 |
| 見辛給事書   | 六九 |
| 上王丞相書   | 七〇 |
| 上姚樞密書 一 | 七一 |
| 上姚樞密書 二 | 七二 |
| 上張南軒書   | 七二 |
| 謝南軒薦舉書  | 七四 |
| 與南軒論盜賊書 | 七四 |
| 上五府乞宮觀書 | 七五 |
| 見洪徽州書   | 七六 |

全宋文卷四九六六

吳 儆 三

|           |    |
|-----------|----|
| 答吳益深書     | 七八 |
| 答汪楚才書     | 七九 |
| 答汪仁仲求撰墓誌書 | 八〇 |
| 賀王丞相啓     | 八一 |

|              |    |
|--------------|----|
| 上明州沈丞相啓      | 八一 |
| 賀洪樞密啓        | 八二 |
| 知泰州謝執政啓      | 八三 |
| 倅邕謝宰執啓       | 八四 |
| 謝南軒舉狀啓       | 八四 |
| 與桂帥張南軒啓      | 八五 |
| 賀汪直閣知九江啓     | 八六 |
| 代賀張魏公除樞密使督軍啓 | 八七 |
| 上明州僉判許狀元啓    | 八七 |
| 謝李鹽使舉治狀啓     | 八八 |
| 賀范至能自廣帥鎮蜀啓   | 八九 |
| 上憲使啓         | 八九 |
| 賀金少卿啓        | 九〇 |
| 代洪守賀陳殿院啓     | 九一 |
| 通信守徐侍郎啓      | 九一 |
| 謝洪徽州差權局啓     | 九二 |

全宋文卷四九六七

吳 儆 四

|               |     |
|---------------|-----|
| 賀金丈除給事啓       | 九三  |
| 上錢通判啓         | 九四  |
| 謝洪徽州撰休寧縣學記并書啓 | 九四  |
| 賀施僉樞啓         | 九五  |
| 上史樞密啓         | 九六  |
| 賀洪樞密除參政啓      | 九六  |
| 謝鄭憲舉狀         | 九七  |
| 上明州制置啓        | 九八  |
| 代王侍郎通揚漕啓      | 九八  |
| 與漕使啓          | 九九  |
| 賀洪景伯除中書舍人啓    | 九九  |
| 安仁交代啓         | 一〇〇 |
| 答雷州馮守啓        | 一〇一 |
| 送范石湖序         | 一〇一 |



送程少章遊兩淮序……………一〇二

送詹景陽序……………一〇三

送宗人遊術序……………一〇三

送陳守入覲序……………一〇四

送曹守序……………一〇五

尚書宋公山居三十韻序……………一〇六

棣華小錄序……………一〇七

讀羅郢州小飛來記……………一〇七

題五峰先生知言卷末……………一〇八

題陳氏雪溪……………一〇八

讀曹氏世濟錄書其後……………一〇九

讀友于堂詩書其後……………一一〇

全宋文卷四九六八

吳 儆 五

富國強兵策 并序……………一一一

富國……………一一二

|           |       |    |
|-----------|-------|----|
| 强兵        | ····· | 一二 |
| 芻言三篇 并序   | ····· | 一四 |
| 縣令        | ····· | 一四 |
| 黠吏        | ····· | 一五 |
| 豪民        | ····· | 一六 |
| 宰相論       | ····· | 一八 |
| 房杜        | ····· | 一八 |
| 姚宋        | ····· | 一九 |
| 墨說        | ····· | 一九 |
| 名一枝菴      | ····· | 二〇 |
| 竹洲記       | ····· | 二〇 |
| 平齋記       | ····· | 二三 |
| 愛民堂記      | ····· | 二四 |
| 憩思軒記      | ····· | 二四 |
| 就軒記       | ····· | 二五 |
| 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 | ····· | 二六 |

尊己堂記 ..... 一二八

全宋文卷四九六九

吳 儆 六

相公橋記 ..... 一二九

隱微齋記 ..... 一三〇

休寧縣修學記 ..... 一三一

觀潮記 ..... 一三三

仰高亭記 ..... 一三四

休寧縣尉廳壁記 ..... 一三五

瑞芝記 ..... 一三六

騎鯨軒記 ..... 一三七

記鼠 ..... 一三七

勸農文 ..... 一三八

勸學文 ..... 一三九

賜笏銘 ..... 一三九

硯銘 ..... 一四〇

|           |       |     |
|-----------|-------|-----|
| 硯銘 二      | ..... | 一四〇 |
| 硯銘 三      | ..... | 一四〇 |
| 硯銘 四      | ..... | 一四一 |
| 硯銘 五      | ..... | 一四一 |
| 石爐銘       | ..... | 一四一 |
| 竹篴銘       | ..... | 一四二 |
| 祈陽石屏銘     | ..... | 一四二 |
| 寫真自贊      | ..... | 一四二 |
| 戲題東湖畫像    | ..... | 一四三 |
| 祭張南軒先生文   | ..... | 一四三 |
| 祭孫縣丞先生彥及文 | ..... | 一四四 |
| 祭金靜之文     | ..... | 一四五 |
| 祭吳仲賢文     | ..... | 一四五 |
| 祭吳廷操文     | ..... | 一四六 |
| 宴邕守樂語     | ..... | 一四六 |

全宋文卷四九七〇

釋咸輝

首楞嚴經義海序

一四八

釋慧詵

題般若心經疏連珠記

一五〇

趙介

化建三寶閣疏跋

一五一

葛立象

吉州和羅事狀

一五二

范榮

適野亭記

一五二

范器

趙牟氏墓志銘

一五三

安錫鈞

天王橋題名記

一五五

潘緯

太學補試事奏

一五六

乞制舉試六論罷注疏出題以五題通爲合格奏……………一五六

乞許鎮江府二閘霑溉民田奏……………一五七

柳文音義序……………一五七

馮湛

乞於許浦鎮屯駐水軍奏……………一五八

梅里鎮勝法寺空屋可置立水軍倉廩奏……………一五九

李元綱

聖門事業圖序……………一六〇

聖門事業圖跋……………一六〇

李毅

乞出給改建先父廟宇敕牒奏……………一六二

史漸

賀李守啓……………一六三

賀龔倅啓……………一六三

涌泉寺碑……………一六四

全宋文卷四九七一

毛 开

遂初堂書目原序 ..... 一六六

和風驛記 ..... 一六七

超覽堂記 ..... 一六九

兩浙東路提舉司題名記 ..... 一七〇

雙溪橋記 ..... 一七一

鄭春敷

女科濟陰要語萬金方序 ..... 一七二

莫廷秀

請申明朝廷推賞土豪百姓拒賊之功奏 ..... 一七三

趙子澣

乞令侍從舉宗子二人奏 ..... 一七四

王廉清

慈寧殿賦 ..... 一七五

修東湖記 ..... 一七九

張藻

乞過界賣茶以助歲計奏……………一八一

張發

吳武安功績記序……………一八二

張可宗

乞皇太子宮官吏減年轉官奏……………一八三

張夔

栢欄居士集跋……………一八三

張埏

龍伯高墓羣公翰墨跋……………一八五

吳援

乞禁私造秤斛奏……………一八六

吳蓋

乞差破給使人并免減宣借人奏……………一八六

朱佺

放賣蕃茶年額奏……………一八七



|              |    |     |
|--------------|----|-----|
| 考功置籍事奏       | …… | 一八八 |
| 乞造克敵弓裝備鎮江一軍奏 | …… | 一八八 |
| 進先臣所撰春秋通志表   | …… | 一八九 |
| 與判府書 一       | …… | 一九〇 |
| 與判府書 二       | …… | 一九一 |
| 與某人書         | …… | 一九一 |
| 與某官書 一       | …… | 一九二 |
| 與某官書 二       | …… | 一九二 |
| 與某官書 三       | …… | 一九三 |
| 與某官書 四       | …… | 一九三 |
| 與某官書 五       | …… | 一九四 |
| 與某官書 六       | …… | 一九四 |
| 上某官啓         | …… | 一九五 |
| 上判府啓 一       | …… | 一九五 |
| 上判府啓 二       | …… | 一九六 |

方有開

乞兩淮人戶未開荒田更與展限一年奏……………一九七

措置無爲軍屯田事宜奏……………一九八

申論荆襄要害……………一九八

論開導勁正議論之風……………一九九

論國家之經費……………一九九

重修古渠記……………二〇〇

楊由義

措置屯田疏……………二〇二

楊絳

重修山河堰記……………二〇三

趙伯圭

諸子年及二十方理爲資任奏……………二〇五

乞量行賑借台州貧乏戶奏……………二〇六

乞依例與監司互舉官屬奏……………二〇六

乞許長男次男再任一次奏……………二〇六

|              |     |
|--------------|-----|
| 乞禁銅錢入海船奏     | 二〇七 |
| 乞特補館客周士筌一文資奏 | 二〇七 |
| 乞依士輶例與恩數請給奏  | 二〇七 |
| 乞賜崇粹禪號奏      | 二〇八 |
| 朝參乞依已降指揮奏    | 二〇八 |
| 乞主管南班宗室奏     | 二〇八 |

王 琪

|                  |     |
|------------------|-----|
| 乞替换真州戍守人兵歸司奏     | 二〇九 |
| 乞許本司差統領官監視買發綱馬奏  | 二〇九 |
| 乞摘差官兵抵替揚州戍守人馬歸司奏 | 二一〇 |
| 乞下臨安府撥還本司小教場寨屋奏  | 二一〇 |
| 乞差撥官兵替换出戍六合人兵奏   | 二一一 |
| 差撥合用取馬人兵前往漢陽馬監事奏 | 二一一 |
| 乞將護聖軍馬撥往秀州牧放奏    | 二一二 |
| 乞移本司諸軍戰馬于揚州牧養奏   | 二一二 |

董璉

郊祀恭謝事宜……………一二三

衛濟寶書序……………一二三

姜說

乞量損北使等舟船合用人夫奏……………一二五

乞七月終住罷賑濟奏……………一二五

乞撥合用馬草錢奏……………一二六

賑濟浙西災民事奏……………一二六

兩浙市舶事務奏……………一二六

乞置水閘奏……………一二七

乞於五瀉堰添閘一重奏……………一二七

檢察外國船舶乞選差本司屬官一員奏……………一二八

選差監門官事奏……………一二八

翻異公事奏……………一二九

織造告身度牒事奏……………一二九

乞推賞監門官奏……………一二〇

乞軍器所合行事務依舊奏……………一二一〇

乞更量減一分價錢出賣沒官田產屋宇奏……………一二一〇

乞檢視修護圩田奏……………一二一一

修南陵縣圩田奏……………一二一一

乞增高修築化成惠民圩梗岸奏……………一二一一

措置圩岸事奏……………一二一二

錢聞禮

類證普濟本事方序……………一二一二

趙思

撥還浸淠過民戶田事議……………一二二四

乞逐歲差官相視湖州湖隄奏……………一二二五

向 洵

奉詔蓋造真州鹽倉奏……………一二二六

書簡 一……………一二二七

書簡 二……………一二二七

書簡 三……………一二二七

|       |       |     |
|-------|-------|-----|
| 書簡 四  | ..... | 一三八 |
| 書簡 五  | ..... | 一三八 |
| 書簡 六  | ..... | 一三九 |
| 書簡 七  | ..... | 一三〇 |
| 書簡 八  | ..... | 一三〇 |
| 書簡 九  | ..... | 一三一 |
| 書簡 一〇 | ..... | 一三一 |

全宋文卷四九七五

范成大 一

|          |       |     |
|----------|-------|-----|
| 館娃宮賦 并序  | ..... | 一三三 |
| 問天醫賦 并序  | ..... | 一三四 |
| 望海亭賦 并序  | ..... | 一三七 |
| 惜交賦 并序   | ..... | 一三九 |
| 荔枝賦 并序   | ..... | 一四〇 |
| 桂林中秋賦 并序 | ..... | 一四一 |
| 楚辭       | ..... | 一四二 |

|    |     |
|----|-----|
| 幽誓 | 二四二 |
| 愍游 | 二四三 |
| 交難 | 二四三 |
| 歸將 | 二四三 |

全宋文卷四九七六

范成大 二

|                                |     |
|--------------------------------|-----|
| 丘密楊萬里國子博士告詞                    | 二四五 |
| 周必大權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陞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制     | 二四五 |
| 楊萬里太常博士告詞                      | 二四六 |
| 瓊州山寨首領黃氏可宜人制                   | 二四六 |
| 和義郡夫人蔡氏可封碩人制                   | 二四七 |
| 台州仙居縣尉余閔母潘氏饒州浮梁縣主簿謝偁母董氏并可特封孺人制 | 二四七 |
| 右迪功郎汪大定可從事郎制                   | 二四八 |
| 右迪功郎余穎可右從事郎制                   | 二四八 |
| 左迪功郎趙善登可左從政郎制                  | 二四八 |
| 歸正人趙虛己可迪功郎制                    | 二四九 |

|                             |     |
|-----------------------------|-----|
| 歸正人歸州助教高粲可右迪功郎制             | 二四九 |
| 鄉貢進士方權輸米補迪功郎制               | 二四九 |
| 閤門宣贊舍人幹辦皇城司吳瓌施行親從堆垛子可轉右武郎制  | 二五〇 |
| 勝捷都虞候周元可秉義郎制                | 二五〇 |
| 忠訓郎柴進修蓋營寨有勞可秉義郎制            | 二五〇 |
| 振華軍都虞候劉俊馬軍司都虞候小劉安并可秉義郎制     | 二五一 |
| 將仕郎戴安國捕獲海賊可承信郎制             | 二五一 |
| 忠義軍統制官耶律适哩妻弟蕭慶元可承信郎制        | 二五一 |
| 明州水軍統制下董玠招安到海賊倪德等可補承信郎制     | 二五二 |
| 進勇副尉陳廣捕獲海賊可承信郎制             | 二五二 |
| 張建陣亡與子德普恩澤補承信郎制             | 二五二 |
| 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周闕可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財賦制 | 二五三 |
| 起復新知廬州葉衡可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制        | 二五三 |
|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沈度可秘閣修撰寧國府長史制       | 二五四 |
| 知臨安府姚憲可司農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制          | 二五四 |
| 新知通州許克昌可秘書省秘書郎兼權司封郎官制       | 二五五 |



|                              |     |
|------------------------------|-----|
| 左宣教郎馬大同可國子監主簿制               | 二五五 |
| 國子監主簿潘慈明可太常寺主簿武學博士劉敦義可國子監主簿制 | 二五六 |
| 右奉議郎張權可軍器監主簿制                | 二五六 |
| 賜趙雄辭免參知政事不允第二詔               | 二五六 |
| 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鄭聞磨勘可左朝請郎制     | 二五七 |
| 歸正張□特補右承務郎制                  | 二五七 |
| 皇侄孫右監門率府率子倚可換通直郎制            | 二五七 |
| 皇兄右監門率府率令術可授通直郎制             | 二五八 |
| 右宣教郎奉使大金祈請國信所書狀官趙礪老回程可通直郎制   | 二五八 |
| 敷文閣直學士知明州趙伯圭磨勘可朝奉郎制          | 二五八 |
| 資政殿學士王之望致仕轉官劄                | 二五九 |
| 洪皓追封魏國公制                     | 二五九 |
| 沈介帥潭制                        | 二五九 |
| 黃中宮祠制                        | 二六〇 |
| 曾懷戶部尚書制                      | 二六〇 |
| 葉衡起復制                        | 二六〇 |

陳良翰詹事制 ..... 二六一

王十朋詹事制 ..... 二六一

趙雄使回獎諭制 ..... 二六一

沈復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制 ..... 二六二

外制 一 ..... 二六二

外制 二 ..... 二六二

外制 三 ..... 二六三

外制 四 ..... 二六三

外制 五 ..... 二六三

外制 六 ..... 二六三

外制 七 ..... 二六四

外制 八 ..... 二六四

外制 九 ..... 二六四

全宋文卷四九七七

范成大 三

謝賜生日生餼表 ..... 二六五

|            |     |
|------------|-----|
| 北使回除中書舍人謝表 | 二六六 |
| 自中書帥廣謝表    | 二六六 |
| 帥蜀謝表       | 二六六 |
| 帥蜀即真謝表     | 二六七 |
| 賀天申節表      | 二六七 |
| 賀會慶節表      | 二六七 |
| 謝□□表       | 二六八 |
| 郊祀上表       | 二六八 |
| 賀太上皇表      | 二六八 |
| 賀壽皇表       | 二六九 |
| 賀壽皇表       | 二六九 |
| 加光堯尊號賀壽皇表  | 二六九 |
| 賀重明節表      | 二七〇 |
| 謝轉官表       | 二七〇 |
| 謝轉官表       | 二七〇 |
| 改元賀表       | 二七一 |

|               |     |
|---------------|-----|
| 賀表            | 二七一 |
| 誕皇孫賀皇太后表      | 二七一 |
| 知靜江府到任表       | 二七二 |
| 賀正旦表          | 二七二 |
| 賀太上皇帝表        | 二七二 |
| 乞革弓手之弊奏 一     | 二七三 |
| 乞革弓手之弊奏 二     | 二七三 |
| 乞關防蜀中度牒之弊奏    | 二七四 |
| 關外麥熟奏         | 二七四 |
| 繳僞會齊仲斷案奏      | 二七五 |
| 諸軍不得輒容合避親充將佐奏 | 二七五 |
| 請禁貴近勳臣越制請求奏   | 二七六 |
| 條四事奏          | 二七六 |
| 乞避兄成象立班奏      | 二七六 |
| 論重征莫甚於沿江奏     | 二七七 |
| 論銅錢入北奏        | 二七七 |

|             |     |
|-------------|-----|
| 論謀者奏        | 二七七 |
| 安南貢使入境宜遵舊制奏 | 二七八 |
| 交州進奉事奏      | 二七八 |
| 論馬政四弊奏      | 二七八 |
| 乞禁私錦奏       | 二七九 |
| 關防官鹽之弊奏     | 二七九 |
| 乞除放黎州欠負奏    | 二八〇 |
| 上折估事奏       | 二八〇 |
| 舶艚抽解事奏      | 二八一 |
| 上流民事奏       | 二八一 |

全宋文卷四九七八

范成大 四

|          |     |
|----------|-----|
| 論日力國力人力疏 | 二八二 |
| 論獄法疏     | 二八三 |
| 論兵制疏     | 二八四 |
| 論勤政疏     | 二八五 |

|            |     |
|------------|-----|
| 論不舉子疏      | 二八六 |
| 論慎刑疏 一     | 二八七 |
| 論慎刑疏 二     | 二八八 |
| 論宋貺召命疏     | 二八八 |
| 答御賜獎諭疏     | 二九〇 |
| 論兵制疏       | 二九一 |
| 論黎州買馬疏     | 二九二 |
| 請勦文州夷疏     | 二九二 |
| 答措置和糴戒諭詔疏  | 二九四 |
| 論赦宥疏       | 二九五 |
| 論任將疏       | 二九五 |
| 答措置和糴詔疏    | 二九六 |
| 請記高宗退處後言行疏 | 二九七 |
| 論邦本疏       | 二九九 |

全宋文卷四九七九

范成大 五

|                  |     |
|------------------|-----|
| 論義役疏 一           | 三〇〇 |
| 論義役疏 二           | 三〇一 |
| 上郊祀疏             | 三〇一 |
| 請復官賣鹽疏           | 三〇二 |
| 論鹽法書             | 三〇二 |
| 論宜州不宜置場疏         | 三〇三 |
| 論邊患疏             | 三〇三 |
| 請措置成都府路邊防疏       | 三〇三 |
| 乞鳳州不測互相應援疏       | 三〇四 |
| 論李彥堅王彪疏          | 三〇四 |
| 奏祿束之邊事有功疏        | 三〇四 |
| 請減放四川酒課折估虛額錢疏    | 三〇五 |
| 四川酒課虛額減放蜀民感恩疏    | 三〇五 |
| 言飛虎軍可用疏          | 三〇六 |
| 論兩廣進士攝官之弊疏       | 三〇六 |
| 論恍恍二字并通乞詳定修入禮部韻疏 | 三〇六 |

|               |     |
|---------------|-----|
| 乞貢院添卷首長條背印疏   | 三〇七 |
| 論治明州海盜疏       | 三〇七 |
| 請免收流移之人渡錢疏    | 三〇八 |
| 論記注聖語劄子       | 三〇八 |
| 論侍立劄子         | 三〇九 |
| 論透漏銅錢劄子       | 三一一 |
| 論獻說迎合布衣補官之弊劄子 | 三一二 |
| 論知人劄子         | 三二三 |
| 論風俗劄子         | 三二四 |
| 論作城貴神速劄子      | 三二四 |
| 謝賜御書劄子        | 三二四 |
| 議兵莫若留營屯劄子     | 三二五 |

## 全宋文卷四九八〇

范成大 六

|         |     |
|---------|-----|
| 論三朝國史劄子 | 三一六 |
| 辟兵官劄子   | 三一七 |



|              |     |
|--------------|-----|
| 又論民兵義士劄子     | 三一九 |
| 論虜使生事劄子      | 三二〇 |
| 乞免移屯與執政答宣諭劄子 | 三二一 |
| 催西兵營寨劄子      | 三二二 |
| 論蜀兵貧乏劄子      | 三二二 |
| 論朝市儀注劄子      | 三二四 |
|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 三二六 |
| 再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 三二六 |
| 奏乞蠲免大軍倉欠負劄子  | 三二七 |
| 奏撥隸轉般倉劄子     | 三二八 |
| 延和殿又論二事劄子    | 三二八 |
| 上關外四州和糴劄子    | 三二九 |
| 上關外四州災傷劄子    | 三三〇 |
| 乞提刑依限決獄劄子    | 三三〇 |
| 論支移劄子        | 三三〇 |
| 論蜀中吏廩劄子      | 三三一 |

論二廣獄事劄子 ..... 三三二

上刑獄劄子 ..... 三三一

全宋文卷四九八一

范成大 七

應詔上皇帝書 ..... 三三二

諭葬文 ..... 三三三

代樂先生還鄉上季太守書 ..... 三三四

行臺帖 ..... 三三六

與五一兄帖 一 ..... 三三六

與五一兄帖 二 ..... 三三七

兩司帖 ..... 三三八

春晚晴媚帖 ..... 三三八

與友人帖 一 ..... 三三九

與友人帖 二 ..... 三三九

金橘帖 ..... 三四〇

垂誨帖 ..... 三四〇

|             |     |
|-------------|-----|
| 答楊冠卿帖       | 三四一 |
| 與養正帖        | 三四一 |
| 中流一壺帖       | 三四二 |
| 與先之帖        | 三四二 |
| 尊姪帖         | 三四三 |
| 玉候帖         | 三四三 |
| 上李徽州書 一     | 三四四 |
| 上李徽州書 二     | 三四四 |
| 上洪內翰書       | 三四四 |
| 上陳魯公書       | 三四五 |
| 上汪侍郎應辰書     | 三四五 |
| 與周必大簡       | 三四六 |
| 與王淮書        | 三四六 |
| 賀王中書啓       | 三四六 |
| 代洪徽州賀戶部邵侍郎啓 | 三四七 |
| 賀戶部趙侍郎啓     | 三四八 |

全宋文卷四九八二

范成大 八

|         |     |
|---------|-----|
| 賀戶部汪侍郎啓 | 三四九 |
| 賀史刑侍啓   | 三五〇 |
| 賀戶部錢侍郎啓 | 三五〇 |
| 賀劉太尉啓   | 三五一 |
| 賀陳察院啓   | 三五一 |
| 賀禮侍啓    | 三五一 |
| 與嚴教授啓   | 三五二 |
| 謝薦舉啓 一  | 三五二 |
| 謝薦舉啓 二  | 三五二 |
| 謝薦舉啓 三  | 三五三 |
| 謝薦舉啓 四  | 三五三 |
| 與州郡啓 一  | 三五三 |
| 與州郡啓 二  | 三五四 |
| 與州郡啓 三  | 三五四 |

|             |   |     |
|-------------|---|-----|
| 與州郡啓        | 四 | 三五四 |
| 與州郡啓        | 五 | 三五五 |
| 回樓大防末甲頭名取放啓 |   | 三五五 |
| 賀張魏公啓       |   | 三五五 |
| 到蜀謝啓        |   | 三五六 |
| 謝改官啓        |   | 三五六 |
| 燕安南使自叙      |   | 三五六 |
| 桂海虞衡志序      |   | 三五七 |
| 菊譜自序        |   | 三五八 |
| 梅譜自序        |   | 三五九 |
| 成都古今丙記序     |   | 三五九 |
| 姑蘇同年會詩序     |   | 三六〇 |
| 水利圖序        |   | 三六一 |
| 菊譜後序        |   | 三六二 |
| 梅譜後序        |   | 三六三 |
| 桂頌序         |   | 三六四 |

題蘭亭帖 一 ..... 三六四

題蘭亭帖 二 ..... 三六五

題山谷帖 ..... 三六五

題北齊校書圖 ..... 三六五

題佛日淨慧寺東坡題名 ..... 三六六

題睢陽五老圖卷 ..... 三六六

# 全宋文卷四九八三

范成大 九

樂庵語錄跋 ..... 三六七

無盡燈後跋 ..... 三六七

跋米元章臨王獻之帖 ..... 三六八

跋米芾行草帖 ..... 三六八

跋山谷臨顏書 ..... 三六八

跋山谷帖 ..... 三六九

跋道君皇帝題宣和殿圖後 ..... 三六九

跋司馬溫公帖 ..... 三六九

|             |     |
|-------------|-----|
| 御書石湖二大字跋    | 三七〇 |
| 跋田園雜興詩      | 三七一 |
| 跋婺源硯譜       | 三七一 |
| 跋加味平胃散方     | 三七二 |
| 跋一          | 三七二 |
| 跋二          | 三七二 |
| 跋三          | 三七三 |
| 跋詛楚文        | 三七三 |
| 跋東坡詩        | 三七三 |
| 跋東坡墨迹       | 三七四 |
| 跋獨孤及論季札潔己之禍 | 三七四 |
| 跋歐陽詹自明誠論    | 三七四 |
| 跋御書         | 三七五 |
| 論學書須視真迹一    | 三七五 |
| 論學書須視真迹二    | 三七五 |
| 論書一         | 三七六 |

論書 二 ..... 三七六

舍蓋堂記 ..... 三七六

重修蔣帝廟記 ..... 三七八

瞻儀堂記 ..... 三七九

思賢堂記 ..... 三八一

崑山縣新開塘浦記 ..... 三八二

全宋文卷四九八四

范成大 一〇

新修主簿廳記 ..... 三八五

三高祠記 ..... 三八六

吳縣廳壁續記 ..... 三八八

平政橋記 ..... 三八九

成都古寺名筆記 ..... 三九〇

石經始末記 ..... 三九四

中秋泛石湖記 ..... 三九六

重九泛石湖記 ..... 三九七



|          |     |
|----------|-----|
| 重修行春橋記   | 三九八 |
| 范村記      | 三九九 |
| 雙瑞堂記     | 四〇〇 |
| 全宋文卷四九八五 |     |
| 范成大 一一   |     |
| 佛日山記     | 四〇二 |
| 慧感夫人祠記   | 四〇二 |
| 書新安事     | 四〇三 |
| 記雷孝子事    | 四〇四 |
| 記董國度事    | 四〇四 |
| 書舒蘄二事    | 四〇四 |
| 書事 一     | 四〇五 |
| 書事 二     | 四〇五 |
| 同登七星山題名  | 四〇五 |
| 壺天觀題名 一  | 四〇六 |
| 壺天觀題名 二  | 四〇六 |

|           |    |     |
|-----------|----|-----|
| 中隱山題名     | …… | 四〇六 |
| 碧虛題名      | …… | 四〇七 |
| 上巳題名      | …… | 四〇七 |
| 龍隱巖題名     | …… | 四〇七 |
| 屏風巖題名     | …… | 四〇八 |
| 太湖石志      | …… | 四〇八 |
| 詹氏知止堂銘 并序 | …… | 四一〇 |
| 復水月洞銘 并序  | …… | 四一一 |
| 重貂館銘 并序   | …… | 四一一 |
| 壺天觀銘 并序   | …… | 四一二 |
| 碧虛銘       | …… | 四一三 |
| 殊不惡齋銘     | …… | 四一三 |
| 送舉老歸蘆山偈   | …… | 四一四 |
| 炭頌 并序     | …… | 四一四 |
| 水竹贊 并序    | …… | 四一五 |
| 通濟堰碑      | …… | 四一五 |

|        |     |
|--------|-----|
| 祭遺骸文   | 四一六 |
| 祭樂先生文  | 四一七 |
| 祭亡兄工部文 | 四一八 |
| 上梁文    | 四一九 |

# 全宋文卷四九六一

## 趙居端

趙居端，英宗四世孫安邵子，乾道初爲明州觀察使。見《宋史》卷二二三《宗室世系表》一九，《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五。

### 乞在台州居住奏

乾道元年二月二十九日

伏爲係英宗皇帝三世孫總麻親〔一〕，昨差權主奉吳王祭祀，居端言及脚膝之疾，已蒙除在京久任宮觀。近年疾勢愈增，乞除一在外久任宮觀，台州居住。其合得請給，就本州幫請。生日大禮支賜，依士錢等例，於行在幫支。見權主奉吳王祭祀，乞令親姪保義郎多才權行主奉。《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五（第一冊第一四九頁）。（曾棗莊校點）

〔一〕三：疑當作「五」。

## 姜特立

姜特立（一一二五——？），字邦傑，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靖康中，父綬殉難，補承信郎。淳熙中，累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以趙汝愚薦，獻詩百篇，除閤門舍人，得幸於太子。光宗即位，除知閤門事，恃恩無忌。寧宗朝，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特立本土人，頗能詩，著有《梅山詩稿》六卷、《續稿》十五卷。今存《續稿》十八卷（中有後人增輯）。見《宋史》卷四七〇本傳，及所作《甲辰春蒙恩召試時年六十》詩（《梅山續稿》卷一）。

### 跋永康陳宰先夫人綉羅漢

佛之徒曰：「經是佛言，禪是佛意。」今亦曰：像是佛相，是言是意是相。析而言之，不無精粗；渺而觀之，同歸一念。黃花翠竹，盡是真如；瓦礫稊稗，無非至道。但能即心即佛，何用騎驢覓驢？今夫人霍氏，念先大夫罔極之恩，綉尊者像十有八身，極女工之妙。既而兵火失之。其子靖侯居士遂以水墨追畫，以述先夫人之志。嗚呼！孝乎休哉！余先君以丙午虜人犯闕，奉命冒圍，索援南京，竟死于虜。先妣夫人陳氏年二十三而寡，居亦嘗綉觀音大士聖像，至今家藏。余方兒時，不解悲

戚，每侍立綉床之側，日聽母氏哀哀之聲不絕口。今雖不睹夫人霍氏之綉像，且獲觀靖侯之名筆，想見綫蹊墨意，無非孝誠所寓。既以嘆夫人、居士之念親，抑亦重余之思母。《梅山續稿》附錄，清抄本。

### 跋陳宰梅花賦

夫梅花者，根回造化，氣欲冰霜。稟天地之勁質，壓紅紫而孤芳。方之于人，伯夷首陽之下，屈子湘水之傍，斯爲稱矣。自說者謂宋廣平鐵石心腸，乃爲梅花作賦。嗚呼梅乎！其將置汝于桃李之間乎？余謂唯鐵心石腸，乃能賦梅花。今靖侯不比之佳人女子，乃取類于奇男偉士，可謂知梅花者矣。非靖侯莫能續之賦，非梅花無以見靖侯之心。予亦以梅山自號，故樂其意而書其末。《梅山續稿》附錄。

### 跋趙君鼎風月集

詩道難言久矣。近世操觚弄翰之士<sup>(一)</sup>，恃才氣雋偉，率爾有作，不知詩爲何物。詩豈如是而已耶？取之欲其廣，資之欲其深。備六義之體，盡百家之能。遲以歲月，涵養變化，自然天成，然後無愧古人。玉牒趙君鼎與予相遇括蒼<sup>(二)</sup>，唱酬歲月，嘗贈予詩曰：「黃卷本無閑事業，白頭却有懶聲名。」真佳句也。因得其《風月集》，反覆讀之，筆力益遒，所謂取之廣、資之深者歟！因書其後。嘉

泰二年六月晦日。《梅山續稿》附錄。

〔一〕操：原作「採」，據文意改。

〔二〕鼎：原缺，據題補。

## 種松說

庚戌仲冬之吉，姜子種松于西岡之上，將庇其室廬，爲諏時令，飭士役，具畚鍤，而斲取之。根欲其豐而不傷，土欲其聯而不解，陰陽欲原其向背而不差。又沃之清泉，培之新壤，築之甚密，護之亦至。適有客□，姜子不覺有感，曰：「不知復幾年，將有斧而爲薪者乎？」客亦憮然。明日，姜子復至于岡之上，懷昨宵之感，嘆今人子孫伐塋木、赭冢林、坎宅垣以自取衰敗者，日相尋焉。吾今爲茲松之計固至矣。其所以爲計者則未也。沃以水，不若沃以仁而其葉茂；培以壤，不若培以學而其根固。然則，向之爲松計者，雖勤且至，皆不若仁與學之久遠而茂且固也。余意方念此，昨日之客復來，因以告之。客曰：「□哉！」于是得種松之說。《梅山續稿》附錄。

## 琅山長生庫記

通古之徐土，面江帶海，始郡于五代之周。地斥鹵，無他產。飲食百工之具，悉仰內地。藏商行旅，率以惡貨收倍蓰息，生人患之。琅山蓋淮東之名刹，僧伽之道場。歲時傾啓州民，簞財般帛，□繪祈福不絕。間有名師，則挑囊求道者，不遠千里。惟是供億費，爲射利者漁取。帑用□乏，入不償出，莫克受多衆。長老蘊衷，以叢林大手，領袖茲山。祖令既行，禪規亦振。刑弊刻蠹，人天歡喜。四衆麇集，學徒霧會。師因太息曰：「衆多則用日促，貲乏則道難行。是不可不計與！其外市以屈用，孰若內營而自足與？其厚己以獨善，孰若因事以利人？」乃游諸方，式創長生庫。傾橐權輿之約，鳩息爲祝聖四齋。餘以瞻衆乘屋，非至利也。監院師曇，亦助營齋之美。由是宰官居士、緇袍黔首，悉發信心，不逾旬獲數百千。薰有員，稽有書，弊有防，積者日增，來者未艾，遂爲茲山無窮勝利。嘗聞《經》曰：「于前福德百分，不及百千萬億分。」乃知福德有淺深，獲報有多寡。今是庫之建，凡施銖錢絲帛、粒粟指貨，懋遷有無，流通運轉。事雖已往，福則常新，獲福德多，未有若茲庫者也。如月流空而往來莫窮，如珠走盤而循環不已。茲山可磨而福不磨，茲江可竭而福不竭。誠爲無窮善利，永遠津梁，宜乎常情所樂聞而檀衆之喜捨也，顧不遑歟，顧不遑歟！《梅山續稿》附錄。



## 節堂上梁文

建寧遠之旄節，初無汗馬之勞；依光宗之風雲，晚拜攀龍之寵。實一時之創見，雖千載而難逢。顧惟吾家，本非世閥。因先君之死事，被恤典而得官。雪案寒窗，幾勤燈火之讀；乘田委吏，屢從州縣之游。夫何衰晚之年，乃有遭逢之幸。百首之清詩夜上，九重之溫詔晨頒。既試中書，復登上閣。侍主上之潛邸，僅及六年；奉興國之真祠，殆逾一紀。誤蒙異獎，錫以殊名。紅旆碧幢，共仰皇朝之文物；綠蓑青笠，有光漁父之家風。幸遇良辰，輒陳韻語：

拋梁東，曉日瞳矓照海紅。山勢住時鼇背起，浮圖千尺插晴空。

拋梁西，堂接如山萬瓦齊。更有一峰金作柱，玉泉千丈瀉虹蜺。

拋梁南，仙掌巍峨聳翠嵐。夜半老人呈瑞處，丙丁光彩照重欄。

拋梁北，山圍水繞山翁宅。醒心煙壑接池亭，四時好景宜留客。

拋梁上，棟宇翬飛符大壯。豈唯瑞氣覆重重，更有台星光兩兩。

拋梁下，燕雀爭飛來賀厦。黃幡豹尾妥神靈，兒孫代代傳香火。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國交懽。畫棟朱甍，永作雲山之盛事；龐眉素髮，長爲風月之主人。林婆之酒休賒，孔老之尊長滿。時招佳友，共樂清時。《南宋文範》卷六二。又見《梅山續稿》附錄。（以上王曉波校點）

## 何安祺

何安祺，孝宗時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見所撰《王吳會議圖跋》。

## 王吳會議圖跋

紹興三十一年秋，上怒金人渝盟，以宣撫吳公世篤忠貞，制置王公兼資文武，有詔就近會議應敵方略。二公道同氣合，妙算一定，而此虜已在吾目。故帷幄之籌方運，而千里之勝隨決。膚功日奏，戎醜雲奔。以若才猷，豈惟禦侮折衝，雖盡復文武境土可也。西蜀父老既相與交慶，且爲文刻之石，敬識歲月。乾隆《樂平縣志》卷二六，乾隆十七年刻本。（郭齊校點）

## 周必正

周必正（一一二五——一二〇五），字子中，號乘成，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市）人，必大從兄。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易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調袁州司戶參軍。孝宗召對便殿，改宣教郎，知建昌軍南豐縣。

秩滿，除主管官告院，進軍器監丞。淳熙間引親嫌出知舒州，徙贛州，樂爲善政。擢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上章告老致仕。開禧元年十一月卒，享年八十一。有文集三十卷。見《渭南文集》卷八一《監丞周公墓誌銘》。

## 江東提舉到任謝表

公朝遣使，常求拔萃之賢；小己何功，誤沐臨軒之寵。未遠長安之日，已觀屬部之風。佩上德以惟深，揆此材而不稱。臣中謝。伏念臣本非時用，粗讀父書。少常有意於功名，晚分徒勞於州縣。偶因論薦，洊被弓招。繼荷選掄，得塵班列。旋引親嫌而外補，猶希幼學而壯行。周旋兩郡之間，荏苒十年之久。齒髮已逾於耳順，樵漁屢決於心盟。自甘平進之餘生，無復叨榮之末路。忽蒙記錄，使玷將明。煮海摘山，豈特奏征商之課；左滄右粥，願首推濟衆之仁。雖云自信於顓蒙，終恐莫伸於報效。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堯舜，運濟成康。當飛龍御宇之初，擴威鳳來儀之化。賜對廣君臨之照，聽言忘日昃之勞。天表粹和，玉音恩厚。察至愚而屢獎，謂三策之可行。既憐疏賤以兼收，足認隆寬而盡下。致茲孱陋，亦預使令。臣敢不祇服聖言，勤求民瘼。宣惻怛於困窮之際，謹咨詢於原隰之中。遠有光華，奉天威于咫尺；庶無罪悔，助帝力於毫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中，四庫全書本。

## 高麗寺劄付碑陰記

國家累聖相承，專用仁厚。凡可以教民□□□□者，必發揚□顯之。雖淨居老子之說，有所不廢。臨安府南山慧因教院始□禪□。元豐八年，有法師淨源講學戒行，名聞外國。高麗嘗遣僧□義天航海，請授經旨。神宗皇帝可其奏。既歸，以□□國王以其母命金書《華嚴經》，乞置之源師所居，以報國恩。于是其徒乞改慧因爲十方教院，得旨許之，而賢首之教大□□□靖國元年，高麗遣使賀徽宗登寶位〔一〕，附白金千□□兩，請造華嚴□□佛□□□□□□行主之，歲與剃度，朝廷又許之。而寺宇□□，聖上龍興，主僧惠高累□宣對，乞追述前朝之意，永免官司指占。上亦許之，而□聽益孚。淳熙七年，住持講師清素以名行被選，講席興盛。凡稽首受教於坐下者，日數百人，遷善遠罪者日益衆。於是，清素願以所得聖旨刊之于石，求文以記歲月，□爲之序。累聖化民之意，無所不用其至，以告于後。五月日，通直郎、軍器監丞周必正謹書。《兩浙金石志》卷一〇。

〔一〕賀：原闕，據文意補。

## 尊德堂記

予兄子上守袁之次年，政令既孚，日以無事，徜徉於後圃，得廢地焉。高者爲糞壤，下者爲污渚，荆榛荒蕪，過者不顧，而公堂醞釀，實居其中，乃徙置他所。鋤理平治，作堂於其上七間，以其四楹爲左右室。前立步簷，後設更衣之所。窗牖虛明，階城峻整。潭潭殖殖，氣象甚偉。又置二屋於堂下之東西隅，以供烹滌。繚以周墻，列長廊於其南，植怪石花竹於四傍。凡圃中之亭榭有九，而堂爲冠。既成，合賓客以樂之，且名之曰尊德。或問其說，則曰：「宜春自昔以來仕於此者不知其幾人，其賢之傑然者有三人焉。正直慈愛，宏材碩德，吾尊房公。詆排異端，扶植聖道，吾尊韓公。文謀武略，外定內理，吾尊李公。其他相繼而稱賢者，吾將次第尊之。昔王涯守此邦，嘗立石以紀房公之行事，柳宗元以其能尊德而稱之。吾於古人皆願朝夕景仰，以庶幾萬一焉。且吾聞誠明之學能盡其性則能盡物之性，故記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吾又將安居致知，履中庸之階室而自勉，不亦可乎？」是歲，予適自戎監丞避嫌請外，繇清江來省伯氏，而堂甫畢工，因以命必正曰：「其爲記之。」竊嘗觀今之爲政者，固有能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者矣。令行禁止，發姦擿伏如神明者亦有焉。至於尊德樂道，切切而不置者則寡矣。兄之爲政，嚴而不殘，寬而不弛，不枉道以邀譽，不立奇而徼福，清心省事，貢賦以時，上下晏然，方且責己之未備，潛心於前列。而今歲袁於江西獨爲有年，經始仍舊，衆

役畢備，乃克治庭宇以自樂，優游於誠明之塗，蓋不可不記也。雖然，往者蘇文忠爲膠西守，名其堂曰蓋公，時從僚吏游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兄尊德之意如是，則袁之爲郡，東至吳越，西放於湖湘，以連巴蜀，南極交廣，凡里閭之間，與夫隱德君子，蓋將峨冠振纓，樂告以善，又豈特如所言而已耶？兄應曰：「然。」退而爲之記。正德《袁州府志》卷一四，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

## 周將軍廟記

淳熙十一年三月

昔蘇文忠公有言：西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之名臣也。將軍生於興平、建安間。方曹操虎視中原，挾天子以征四方，兵精地廣，豪傑畢用。劉備一世之雄，系出漢家，輔以諸葛三代之佐，關、張萬人之敵。獨將軍出於東吳，無尺寸之援，奮然爲孫氏心膂爪牙之臣，從容經度，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中，內撫外禦，使強鄰睥睨而不得逞，遂成鼎足之勢，斯名臣之尤著者。觀其推大宅以舍孫策，察袁術無成而去之，盡敬所事，委心尚賢，其雄知英略，雅量高致，又非特能兼東漢之所長，蓋春秋以來不多得者也。按《吳志》，將軍廬、舒人，漢末自丹陽迎孫策，其後復同攻皖，遂納二喬，時年二十四矣。自是折衝扞難，謀無遺算，方將振長策以併海內，而天不假年，中道遽歿。里人競爲立祠，至今奉之如初。必正來守茲土，遐想風烈，詢訪祠宇，得於州城之荒園中，蓋近年所締造者。暨考其興廢，則五代時刺史周挺購地展拓其廟，騎省徐鉉爲之記。中以擾攘圯廢，

遂致夜夢人告〔二〕，今廟是也。然風雨不庇，廟像不立，藤落葉凋，蕪穢蒙翳，因惕然嘆息曰：「惟周氏所當爲者。」乃以癸卯十月築宮刻像而祀之，且繪其成於壁。父老顧瞻相謂曰：「彼顒昂榻上，精彩焰人者，非吾邦之所謂周郎，南唐之雲初耶？今使君相方視址，改正新廟，集官僚，率吏民，合樂而落之者，又非周郎今代之裔胄耶？是則忠於國而爲名臣，親其族而無墜祀。天下之爲臣者能勸矣。一廟存而忠孝立，可爲紀乎？」乃刻石書之，竝命舒人世守之，庶幾嗣音之不泯也。宋淳熙十一年三月丁未。民國《灤山縣志》卷三〇，民國九年鉛印本。（以上沈治宏校點）

〔二〕圯廢遂致：疑當作「遂致圯廢」。

## 林得之

林得之，乾道間官廣西。

### 喜豐堂題記

乾道元年

林得之置酒喜豐堂，劉子思、滕子昭、蔡濟忠、林德光、張安國同集。乾道元年臘日。嘉慶《臨

《桂縣志》卷六，嘉慶七年刻本。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二。（尹波校點）

## 謝 褒

謝褒，永州祁陽（今湖南祁陽）人，乾道間鄉貢進士。

## 續千文後序

邑大夫侍其公，一日以其曾大父光祿所續《千文》示褒，來御于學，援古叙事曄然，雖出於當時翰墨遊戲之餘，誠有補于世用。諸生請刻浯溪崖石，以彰不泯。筠居聞而喜之，爲作真、隸二體，益有可觀。昔人謂敗筆斷紙猶傳之千百載，特存其人耳，況是文乎？乾道乙酉十一月初吉，鄉貢進士謝褒謹題。《續千文》，雲自在龕叢書本。（黃錦君校點）

## 郭 見 義

郭見義，字季勇，洛陽（今河南洛陽）人，達後。以進士登科，乾道初任廣西經略司主管機宜，繼爲



南安軍軍學教授，累官朝奉郎權發遣光化軍。見《南澗甲乙稿》卷九《舉郭見義自代狀》、卷一〇《薦郭見義劄子》，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二、六五，雍正《廣西通志》卷五一。

## 創建三元祠碑

儒道之隆汙，常應天下之治亂，自秦漢以來其迹可考。本朝承五季之後，稽古禮文之事率爲疏闊。列聖相繼，純用德教，思得儒士而任之。於是斟酌前代取士之法，杜塞他蹊，專尚進士。昔人指此爲將相科者，非虛言也。天下之人從風而靡，三尺之童悉知肄習。間三歲下詔，被褐搗袂求舉於府若州者以數十萬計，府若州考試之定，其可舉而薦之禮部者尚數千計，禮部考試之加詳密焉，第其可進，以名上天子者不過數百人而已。天子爲之躬御便殿，手執文柄，乙夜觀覽，然後臚傳於九陛之上，釋其布褐而命之以官。凡得與于數百人之列者已爲難矣，而況自府若州以至禮部以至天子之庭，皆魁其選者，其難易爲何如？自非懷奇瑰絕異之材，淹貫學問而充溢乎文辭者，其孰能與於此？是以二百年間能如是者殆三數人，而始平馮公則其一也。公世爲宜之龍江人，從其父宦游四方。公生而英爽俊邁，氣蓋一時，翰墨蹊徑，絕人遠甚。幼寓試武昌而發解，慶曆間始與群士計偕禮部，賦《無逸爲元龜》，廷試賦《蓋軫象天地》。是時朝廷尚聲律之學，而公之二賦清婉瀏亮，典麗遒密，曲盡聲律之妙，遂爲多士魁。四方之人傳誦其文，模擬竊取，乞靈假寵，以雄長於詞林者不可勝數。其後被

遇三朝，徧歷華要，出入中外且數十年。晚乃擢任政機，引經斷國，雖當全盛之時，身名俱榮，能如公者蓋亦鮮焉。生公之後者想望風采，孰不興景行之意？而此爲父母之國，墳墓存焉，顧獨無一楹之宇以爲邦人奠醊之地，其爲闕典甚矣。今郡守李侯守柔爲政二年，郡務畢舉，初議興葺祠宇，肖公之貌而事之。一日顧謂其僚郭見義曰：「吾欲爲是，可乎？」見義曰：「稽之古義，則高密建鄭公之祠；取諸近規，則曲江立九齡之祠。在人耳目，皆爲美談，何爲而不可？」於是卜地於城之東偏，焚蕩蓄翳，築爲墻垣，爲堂三楹，以宅厥中，雅有制度，樸斲塗墍，必堅必良，氣象周密，可爲百年之計。公像在茲，凜有生氣。嗚呼懿哉！他所未有也。問費焉出，則首捐所授之俸，故應者悅；問材焉得，則市於積儲之家，故辦之疾；問工焉取，則募夫末作之徒，故從之易。四境之內或未及知而祠已成矣。既成而落之，衆莫不嘆息，以爲百年未舉之事而成於談笑之頃，若有鬼神陰相之者。自今以往，殆有崇而無替，來者必謁，過者必式，歲時必薦，興事必禱，如是而李侯之加惠此土可謂備至矣。始平公名京，字當世，仕至參知政事、宣徽南院使，贈太子少師，其行事具國史。乾道元年三月記。《粵西文載》卷三七。又見雍正《廣西通志》卷一〇八。（黃錦君校點）

# 全宋文卷四九六二

## 黃昭祖

黃昭祖，乾道初知潮州。見《宋會要輯稿》刑法六之六八。

### 乞獲凶盜器仗并寄收甲仗庫奏

乾道元年十二月

竊見潮州近奏：海陽縣見禁獄囚盜取獄內器仗奔逸。契勘州縣每獲盜賊，其贓仗並置獄內，以備估値定罪。歲月淹延，不復防閑，故時有投隙破械、直取器仗而出者。欲乞明敕州縣，自今遇獲凶盜，祇留贓物在獄照看，其器仗並寄收甲仗庫。《宋會要輯稿》刑法六之六八（第七冊第六七二七頁）。（劉琳校點）

## 章 洽

章洽，湖州長興（今浙江長興）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第，隆興、乾道間爲江陰教授。見嘉靖《江

## 乾道治水記

乾道六年

上即位之六年，歲在丙戌，詔遣轉運副使姜公詵按視浙西四郡水利，與守臣條具以聞，遂以八月次于江陰。知軍事徐公藏相與研究利病，延見父老，審訂其說曰：「江陰北臨大江，地勢洿下，潮汐往來，浮沙停淖，港瀆善淤。夏秋淫雨，浙西數郡百川并委，瀕港七鄉并湖三山低卬之田，混爲一區，尋丈而增，膚寸而落。十年之間，沒溺者一百六十七萬餘畝，歲蠲秋苗以一二萬計，公私病焉。故申港、利港皆宜治。蔡涇之牐，西通夏港，大江之潮由之以上下，東連漕渠，五瀉之水因之以盈縮，摧廢既久，亦宜治。」乃并銜上奏，有旨以丁亥歲興申港二役，己丑歲濬利港，輟爲御之資以充經費。越孟春正日，鳩徒傭工，兩役并舉，輶車隼旟，聯轡于邁，撫勉存問，衆說忘勞。迨仲春二十三日訖工，起三河口以西，折抵江，地與毗陵犬牙相錯分治，其在吾境者二十九里，深九尺，廣六丈，下流之廣幾倍焉，用工三十六萬有奇。牐之故基距河差遠，兩翼迫蹙，波流悍急，易以頽壞，乃移基並東直抵漕渠，斥而大之，易木以石，屹然對峙，長各十有三丈四尺，高一丈八尺。洪之闊二丈三尺，岸之西北匯爲過壘，分殺水怒。土木鐵石之工萬有九百，費錢以緡計者三萬二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一萬一千四百有奇，而二利興焉。出陂澤爲平疇，變沮洳爲膏壤，七鄉歲入增十餘萬石，毗陵諸邑固

當倍蓰，凡浙西之田陰獲利者又不知其幾千萬頃也。蓋自嘉祐六年朝廷遣都水監簿相視河渠，郡守都官郎中楊士彥建議開導擦柱等六河，下及申、利二港，厥後水利不講且踰百禩，而蔡涇牒壞已二十年矣，至是工役浡興。徐公曰：「動大衆建大利，幸聖君矜吾民，財用許出於官。而郡止一邑，調度不支，且柰何重費大農乎？」再歲，于此擿姦欺，汰浮冗，銖積寸累，凡得緡錢一十萬，非以備之，絕將焉用？建閘濬港既以是充。且謂利港在毗陵之利多，宜以屬之，而江陰所宜增濬漕渠，下通黃田，以防泛濫，絕壅滯，預請于朝，儲所贏錢六萬八千六百緡，命郡從事王淙掌之，以備他日工役之費。報可。聞者太息，咸謂上不耗國用，下不斂民財，是舉也，善之善矣。姑叙顛末，俾來者有攷云。嘉靖《江陰縣志》卷九，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四，又見《水利通志》卷一六。

## 郭 郊

郭郊，資州內江（今四川內江）人，紹興進士。乾道初通判龍州，後曾知普州。見雍正《四川通志》卷三三，《方舟集》卷一一及本人所撰《玉虛觀賜書記》。

## 玉虛觀賜書記

龍州之西，真觀傑立，揭名玉虛，勝地蕭爽，簷□□□塵，瑞氣葱鬱，祥光屬天，蓋紹興天子御書之所在也。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聰明神聖，游心翰墨，凡六經傳記莫不親灑宸翰，勒之樂石，頒之天下，榮耀儒宮，風勸多士，煥乎人文之盛矣。廼紹興二十有五年，復以臨晉唐人書帖及《黃庭經》凡十軸徧賜方國，州各兩函，一藏泮宮，一藏名山。守臣高英既拜賜，奉安其一於玉虛，道士黃若闕闕三清殿之右，建樓以崇奉之。後十年，今上皇帝改元乾道，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臣田晟來守是邦，詣觀瞻望，戒守者護視風雨鳥鼠，無或不謹，且曰：「向者督衛殿巖，奉清光者七年，奎文煥爛，寵錫臣下，固嘗窺見其髣髴。去國久矣，寤寐不忘，恭睹宸畫，心開目明。」顧命寮屬，盍書所自？臣郊獲丞郡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字書之作，肇自倉頡。周有保氏，掌教六書；宣后中興，史籀始篆。暴秦變古，程邈始隸。漢試六體，蕭何著之；晉尚四體，衛常論之。蝌蚪之書，出於孔壁；竹簡之篆，得於魏冢。言楷則自次、仲，言草則自崔、杜。以至蔡邕之飛白、毛洪之八分、鍾胡之行書、衛索之二妙，考其至當，或有可疵。獨逸少之書盡善盡美，高掩前古，絕出流俗。自茲以降，虞、褚、薛、魏、歐陽、顏、柳皆祖江左餘風，以取名當世。唐太宗嘗以飛白賜馬周而有股肱之美，高宗亦賜戴至德而有舟楫之喻，恩則隆矣，而書未必工。惟我聖朝太宗皇帝既一海

內，專尚文治，飛白玉堂，以寵詞臣；大書蕭寺，以鎮京邑，襲藏名山，頒賜郡國者不可概舉，聖書之妙，漢、晉以來所未有也。真宗、仁宗克紹前列，書法有傳，天下稱頌。逮我太上皇帝，凜有祖風，萬幾之暇，絕無他好，專以翰墨爲娛。今十軸之頌，龍蟠鳳翥，雲飛霧結，裁成體制，盡奄羲之之妙，而頒賚四海，藏之名山，又盡得祖宗之法。夫書，心畫也，心正則筆正。聖人以正心誠意之學鼓動天下，則薄海內外孰敢不一於正？龍州在西南萬里外，均獲是賜，顧一樓之微何足以彰太上之寵？而謹藏密護，亦足以見遐陬僻壤具尊君親上之意。山川草木與有榮矣，而況人乎！小臣不文，何足以稱贊萬一？姑紀其歲月以昭示來世。觀有玉皇、三元等殿，嚴潔靜深，壁畫頗工，皆若闕之所宣力也。道光《龍安府志》卷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〇。（以上黃錦君校點）

## 林 邵

林邵，隆興二年爲宗正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六〇。

### 乞安奉真宗玉牒奏

乾道元年五月

祖宗《玉牒》，昨緣南渡，散失不存。前後修纂爲太祖一朝事迹，已經安奉；《太宗玉牒》雖已

成書，尚未進入；太上、今上《玉牒》，自今見修；自真宗至欽宗凡七世，並未下筆。緣近來體例，每修一朝《玉牒》，必取旨開局，方始修纂，十年方許一進，則是列聖之書，雖百年而未備。臣今自修《真宗玉牒》十年，計四十卷，望令玉牒館安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四。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九。（尹波校點）

## 合肥野叟

合肥野叟，當爲號，姓名不詳。紹興、隆興時人。

## 楊廬州忠節錄

公姓楊，名椿，字德元，大梁人，沉勇有謀略。擢自左班行門，蒙恩擢修武郎，特添差廬州駐泊兵馬都監。辛巳冬十月，虜主親擁衆酋犯廬州，在城官吏望風爭遁。時建康都統制王權屯廬州，先領本軍棄城而走。公同本州兵馬都監騫福在城往來巡邏安撫。龔濤請公并騫福議事，濤云：「江州都統戚方將帶軍馬於九月下旬棄光州，已過大江。池州都統李顯忠部領軍馬亦棄安豐軍，往峽山路渡大江適來本州。」探稱番兵不知其數，已在本州北門外，離城二十里，地名白馬廟下寨。濤慌急，意欲遁



去，因言：「濤今將帶本州人馬往無爲軍等處措置事務。」委椿權州事。椿白濤曰：「椿今獨員在城守禦，並無人從，欲乞撥安撫司效用一隊，椿守禦，候番兵到來，與之血戰，以報國恩。」濤言：「不須如此。公後生，脚手輕快，且自看勢頭。」公見此言，再白濤曰：「椿元是殿前左班行門，累對御試武藝，中選，蒙恩特充前件差遣。今邊事不寧，委椿權州，且番兵未有一卒到城，望風盡走。今椿既權州事，虜主若竭國而來，椿當竭節盡忠，不敢棄城遠遁。」濤聞公言大怒，曰：「公自理會。」濤棄城遁走。公獨員權州，揀選強壯及根刷招募諸軍逃走兵效用。公部領往來巡護州城。十四日，有番兵全裝軍馬，不知其數，於廬州城外往來圍城。公度勢力不加，遂領兵卒乘勢突陣以出，過中派河駐劄。遂急募本地兵，沿焦湖團結水寨鄉兵總首陳彥等二百人守中派河口。有效用秦寶報：「今月十七日番兵已壞巢縣，龔安撫隨行軍馬千餘人，盡皆潰散。」遂親往巢縣招集潰兵。二十九日，有安撫司潰散效用軍兵四百餘人，數中有馬軍效用一百一十二騎。公即時勸諭招募，盡起發往中派河口駐劄。陳彥具言：「前月十五日，虜主大軍到廬州，在州之東北離城五里屯御寨，旋築土墻城一座，新築井一眼，供御水。至十月十七日，虜主入廬州觀看，詣諸寺廟燒香，駕回市中，下馬喚在城內外被虜守屋百姓數十人，親自撫恤，曰：「今不令軍損壞爾等，若我軍壞一個南民，我却殺一個軍。」每人賜銀十兩慰勞，令各從便歸業。虜主撫卹罷，回御寨。至二十日，虜主提簇御軍前去和州，今廬州只有二萬番兵，係是女真正兵。一名頭領，授淮南路招撫使康定山。又一名同知紇石烈。今見廬州四城門出榜召募本州逃移老小，限一月歸業。其諸山水寨聚結逃避之民，聞此榜日夜入廬州，與賊買

賣，如同一家。兼以沿淮數處逃移民社鄉兵強壯，動以萬計，隨身各有長槍、紙甲、軍須器械，將帶老小、牛馬約數十萬，見在中泝河以南舒城縣及廬江縣等處屯駐。各無糧，見行作亂，道途不通，恃強爲勝，劫奪牛馬，殺而食之。番帥康招撫聞知，多出榜文，令百姓強壯者數齎榜往舒城縣等處召募沿淮逃移民兵歸業。聞說鄉兵緣無糧食，皆欲順番。公見陳彥等所說，急以所募民兵八百餘人，先差效用岳孝忠部領三百餘人赴上泝河口守把，又差宋再興部領三百人赴中泝河口守把，並不放人過往。公慮合肥以南無爲軍及舒州等處州縣居民無人保護，及沿江一帶數百里關津渡處最多，無人拒守，恐鄉兵泄漏，與賊指路，遂急緊把斷兩道河口要處。公又見諸山水寨團聚民社鄉兵日逐入廬州，與賊買賣，恐泄漏公一行人馬虛實，公急部領敢死民兵二百一十七人渡中泝河，廬州城南二十里店埋伏。潛領民兵孫彥等二十人，各將帶火種，並隨身器械，於當夜四更到廬州廬江東門角踰城入，取麻麥空地，徑赴州倉，發火焚燒倉廩糧米。就倉所殺死番賊二十六人，從舊路復出。再於初五日夜，領民兵二百一十七人赴廬州門外五里岡等候。月落二更以後，從廬江門西壁踰城入州。其賊自城門內每五十步擺布正軍作鋪，把截街巷。公等隨鋪掩殺之，其賊不相救援，共殺一十七鋪。在城屯住番賊驚亂，當夜殺出廬城，死者不知其數。及奪戰馬五十四匹，四鼓歸中泝河駐劄。緣此，隔絕諸處山水寨人民，自後不敢入廬州與賊買賣。當月二十日，忽有乞丐張貧子自廬州出城，來至中泝河口。詢問廬州番家事體，貧子乃言：「番家正軍內有一千餘人患病，死損甚多。緣爲今月初四日、初五日夜，楊權州入城殺盡擺布番兵，焚燒倉廩，番家軍馬全無糧草，日夜驚憂，防護甚緊。其番帥康招撫與紇石烈

聞知中泠河以南一帶山水寨，及有團結鄉民老小聚糧食甚多，同知紇石烈定於來日領正軍出廬州門往中泠河南盡劫虜諸寨團結老小糧食。」公聞此說，即率民兵踏路險阻要處，預先擺布。差岳孝忠等六十一人在中泠河以北蘆村內埋伏，又差馬軍趙再立領兵七十三騎，於廬江門外二十里店草垛後埋伏。公親領步人強壯者七十一名，近廬江門外十里店向南大路皂角寨兩岡下伏藏。乃遣效用胡亮、伏宣二人于廬江門外三里岡綽望。胡亮未久聞賊至皂角寨下，公分部領埋伏兩下掩殺，其趙再立馬軍隨至應敵，番兵頭領紇石烈中箭退走，其餘番兵皆潰。公乘勢追殺至廬州城下，賊乃入城，閉門不出，時斬首四十四級，奪戰馬二匹，騾子二頭，生擒女真二人連器械等。公即往中泠河口駐劄。又於十二月初二日，再領兵會合焦湖西口水寨合肥縣尉張用，於當夜二更以後同約入廬州，各部領人分路劫城中番賊。賊皆驚亂。公領民兵殺至興安寺後縣橋路南，迎番賊大隊，頭領招撫使康定山騎高白馬，頭戴皂氈笠，身披皂氈，擁出衆軍之前。公見，縱馬向前，刺康招撫墜馬而死。同知紇石烈急領餘衆奔縣橋路遁走，公乘勝率兵襲之，賊衆敗走。公追至白馬廟以北，賊傷死者相屬。生擒女真九人，並復奪廬州。公復募廬州縣鎮鄉村聚落諸寨逃移居民老小，不過旬日內，盡皆歸業。公權州，保全生靈不至肝腦塗地，陰德及人多矣。未幾，蒙朝旨知舒州張淵權廬州安撫使。張淵以公復奪廬州獲捷事件申奏於朝，時諸路都統將帥愧己無功，陰賂有司抑遏不行。吁！公雖有以寡擊衆之勞，爲江淮保障，超越乎張巡、許遠，而不蒙褒賞，惜哉！《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五。

## 野叟續錄

隆興二年，虜衆不滿三萬，再犯長淮。當是時，主師如韓津，如頓遇，如孔福，皆望風而遁。韓棄合肥，頓棄壽春，孔棄濠州，沿淮居民盡遭驅虜，流離死亡，相踵於道路者。以楊公任滿，解印而去，民之傷感無其人也。吁，不見其害，孰知其利？不見其劣，孰知其優？不觀韓津輩之失節，孰知楊公之忠烈保全哉！是以合肥之民，因隆興二年韓津之厄而追思紹興辛巳楊公之恩，老穉懷慕，欲圖報之而不可得，乃續其遺錄，以傳於後，異時秉史筆者得采其遺錄，以記楊公之傳，庶幾不沒其實焉。《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五。（以上劉文剛校點）

## 黃維之

黃維之，初名偉，以字行，後更字叔張，泉州永春（今福建永春）人。弱冠入太學，屢試占首。紹興二十七年第進士，除太學錄，遷國子監主簿。孝宗時，除大理寺丞。出知邵武軍。光宗紹熙初，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尋以「任情蔑法」論罷。晚號竹坡居士。養閑十年，手不釋卷，嘗與朱熹論學。卒年七十九。著《太祖政要》十卷，有《竹坡居士集》。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一一，《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六之九、

職官七三之二、七三之三，《宋史·藝文志》二，《宋詩紀事補遺》卷四四。

### 論銓試無出身人之弊奏

淳熙三年三月

銓試無出身人以經義、詩賦、時議者，欲使之知經史而諳世務也。以律義斷案者，欲使之習法律而通文義也。程文兩場而試一場者亦聽，律義、斷案亦如之。今任子之不學者悉試斷案。引法斷罪，要歸於同，同則均爲合格。場屋間以次傳授，不害其爲皆得也。律義必欲能文，則不習焉；彼所恃者，斷案一場可以傳授。甚者身不至場屋，賂買他人冒名入試，而又門禁不密，有自外傳藁而入者。乞明詔有司，銓試無出身人，程文以經義、詩賦、時議爲去留，刑法以律義爲去留，斷案次之。斷案一場雖有分數，而經義、詩賦、時議、律義三場俱不中程度及分數最少，并行黜落。其合格者，參選日召保職官二員批書印紙，令吏部覆試，依太學簾試諸生法，則可以革去冒名代筆之弊。《宋會要輯

稿》選舉二六之九（第五冊第四六五三頁）。

### 江西提舉到任謝表

承流支郡，方慙滿歲之罔功；乘傳鄰封，叨竊疏恩之躡等。不崇朝而及境，即交印以觀風。揣小

己之非宜，報大恩而何以？臣中謝。伏念臣早游庠序，本起農家。荷高宗之教育，十三年沉淪舍選；洎壽皇之朝班，四五考蹭蹬周行。初列屬以成均，繼負承於棘寺。懇求外補，因獲對揚。抖擻愚衷，誤蒙喜納。馴致孤蹤之綿薄，久安衡宇以徜徉。已列朝冠，俄紆郡紱。人沮西華之爲大，天開虞帝之達聰。畀星渚之名邦，號江東之道院。地荒民寡，田瘠賦苛。庭有鋤筲，人無根蒂。雀鼠角牙之莫辨，雁鳧去集之無常。第行王政之中和，仰體詔條之寬大。講求民瘼，禁梏吏奸。民瘼未除，惟恐拊摩之弗至；吏奸或露，寧容箠扑之不施。悉出公心，初無偏徇。以短檠讀注疏之眼而閱案牘，曲直自分；以太學食蠶鹽之味而措賦財，經常亦足。秋稅減多收之耗，夏場蠲縻費之煩。趨以農時，年有豐登之慶；爲之醫藥，戶無瘡癘之憂。如臣至愚，何力之有？端自聖神之作，潛來天地之和。久此尸官，亦逃司敗。初書下下之考，遽竊皇皇之華。煮海摘山，茲固儒臣之短拙；盈倉億庾，亦知仁政之發施。誓當尺寸之長，少效毫分之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麗正，乾健自強。堯盛舜隆，不外執中之道；武承文謨，迄成卒伐之功。謹初政之權輿，寄外臺之耳目。知臣究心撫字，必能持斂散之權；察臣稟性慤愚，決不負將明之寄。援之斗壘，畀以星輶。世謹當祗佩龍光，載鞭駑鈍。奉六條而察二千石，要當激濁以揚清；馳四牡而行十一州，務在膏枯而醒渴。《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中。（劉琳校點）

## 郭均

郭均，乾道中知光州。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四一。

## 光山縣中渡市置榷場事申狀

乾道元年九月

乞從朝廷支降本錢，或用虔布、木綿、象牙、玳瑁等物折計降下。內合置官吏及應干合行事件，乞下戶部檢照盱眙軍榷場申請到指揮全文行下，以憑遵守。《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四一（第六冊第五四八七頁）。（黃錦君校點）

## 郭份

郭份（一作汾），字仲質，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徙新淦，彌約子。甫冠，中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爲辰州、道州、南雄州州學教授，荆湖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通判常德軍府事，擢守興國軍，以憂去。免喪除知岳州、轉朝散郎。淳熙中卒，年五十七。見《晦庵集》卷九《岳州使君郭公墓誌銘》，雍正《江西

## 道州進士題名記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

湘中九郡，長沙爲會府，三歲選士不過三十人，而中程春官者步武相接。舂陵支郡，計偕之數與會府等，其升俊造亦不乏人。然世之士大夫類以地望論人物：「汝、潁多奇士，山東多相家。」蓋泥紙上語，至若遐僻處，往往未肯屈指。惟舂陵漸有虞之化，習俗朴古，感薛伯高之教，文儒世振。雖繩甕樞牖，知所嚮慕，苟衣食自足者，皆推其餘以督義方，故方領矩步比他郡爲盛。異時濂溪先生周茂叔以德行道義爲儒者師範，伊洛之學由此出焉，所著《通書》四十篇傳于世，皆深造自得，淵源宏遠，醇乎孟氏而凌轢況、雄也。苟嗣有以濂溪之所存者充乎其內，則盛名之發昭若日星，又何科目之足云乎！宋興至今二百餘年，進士取人凡九十餘科，舂陵之登第者且百餘人，其間持橐卧錦、攬轡分符、超躡顯美、彰聞聲聞多矣，詢其姓名，郡人漫不能省，非惟先達聞人湮沒休稱，而後之學者亦不知景仰而激勸焉。舊有題名記，中更遭兵厄，不知所在，因復尋究哀次，刻於泮宮，留其餘俟後來者，且書其刻石之歲月云。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吉。隆慶《永州府志》卷五，隆慶五年刻本。又見道光《永州府志》卷四下。（黃錦君校點）



## 胡 彦 溫

胡彦溫，洺州肥鄉（今河北肥鄉）人，淳熙時官靜江府。

### 臨桂縣雉山題名 淳熙十一年五月

肥鄉胡彦溫以職事約束提亭會議蒼梧〔二〕，桐廬詹體仁招三山熊景瞻，飲餞于雉山之楔亭。雨餘，江山如洗，樽俎無復暑氣。檢校陳迹，一別蓋六年矣。縱步巖廣，景物尤勝。勸酬歡甚，豈偶來還勝於特來耶？淳熙十有一年夏五月甲寅。《桂林石刻》上。又見《桂勝》卷一，《粵西叢載》卷二。（劉文剛校點）

〔二〕亭：《桂勝》、《粵西叢載》均作「鹽」。

## 葉 棖

葉棖，湖州（治今浙江湖州）人。淳熙中爲湖南提刑。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二四。

## 重刊柳文後叙

乾道元年十二月

按子厚《年譜》永貞初自尚書禮部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元和中始召至京師，凡居永者十年。今考本集所載，見於遊觀紀詠，在永爲多。蒐訪遺蹟，僅獲一二，他皆不可考。郡庠舊有《文集》，歲久頗剝落，因哀集善本，會同僚參校，凡編次之舛亂、字畫之譌誤，悉釐正之。獨詞旨有互見旁出者，兩存之，以俟覽者去取。命工鋟木，歲餘，其書始就。噫！零陵號湖、湘佳郡，且多秀民，文物之盛，甲於他州，豈子厚之殘膏賸馥霑丐迨今而然耶？然則新是書以流布，豈特補是邦之闕遺而已，學者幸察其區區焉。乾道改元季冬丙子，吳興葉程書。《柳宗元集》附錄，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楊世文校點）

# 全宋文卷四九六三

## 楊述美

楊述美，乾道間資州龍水（今四川資陽西南）人。

### 游龍潭記

乾道七年八月

積雨新霽，灝爽澄空。寓異探幽，人生行樂，殊不易得。縣令任聖用，挈鄉人蒲君勉、楊述美，泊邑士張和叔，飲於龍吟亭，風味相投，山樹巖石，咸助意氣。且移樽潭上，醉歡歌笑，見月乃歸。乾道辛卯仲秋丁未，述美書。嘉慶《四川通志》卷六〇。又見《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五六，《蜀中名勝記》卷八，光緒《資州直隸志》卷二九。（劉文剛校點）

## 周 闕

周闕，乾道間官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卒于官。見《宋史》卷一八五，《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一之一四、職官四一之六三。

### 乞諸處酒庫撥併歸一奏

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淮西總領所四酒庫〔一〕，建康府安撫司五庫，都統司十八庫，馬軍司一庫，添置行宮一庫，共二十九庫，有失經理。乞撥併歸一，以三年最高分爲額。行宮新創一庫，本柄優厚，乞將收到息錢除分撥認定諸處錢及縻費外，以淨息錢三分爲率，一分赴御前酒庫。《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一〇（第六冊第五一四九頁）。

〔一〕酒庫：原作「庫酒」，據宋官制乙。

## 乞改酒庫名奏

乾道八年春

撥併建康諸司酒庫合行事並依行在贍軍酒庫所已獲勅旨，以「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爲名，印記乞鑄造降下。諸司二十九酒庫，其間軍庫太半，今既撥隸，欲改庫名。行宮庫改「籌邊庫」，左軍西庫改「崇武庫」，左軍東庫改「制勝庫」，中軍北庫改「酬勳庫」，後軍南庫改「宣威庫」，後軍北庫改「定遠庫」，前軍南庫改「和豐庫」〔一〕，前軍西庫改「石城庫」，右軍南庫改「振武庫」，右軍北庫改「平遠庫」，中軍南庫改「和樂庫」，游奕庫改「月堂庫」，水軍南庫改「豐裕庫」，水軍西庫改「龍灣庫」，水軍造酒庫改「江寧庫」，嘉會樓改「嘉會庫」，旗望庫改「欣樂庫」，東門庫改「鍾山庫」，昇樂庫改「宴喜庫」，馬軍司庫改「賞功庫」，都酒庫改「清溪庫」，比較務改「金陵庫」，淫授庫改「熙春庫」，防江庫改「經武庫」，安撫司府西庫改「靖安庫」，東庫改「鎮淮庫」，西庫改「鳳臺庫」，南庫改「秦淮庫」，北庫改「和旨庫」。《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一〇（第六冊第五一四九頁）。（以上沈治宏校點）

〔一〕軍：原作「庫」，據宋官制改。

## 周 時

周時，字行可，成都府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紹興進士。乾道間官夔州路轉運判官。見《宋會要輯稿》兵二三之三二，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二。

### 綱馬改移水路不便奏〔二〕 乾道二年二月十三日

綱馬改移水路，竊見本路所隸六州，自恭至涪水路往回九日，自涪至忠往回七日，自忠至萬往回七日，自萬至夔往回十日，自夔至歸至峽，正當艱澨、瞿唐、人鮓甕、新灘、查灘之險，往回各一十二日。蓋下水載馬逐州交替，不過三兩日而回。船上水或費八九日，灘磧至多，牽挽甚難，所破人夫正要趁回摺運。今宣司指揮每隻用招梢四人，搖櫓四枝，用大兒四名，貼差逐州回船軍兵五人，舉牽馬人二十五人同共搖櫓。此特論下水一劑，不知馬船回日却令何人牽拽？兼回船軍兵并牽馬人皆是上江未曾經歷灘險之人，而欲令搖櫓於驚波怒浪之中，以載蹉齧不可測之馬，豈不誤事？《宋會要輯稿》兵二三之三二（第八冊第七一七五頁）。

〔二〕與查籥聯署。

### 謝監司薦舉啓

特預薦章，俾升幕佐。名非實副，感與愧并。嘗聞人雖病於難知，士亦羞於詭遇。謂能修其身，則天且不廢。苟自信其道，則世誰可輕？如玉韞匱以何沽，況珠在淵而必媚。所期非速，爲趨每高。或片言而推其氣識之優，或一見而許以公侯之貴。蓋去就之有守，在賢否以甚明。故時無滯才，朝盡公舉。惜乎風流既息，古義寢衰。蔽是非之實以愛憎，櫻榮辱之情於得喪。霄漢扶持之速，跬足三公；塵埃排擯之餘，蒼顏斗粟。至使名身兩役，物我更持。冰炭裝懷，夜忘卧夢；風波駭目，日起恚憂。甚者巧希合於情先，閑險深於迹外。邯鄲善步，壽陵爭襲其趨；螳螂息陰，黃雀已窺其後。笑窮通之有序，矜富貴於易媒。千里坐期，一跌隨廢。如某者生而寡見，動則數奇。趨時雖願於激揚，學道每傷其遲後。四百年之傳序，世出聞人；三千帙之故書，家無別橐。引矚簪裾之列，來游翰墨之場。見舟即操，往焉無懼。取蜩猶掇，顧者皆驚。兩綴賢書，再丁家禍。收餘生之殘稿，擢一第於淹回。尚憐垂翅之窮，猶有搶榆之決。然而上京雄觀，群俊并驅。談落落以相高，意僂僂而欲舉。自惟瑣賤，分取棄沉。何期舊學之拙迂，忽誤近臣之論薦。職之鄉校，編以儒林。脫敲扑之喧囂，屏簿書之倥偬。弦歌終日，酣味六經。少釋爲賓之憂，終懷浮食之愧。加以服大人之餘誨，感末路之多虞。益知勢利之易汙，未見紛華之可樂。不肯碌碌與時太踈，何爲區區顧影自笑。每欲玩林泉而伏老，擷

杞菊以茹饑。放浪形骸，優游歲月。向子平之家事，猶累素心；陶靖節之吾廬，但馳去夢。遲遲斯返，忽忽未遑。愈深必退之思，無復儻來之望。敢希孤宦，輒動上官。憫其短步之勞，挈以循階而進。此蓋伏遇某官至仁兼愛，大雅不遺。以長取人，由恕及物。傳鳴鳩之羽翮，文斷木以青黃。必使接天衢之游，庶幾成宗廟之器。量能非稱，荷賜過優。某敢不勵終身歸潔之心，慕古人特立之義。老將至耳，未甘四十而無聞；學恐失之，尤愧寸陰之可惜。誓堅素守，上答明知。《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又見《宋四六選》卷一八。

### 賀右丞相啓

聿膺顯制，進拜懋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碩德渾剛，忠誠隱厚。氣節堅乎金石，功名著於鼎彝。決應變之機，上所敬憚；講順流之法，民以父寧。江湖疏道德之恩，藻斧明帝王之制。邁我一德，爲時顯猷。考諸朝野而有成功，謀之士庶而無異論。是推茂典，以答元勳。巖扉靚深，袞服炳蔚。式示具瞻之美，足昭爰立之光。某夙隸陶鎔，遠聆贊拜。終更甚邇，展慶有時。踴躍懦衷，倍萬常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宗室除郡王啓 代

伏審進領帥旄，顯加王爵。推渥恩於近屬，敷明命於大廷。增一時信厚之風，聳百辟觀瞻之美。伏以某官倣儀麟趾，分派天潢。其在文昭之親，斯爲邦族之最。宜膺睿眷，以重戚藩。某未偕慶禮之先，遽沐謙勝之貺。忻銘殊劇，言喻罔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四。

賀芮顯謨啓

伏審疏渥中宸，陞華內閣。寶儲寓直，寢鄰禁近之班；繡指趨還，獨茂神畿之最。有識交頌，不謀同辭。恭惟提刑顯謨大卿蘊藉深醇，規模宏遠。毫端扛百斛之鼎，胸次容萬頃之波。夙妙簡于帝衷，久榮躋于卿列。寵垂持橐，偶迴方丈之風；任屈乘輅，復近長安之日。兩躡臨于會府，三遍歷于提刑。玉節宣風，既光華於原隰；錦囊留韻，復雅擅乎風騷。克敦圭璧之修，用赴風雲之會。某猥當煩劇，夙荷知憐。但竊羨于得輿，阻趨慶于成廈。使有功見知則悅，將勞還歸後克聖。丕命其承，即躋獻納。《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五。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〇。

## 賀魏倅啓

疏恩玉殿，半刺金城。邸報所傳，輿情惟愜。况帡幪之所逮，尤鼓舞以知歸。恭惟某官器略宏深，風猷秀整。凡周旋當世之務，皆從容適時之才。當宁眷隆，欲共濟中興之舉；題輿望重，姑試觀關決之能。歷數前世之英雄，多因此途而施設。矧茲潮郡，自昔瀛州。嘉禾宛然，韓昌黎之舊德；豐碑屹若，陳文惠之高風。允藉鴻才，庶攀懿躅。穎方自露，展驥足于海隅；席想未溫，來鳳書于日下。顧茲冗品，幸屬鈞陶。特遂鳬趨，預深雀躍。《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三。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〇。

## 太守與交代啓

仰膺風檢，來鎮虎城。遂令疏散之踪，復與交承之契。誠未將于尺牘，貺先辱於駢緘。謙德尊光，盈懷咸懼。恭惟某官風猷卓絕，器識宏深。學所用以皆宜，才無施而不當。木牛流馬，薦持節于轉輸；熊軾隼旟，屢分符於屏翰。自是平時之望著，不待期月而政成。坐席未溫，台函已促，顧惟無似，實素受知。何期齒髮之衰，猶有子孫之託。二十年之契闊，再獲周旋；百萬戶之生靈，更相受

授。倘非棄常而捐舊，尚幾掩過以匿瑕。承教匪遙，想風彌切。《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四。

### 通真觀捨田記

紹興甲子，予既遷葬先君於學射山之麓，歲時伏臘，必來拜幽堂，躬饗祀。是時所謂通真觀者，兀然殿祠外，枝撐破屋數椽，餘皆榛礫之場也。後二年，予自蒲頓銜檄成都，校藝秋官，來山中，斤斧丁丁，土木之功過半，已鬱鬱有氣象矣。主香火鄧處厚蓬首顰面，雜作於塵土中，拂衣相顧揖，且笑語如平時。處厚同里閭，卅歲相周旋，素知其誠樸高行。勞問久之，因謂天下無難事，興廢果在人也。處厚曰：「山野無動人之具，惟辦一心以對天，恐不足以任真人之責。蓋事有權輿，不敢不告。」有羅先生者，世以赤脚號之，混俗道養，神全氣固，美鬚髯，紅頰，目光炯炯，凡言吉凶禍福，如龜卜燭照少無差，人爭見之。一日出城之北門，謁知府郭公，舉家燒香拜跪，環立惟謹，次第言之，皆如見。最後一女子作禮甚肅，羅曰：「既祿食，又有子，恐嗇於壽，惟於荒廢寺觀作大緣事可以延之。」其夫何某受命調溫江尉，及得子，皆如其說。或曰學射山通真觀久廢，欲施其財而未決。羅乃徒步問道物色之，處厚者不之覺。羅歸曰可矣，遂捐田百畝爲齋厨之供。處厚又取其地利之積入修造，附益其觀施而枝梧之。至紹興二十七年觀成，併得其田以歸。烏乎！蜀之山高水深，固多隱士，異人往來塵市間。異時如朱桃椎、孫思邈、爾朱先生者不一，今羅先生實其流輩耶！至於以田而易年，坐了其

耆艾，假脩短之論以冀其必從邪？抑夭壽有數，而神符秘呪果可以損益之也？予皆不得而知之。然一念之誠上通於天，受天之祐，亦人事之必然者，故併書之，以爲善念者之勸。《成都文類》卷四〇。又見《蜀中廣記》卷七三，《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九。（以上沈治宏校點）

## 呂敦仁

呂敦仁，乾道間人。

### 陽華巖題記

乾道七年七月

呂敦仁來游於此，真仙神之洞府也。第誠心生敬焉，心意頓爽，塵慮遠忘，清乎哉焉。得靜居久處而遠世俗之萬累，戀戀不已，作禮而退。時乾道七年禊秋七月上旬前一日謹書。

心敬肅然，啓首大仙。賜我修真，永脫世緣。光緒《湖南通志》卷二八一《金石》二三。（曾棗莊

校點）

## 范處義

范處義，字子由，號逸齋，婺州蘭溪（今浙江蘭溪）人，紹興二十四年第進士，三十一年爲劉錡軍錢糧官。淳熙中爲太府寺丞、殿中侍御史。慶元三年除秘書監，進秘閣修撰，出爲江東提刑。精《詩》學，著有《詩學》一卷、《解頤新語》十四卷、《詩補傳》三十卷（存）。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二一、選舉二一之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四，《宋史》卷二〇二、三九二，《南宋館閣續錄》卷七、九。

### 三總領所和糴事奏

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三總領所和糴，乞用淮西例，體訪沿流州軍，視其熟之上下，隨多寡分糴，或於元數不敷，許其陳奏，仍申嚴科抑之弊。《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二一（第六冊第五五四七頁）。

### 詩補傳序

經以經世爲義，傳以傳業爲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

《外傳》，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序》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爲小傳、集傳、疏義、注記、論說、類解，其名不一，既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已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奧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略如此。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況《詩序》有聖人爲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爲夫子之言，賚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爲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逸齋序。《詩補傳》附，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一〇六。

## 連州遷學記

紹熙三年

古靈陳侯治連之明年，政成民樂，歲豐事簡，郡稱饒衍。凡調度供億既已趣辦，乃用其贏整葺官舍，尤屬意於郡學，選材吏、願史主其役，市物予善價，僦工視私直，費出公帑，民不及知。以

余曩同班列，雅有姻好，書來諭曰：「爲我識之。將攻堅珉，用垂不朽。」余辭以荒陋，却而復至，乃爲之言曰：昔者嘗學夫《詩》，竊先聖人微指，蓋古詩三千，刪去十九，可謂嚴矣。其存於經者實寓褒貶，以示勸戒。如鄭學校不修，變風見刺；魯能修泮宮，三頌見錄。且魯、鄭均爲列國，學校一事已足定其優劣，廢則爲變風，興則爲三頌，善否相去若此其遠，先聖人之意，不既深矣乎！連之郡學經始於咸平癸卯，謂之書堂，在於城東南隅。政和甲午遷於東園，乾道壬辰復遷於舊址，垂二十年，遽已頽弊。侯能因乾道之舊，繕治丹雘，煥然一新，取田之在官者僅三百畝以助教養，可謂知所先務矣。《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鄭學校不修，國人思之深也；又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言魯泮宮既修，國人喜之至也。學校興廢，繫於人情欣戚如此，侯之是舉，信能釋郡人之思，致郡人之喜，宜識歲月，以勸後來。侯名奕，字日華。同治《連州志》卷一〇，同治九年刻本。又見嘉靖《廣州志》卷二七。

〔二〕願：疑當作「掾」。

## 興教院記

嘉泰元年

寶婺蘭皋之西，有興教招提。岡阜盤鬱，幽閭蔽翳，異物蜿蜒，蟠踞巖穴。而老衲德麟戒行峻

潔，能誦梵語，驅逐妖怪，謂不去此物，後將爲孽。投以所嗜，豢之甚馴，久乃轉之江波，悠然而逝。沙彌紹光造阿羅漢於浙右，載以臣艦，欲詣雲黃山，經過女埠，舟膠不進，炳蕭默扣，視煙所向，直指是刹，就關經藏，以奉香火。自時厥後，公私祈禱，休應響答。光緒《蘭谿縣志》卷三，光緒十五年刻本。

## 虞允文軼事 一

金亮死，范文再同權知揚州葉宏過江北。有瓦礫之場，見虞舍人再過，以爲當去前路促督追師。范云：「此已深冬雪寒，不見道路，若止如此去，恐中路無宿止飯食之地。」虞卒往，凡四日，止行四十五里，止于雪中一小坡上，雖欲回，亦不知路。偶然范文爲葉宏言：「募兩健卒，賫一壺酒、一盃食前路伺候。」果見虞在雪中，見酒至，甚喜，因令此人引之回，謁揚守，見范文云：「某悔不聽年兄言，幾至狼狽。然徐往則敵已去，不可追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五。

## 虞允文軼事 二

葉樞幕中虞允文、汪大猷參贊軍事，李宏軍潰，葉遣虞舍人往建康視師，中路見王權敗兵，以爲



前者失利，今願自效贖過，然無人爲證者。遇虞舍人，虞云：「爾輩肯出力爲朝廷殺敵人，我可爲汝輩作證。」於是王權之衆皆踴躍自奮，虞遂領之而去，大敗金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四。

### 劉汜瓜洲之戰軼事

劉信叔以召歸臨安，李宏驅其兵七萬人在瓜洲，往逐敵人。敵大出，遂引兵却，而所簽軍在後，我師縱兵大殺，所殺皆簽軍，如此橫尸二十餘里，無慮殺至十四五萬，弓力已乏，兵刃皆卷鈍，箭亦盡。敵知吾困憊，然后出精兵反與吾戰，力不敵，李宏所將七萬師遂退至瓜洲，敵兩處伏兵夾起。向師行時，先留六七千人在瓜洲作飯，候逐敵回方食，已而敵伏兵起，先勦殺作飯者，我兵退無可食，又伏兵發，軍遂大潰。是時汜在金山上，見日方晚照，見甲光如銀山崩摧，皆赴河，止是對岸船百餘隻，急渡得軍中將佐，餘皆不能渡，又身上被甲，遂沈及被殺，七萬人皆沒，我軍奪氣。葉歸罪於劉汜失利，斬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四。

### 劉錡軼事

信叔時在揚州，敵人入境，劉曾遣驍將至清河口攻破敵人，遏絕其來。已而聞真州失利，遂帶軍

馬急渡江入京口，防揚子江口。劉以爲敵衆我寡，勢力不敵，若不防揚子江，一面帶兵深入，或恐敵人出吾後，臨江而濟，則大事去矣。當時劉公只以守江爲上，不敢與敵爭勝也。敵有百萬，劉公只有七萬，故爾。已而葉樞密義問以爲劉怯不肯進攻，遂有督責之令。劉云：「某非不向前，以爲須守江爲上策，力不敵耳。萬一出師前去，敵騎出吾後，則江爲可憂。」葉云：「招討相公既不敢前去，便可以病在告，奉旨便宜行事，此當別委官也。」劉云：「如此則甚好。」于是告病。葉遂請大將，徧問誰可向前者，獨李宏請行，葉遂以大將牌印付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四。（以上楊世文校點）

# 全宋文卷四九六四

吳 儆一

吳儆（一一二五——一一八三），初名偁，字益恭，又字恭父，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授明州鄞縣尉。乾道中，歷知饒州安仁縣、通判邕州，淳熙四年權知邕州，召對稱旨，授廣西安撫，以親老改畀祠祿。就所居爲竹洲，教授生徒，人稱竹洲先生。後起知泰州。淳熙十年卒，年五十七，謚文肅。有《竹洲集》二十卷。見《宋史翼》卷一四本傳，《竹洲集》卷四《知泰州謝執政啓》。

本書所收吳儆文，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竹洲集》作底本，參校明弘治六年吳雷亨刻本《竹洲文集》（簡稱明刻本），釐爲六卷。

浮丘仙賦 并序

黃山在新安郡治之西北百里而遙，山之麓有廟，祠浮丘。相傳黃帝嘗鍊丹於茲山，故名。浮丘，黃帝時人，事遠不可考，然浮丘之爲仙，見於《列仙傳》，及古今稱之者甚著。黃之爲山，

崛奇偉麗，視海內諸名山無愧。又產丹砂及諸神仙久視之藥，則浮丘之所嘗至若居之無疑。鄱陽洪公爲郡之明年，作亭於雉堞之上，以望黃山，而榜曰「浮丘」。其客延陵吳某嘗從公其上，裴回四顧，慨然長想。竊謂浮丘之祠於茲山舊矣，前乎此，君是邦者爲堂爲亭，取郡故事以名者略盡，獨浮丘之名留以遺公，豈偶然哉？因爲之賦，以代慶生之祝。其詞曰：

客有道岷峨，下巫峽，歷九嶷，登衡廬，徜徉乎雁蕩，怡儼乎之罍，求所謂安期、羨門之屬而無得者，將羸貲航海，指蓬萊、方丈、瀛洲之山而問津焉。或謂大江之南，浙河之西，有閼福地，仙靈攸棲。黃序表號，浮丘揭祠。烏用遺近而遐慕，信耳而即誣。客乃釋棹登舟，物色輿圖。朝發軔乎渤澥，夕彌節乎山隅。乃攀株榛，陟堆埼；臨絕壁，俯清溪。穹石林立，疊礪甌錡。突若山峙，錯若棋置。銳者簪植，踞者虎視。飛瀑激流，狂波跳沫，橫潰逆折，瀑瀑澎湃。其上則有青壁萬尋，摩谿曾凌。日彩朝爛，彤霞暮蒸。絕靈砂之發寶，赫溪流之變赭。紛瓶汲而盎負，粲血凝而星沉。其陽則有涇壑奧寶，鬱律嬋娟。中隱燭龍，旁通虞淵。窪石坎流，有泉滃然。挹之玉潔，探之湯溫。早焦山而不竭，寒凝海而不冰。以沐則髮澤而神悅，以浴則愈瘍而散陰。却立而仰視，則危峰挺石，旅列青冥。或敷若蓮華，或擎若爐薰。或儼若峨冠，或端若矗屏。或垂若倚蓋，或騫若抗旌。或植若劍戟，或肩若友朋。或旁附而不倚，或中立而不傾。或頽若下隕，或企若上騰。或崇隆以極壯，或剛耿而孤撐。或崔嵬崢嶸以傑出，或刻削蠅電而爭衡。軒者輕者，奇者偶者，背者向者，竦者蹲者，銳者夷者，偃蹇而驕者，曩鳳而怒者，嚴厲而勁正，踞肆而磐礴者，叢出角立，瓌詭奇崛，惕心駭目，羌莫

得而紀名。於時涼風暮肅，白露宵零。空山無人，天高月明。若有雞犬金石之音，起於煙霏空翠之間，雜以飄風流水之聲，遙颺歛卉，若遠若邇。乃經窈窕，緣欽崎，披奧鬱，達希夷。曾宮崛其特起，臨蒼崖而敞庭。鏤金壁以飾璫，盤玉瑱以居楹。發倒茄之渥彩，敷密藻之晁英。右平繳磬，左城梯珉。幽紛流離，耀日涵星。乃有偃佺、伯喬、綠華、赤斧、山圖、木羽之倫，旅進於東序；青琴、宓妃、昌容、連眉、陽都、雲英之屬，叙立於西榮。其餘要眇都間，艷麗連娟，蜚幟拂羽，垂髻摩蘭，的皪漚鬱，騷殺削戍於前後左右者，不可殫述。俄有冰姿瑩潔，玉質清癯，冠蟬冕佩，瓊琚而出者，旅東之賓，立西之侶，酌沆瀣之英，羞屑瓊之蕊，偃僂俯伏，以次而進。吹緌鳳之笙，擊靈鼉之鼓。歌雲屏碧柰之詩，奏霓裳羽衣之舞。鏗鎗悠揚，搖翹容與。蓋非俚耳之所得聞，而塵目之所嘗睹也。客乃屏立竊歎，問諸執事者曰：「此浮丘仙也邪？」曰：「然。」曰：「昔相如稱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者，殆是乎？」曰：「不然。天地以不息爲道，至人以利物爲德。葆其真以自固，安其居以自適。侶龍蛇與草木，瘠其形於山澤，譬杜欒之不才，徒增圍於累百。若茲仙者，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積而爲道德，舒而爲文章，散而爲利澤，萃而爲功名，三公之位不足以爲其貴，萬鍾之祿不足以爲其富；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不足以爲其壽。雖亭亭物表之姿，皎皎霞外之質，不受膏粱之滋，而爾民固已肥矣，奚其癯？」客於是恍然自失，再拜而起。迨明而疏之，實八月九日也。《竹

# 良干竭賦

并序

紹興二十有七年秋八月，詔以樞密院檢詳潘公刺新安。公至，問民所疾苦與利所宜興者，會有以良干竭久廢，請復之。公爲庀司鳩徒，授以規畫。閱三月竭成。先是，附城之東，平原延袤數十里，民障溪引水，溉以爲田，收至畝一鍾，兼并家遽富溢，至有以米籍地爲夸侈者。未幾，竭以震圯，積五十年莫能復，復之輒震。由是城東之田多荒，民多流亡，存者兼重賦，病之久矣。至是，興復如初，而天變亦息，歲大稔。民益德公，以爲非公之誠，有相之者，莫能興是役也。幕府從事、屬邑之吏，相與作爲歌、詩、記、序、贊、頌，論述甚備。公既以言去，而民益思之。延陵吳某曰：是可賦也。其詞曰：

道新安而東駕，遡連山以北馳。忽原田之晦靄，被禾黍之離離。紛茂實之垂黃，釋綠蔚其涵滋。軾吾車以延望，渺雲委而風披。遵蘭皋之泱泱兮，繫長虹之委蛇。引鄭白之駛流兮，決龍首之勇波。放平野以四溢兮，勢同挽夫天河。伊洪源之所自兮，浩漫漫之平川。屹中流之砥柱兮，擁萬馬以莫前。捷木囊石山積而阜亘兮，偉橫海之鯨鱣。醜餘波以殺怒兮，駭濤江其上奔。飛流濺沫，騰蹕噴薄，洄洑而鯢旋兮，沸匡廬之瀑泉。積瀰淪於上流兮，餘委漫其稽天。鬱蒼蒼之一色兮，蹇心惕而神寒。粵有老漁，飛桂楫，濯清輝，登舟揖客，顧而言曰：「客亦知夫此陂之興廢乎？自陂之西，達於

東城，平臯衍其如席，錯隴畝之縱橫。渠陂水以灌之，率一畝而一鍾。披豪右之肆貪兮，連阡陌以爲雄。席羨溢之餘貲兮，委而履之地也。肆皇天之震怒兮，涸其富之源也。惟絕流之巨障兮，勢磐石之固也。何一夕之雷雨兮，曾毫釐之不遺！積五十年莫能復兮，或復焉輒震之。惟茫茫之沃野兮，昔杭稼之所宜。藜莠莽其亡際兮，叢薄蔓其相依。賦名存田榛榛其既蕪兮，縱鞭撻焉奚爲？幸使君之牽帷兮，哀此民之無祜。乃訪故老，乃命官吏，乃涖乃度，乃經乃理。糗糧畚鍤，土石材葦，儲之既具，取之有所。然後集農工而授之，若靈臺之始附。計者度者，畫者指者，負者運者，餉者帥者，或引或啓，或窒或決，或培或鑿，或築或增。灌趨兮如雲，鼙鼓兮弗勝。考龍見兮戒事，閱三月而告成。凡水積兮成淵，渠決兮如雨，浩源委之無窮，極陸海之饒富，皆使君之膏澤也。今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不足以爲公之報；冶金伐石，垂耀無極，不足以慰民之思。伊君門之九重兮，儼虎豹之罍廩。孰列城而上控兮，無遽奪乎焉依，若是者其可乎？」客曰：「吾聞君子之於民也，施之而不期其報，利之而不居其成。矧爾使君，國之股肱，將利澤乎四海，豈下邑之能淹也哉？」漁者俛而不言，仰而長吁，鼓枻而去。《竹洲集》卷一六。又見《歷代賦彙》卷二九，《南宋文錄錄》卷二。

## 冰玉辭

隴西李次山主歛之海寧簿，既終更，延陵吳某歌冰玉之辭以送之，義蓋取蘇少翁「廉潔不

撓，冰清而玉剛」者也。其辭曰：

夫何精純嚴烈之氣兮，鍾爲玉而凝爲冰。深山兮大澤，氣白虹兮貫朝日。震風積雪，浩其無垠兮，慘陰壑其凌曾。客有謂予曰：「此君子之德也。」剛不可撓，清不受緇。中涵和而蘊潔，輝光粲其陸離。羌若人之好修兮，攬其華以爲佩。雜菌桂與蕙茝兮，衆芳藹其萃之。揖孤竹使先路兮，顧汲直吾與歸。排九關而謁帝兮，奄培風予上征。御右告予以日莫兮，嶠九折其欽欹。進無鄰吾孰舍兮，後無徒莫吾與。按吾轡遵大路兮，視吾行之委蛇。步瑤城之嬋娟兮，粲綏章之萎蕤。《記》曰：「進則抑之〔二〕，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吾子其遲之。《竹洲集》卷一六。

〔二〕抑：十三經注疏本《禮記·玉藻》作「揖」。

## 代賀隆興改元表

代天理物，當重熙累洽之期；班朔改元，得示大正本之義。宏基有俶，寶曆載新。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天日凝姿，聖神秉德。重華協帝，洽萬國之歡心；立子生商，膺千齡之景運。方且講修庶政，祇燕孫謀。增光祖宗之功，恢復文武之境。泰元授策，朔復朔以無期；一德享天，新又新而不已。臣欣逢盛旦，邈在遠藩。三朝受四海之圖，莫預駿奔之列；一劄奉十行之詔，惟深欣戴之私。《竹洲集》



卷四。

## 謝賜曆日表

天子承天，爰順時而布令；日官底日，用頒朔於諸侯。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曆數在躬，裁成有道。三百有六旬六日，行夏之時；八千歲爲春爲秋，與天無極。臣預叨恩錫，敢後布宣？正朔所加，已逮要荒之表；動植之類，咸資輔相之宜。《竹洲集》卷四。

## 論恢復大計

臣竊惟陛下英略神武，度越高、光。粵自龍飛，銳志恢復，憂厯宵旰，十有七年，算計見効，邈未有期，皆由前後將相之臣爲陛下建恢復之策者，初未嘗知天下之大勢與天下之大計。故其進也或失之太銳，其退也或失之太速。進退遲速，屢失事機，馴至自沮，以至於今。間有言恢復者，或笑爲疎狂，或指爲迎合，雖陛下十七年之銳志，未必不厭聞而逆輕之。臣本書生，豈足以言恢復之策，然臣嘗深究自古英雄所以爭天下、混區宇之計，試爲陛下陳之。臣聞天下之大勢有二，取天下之大計亦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立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利疾戰而緩

圖，則有養虎遺患之禍；宜緩圖而疾戰，則有喪師自蹙之災。自湯武以來，英雄之所以爭天下、混區宇者，雖所遭之時不同，所成之功或異，而其大計未有能易此二者。國家靖康、建炎之初，紛紜未定之勢也；紹興治定之後，立國相持之勢也。粘罕、兀朮不能得志於靖康、建炎之際，而逆亮乃欲大舉於紹興治定之後，敵人之計既已失矣。方逆亮之就戮，中原之勢幾至紛紜；迨葛敵之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逆亮就戮之初，諸將不能渡淮而發一矢；葛敵定位之後，張浚、虞允文乃欲長驅而定中原。前日之計又已失矣，今之議者不深究前日之失而審察天下之勢，故持苟安之說者則姑欲保守江左，爲欲速之計者則便謂中原可平。臣願陛下考自古英雄所以取天下之勢而決一定之計，公擇將相而久任之。君臣相與，日夜爲謀，治兵積粟，涵勇韜力，以俟彼之勢。若彼之勢寢以陵夷，則以舟師出其東，以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以圖晉，西自隴以圖秦，使之見可而進則得以爭利，知難而退則可以固守，爲祖逖、譙梁戰守之計，而無桓溫、劉裕深入遠鬪之患，則中原固在吾度內矣。若彼之勢遽以壞亂，則糾合諸路之兵，水陸竝進，陛下身將重兵，以天聲震之，則一戎衣而天下可定。若彼之勢未至陵夷，未至壞亂，則吾一兵一騎未可輕動。然自逆胡亂華，甲子行一周矣，彼之陵夷之形已見，壞亂之期可必，惟陛下日夜圖之。若厭迎合之論，置中原於度外，徇苟安之說，姑爲保守之計，臣聞有志於上而止於中，有志於中，下焉而已。臣草茅賤士，非所宜言，惟陛下幸赦其愚。《竹洲集》卷一。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五。

## 論邕州化外諸國

臣聞居安慮危，有備無患，聖人之至戒。臣前任邕州通判，適當守將久缺，臣前後權州幾及兩年，固嘗深究沿邊利害。竊見邕州化外諸國，如大理，如羅殿，如西南蕃，皆遠小僻陋，各自安於無事。安南主少國危，倖臣用事，兄弟交兵，連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來國勢彊盛，獨雄於諸蠻。今王名阿謝，年二十，淳熙三年立，知書，能華言，國事聽於叔父阿已。先是，阿謝父歿當立，生甫歲餘，阿已攝國事十八年，撫其國有恩信，兵強，馬益蕃。每歲橫山所市馬二千餘疋，自杞馬多至一千五百餘疋。以是國益富，拓地數千里，服屬化外諸蠻，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騎射，好戰鬪。又歲有數千人至橫山市馬，以吾撫之之過，日益驕橫。淳熙四年春，臣恭被聖旨，權知邕州，任買馬之責。自杞酋必程持其國書來，爭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官兵互相殺傷，因及其十餘事，皆難塞之請。以乾貞爲年號。初至時，臣嚴兵庭見之，詞色俱驕。臣責以汝國本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歲來市馬，今三十餘年，每年所得銀錦二十餘萬，汝國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輒敢妄有需求，定當申奏朝廷，絕汝來年買馬之路，又以不用本朝年號及犯本朝廟諱詰責之，乃始屈伏。況今邕州西至橫山，邊備日弛，戍卒日耗，異時爲邊患者必此蠻也。昔儂智高以廣源州崎嶇百里之地，尚能合兩江，據邕城，連破沿江諸郡，政緣當時帥臣、監司不知預爲之備，所以養成禍根，猖獗至此。臣

之區區，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委自廣西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以爲萬世無患之備。蓋廣西州郡官兵費用並仰漕司鹽利，故漕臣之權甚重，帥臣之權甚輕。帥臣欲備邊事而漕臣吝惜財計，所以備邊常不足而漕計常有餘。今若責之漕臣與帥臣協力，庶幾兩相通融，彼此任責，使亭障戍卒稍復舊觀，非惟可以懾伏自杞，折其萌芽，亦可以示安南以形勢，使之不敢啓窺伺之心。《竹洲集》卷一。又見《南宋文範》卷一八。

## 論一廣官吏

臣竊見陛下天覆四海，子視兆民，無有遠近之間，雖遐荒萬里之外，莫不蒙被聖化，沐浴膏澤，以自安於無事。然遠方官吏，容有不能爲陛下宣布德意遵奉教條者。以臣目所親見，廣南西路二十五州，其間官吏固多食貧累衆，難待遠缺。或武臣援寡，難入內地，或資格所拘，苟就遠小，皆非其心之所樂爲。往往多貪墨苟且而無功名自喜之心。是以所至州縣，財賦不給，獄訟不平，盜賊公行，姦賊多有。其所以爲陛下任萬里耳目之寄，覺察此曹，使之不敢爲非者，惟帥臣、監司。容有資賦柔懦，不能舉職，務爲寬厚，不敢按劾，甚者至有貪婪暴戾，身爲不法，而與州縣爲市。雖時有强健疾惡之人，欲振其職者，又多躁急輕發，不能審察事理之輕重。謂如州縣間事或爲士民所訴，或爲過客所訐，其間不能無撰造增加，往往聽之不審，便興大獄。或送鄰州，或送遠郡，牽連枝蔓，動數百

人，反覆窮究，有至數年而不決者。一夫就逮，一家失所，或死道路，或死笞箠，或死饑餓，或死瘴疫。大獄一竟，死者實多，以至推鞠官吏亦多不免。原其所自，只因州縣官吏身爲不法，而使遠方困窮無辜之人被害至此，豈不大可哀憫！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應今後除授二廣帥臣、監司，必遴選有風力、知大體者，然後付之以萬里耳目所寄。或所部州縣官吏有不法者，須先依條委官體究，如所犯係輕係公，只據體究到事理奏聞，乞從睿旨施行。惟是所犯有贓有私，有情理深害者，然後挑擇緊要係重事件，差官根勘，仍不許牽連枝蔓。庶幾州縣貪墨苟且之吏知所畏懼，而遠方窮困無辜之民不致枉被重害。《竹洲集》卷一。

## 論治民理財

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于今六年，總核名實，信賞必罰，算計見效，卓然有成。蓋今州縣之吏，奉法者多而姦贓者少，則陛下嚴治贓吏之效；監司、郡守每得其人，則陛下親加汰擇之效。臣家居田野，三仕州縣，身所親見，不敢誣罔。然臣一介之忠，猶有區區管見。蓋國家根本，實在州縣。州縣之事，不過兩端：一曰治民，二曰理財。今之所以上關九重之念，下厘有司之責者，莫不以是二者爲憂。而臣以爲民不必治，財不必理，患不知其敝之所從起爾。何謂民不必治？夫民莫不有自安之理，方今兵革休息，水旱無有，天下之民亦各安業，爲州縣者但奉法循理，無事騷動，詞訟到官，早與了

決，官物抄書，早與印給，稅苗出入，早與過割，保正戶長，親與定差，賦稅之外，不得橫斂，強梁害民，盜賊竊發，力與懲治，如此則民自安矣。何謂財不必理？蓋天下有足用之財。臣嘗爲小邑，竊見天下州縣初無小大，各有財賦源流可以自足。爲州縣者但能嚴察簿書，勿使欺蔽，關防出納，勿使陷失，謹守期會，勿使拖欠，總括科名，勿使隱匿，措置場務，勿使敗壞，如此則財自豐矣。顧此二者，初不難行，而今之州縣間容有民未獲安，財未足用者。其敝有三：爲守令者昏懦不立則不能行，贓私不法則不敢行，謹畏自全則不肯行。臣愚欲望陛下明詔臺諫監司，以此二者責。在州縣昏懦不立者，易置閒慢；贓私不法者，常切覺察；謹畏自全者，時加責罰。至於剛潔自將，不畏強禦，能爲陛下治民，能爲陛下理財者，獎借扶持，使得自立。其有游謁之士投納短卷，陰險之人撰作匿名，豪猾之家泛濫告訐者，量其輕重，必治無赦。庶幾天下清強之官，爭爲陛下治民，爭爲陛下理財。民無不治，財無不足，臣恐漢宣之時所謂吏稱民安者不過如此。《竹洲集》卷一。

### 論文臣當習武事

臣聞天下之事未有不習而能者。習之之久，雖中才足以備用。苟非其所素習，雖有過人之才，亦未可以遽用也。而況兵者天下非常之事，庸可以非所素習之人嘗試而用之哉？臣聞有唐盛時，諸鎮大帥往往多招致名士以重其府，而士大夫亦往往多自幕府出爲大帥者。故當時詩人有「十年出幕府，自

可持旌麾」之語。熙寧初，神宗皇帝方大有爲，以起內外之治，選人王韶爲《平戎策》上之，曰：「國家欲制西夏，當復河湟。得河湟則夏人有腹背之憂。」神宗皇帝知其言爲可用而未遽用也，以爲秦鳳路管當機宜文字，歷提舉營田、市易公事，凡五年而後大舉。以韶之才，以神宗之銳意，其於兵事不敢輕以授受如此。臣竊見國家平時管軍，付之武將，遇有緩急則以大帥節制之。所謂大帥者，往往多廟堂執政之臣，其於將佐之能否非其所素知，戰陳之奇正非其所素講，士卒之甘苦非其所素與，一旦責其身履行陳，援枹決戰，指麾進退，動中機會，臣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以臣之愚，欲於沿江都統制司參謀、參議、主管機宜文字、幹辦公事等官，悉以文臣中有武勇策略喜功名者爲之。將臣之所以遇其官屬者，一如安撫司之禮，請給人從亦如安撫司之數，仍置僉廳，使之預聞軍中符籍財用之事。平居無事，則日從將臣，案閱治事；遇有緩急，則令居將臣帳前，準備商略。仍使之久於其任，任滿則以次互遷，謂如鎮江機宜任滿則遷建康參議，建康參議滿任則遷荆南參議之類。如是數年，武勇策略之士益習戰鬪之法，踐歷既久，資望益高，異時沿邊帥臣緩急，大帥於其中求之，必有能爲陛下身履行陳，援枹決戰，指麾進退，動中機會者。《竹洲集》卷一。

## 論選人改官

臣聞法久而必敝，敝極而必革，此理勢之常然，聖人之所不能易也。竊見選人改官之法行之已

久，而流敝之極在今日爲尤甚，此議論之臣每以爲言，而陛下之所深察也。夫選人改官，限之考第，欲試之以事，而責之舉者，蓋欲審知其才。試之以事而無贓私之過，舉之得其人而無請託之患，此固立法者之所深願而亦天下士大夫之幸也。然流弊之極，至於今日，士大夫無特立獨行之操、慷慨有爲之志者，皆自選人經營舉狀之時，立身根本固已摧壞委靡，無有能自立於流俗之中而不求舉於人者，甚至於搖尾納賂，挾勢強取，無所不至，而謂天下之賢才可以由此而得，此臣之所不識也。臣愚竊謂國家進用賢才之大權，付之舉官之私意，不若付之臺諫、宰相之公議，而取決於陛下之睿鑑。臣聞古之用於人者，必四十而後仕，七十而致仕；古之用人者必三載而後考績，三考而後黜陟。臣愚欲考古之制爲今之法，斟酌近年改官之數，立爲每歲一定之額。應選人改官，除職事官係朝廷擢用人才自有條例外，合用舉狀考第關陞令錄及改合入官者，如無贓私罪犯之人，年及三十，實歷四考，有出身人實歷三考，竝令吏部銓量與關陞；如年已四十已上，七十已下，實歷九考，竝令吏部長貳歲終剗刷在部及待闕在任之人結罪保明以聞，乞降指揮下臺諫及都堂，再加審察。其間人才猥冗而無可用之實，及衰憊疾病不可用之人，竝合察退，無容備數，却於年考及格人內再加選擇。如年考不應格及雖應格而無可擇之人，亦許缺當年之額，不必取足。其見任待闕之人願候終任赴審察者，亦從其便。臺諫、宰執既定，更乞陛下親賜引見，一經睿鑑，必無濫進，然後降旨特與改官。若其間人才政迹卓然可用者，陛下時賜睿獎，特加擢用，則選人請托干進之敝可以少息，而孤寒恬退實有才能之人亦有進用之望。《竹洲集》卷一。



## 論大臣近臣

臣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朝廷大臣，亦必有左右貴近之臣。二者其職不同，而聖人所以待之之體亦異。朝廷大臣當待之以誠而使之任天下之責，左右貴近之臣當待之以恩而勿令預朝廷之事。待之以誠既盡矣，而不能任天下之責，則國家有公法，不可得而廢；待之以恩既至矣，而復預朝廷之事，則天下有公論，不可得而掩。陛下聖學高明，博極今古，其於前代帝王是非得失之迹，固已歷覽而熟究之矣，何待螻蟻之臣區區之言？然臣之私憂過計，欲望陛下更垂聖鑑，深察事體。凡所以待朝廷大臣者，公擇其人而責之以天下之事，其不能任責則國家有法，惟陛下所施。凡所以待左右貴近者，高其爵祿而勿令預朝廷之事，則天下公論無得而非。國家之法既正，則總攬權綱，莫此爲大；天下之論既息，則君臣之恩，可以終全。非惟盛世之美事，亦左右貴近無窮之福。臣草茅之人，不識忌諱，然非恃陛下聖明，亦安敢及此？惟陛下赦其愚。《竹洲集》卷一。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五。

# 全宋文卷四九六五

吳 儆 二

## 論乞委漕臣同帥臣措置沿邊

臣昨於四月內蒙恩賜對，臣僭論邕州化外自杞一族近年以來稍稍強盛，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委自廣南西路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邊備。蓋緣二廣諸州歲計財用竝仰漕司鹽利，漕司量諸州每歲合用之數給之以鹽，使之發賣，每鹽一籬一百斤，除脚并七分息鈔歸漕司外，州郡所得，每鹽一籬僅六七貫文。邕州每年官兵請給上邊買馬及依法合用之數，除兩縣苗稅外，常少錢五萬餘貫。又運司每年雖撥得鹽七千五百籬付邕州自行搬運發賣，緣本州與欽州、廉州、交趾爲鄰，私鹽出沒，難以盡行禁止，每年賣鹽僅及五千來籬。依上件則例，每年只得鹽利三萬來貫外，尚欠歲計錢一萬餘貫，官吏俸給有至半年不支者。所以城壁隳壞，將兵減耗，以至左、右兩江亭障土軍竝皆廢散。今來若不委自漕臣，雖是本路帥臣亦不能辦，況邕州守臣位卑權輕，目前財賦尚自不給，委實無從措置。竊慮因循日久，

將來邊備愈見廢弛。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檢會臣前奏，委自廣西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所有合招填城下將兵，增置沿邊土軍人數，乞帥、漕公共相度施行。《竹洲集》卷二。

## 論廣西治盜賊

臣初任明州鄞縣尉，以捕獲劇賊改官，次任饒州安仁知縣，又次任邕州通判，皆係多盜去處。臣以法外鋤治之，幾陷大戮，自非陛下天日照臨，臣之餘生豈有今日！今者得以草茅之賤，賜對君父之前，臣誠愚無善狀，獨於治道三折肱焉，敢爲陛下陳之。臣聞天下有盜，猶家之有鼠而人之有病。家必不能無鼠，而所以去鼠者有猫；人必不能無病，而所以治病者有藥。蓄猫而不捕，則鼠或得以晝舞；用藥而不早，則病必至於日深。方今江淮湖海之間，盜賊出没，以驚陛下之赤子者，所在而有，甚者至於殺掠吏士，依阻山澤，至煩睿算，遣大將，發重兵，然後能定。凡其所以致此者，由帥憲守令罷軟不職，不能治之於早，致使賊徒無所畏忌，以致滋蔓難圖。臣愚欲望陛下明勅大臣，應今後盜賊出没去處，所差帥憲守令必擇有風力敢任事之臣，仍勿以吏事責戎事，勿以文法拘兵法，使之得立功立事於繩墨之外。又明勅帥憲守令，謹擇巡尉，優養兵給，重賞罰以使人，明威信以示盜。盜發數多，與夫不即撲滅，定將守令重作行遣。若更遷延，或至滋蔓，定將帥憲重行黜責。若盜發輒得，與夫元係多盜去處今來日漸衰息，除捕盜官依法推賞外，帥憲守令委有措置，亦於格法之外重與推賞。

使之如猫之必捕，如病之早治，雖時有小小犬吠之警，亦不足以貽朝廷之慮。如其不然，日甚一日，歲甚一歲，臣恐異時必爲東南之患。《竹洲集》卷二。

### 論廣西帥臣兼知漕計

臣契勘諸州諸道兵民財賦之權，自晉、唐以來，帥臣得以兼制而專有之。本朝懲唐末五代藩鎮之禍，始分財賦之權屬之漕臣。所謂帥臣者，雖名爲一路兵民之寄，其實一大郡守耳。平居無事之時，所部州縣既不知帥臣之威，一旦有盜賊意外之警，帥臣之權復爲憲漕所奪，調兵賦粟，莫之適從。方今諸路之敝莫不皆然，而沿邊諸路，其敝爲甚。以臣目所親見，廣西帥臣任三面被邊之責，漕臣專一路煮海之利。州郡所用財計，盡皆仰給漕臣，故帥臣之權甚輕而漕臣之權甚重。帥臣欲備邊而漕臣欲豐財，所以廣西沿邊諸郡如融州、宜州、邕州、欽州，皆係控扼溪洞及化外諸國去處，比年以來，亭障日壞，戍卒日耗，蓋函人、矢人所職不同，故其流敝必至於此。昔儂智高以廣源州崎嶇百里之地，尚能合兩江，據邕城，連破沿江諸郡，至煩朝廷遣樞臣，將禁旅，萬里遠征，然後能定。緣當時監司、帥臣不知預爲之備，所以養成禍根，猖獗至此。今宜州溪洞有永樂一族，邕州溪洞有田州、安平州，化外有自杞國，皆兵彊地大，驕悍難制。欽州與安南最近，水陸之所輻輳，此其勢豈止儂智高之比？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委自廣西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爲帥臣者亦合兼知漕司財計。庶幾兩相

通融，彼此任責，使沿邊諸郡亭障戍卒稍復元豐之舊，非惟可以懾伏溪洞，折其萌芽，亦可示化外諸國以形勢，使之不敢起窺伺之心。《竹洲集》卷二。又見《粵西文載》卷四，弘治《休寧志》卷九。

## 論配隸當屯駐大軍

臣聞人之有暴惡，猶藥之有猛烈，處之得其所則無所不可用，用之非其宜則無不爲患。臣切見頃年州郡奉行聖旨指揮，應犯強盜合配遠方之人竝配隸屯駐大軍交管。當時士大夫之論，皆以爲當。蓋民之敢爲盜者，皆桀黠無賴有勇力之人，配隸諸軍，正得其所。後來不知緣何議論，致降指揮，依舊配入湖南、二廣。略計諸路每歲所配罪人無慮數千人，其間往往多是強盜，或未至而逸者，或已至而逃亡，其能甘心下氣爲牢城卒者十無一二。湖南、二廣號盜賊之區，每歲常以數千過犯逃亡之人增益之，而朝廷不以爲慮，臣不知其故何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來指揮，應犯強盜合配遠方之人，竝仰所在州軍依法斷決外，量地理遠近押赴千里外屯駐大軍交管。內係湖海作過者押赴水軍，其他犯罪合配遠方者，擇其強壯堪充披帶之人，亦依此施行。不惟屯駐諸軍可得強壯之用，且使湖南、二廣可減盜賊歲增之數，行之十年，利害灼然可見。《竹洲集》卷二。

## 論募兵

臣切見朝廷平時以募兵爲急而應募者少，今歲正是募兵之時而未聞廣募，臣不知其故何也。臣聞饑歲莫急於防民之盜，而防盜莫先於募民爲兵，蓋饑困之民不能爲盜而或至於相率而蟻聚者，必有以倡之。閭里之間，桀黠强悍之人不事生業，而其智與力足以爲暴者，皆盜之倡也。因其饑困之際，重其衣食之資，募以爲兵，則其勢宜樂從。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於縣官而馴制之，則饑民雖欲爲盜，誰與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盜，一舉而兩得之，孰有便於此者！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行下諸路旱傷州軍，委自守臣專切措置，召募強壯及格堪充披帶之人，分送諸軍交管。其召募例及起發路費，竝照前後招募三衙諸軍體例施行。如州郡匱乏去處，許令截撥上供錢物充費，或自特旨降付官會，使之錢物有餘，則事易辦集。《竹洲集》卷二。

## 上蔣樞密書

某聞天下之大勢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敵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而敵國相持之勢宜緩圖。利疾戰而緩圖，則必有養虎遺患之悔；宜緩圖而疾戰，則必有喪師自蹙之災。何者？紛紜

之初，國無定君，君無定臣，勝則鴟張，敗則瓦解。故於此時，利疾戰以決一勝，緩則敵國之形成，割據之患生，勢無及矣。敵國相持之後，上有君矣，君有臣矣，人心既附，則不可以遽離，形勢既固，則不可以遽奪。故於此時，宜緩圖以待萬全之舉，而欲僥倖於一戰，幸而或勝，必至於敗，不幸而敗，必至於亡，古之知兵者之所深忌也。自三代之衰，天下之勢或離或合，相爲循環，而其所以興敗之機，未嘗不由於此。秦之興也，天下之勢立敵而相持，故其計出於緩圖。漢高祖之興也，天下之勢紛紜而未定，故其計出於疾戰。光武知高祖所以得天下之勢，故不置隴蜀於瘡痍未瘳之時。本朝太祖皇帝知秦之所以取六國之謀，故遺諸國於太宗皇帝之世。曹操、苻堅不知敵國相持之不可以疾戰，故喪赤壁、淝水之師，以成吳、晉之強。唐肅、代不知紛紜未定之不可以緩圖，故置河北於度外，以成藩鎮之禍。謀人之國，可不審哉？恭惟國家自靖康以來，天下之勢蓋屢變矣。建炎再造之初，紛紜未定之勢也；紹興治定之際，敵國相持之勢也。粘罕、兀朮屢屨於再造之初，而顏亮欲僥倖於治定之際，敵人之計既已失矣，而前日諸公之謀復不知大勢之所在。蓋顏亮就戮之日，中原幾於紛紜；敵嗣定位之後，南北幾於立敵。諸將當紛紜未定之時，不能越淮而發一矢；暨敵國之勢已定，乃欲長驅而定中原。前日之計又已失矣，今日審天下之勢而定緩急之計，閣下之任也。今之士大夫相與建議於朝廷之上，而游談於道路之間，非和則守，非守則戰。夫和與守與戰三者，一時之計，而非天下大計之所在也。天下大計之所在，必先審天下之大勢而預定焉。大計既定，則與之和焉可以驕其志，戰焉可以疲其民，守焉可以乘其隙。苟惟不然，則和必失於苟安，戰必失於輕舉，守必至於自敝。苟安則有

異時之患，輕舉則有目前之變，自敝則無安靜之期。閣下於此固已深察而審處之矣。某草茅之賤士，庠序之陳人，論天下之大計以納於不測之誅，惟閣下察其所言非出於因時附會而遷就其說也。《竹洲集》卷七。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三。

### 見辛給事書

某不肖無善狀，獨嘗習句讀，爲詞章，自幼至今，三變其學矣。其始也，蓋搜章析句，比諧律呂，謂之詩賦。稍長，以爲是俳諧之具爾，不足學，去而學經。其學以類聚善附會爲富，其文以淺切陳熟守邊幅爲工。若《書》若《詩》若《禮》、《春秋》，皆嘗學焉。以游上庠，上庠之士與其師或以爲能。又稍長，以爲是詩賦之異律耳。聞古之人有學古道爲古辭者，其人曰韓、柳氏。其文崛奇偉麗，毅嚴正雅，非今世舉子之所謂文也。就而學焉，茲誦其言，規其影響，既專亦久，信二子之雄於文，未可以伯仲論也。又稍長，以爲是雖工，無以異於鄉之所謂賦與義者，操履之方，出處之節，二子容有議焉。子韓子勇於前而怯於後，子柳子辱於始而悔於終。蓋後之怯適足以敗前之勇，終之悔不足以蓋始之辱。至於前勇而後不怯，始無辱而終無悔，操履出處，明白全粹，可師可法者，將棄其學而學焉，未之見也。伏惟閣下曩以直道忤權貴，失諫官，斥而不用者垂二十年。其召而復用也，人意懲前日之黜，或少貶以求進。而閣下正色危論，復以不合引去。蓋韓子怯於一衄而閣下銳於再舉，柳



子悔於一失而閣下終無可悔。有韓子之勇而無韓子之怯，有柳子之黜而無柳子之辱。是所謂明白全粹，可仰可法，而某未之見也。某，新安之鄙人，新安之於番，邾、魯之邦也。而某宦學四方〔二〕，迄無趨走受約束之幸。茲緣攝吏泉府，平日之所仰法而未之見者，將得以自竭，時進於前。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者乎？《竹洲集》卷七。

〔二〕宦：原作「宦」，據文意改。

## 上王丞相書

某聞之《傳》曰：「：人主論一相。」又曰：「一相處乎內。」蓋權分則勢敵，勢敵則情異。堯、舜、三代之盛，創業、中興、致太平之君，未始不專任一相者，誠懼其權分而情或異也。而況於後世人才衆多，孰與堯、舜、三代之世？君臣相與，又孰與堯、舜、三代之世？甚矣，一相之難立而功業之難濟也！宣王之興，去文、武之世爲未遠也。當時在廷之臣，其才足以任天下之重者惟仲山甫，宣王之所以舉天下而聽之者亦惟仲山甫。仲山甫之所以相宣王者，《烝民》之詩八章尚可考也。蓋嘗反覆其詩，至於四章言其「明哲保身」，六章言其「愛莫助之」，然後知仲山甫之所以相宣王者，蓋甚艱

且瘡也。明哲保身，爲邦國若否言之也；愛莫助之，爲不畏強禦言之也。惟仲山甫本之以柔嘉之德，出之以令儀令色，而守之以小心翼翼，故能君臣同德，任使賢能，明文、武之業，大復古之功，後之中興者莫加焉。恭惟主上接千歲之統，大丞相任一相之重，某小臣也，不敢諛，不敢誣，敢爲大丞相賦《烝民》之章而不知所以裁之也。某皓首州縣，所至不偶，且重得罪。頃自邕管佐吏，終更造堂，於大丞相無一日之雅可以自託，無一言之善可以自見。而大丞相以一見之頃，引而使之見上，擢守邕城，謂某或可以備疆吏也。某以親老自言，又蒙優恩，畀之祠祿，大丞相之於某可謂曲成而不遺矣。然大丞相何私於某，而某亦何得於大丞相？其所以區區欲進其說者，非某一介之私幸也。

## 上姚樞密書 一

某竊嘗妄論宰相之用人，當以忠信爲主，而才術爲用。忠信之士，雖或不足於用，而終歸於正；才術之人，雖或可與立事，而終多反覆。荆國王公之取人以才術爲先，故元豐之黨多小人；司馬溫公之取人以忠信爲本，故元祐之黨多君子。二者不可得兼，以元祐之忠信爲腹心，而以元豐之才術爲手足，則天下之事可以必成而無後患。某學校之陳人，州縣之冗吏，才術固非所長，而忠信所可自勉。恭惟某官方籠天下之才，以起太平之治，如某等輩，試指一煩難之任使之自効，必不肯碌碌苟升斗之祿而已。《竹洲集》卷七。

## 上姚樞密書 二

某聞士之求見於王公大人也，非訴窮以祈哀，則頌德以求悅。今某將有煙瘴萬里之役，而無辭以白大人。某之窮不勝訴也，而某不訴。閣下位爲股肱執政之臣，而措國勢於安平無事之地，閣下之德不勝頌也，而某不頌。非某之情獨與人異也。使士之訴己之窮而皆哀之，則亦不勝其哀也；使士之頌閣下之德而皆悅之，則亦不勝其悅也。然則訴窮以求哀，頌德以求悅，竊計閣下之門不少乎此也。不頌德以求悅，不訴窮以祈哀，而猶切切焉修辭以爲贄，納謁以求通，俯伏奔走，旅進而旅退者，此復何也？某聞天下之事常患乎上之人不能知，而下之人不能言，今者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往往皆知之而不能言，上之人雖能知之而莫有爲言者，此某之所以日夜念此，思得雄量全德，其心休休焉，樂聞善言如閣下者而試一言焉，乃今而後遇也。某頃居閒，有《富國彊兵策》并序三篇，謹以爲獻。《竹洲集》卷七。

## 上張南軒書

某不才，無善狀，少時嘗不自揆度，妄有事功之志，兩任州縣皆不偶。不惟不偶，且速謗累。以是痛自懲艾，思欲自屏於僻遠無人之境，藏其身於庸陋寡過之地，苟寸祿以畢反哺，竊便安以佚餘。

年，則區區志願滿足無餘。前此到堂，只從諸公覓一廣右通判，爲是故也。然昨到會府，一拜威光，曾未有尺寸之長可以自見，乃蒙台慈過有推許，退而自省，莫知所因。蓋某魁然其形，而其中實無所有，率爾而對，而其言多不適用，某於是不敢自喜而益以自媿。何者？人固未易知而物不可以苟合。判府經略直閣左右司先生倘因他人過情之言或一時適然之喜，取某一日之長，一語之中，而未知某之所短者固多。不惟所短之多，而其過失亦甚；不惟過失之甚，而罪惡之不可恕者亦且不少。何謂罪惡之不可恕？某少時嗜酒使氣，游蕩無度，則有不檢之罪；爲縣令時擅殺人，納亡命，則有不法之罪；今垂老矣，有親年七十而貪祿遠去，則有不孝之罪。何謂過失之多？遇事直前，不顧後患，其失一也；語言不謹，頻致怨憎，其失二也；疾惡太甚，事不干己，其失三也；遇人無親疏賢不肖，輒輸寫肺腑，其失四也。至於好謀而智不逮，好勇而剛不足，好學而志不堅，好立事而才不稱，其天資之所短者又未可一二數。如前數者，有一於此，自不可復用於世，而況兼是數者而有之？而先生遽以爲可用。在某一時脫空漫語，以苟顧盼之寵則可，第恐他日不能上副所期，或致誤事，則於門下知人之明不能無傷。欲望台慈更詳察某之所有，博訪某之所爲，終以爲可用而後用之，無責以近效，無拘以文法，無間以讒慝之口，無惑於怨仇之言，然後敢安神定志，惟門下是用。如其不然，某但當謹挈鉗之守，奉有司之法，享二年之厚俸而竊半刺之安佚，日押文移數紙，月遣吏卒數輩，驅迫屬縣，椎剥吾民之肌膚以充經、總制錢之課而坐受醴賞，則某之能事畢矣，而又何求焉！《竹洲集》卷八。

### 謝南軒薦舉書

某不才，且無善狀，行餘五十，碌碌州縣，已不復有當世之志。萬里流落之中，乃蒙先生誤有薦揚，又蒙朝廷誤賜收錄，某聞命感慨。然富貴易得，名節難全，若因此他日或見用於時，決當保全名節，以不負知己之恩爾。某昨蒙使司行下，令某按察邊塞官吏貪冒苟得。某前此以溪洞事屬安撫，都監司未嘗干預，今既有此命，某其敢有所畏？其敢有所愛？然此風循習已久，若一繩之以法，則大者可戮，小者可誅。欲乞容其自今以往改過自新，若復不悛，置之極刑，亦不足恤。《竹洲集》卷八。

### 與南軒論盜賊書

昨日面奉誨飭，令某條具擒制盜賊事件。某初尉明之鄞縣，後宰饒之安仁，皆盜賊之淵藪，固嘗折肱於此。若盜之發，捕之無他奇計，但重其賞罰而行之以必信，無不獲者。然盜已發而捕獲，不若未發而爲之備，蓋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某在安仁時，嘗倣前輩置鼓樓之意而推廣之，行之未幾，盜發輒得之。復遇水旱，四境之外若饒之樂平、撫之金溪、信之貴溪，盜賊縱橫而終無一人一騎敢越吾境而爲暴者。雖一時設施容有出於法度之外，然救荒之政不得不然，雖以是獲罪終不悔。亦常記錄一

二，謹具如後。《竹洲集》卷八。

## 上五府乞宮觀書

某昨者蒙恩賜對，擢守邕管。恭惟主上屬意之重，在某可謂僥倖，顧雖遠惡，夫復何憚！某自六月蒙放朝辭，即冒暑疾驅。假道過家，而某父又以某行當遠戍，憂患成疾，白髮癯然，支離骨立。某以煙瘴萬里，生還者稀，挈之而行則不可，舍之而去又不可，彷徨窮途，莫知所措。君命至重，不敢久留，父子相持慟哭，不忍相舍，行路之人皆爲隕涕。某竊見朝廷用人，皆因其情之所樂而使之，是以人人皆有欣欣自喜趨事赴功之心。方今南邊肅靜，非有警急難辦之事；人才衆多，非無可以爲邕州守臣者。如某么麼螻蟻之微，何足以爲南邊輕重？況某父年七十有七，事親之日短，事君之日長，若蒙朝廷哀憐，異時或有差使，雖甚遠且險，人情之所畏憚而不敢往者，某誓當直前，義不回顧。今雖迫於君命，不敢不往，然某方寸亂矣，異時或不能事事，以至曠敗，則雖萬死不足塞責。伏望台慈哀憐，特假一言之重，倘得改差一在外宮觀，使某父子得相保聚，以畢餘年，何啻肉骨生死之賜！《竹

洲集》卷八。

## 見洪徽州書

某聞之，有所不可窺，無所不可信，可以爲大人君子矣。蓋人必有所可畏也而後尊，必有所可親也而後大。不可窺者，天下之所甚畏；而可信者，天下之所樂親也。洞庭、彭蠡之波，長河、大江之委，其光隱然而長，其色蒼然而深，雖無驚風怒濤、衝陵決岸之變，而望之者神寒，瞰之者心惕。何者？蛇龍鯢鼉之所出沒，掩抑而不可窺也。至於舟楫之所通，網罟之所集，朝夕於其間而無所害，蓋以其所爲風雨者有占，而所以爲盈虛者有時。故以天下之至深而爲天下之大利，非澗溪之流、畎澮之集可得而擬也。昔者某之於閣下，誦其文知其學之至，樂其名信其實之宏，未知夫所以出於用而施之於人者也。子思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今天下之所謂賢者，寬厚恭謹足以有容，而其過也，常至於廢弛而不振。幸其明敏果決可以有爲者，或至於挾數害物，以濟其私。凡政之所以不行，行之而益重其病者，莫不由此之故也。竊惟閣下未嘗習文法、歷州縣，而其所以處於繁亂難治之事，欺蔽隱微之際，或逆其情而得其實，或詰以事而得其情，或舉其端而知其所以始終之意，或不考其辭，不驗以事，而窮其變詐於人情不可測度之間，雖老姦巨猾文致傳會，足以易事之情而惑人之聽者，皆自以爲不可欺。至其抑揚操縱，擊搏彈治，或輕或重，或予或奪，無一焉不愜於人情，合於法意。其爲人也，必剛簡而示威嚴，厲而難親。及觀其容，聽其言，雍容和易，恬愉委曲，

無以異於寒素之士。仁民愛物，樂善好賢，孜孜發於辭氣，見於行事，凡所以遇其下，治其民者，一歸於君子長者之道。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孟子曰：「智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夫勇出於仁，智行於無事，此其爲道所以不可窺而可信，一時之士所以中心誠服而樂親之者也。某又聞之：天下爲宰相能用人，郡守、刺史能得人。士之賤獲見於宰相也難，而見於郡守、刺史也差若易。宰相之貴觀於人也略，而郡守、刺史之察人也蓋詳。西漢之士，由郡守、刺史薦進采擢而顯者至衆也，而始於賈生。生，河南人，太守吳公知之。後公以治平最天下，入朝爲九卿，乃爲上言生。賈生之有聞於時，吳公之賜也。某縱橫辯博，視生有媿，至其躁易輕發，亦所不敢爲也。近所爲《芻言》三篇，謹以爲獻。《竹洲集》卷八。



# 全宋文卷四九六六

吳 倣三

## 答吳益深書

某與益深生同郡，復同姓，學同趣也。益深文行之懿，鄉之人皆知之。獨某去鄉之久，雖間有爲某言益深文行之懿者，未能深知之也。近始蒙見顧，且以長牋爲貺。某雖鄙陋，然觀其容而聽其言，固已肅然而知所敬，欣然而知所慕。退而伏讀所貺長牋，精深馴雅，如其爲人，乃知向之爲某言益深文行之懿者，猶蔑之面而已。益深於此用力之至而得之深若是，而猶於某不棄焉，豈以某爲足以語此者？某嘗聞之，文之本源與其體制，猶天造地設，不可易也。夫子之六經，其道一貫而詞異施，古之深於文者蓋知之矣。益深用力之至，則得之當益純，而施之當益得其所，某蓋不足以語此也。某未第時，常從陳阜卿先生學爲舉子之文，歷仕後常見尹少樞論古文，二先生於古今之文蓋習矣而察者。晚而後見薛士龍言王伯之略，見南軒先生論誠明之妙，而志氣已衰，精力已憊，方且茫然自失，未知所

以爲根本之計。《詩》云：「譬彼舟流，莫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益深用力益至，則其所志當益大，毋若某之學終於無所歸宿焉，則善。《竹洲集》卷九。

### 答汪楚才書

前書論學伊川者之敝非好爲異，以伊洛之所以異於釋老者，正以其本末具舉，先後有序，故自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孔子亦自志學積而至耳順從心。若說才有所見，便易陷合，想非今之學者所能。非惟今之學者不能，雖孔夫子亦五十而學《易》，蓋《易》窮天地、陰陽、人情、物理之變。且如孟子論治，始於田桑雞豚之畜。瞭要理會，在若一有所見，便與之陷合，雖孔夫子亦不能。如此所說，吾弟蓋生而知之，自誠而明，升高自下，若無可疑者，某自不足以知之也。未說別事，且如孟子說三聖人得百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使儒者當之，便能做得這箇事否？彼其施設，固自有序，步步便有實效，非如禪家之說，推墮滉漾中也。未說行道濟世之事，且只做一箇好學者，亦須博學而詳說之，不可如學佛之人，窺見一斑，便謂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蓋吾儒之學者，知周萬物，與天地相似。且願吾弟自格物致知以次正心誠意，須要修身齊家而後行之天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中庸》一書，不止專說理性，惟以性命中和爲本爾。吾弟之學既知其本矣。蓋本末之理，固是一貫，而其事自有次第也。近來學伊洛者無

如朱南康、呂東萊，然二公之學正不如此。不知南康曾有回書否？以某所見，必不合也。二公近來大段做實用事業，自三代聖人制田、治兵，以至制禮作樂，皆窮其本末，可以措而行之天下。不然，伊洛之學遂流而爲禪家矣。禪家不一中缺天地須要一超真入如來地。學禪者爲大言以欺世，若如其法，當墮拔舌地獄也，幸以爲戒可也。平生相與之深，忘情僭言及此，死罪。《竹洲集》卷九。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一。

### 答汪仁仲求撰墓誌書

先丈潛德備福，要得高才厚望可以取信於後世者書之。承以見諉，非其人也。又古今士大夫之家所立碑誌，必先有行狀，然後求當世名士叙而書之，埋之墓中，謂之墓誌，爲陵谷遷變設也。既葬，復以誌銘之語，掇其大略，揭之墓道，三品以上謂之碑，餘碣若表。故必有行狀而後有墓誌，有墓誌而後有墓表。近世鄉中俚俗之禮，既無墓誌，又非墓表，只有大石一片，掩在槨口，便就石上鐫刻姓系事迹，或謂之墓記，或謂之墓表，或謂之墓碑。其名稱制度皆舛午不經，取笑識者。竊謂送終人子大事，誌表又送終之大事，若不合於禮，不若不爲，若欲必合於禮，周仲濟仲皆儒者，豈不知此？慎之重之，勿輕以諉人也。《竹洲集》卷九。

## 賀王丞相啓

正中臺之拜，禮絕縉紳；宣文德之庥，慶同寰海。沴氣銷於萬彙，歡聲格於九天。粵考本朝，號稱名相，必繇歷試之久，乃允具瞻之公。蓋德著而誠孚，則主聽不疑；功高而望重，則人心自服。用能進退賢佞，振舉紀綱。成太平致治之功，享身名俱榮之福。恭惟某官熙朝雋老，名世真儒。自秉政機，薦專樞柄，六年於此，庶績其凝。內消草竊之虞，外息犬戎之警。樞機周密，同神爵、五鳳之時；朝廷尊安，增大呂、九鼎之重。逮茲顯拜，允矣師言。國勢如持衡，惟其平而已；天下可運掌，夫豈欺我哉！況逢堯舜之君，輔以臯夔之佐。舉元凱而去共鯀，人皆望於我公；柔遠邇而服蠻夷，功可成於吾世。某身居散地，望絕修門。幸同幽閒之民，獲睹昇平之運。華夏蠻貊，已均被於泰和；草木昆蟲，寧無心於餘潤！《竹洲集》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五。

## 上明州沈丞相啓

天陞策名，嘗托化鈞之造；海邦隨牒，復叨屬吏之陳。夫何么麼之微蹤，有此遭逢之幸會！輒輸危悃，仰瀆高明。恭惟某官間代真儒，中興名宰。居邦而必聞其政，本溫良恭儉遜以得之；入國而其

教可知，蓋潔淨精微深於易者。用能乘交泰之運，輔知臨之朝。夬決羣邪，鼎新百度。凡論道經邦之妙用，皆窮理盡性之餘功。彼蕭、曹、丙、魏之勛，不稱於學術；而薛、貢、韋、衡之學，無紀於功名。越唐以來，暨宋之盛。雖大儒之間出，若名宰之相望。至二者之兼隆，曠千載而幾見！蓋仲尼潛心於文考，獨得其傳；故阿衡專美於商家，莫能與競。旋屬北邊之擾，潛窺東海之洋。眷茲備禦之方，無越老成之望。獨當一面，隱若長城。壯形勢於九重，懔威稜於萬里。太公治齊，五月而報政，不足進焉；周公歸東，三年而復歸，今其時矣。某稟資至陋，托勢最孤。少起閭閻，險阻艱難，已備嘗於萬狀；長游庠序，嶽嶽歷落，爲可笑之畸人。蠶鹽幾閱於一終，鉛槧殆逾於百戰。歷三舍南宮之選，僅叨桂籍之名；餘五年下里之居，甫迨瓜時之戍。以布韋之餘習，居箠楚之後塵。仕路多艱，官箴可畏。雖三釜喜及親之近，而一行憂作吏之難。豈期黃閣之尊，猶假朱幡之重！倘拜賜環之命，或容斂板之趨。淵角山庭，睹真宰威容之盛；樓船海鵠，觀金城控制之雄。播之聲詩，被於謠頌。雖塵埃黃綬，敢言州縣之勞人；庶早晚洪鈞，尚托門闌之舊吏。《竹洲集》卷四。

### 賀洪樞密啓

中宸迪簡，右府登延。北斗魁一星，已增輝於景緯；大司馬九伐，宜坐折於遐衝。郵布綸言，頌騰綿宇。某官以尊主庇民之略，輔經天緯地之文。爰自起家之初，薦逮登朝之久。奇偉挺特，人固不

可及者；艱難險阻，天蓋有以相之。屬鄰敵之行成，擇廷臣而修聘。冒征塵而遠役，敢告瘁於驂駢；杖漢節以言旋，曾不淹於雁足。顧忠勞之備著，宜睽獎之彌隆。鰲禁陞榮，光復吾家之舊物；金蓮入侍，榮參天子之私人。允諧共政之圖，亟預本兵之寄。惟父子全名於松漠，事靡前聞；而兄弟接武於樞庭，古亦罕見。諒惟洪濟，遂暢遠猷。兼明軍國之宜，纂修內外之治。樞機周密，同神爵、五鳳之時；道德安強，增大呂、九鼎之勢。輿情亶穆，揆位方虛。即聽文德之庥，允孚寰海之望。某重惟庇賤，久負眷知。嗟少壯之幾何，已鄰衰境；顧塵埃之若此，敢意清流？頃辭獨冷之除，實爲號寒之迫。雖舍遠取近，庶幾及祿之有期；然去逸就難，且復敗官之是懼。進退失據，朝夕以蘄。雨及我私，已切雲霓之望；屢成相賀，敢伸燕雀之誠。《竹洲集》卷四。

### 知泰州謝執政啓

奉祠散地，甫退終更；乘障近邊，實逾始望。誤恩有自，戴德何窮！伏念某學校陳人，州縣冗吏。宦塗二紀於此，濫隨歲月以推遷；親年七十有餘，不勝朝夕之喜懼。婚嫁之責未畢，田園之歸已蕪。與其自辱於農賈之區，孰若仰祈於君父之祿？量能審處，以情自歸。方虞躍冶之愆，乃玷分符之選。惟海陵之古郡，實淮甸之奧區。地近俸優則於奉親爲宜，時平事簡則於陳力易勉。夫何庸妄，有此叨逾！茲蓋伏遇某官名世真儒，應期良弼。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功未嘗言；義負偃植各安所施，才

無或棄。俯憐樗櫟，已逼桑榆。特推錫類之仁，使畢反哺之志。敢不矢心今日，竭節他時？移孝爲忠，無負事君之義；報恩有所，敢忘知己之私？《竹洲集》卷四。

### 倅邕謝宰執啓

去中州而適粵，叨半刺以乘邊。雖遠宦之良艱，在孤蹤而已幸。顧惟忝冒，實有夤緣。伏念某憂患餘生，衰遲末路。念曩日庠序蠶鹽之久，與平生章句誦習之勤。上焉無以取當世之資，下焉不能爲一身之地。抗塵走俗垂二十年，號寒啼饑餘三百指。計時仰祿，若旱望雲。況當員多闕少之時，而在雁集鳬飛之數，上紆存記，曲徇僥求。陋如之何，敢有居夷之嘆？時乎爲養，固難擇地而安。茲蓋伏遇某官師表百僚，甄陶萬類。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功未嘗言；義負偃植各安所施，才無或棄。致茲寒遠，亦預甄收。趨名利於市朝，誠非得計；行忠信於蠻貊，尚蓋罔功。《竹洲集》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九，《粵西文載》卷五五。

### 謝南軒舉狀啓

居官亡狀，方遭誣謗之深；當路誤知，反有薦揚之寵。退自循省，積有驚皇。惟士夫出人之門，

有女子從夫之義。必得其人，必得其正；乃不失禮，乃不失身。故上之舉下固豈容輕，而下之從上尤不可苟。如某者衰遲末路，憂患餘生。饑寒逼人，未免祿仕；疏直忤物，累速悔尤。自知無以取知於時，世亦莫肯有憐之者。資章甫而適粵，已甘爲無用之人；負耒耜而之滕，久欲爲歸耕之計。不圖流落，乃托照臨。迨此一年，固多罪矣；繩以三尺，其可逃乎？況城府無自衛之謀，而山川有至險之勢。橫逆猶是，必不仁必不忠；譖愬不行，可謂明可謂遠。復私公舉，猥辱名言。茲蓋某官命世真儒，濟時良弼。當今之世，舍孟子而其誰？以覺斯民，宜伊尹之自任。謂報國莫先得士，而觀過可以知仁。自媿妄庸，有幸獎拔。某敢不益堅素守，祇服誨詞？誓全節於始終，是爲報知己之賜；敢呈身以僥倖，而重辱我師之門？《竹洲集》卷四。

### 與桂帥張南軒啓

大纛高牙，想制閩威容之盛；屬鞬戎服，望轅門兵衛之嚴。欣悸交懷，夙宵假寐。某官淵源聖學，師表儒林。惟有之是以似之，太戊贊於伊陟；在賢者識其大者，孔子傳之孟軻。凡開物成務之殊功，皆養氣存誠之餘事。用能弘濟於艱難之日，而雍容於進退之間。雖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然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徒以交廣要衝，朝廷最遠。蠻貊賴威懷之略，兵民須鎮撫之宜。官守恃遠而或媿，邊防循習而或弛。允資興望，肅付戎昭。宅南交，秩南訛，姑重義和之命；覺斯民，以斯道，況當堯



舜之時！我公其歸，天子有詔。某州縣下列，庠序陳人。章句誦習之雖勤，塵埃奔走之亦久。下焉退不能爲一身之計，上焉進不能取當世之資。嗟壯志之幾何，已鄰衰境；抗塵容之若此，敢意榮途？顧以罪戾之餘，宜寘蠻荒之表。故雖遠戍，敢嘆遐遺？不圖流落之餘，獲托照臨之下。以身受察，引領自歸。雖仰視墮水之鳶，不堪上霧；幸南飛遶樹之鵲，未嘆無枝。《竹洲集》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六七，《粵西文載》卷五五，《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 賀汪直閣知九江啓

榮膺新命，寵借舊勛。上流冠蓋之衝，外分於憂寄；東壁圖書之府，內列於清班。用卜眷知，實階嚴近。伏惟某官文章發於賢業，忠義結於主知。五馬渡江，嘗感會風雲之際；四蛇入宇，乃流落江湖之間。茂隆資望之崇，進被褒陞之寵。會遠分於符竹，爰入覲於宸旒。久不見賈生，已躋榮於前席；復以爲馮翊，蓋將試之治民。用陞延閣之華，增重專城之貴。惟險阻艱難備嘗之久，而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某久托餘輝，彌增善頌。大丈夫官至刺史，亦足榮矣，方欣千騎之迎；卿儒者宜謀廟堂，反在此邪，即聽三公之入。《竹洲集》卷五。

## 代賀張魏公除樞密使督軍啓

光膺策命，進長樞臣。兼太公九伯之征，督安石諸軍之事。士氣百倍，輿論一新。某官命世奇才，應期碩輔。盡護諸將，威名素震於華夷；再造皇家，勛烈獨高於今古。屬太上兼南北之愛，而宗臣更内外之除。二紀山林，益係四方之望；同時將相，獨遺一老之尊。蓋天心有悔禍之期，留人傑爲興王之用。果亟還於湖海，遂專付於江淮。人心恃爲長城，國勢重於大呂。將成功於不世，復出命於非常。會群后以徂征，當無待七旬之格；至太原而薄伐，期立成六月之功。某頃守留司，深虞邊瑣。頗豐府庫，以備師徒。逮茲幕府之開，乃在海隅之遠。莫預功名之會，徒深傾屬之私。羽檄交馳，籌惟良勩。願謹饗飧之節，永孚家國之休。《竹洲集》卷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一六，《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 上明州僉判許狀元啓

起徒步之諸生，甫驅馳於黃綬；受約束於下執，幸托附於青雲。夫何么麼之蹤，有此遭逢之幸！輒憑尺牘，祇布寸心。某官學問窮六經之源，文章發千古之秘。日昱乎晝，雖奴隸亦知其明；嶽峻於天，固丘陵不得而學。果復世科之舊，允符時論之公。雖子儀專再造之功，容有齊名之將；然管仲受

下卿之禮，不妨一正之功。固宜立致於要津，況已結知於當宁。韓愈佐董公之府，姑借重於幕中；賈生深宣室之思，即對揚於夜半。某下同職官。退而省其私，何以善其後？幸晚生之末學，親當代之偉人。雖小巫之於大巫，固已望風而伏；然後覺之於先覺，寧無附翼之誠！《竹洲集》卷五。

### 謝李鹽使舉治狀啓

居官無狀，方遭誣謗之深；當路誤知，反有薦揚之寵。人非木石，恩重丘山。伏念某家故甚微，才惟至陋。學焉不適當世之用，文止於應有司之求。老歲月於蠶鹽，迨逾十載；疲精神於綴緝，亦既半生。頃辭獨冷之除，蓋爲號寒之迫。以書生狷介之習，當前人廢弛之餘。巧吏舞文，豪族犯法。獨奮一己之見，橫當百敝之衝。雖職守之粗脩，而怨仇之深嫉。云云。今則獄訟稍希，財賦粗足。市井以通商賈之有無者粗備，衢道以便舟車之往來者粗修，官舍以待使客者粗安，學校以養士子者粗飾。故譽而舉之者或有之矣，然誣而謗之者抑又甚焉。方造作於語言，以震駭於聞聽。雖慈母之於孝子，尚疑三至之言；豈蟠木之無先容，而爲萬乘之器？忽被褒嘉之及，莫知僥倖之因。憐某田野之起家，故許以近民之平易；憐某簞簋之粗飾，故嘉其述職之廉勤。至讀誨章，有少助孤立之語；更加延譽，致一時列薦之榮。不惟沉痛之獲伸，且喜公道之終在。殊恩難報，危涕自零。茲蓋伏遇某官直節聳於朝端，廣問施於天下。揚清激濁，辯是與非。使強健之吏獲全，而告訐之風稍息。豈獨塵冗下吏之爲

幸，實衣冠善類之焉依。某敢不祇服名言，益堅素志，敢容心於明陟，以上累薦士之公；誓全節於始終，是爲報知己之賜。《竹洲集》卷五。

### 賀范至能自廣帥鎮蜀啓

光膺宸綍，肅鎮坤維，伏惟慶慰。某官以經天緯地之文，輔開物成務之略。奇偉挺特，人固不可及者；艱難險阻，天蓋有以相之。用能雍容於進退之間，而勤勞于中外之務。入爲從官，出爲牧守，視香山之有何羨焉；北踰無棣，南踰穆陵，雖錫履之征不至此。而況德威之所震疊，戎索之所懷柔。龍媒徠西極之良，銅柱謹伏波之約。既勛名之益著，且歲序之屢更。宅南交，秩南訛，可謂遠也已矣；既得隴，復得蜀，安能久居此乎？衮衣其歸，天子有詔。某云云。猥緣罪戾之餘，宜置蠻荒之表。故雖遠戍，敢嘆遐遺！荆州逾望於登樓，嚴道忽聞於叱馭。南飛遶樹，不勝三匝之悲；中流失船，更賴一壺之賜。《竹洲集》卷五。

### 上憲使啓

某官德懋老成，氣涵剛大。凡開物成務之實用，皆正心誠意之餘功。肆能雍容於進退之間，而勤

勞于中外之寄。郎闈入直，增列宿之光輝；使節更持，峻外臺之風采。有來命世之傑，以徯熙天之功。徒以交廣要衝，朝廷最遠。民之冤抑或不上達，獄之枝蔓或至繁興。官吏恃遠而或媮，文法循習而或玩。疇咨明允，用付平反。資經術之決疑，以德威而肅下。惟召伯教明于南國，必也使無訟乎；然望之意在于本朝，安能久居此也！《竹洲集》卷五。

### 賀金少卿啓

輟司邦禁，進領宗盟。方囹圄空虛，已洽好生之德；而本支千億，茂昭惇叙之恩。宜我老成，妙膺簡在。某官彌文飾治，盛德範時。正色立朝，夙著忠嘉之望；安貧守節，久高恬退之風。伯夷直哉，惟清，叔度淵乎似道。頃將使指，入領廷評。甫臻三載之成，靡有一人之獄。璽書加寵，已示深知；玉牒陞榮，益彰優遇。雖入趨表著，尚仍惟月之清班；然伏讀訓詞，可卜匪朝之大用。某久承德芘，深切頌誠。汲黯在朝，寧有積薪之嘆？富平入侍，即膺簪筆之榮。暑令清和，朝端優裕。冀慎鼎茵之節，以承冕旒之休。《竹洲集》卷六。

## 代洪守賀陳殿院啓

天眷申隆，臺端進貳。言路慶得人之盛，仕途欣直道之行。恭惟某官迪德中和，養氣剛大。孫卿子之學，入乎耳而著乎心；韓退之之文，宏其中而肆其外。自振起於南省，已結知於北辰。躋榮棲鳳之居，借重集烏之府。付柱後惠文之事，益著休稱；果殿中供奉之班，光膺進擢。益櫺一臺之正，即陞二府之尊。某叨守郡符，阻趨賓庠。鴈行接武，方看袞袞之登；燕厦傾心，輒貢區區之喜。《竹洲集》卷六。

## 通信守徐侍郎啓

備官澤國，尚遠及瓜；攝吏泉臺，將欣斂板。三釜有及親之幸，二天期獨我之憐。輒輸悃悃之私，仰布起居之問。某官彌文華國，厚望端朝。德義可尊，發強剛毅足有立也；名位至重，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自摧偃月之堂，薦擢昂霄之榦。紫荷奉橐，皂蓋分符。本末源流，足國任貨財之計；中和宣布，鄰邦傳樂職之詩。雖壽王久厭於承明，而汲直宜居於禁闥。積中外踐揚之望，爲左右輔弼之儲。伏念某頃起閭閻，叨居庠序。大小殆逾於百戰，往來幾閱於十年。月積毫釐之勤，歲有尺寸之

進。偶上舍占一優之等，復南宮居十子之間。一命青衫，僅脫齏鹽之苦；雙親白髮，顧艱菽水之差。適鐘官鼓鑄之司，廣幕吏分臨之職。尚稽除授，猥使攝承。雖曰時乎爲貧，安能久居此也；若乃食焉而避，獨不媿於心乎！幸今所攝之司，乃獲焉依之地，儻有錙銖之效，少酬升斗之傭。登荊州之樓，敢言非於吾土？促晉公之駕，恐即覲於神京。《竹洲集》卷六。

### 謝洪徽州差權局啓

誠切望霓，冬十二月至於七月；去年十二月嘗以權局干之，至是年七月始有報。幸深披露，人皆一天我獨二天。感歎何窮，省循知愧。伏念某頃由學校，進列衣冠。涉獵不醇，深愧賈生之學；浮虛寡用，益慚楊綰之譏。苟區區升斗之是營，則碌碌尋常之曷進！分甘遠闕，歸理陳編。田百畝而勿奪其時，幸給晨昏之養；學三年而不至於穀，未忘夙夜之厘。豈期四壁之窮，忽睹兩幡之盛！夤緣進見，薦辱眷憐。攝趙德於海陽，雖文拘於三尺；洪令攝城下尉，以新文罷。置賈生於門下，已幸遇於一時。茲蓋某官治最列城，思深前席。問羊而知牛之價，豈惟察物以窮姦？過冀而空馬之羣，更欲拔尤而厲俗。猥私謏薄，特賜甄收。登王粲之樓，况復歸於吾土；促吳公之駕，恐即覲於神京。《竹洲集》卷六。

# 全宋文卷四九六七

吳 儆 四

## 賀金丈除給事啓

宸章進寵，夕拜陞榮。增重朝廷，均歡寰海。某官器博而用遠，實大而聲宏。雅望三朝，仰止天民之先覺；清名一代，凜然松柏之後凋。頃從靜退之中，進歷高華之選。薦持從橐，入侍經帷。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深結聖神之眷，擢司封駁之公。歷觀昭代之前除，遠攷本朝之故事，凡瑣闥論思之任，皆廟堂弼亮之除。民所具瞻，政將焉往。某久依大庇，欣睹殊榮。脩贊喜之恭，阻趨風於幕履；上得賢之頌，俟正位於阿衡。《竹洲集》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七九。



## 上錢通判啓

籍聲名於諸公間，久仰宗工之望；受約束於下執事，行居屬吏之陳。夫何么麼之蹤，有此遭逢之幸！輒憑尺牘，祇布寸心。恭惟某官育粹慶源，資深學海。千仞應覽輝之瑞，九磬揚間代之音。文雅風流，仰故家之遺範；聲猷治行，爲當代之偉人。雖更揚踐之多，益峻老成之望。相周昌於諸侯之國，寧無留滯之嘆；佑田叔於在廷之臣，行襲褒陞之寵。某受才無取，托勢最孤。少起閭閻，險阻艱難，已備嘗於萬狀；長游庠序，嶽嶽歷落，爲可笑之畸人。齏鹽幾閱於一終，鉛槧殆逾於百戰。歷三舍南宮之選，僅叨桂籍之名；餘五年下里之居，甫逮瓜時之戍。顧以布韋之餘習，而居簞楚之後陳。仕路之多艱，官箴之可畏，雖三釜喜及親之近，而一行憂作吏之難。托一枝於深林，幸有依歸之地；開萬間之廣廈，更資蒙茆之私。《竹洲集》卷六。

## 謝洪徽州撰休寧縣學記并書啓

木鐸振文，已新群聽；銀鈎備法，更偉遐觀。凡與承學之流，實佩宣風之賜。切以十室之間必有學，蓋黨庠術序之遺；凡學之立皆可書，實《魯頌》類宮之意。苟學之不講，則德之不修；而言之不

文，亦行之不遠。惟休寧右儒之化，自潁川筮仕之初。載新翼宇之卑，用振文風之陋。衡湘爲進士，皆以子厚爲師；齊魯言《春秋》，悉本胡毋之說。積二紀漸磨之久，號一時人物之蕃。伐石冶金，未  
有無窮之託；思人愛樹，空懷勿剪之心。豈期名世之賢，乃假陋邦之守。爰摳衣而願紀，蒙泚筆以頌  
成。炳若丹青，既不渝於悠久；寫之琬琰，當有補於將來。茲蓋某官道德高古人，言語妙天下。聲蜚  
實茂，豈碌碌瑣瑣餘子之爲；事信辭嚴，得是是非非聖人之意。坐令窮僻，寶此瑰奇。奉以周旋，敢  
怠書紳之戒？更相告語，庶消珥筆之風。《竹洲集》卷六。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二，弘治《徽州府志》卷  
一一。

### 賀施僉樞啓

寵贊重兵，晉參大政，真儒獲用，吾道有光。伏惟某官學通天人，名垂宇宙。安時居易，休休然  
如有容焉；動容周旋，溫溫乎和可知也。踐揚藩府，善政流聞；羽儀天朝，貴名日起。職文學五載于  
此，極儒者一時之榮。其教可知，蓋踈通知遠深於書者；必聞其政，由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方今天  
下，雖號無事之時；而我國家，尤謹不虞之備。蓋內寧必有外侮，雖聖人莫能去兵。先近悅然後遠  
來，惟仁者可以無敵。惟公懋德，爲國遠圖。兼收文武之才，益明軍國之政。當使樞機周密，同神  
爵、五鳳之時；道德安強，增大呂、九鼎之勢。上方注意而未艾，公亦有辭於無窮。某農疇餘生，桑

榆晚景。久偷安於散地，已絕望於榮途。傳聞顯策之頒，踴躍大鈞之播。蓋老驥雖伏櫪，壯心猶在於莫年；而聖世無錮人，幸會親逢於今日。雞犬寧忘於仙去，蓋帷詎忍於遐遺！綆持千尋之長，或垂仁於當路；身在三途之險，惟仰望而呼天。《竹洲集》卷六。

### 上史樞密啓

質經義之疑，嘗接諸生於館下；備賊曹之警，復依萬石之里中。夫何么麼之資，有此夤緣之幸！輒輸愚悃，仰瀆威嚴。恭惟某官德備而知周，器博而用遠。學優聖域，溢爲翰墨之光；名冠英躋，積此縉紳之望。頃繇學省，進涉諫垣。朝夕論思，入侍金華之重；夙夜有密，亟躋右府之尊。方優渥之浸隆，於激流而勇退。雖久安於綠野，實係望於蒼生。北斗魁一星曰天樞，昔已光於天象；豕宰統百官掌邦治，行即慰於民瞻。用攄久大之圖，式究太平之業。《竹洲集》卷六。

### 賀洪樞密除參政啓

揆路參華，樞庭冠寵。寬九重當饋之嘆於側席之久，慰四海具瞻之望於虛位之時。日月光華，風雲感會。某官望高降嶽，道備經邦。以覺斯民，宜伊尹之自任；當今之世，舍孟子而其誰！晉參大

政，益隆茂績。疆場俾入，年穀用成。肆兼軍國之容，久佩安危之寄。上意可見，輿情允歸。夙夜基命，單厥心，已底無虞之盛；朝夕納誨，輔台德，益隆不拔之基。履茲覆載之間，永被安樂之福。某登門滋久，賀慶惟深。綆持千尋之長，況當路有垂仁之望；身在三塗之阻，惟呼天幾拯己之私。《竹洲集》卷六。

## 謝鄭憲舉狀

備藩維之佐，無最課之可書；乏左右之容，忽剡章之誤及。退自循省，積有驚惶。惟士夫出入之門，有女子從夫之義。必得其人，必得其正，乃不失禮，乃不失身。故上之舉下，固豈容輕；而下之求上，尤不可苟。如某者，衰遲末路，憂患餘生。念平生章句誦習之雖勤，與曩日庠序齏鹽之既久。下焉不能爲一身之計，上焉不能取當世之資。號寒啼饑，踰三百指，抗塵走俗垂二十年。自量無以取知於時，世亦莫有肯憐之者。章甫適粵，已甘爲無用之人；扁舟去吳，姑欲爲自全之計。不圖流落，乃托照臨。迨此一年，固多罪矣；繩以三尺，其可逃乎！獨仰賴於優容，每曲垂於覆露。復私公舉，猥辱名言。茲蓋某官四海儒宗，一時雋老。立朝大節，一人所深知；天下所共知；嫉惡剛腸，君子之大幸；小人之不幸。激流清濁之黨，廉立貪懦之風。自顧妄庸，有幸獎拔。某敢不益堅素守，師服誨詞，誓全節於始終，是爲報知己之賜；敢呈身以僥倖，而重辱我師之門？《竹洲集》卷六。

## 上明州制置啓

西清進直，東國啓藩。總節制於十連，懔威靈於萬里。況叨屬吏，尤劇傾心。某官德茂老成，氣養剛大。兼全數器，經綸自得於胸中；博極群書，糟粕不專於紙上。蚤繇州縣，自結冕旒。擁使節於王畿，冠諸道光華之選；分守符於天府，高一時彈治之聲。薦擢貳於版曹，實仰成於心計。裕民足國，息費養兵。不辭衆怨之歸，出慮群賢之表。卓有凝績，益大隆名。倚巖陛之登庸，適海邦之謀帥。路車乘馬，暫勞申伯之於宣；成國夏墟，即慶晉公之入覲。某單孤末緒，佔畢寒生。游膠庠幾閱於一終，懷鉛槧殆逾於百戰。偶上舍占一優之等，復南宮居十子之間。薦獲齒於簪纓，浸服勞於筆楚。不圖幸會，獲出照臨。負弩矢以前驅，預切趨風之喜；褰車帷而問俗，即諧披露之私。《竹洲集》

卷六。

## 代王侍郎通揚漕啓

督府備員，嘗陪入幕；晚途起廢，復貳乘輅。仰德宇以焉依，附愚衷而若厲。某官忠貫日月，名震華夷。修玉帛於兵革之交，動金石以精誠之異。大節若此，《詩》、《書》所稱何以加？厥功茂焉，

蘇、張之使其猶劣。雖中外踐揚之既久，而忠勞勸獎之未崇。方賢智不足之時，正睿聖有爲之日。闕山待節，姑借重於漕臺；魏闕流恩，即躋榮於禁路。某數奇寡偶，屢試罔功。嗟壯志之幾何，已鄰衰境；念辜恩之若此，敢意榮途？猶欣覆轍之餘，得托後乘之末。惟大匠之規矩，當務持循；而一時之英豪，且期親附。《竹洲集》卷六。

### 與漕使啓

持斧繡衣，想漢使威容之盛；屬韃戎服，望周原旌節之華。欣悸交懷，夙宵假寐。輒輸危悃，仰瀆高明。某官學總百家，才高一世。筆精墨妙，揚巨刃以摩天；雪白蘭薰，藹貴名之起日。有來命世之傑，以俟熙天之功。朝廷以交廣之衝，夷夏所屬。允資心計之良，肅領膚使之重。錢流地上，已寬南夏之憂；人自日邊，行拜申宸之寵。《竹洲集》卷六。

### 賀洪景伯除中書舍人啓

西垣進直，地分兩制之華；北省躋榮，權峻六曹之押。肆號令文章之煥發，知朝廷政事之修明。某官學極群書，身兼數器。筆精墨妙，揚巨刃以摩天；雪白蘭薰，藹貴名之起日。自振淹於湖海，益

騰望於縉紳。分兩郡之符，最治平於天下；給六軍之餉，專屬任於關中。薦更禁路之華，進極儒林之選。禮樂正奉常之舊，老生意未能言；絲綸傳內相之詞，他學士筆不得下。有來命世之傑，以熙熙天之功。屬邊鎮之未寧，正國家之多事。外應軍書之急，內敷德意之深。豈惟播告修明，鼓四海奮忠之氣；必且討論獻納，善一時厭難之謀。北極運樞，中臺當軸。即聽路朝之誕告，允孚寰海之具瞻。某久預登門，居深賀厦。身墜三途之阻，日仰望而呼天；綆持千尋之長，或垂仁於當路。《竹洲集》卷六。

## 安仁交代啓

傾蓋相從，方嘗披睹；及瓜請代，乃獲交承。自惟奇蹇之蹤，有此遭逢之幸。某官天潢流派，聖域窮源。自振韋布之中，不爲紈綺之習。粲花論上，擅一時翰墨之場；淡墨名中，高列聖神明之冑。屬公朝之核實，試遠業以近民。乃屈宏才，來臨小邑。雖士夫有淹才之嘆，然吏民實幸公之來。不謂妄庸，遂資成就。伏念某受才無取，涉世最迂。頃辭獨冷之官，實爲號寒之迫。以書生狷介之習，當前人廢弛之餘。巧吏侮文，豪族犯法。獨奮一己之見，橫當百敝之衝。今則獄訟粗平，財賦粗理。市井以通商賈之有無者粗足，館舍以待使客之往來者粗安；學校以養士子者粗修，塗巷以安車馬者粗飾。譽而舉之者容或有矣，謗而誣之者抑又甚焉。已試罔功，舊政無告於新政；旁觀已久，後車可戒。

於前車。《竹洲集》卷六。

## 答雷州馮守啓

去中州而入粵，叨半刺以乘邊。曾修問之未遑，辱詒書之先及。眷存至矣，循省惕然。伏念某憂患餘生，棲遲末路。念曩日庠序蠶鹽之久，與平生章句誦習之勤。上焉無以取當世之資，下焉不能爲一身之計。抗塵走俗垂二十年，號寒啼饑踰三百指。計時仰祿，若早望雲。陋如之何，敢有居夷之嘆？時乎爲養，固難擇地而安。不圖流落之餘，獲托仁賢之後。風流固在，超軼難追。某官學總百家，才高一世。千仞應覽輝之瑞，九磬揚間代之音。掉鞅英躔，飄飄有凌雲之氣；蜚英榮路，赫赫乎逐日以新。分風月於南交，出絲綸於北闕。大丈夫官至刺史，亦足爲榮；卿儒者宜在廟堂，何乃居此！即被十行之札，歸奉萬年之觴。朱夏應時，黃堂多暇。願謹饗飧之節，永孚家國之休。《竹洲集》卷六。

## 送范石湖序

吳郡范至能爲戶曹新安三年，州三易將。始安撫李公，剛毅有大度，爲郡以嚴稱，人視之肅然者



也。李公既遷，繼以檢詳潘公，仁厚樂易號長者，然謹繩墨，不可撓以非法。最後秘書洪公，有文章，名最高，又方以政事稱一時。三公所趣不同，而至能事之，輒見引重。同時幕府屬邑之吏，皆推其能，莫與抗，老姦吏視新進士如兒女子，侮慢且持之者，皆縛手屏迹，不敢弄以事。至能之才，用之天下不患不及，仕不患不達。然僕聞之，才者德之病也，名者身之災也。莊生有言曰：「虎豹之文來畋，執爨之狗來籍。」近世功名福祿如韓魏公亦鮮儷矣，其言有曰：「用則可以成功，不用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至能，文正公之族孫，將世其家者，可無重乎！《竹洲集》卷一二。

### 送程少章遊兩淮序

少章與予生同歲，學同師，又相好也。少章少時工書，爲詩有佳句。中年偃蹇不得志，乃獨寓意於酒，浮沉閭里，漁樵爭席。然其瀟灑出塵之趣，猶時時見於沉酣放逸之餘，蓋世之知者實少而予獨知之。每與之飲，至連日夜不已。平時易視少章者，往往從旁竊怪，而少章亦獨與予言莫逆。少章既與世寡合，而其家益貧，將就食大江之北。予方廢棄於時，坐視其窮而不能救也，於其行爲之太息而已。兩淮士夫遇與予契舊相知者，試持予言往見之，其不相知，雖契且舊，勿見焉可也。《竹洲集》卷

## 送詹景陽序

桐川詹景陽從予山中，歲終以父命辭歸，予不能留也。與之班荆於野而別，因指山木而問之曰：子亦知夫後歲寒而獨彫者歟？隆冬之月，天地肅殺，震風之所摧，繁霜之所敗，向之蔥蔚勃興而交陰者，固已蕭條零亂，塵積而枿立矣。顧獨蒼然而不變，凌厲而愈茂者何邪？世謂草木有才良而性燠者，不彫且能寒，以予考之不然。草木未有不易葉，而性之燠者不皆能寒。大抵發生於春若春之初者，至秋冬必瘁。其閱四時而後易者，皆發生於春之末若夏之初者也。予嘗以是考之，唐人有云：「速登者疾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然則景陽無以齒壯而名未遂，親老而祿未及自感且自棄也。

《竹洲集》卷一一。

## 送宗人遊術序

宗人吳壽祥家故富，少時其祖父教之讀書甚篤，壽祥亦敏悟可喜，蓋嘗期之以不墜門戶者。頃之，予寓上庠，十年而後歸，壽祥之祖已不幸物故，壽祥亦廢學逐食，日不給。間與語，乃獨好言人之貧賤富貴、利不利、日後當然。予初不甚樂之，既而其言往往多合，因質以五行變化，吉凶禍福，

交錯倚伏，理之所不可知，術家之所難言者，輒能條析其所以然。予不能窮其辭，易其好也。一日過予，自言欲以其術售四方。予謂世之鬻是者，其學之專且久未必能過子也，然所以用之顧自有術。進趨辯說，假借聲勢，以遊富貴之家；采聽記錄，互相間諜，以幸萬一之中；微詞泛論，操持兩可，鉤人隱微於目睫言動之間。其勤且精若此猶不售，今子俚容垢貌，言不能出諸口，而欲以是求知於人，難矣。雖然，亦豈無知者，自視子之命，無枉子之術而已。《竹洲集》卷一二。

## 送陳守入覲序

尚書陳公守新安之二年，將入覲。郡六邑二十萬家，若吏若民若士君子，莫不咨嗟太息，思公之德而惜其去。先是，新安地瘠賦重，其民之生甚瘡，而畏法令，奉公上甚謹。比年守將以其斂之之易而不知其輸之之艱也，斂益暴，期會益急，所賦帛必極厚且重，以獨先諸郡爲能。盡機杼之巧所不能，致中產之民破業不足以輸，貧民避賦流離轉徙且十五。愁嘆之聲聞於朝廷，主上爲之惻然，詔歲減所輸帛六之一。而公適來，上體聖天子所以哀此下民之意，爲之中制，使上足以備國之用，下不至於窮民之力。主賦吏循歲例，懼以不及致罪，且累公。公以身任責，行之二年，朝廷初不責其過制，民以是稍獲安集。又新安歲所賦粟於郡，常用有餘數，前此利其大有餘也，益納以大斛<sup>二</sup>，吏緣爲姦，民所輸費率二石而致一石。公至，量郡所用，推以予民，且日戒給受吏無得踰制巧取，由是六邑

二十萬家，人人皆被公之賜，其小人知所愛而其君子知所敬，庶幾自是而後，君是邦者皆知奉上德意，賦斂有常，民不重病，蓋自公始也。某世農民，又方以奉祠居里中，邦人之情目所睹也，故書之無媿詞。《竹洲集》卷一二。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一八。

〔二〕斛：原作「及」，據《新安文獻志》改。

## 送曹守序

新安在唐號富州，致本朝爲江浙窮陋處。自楊行密盜據江淮，以其愛將陶雅守新安，雅竭民之力以濟行密之虐，至今無爲上言之者，故新安之賦視天下爲獨重。時和歲豐，民無遺力，地無遺利，歉歉然僅自足。一遇水旱，强者起爲盜賊，弱者散而之四方，抑勢使之，自昔而然，非一日之積也。淳熙七年秋，尚書郎曹侯適來典城，歲大旱。其明年大水，復大旱，公私掃地赤立，饑民嗷嗷，朝不夕謀。郡內有兵吏之須，外有流亡盜賊之虞，實彼則此困，左支則右仆。侯講求古今救災之政而力行之，凡可以利於民者，無所不用其至。早夜憊心，力不少懈，至髮爲變白。當此之時，使天下之賢且智者而處於此，豈能復出他技奇計，以致富庶？然侯竟以是被劾去郡。平時饑民家至戶到，仰食於侯而不知以爲恩，富民安居樂業而不知以爲功，士大夫持異論間不合者，至是始皇皇然憂其繼之之難而

德侯之賜。其君子相顧而失色，小人環聚而注目，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矣。昔何武居官無赫赫之名，既去而人思之。《詩》不云乎：「民言至公，不可誣也。」《竹洲集》卷一二。

### 尚書宋公山居三十韻序

新安郡治與其所屬邑，皆憑山瞰江，映帶林壑。山皆秀拔奇偉，多佳木，蔥蒨蕃蔚，貫四時而不變。江流激洌，紆餘澄清，與山相稱。士大夫生於其間而立於朝者，多自諫坡御史府以進至於卿相，立功名，著風節，視通都大邑無愧，或過之。然率多貧多難，或寓他郡，不能殖生業，飾遊觀，爲歸老故鄉之計。尚書宋公，當塗人，世宦於新安，樂其山川之勝而家焉。郡治之北有山，磐礴而南，與西北山川相爲賓主。奇峰遠岫，蒼顏秀色，羅列於几席之上；平沙漫流，風檣煙艇，出沒於履舄之下。遠近隱見，朝暮晦冥，雖巧繪妙言語者莫能窮其狀，盡其變也。山之麓有石有泉，有昂霄聳壑，千章之木，萬竿之竹，名花雜果，綜錯其間。公夷荒斷險，結屋於西，崇堂傑閣，吞吐風月，紅軒碧甃，照映闐闐。既足以稱江山之麗，又依石之奇壯而層出者爲巖，疏泉之餘委爲池，因茂林之可芘，修竹之可逕，華實纖妍之可玩，高下夷險之異趣者，爲堂爲亭，爲臺爲榭，爲齋房，爲射圃，布置設施，曲折窈窕，雖窮足力不能徧也。某嘗從公舉大白於雲端，歌金縷於木末，公出其所賦《山居三十韻》命某屬和，某不能爲詩而爲之序。公自紹興中入朝爲省府，其所建置規畫，後之能者不能易。退

居三十餘年，今年七十餘，康強如五十許人。步上下山如飛，尊酒笑談，窮晝夜不倦。日從賓客按絲竹，以與景物相周旋，雖承平盛時仕通顯享安榮者不能過，南渡士夫所罕及也。《竹洲集》卷一二。

### 棣華小錄序

一飲一啄，昔人謂之前定。群居而論德，尚齒而尊賢，相與周旋揖遜，祇肅怡愉，終歲於荒野敗屋之間而不厭者，雖以類合，亦有夙契。紹興乙亥，子吳子自虞庠謁告歸於家，邑之士以治經術、作文章從予遊者數十人。譬諸草木，吾臭味也。然人生天地間，如賓鴻客燕，窮達聚散，何可常也？異時汾陰河南，從宦於四方之遠，江東渭北，相望於千里之外，在位彈冠之興，樽酒論文之思，將於此乎取之。《小錄》所以作也。《竹洲集》卷一二。

### 讀羅郢州小飛來記

物之顯晦，常係乎其所寓。靈隱飛來，寓於國門之外，且憑附浮屠氏之宮，清泉佳木，危亭曲檻，相與映帶藩飾之。都人士女，歲時游集於其上，兩宮萬乘，數嘗臨幸，故其名稱流聞，勢望崇重，然非泉石本志。而此飛來，乃幸遇於崇山復嶺之間，雖人力所不至，而天趣益高。嵐光水色，自

媚於幽閒之境。樵蘇之所狎，鳬鷗之所馴，而華軒駟馬之所不顧。獨高人勝士時一過之，爲之倚徙踟躕，不忍舍去。此如避世有道之士，絕類離羣，不可得而疏，舍者爭席，不可得而親，以此視彼，猶爲獨得其所。使泉石有知，則爲彼飛來者當自恨其所寓非所宜，而此飛來可以自全其天，安其所，無羨於彼，無歉於此，鵬鷖大小、鳬鶴短長，可兩忘也。《竹洲集》卷一四。

### 題五峰先生知言卷末

右五峰先生《知言》一書，傳於世實甚久。凡後學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而吾鄉學者或未見焉。某受此書於南軒先生，謹誦諸同志汪伯虞鋟木以廣其傳。異時吾黨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者，有才有智而可與立事者，有剛正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過者，皆知以此道爲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守河內，則庶幾乎知所稅駕。不然，吾懼其終身之無所歸也。《竹洲集》卷一四。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二。

### 題陳氏雪溪

仕宦如登山，足益高，所見益奇，要之復反平地然後爲安。雪溪平生仕宦無登危涉險之勞，而享

其所安者餘三十年，雖志得而道行，官超而名顯，視公所得孰寡孰多？而世之士大夫終不能以此易彼，至於終老且死而不能一日安其身。噫！死而可作，非斯人吾誰與歸？《竹洲集》卷一四。

### 讀曹氏世濟錄書其後

諫議、中舍父子大節著天下，名字在史官，學士大夫往往多能言之。集中所載如喻良能之序，謂封州以身堅守似睢陽，罵賊不屈似常山，不辱家世似魯公，庶幾善論人物者。黃泊之誌，謂「以死捍賊，稱其先人之業，使天下歎息。秉史筆者生勁辭，爲將臣者厲壯節，畏懦圖全者不敢視日月。嘗推薦者曰：『我善知人。』爲之友者曰：『我善交賢。』姻黨里閭，皆有好面目盛辭氣以自持，垂名若金壁，節行如古人，至此不其偉歟！」其辭慷慨悲壯，足以激忠義之氣。劉彝書公與妻子訣曰：「吾爲人臣，當留守城，汝爲人後，當去避賊。」蓋方危難迫悚之際，而能於忠孝之道曲全如此，非深於學而安於義不能也。元厚之詩叙其事簡而盡，嚴而有法，其次章曰：「轉戰譙門日再晡，空弮猶自冒戈殳。身垂虎口方堅坐，命棄鴻毛更疾呼。柱上杲卿餘斷節，袴間杵臼得遺孤。」予三復其言，至於流涕。《竹洲集》卷一四。



### 讀友于堂詩書其後

伍氏兄弟求予賦《友于堂》詩，予辭焉以不能。且諸公之詩已多，豈少予詩哉？雖然，予嘗聞之，兄弟天倫也，夫婦人合也，孝友天性也，利害之所在，人僞之所從起也。孟子有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今夫天倫之至親，嘗離於人合之間言，天性之至愛，常奪於人僞之滋長。君子之所存，存其天也。天之所存，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伍氏兄弟爲堂合處，而以「友于」名之，其所以自銘之者至矣。諸公爲賦詩，多知名士，時有奇句，讀之使人增手足之愛，其所以假寵於伍氏者亦多矣。敢問諸公，人皆有兄弟，何獨於伍氏焉深嘉而屢歎之？豈今之人失其所以爲人者衆，而謂伍氏爲賢邪？蓋嘗以人合之能敗天倫，人僞之能滅天性，爲天下之有兄弟者言之，使之無失其所以爲人者乎？伍氏誠賢，予不能盡知，獨以諸公之詩而知之。始伍氏見予，時有母氏之喪踰三年矣。予問其居閒無事，讀書當益富，今秋亦應舉否。伍自言母未葬，服未除。爲之感慨者久之。《竹洲集》卷一四。

# 全宋文卷四九六八

吳 儆 五

富國強兵策 并序

聖賢之將欲有爲也，必因夫民之所甚病與其所樂爲而後爲之，立法更制。民情之所未病，法雖善而不爲；民情之所欲爲，事雖難而必舉。禹因民之病於水也，故興天下之役以從事於八年之久，而天下不以爲擾。商鞅因民之樂於富且貴也，故驅舉國之人以從事於耕戰之勞，而秦人不以爲難。齊之管仲、越之范蠡，皆因民情之所甚病與其所樂爲而寓之於兵農之間，是以國富而民不病，兵強而敵不疑。今者天下之民，其所樂爲者莫大於水旱之有備，而其所甚病者，莫甚於盜賊之不時。因民之樂於有備而預爲儲蓄之具，因民之病於盜賊而教之戰陳之法，則國可富，兵可強，而民不病，敵不疑，則亦何憚而久不爲也！

## 富 國

漢文帝之時，匈奴和親，海內富庶，而晁錯之策猶欲募吏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贖罪。今以東南之力而當天下之費，以無事之時而爲有事之備，財計日殫，國力日困，而晁錯之策顧置之而不用，雖嘗用之而行之不得其術。天下之富民與士大夫之多藏厚積者，終莫肯出其有餘以應上之求。今某之策欲令內自天府，外至列郡，各置賑濟倉、準備庫，專以通判掌之。諸武臣合該奏薦而願奏異姓之親，官品未該免役人，乞免保正差役一次，官吏安置編羈人除贓罪外，願乞自便編配，乞還鄉，流罪以下乞贖罪者，各爲立一中制，令於所在州軍入納錢米，各以五分爲率。所在州軍結罪保明，備申戶部，戶部籍其所申之數備申朝廷取旨行下，特從所乞。歲終戶部要其所積行下提舉常平司，取見椿管實數如常平之法，不許州縣輒有移動。如遇水旱合行賑濟，及軍興餽餉合行借兌，則開其實數，申取朝廷指揮，行下提舉常平司支撥應副。如數年之間水旱不作，邊鄙不聳，所積錢米數目已多，則戶部檢實聞奏，陛下時發德音，放民田租，如漢文帝之時，實治世盛德事。蓋斂天下之財而還與天下共用之，如前所謂國富而民不病者，此其策也。

## 强 兵

三代之時，諸侯各自爲國，故兵制先於備內；後世天下一家，故兵制先於備外。今者外有强大之

敵，而內有鼠狗之盜，皆其所當備者，則兼二者而用之，誠今日所當務也。何者？強敵之爲患，官兵足以制之，而非民兵之所能備。至於盜賊之竊發，小者數十人，大者百千人，惟民兵足以制之，而官兵之強有時而不及。今之論者往往憚民兵之擾，而不恤盜賊之暴，此愚之所未喻也。天下之事，固有勞之而實以佚之，擾之而實以安之者。且如淮南之民，皆遷徙暴露之餘，耕田力作之役，非有多藏厚積如東南之民之富者，而兩淮強壯之法行之已久，雖遷徙暴露之民未嘗以爲擾者，正以逼近敵境，而盜賊竊發之變往往而作，是以家自爲備，人自爲戰，雖勞之而適以爲佚，擾之而適以爲安。今者江湖閩廣之間，強劫之盜數十爲羣者所在而是，掠取民財，污及婦女，民之惴恐甚於強敵。今若因民之所甚病，略倣兩淮強壯之法行之。江湖閩廣之間，選其有勇力伎藝者結爲隊伍，優給其家。器甲所資，飲食所給，大率令富者出財，智者出慮，壯者出力，重之以賞罰，行之以必信。遇有盜賊，更相關集，不以遠近，各率部伍，據險要，扼關津，狙便掩擊，毋得透逸，仍以賊所得之財以其半給部轄有功者、被創者。數年之後，習練已成，器甲亦備，舉天下之民皆可用之兵。天下無事，不惟可以備盜賊、安吾民而已，中原有變，則以官兵出征而以民兵居守，則內陵外侮之變可以潛消於冥冥之中。某前所謂兵強而敵不疑者，此其策也。《竹洲集》卷三。

芻言三篇 并序

天下之事有習於所見而察其情者，非必賢且智者而後能也。某家世故微，生長田里，其於民之利病蓋習見之矣。聞之曰：養生者防其疾，疾去而人自安，不必導引服餌而後壽也；養民者除其害，害去而民自遂，不必興利施惠而後可也。方今法令明具，民亦久安，顧所以疾而害之者未去爾，故書其欲治民者曰《芻言》。

縣 令

天下治安之日久矣，水旱不作，賦斂有常，而閭里之間猶有愁嘆之聲。寬恤之詔，史不絕書（二），而遐陬之民或不被上之澤。天下有治安之勢，而斯民不獲治安之福，此其故何也？古者天下之民止於事其君，故財之供於國者有常數，而力之用於上者有常時。今者天下之民所以屈身而事之者，非止於君而已也。蓋一邑之間，其上有長令，其下有吏之黠、民之豪且强者，皆其所從受令者也，故財之供於國者一而奪之者有三，力之用於上者一而困之者有三。此三人常以其權力爭而迭勝，而交病天子之民，蓋權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權在長令則長令得以爲私，權在黠吏則黠吏得以爲姦，權在豪民則豪民得以爲橫。天子以天下之民付之長令，而長令以其一邑之權與豪民、黠吏爭長而更爲之。凡所以使

民之不安其生而澤之不被於民者，皆此三人者之爲也。然長令之爲私，其害之及於民者雖大而易防，豪民之爲橫，其害之及於民者雖衆而易服，以其自顧惜之心猶重於胥吏也。胥吏者，終身於其間而其爲智也精，不愛於其身而其爲惡也果，故其害於民也甚深而難去。古之爲醫者，以其所甚毒而去其所甚病，以其所甚惡而制其所甚毒者，蓋有之矣。小人之爲惡，其勢足以相濟，而其力亦足以相勝。欲去黠吏之爲姦，莫若假豪民之權；欲去豪民之爲橫，莫若陰求其主名而默識之，以待其犯而重寘之法。借豪民以去黠吏，抑豪民以養平民，而一邑之權伸矣。雖然，豪民、黠吏既已摧伏，而爲長令者乃始縱橫放肆，惟所欲爲，而民之病益甚，然則宜奈何？曰：威不可暴，惠不欲褻，察其狡獪貪墨而敢爲不法者，小懲而大戒之，其庸懦而無能、循謹而寡過者，分其權以諉其佐，易其難而優其禮，使之無失於其名而無憾於見奪。甚至於不可已者，則亦有不得已焉，而無恤乎恩怨。如此而後，三者之害去矣。三者去而後，斯民乃始得以安其安而利其利。爲政之要，宜無先於此者矣。

### 黠吏

所謂借豪民以去黠吏者，致其自爭而吾不與之爭也。夫黠吏之爲姦，常起於上無所畏而下無所忌。爲之長者，其道不可以與之爭，非不可與之爭也。蓋小人之情，窮其變詐，而使之不能爲姦者難；陰有以制其心，使之不敢有所肆者，差可爲也。今夫州縣之間，獄訟之紛紜，賦財之交錯，旁出徑入，支離反覆，其變爲無窮而其端不可考，彼之爲姦者皆習焉而精其術，而爲之長或未

嘗更事也。以未嘗更事之寡而御習姦之衆，雖以臯陶之明、弘羊之計，未必能得其情而無失也。古之明者，雍容無爲，不役耳目，而黠吏之爲姦常有所顧忌而不敢發者，操其要而坐制之，未嘗與之爭也。蓋權利之在人，必有爭之者，爭而不已則其勢有所不便，而其力有所不給。扼其不便之勢而治其不給之力，此楚王之所以斃熊而秦人之所以撓六國也。且豪民之所以能爲豪者，必先有以制州縣之吏，州縣之吏惟其所制而後迫脅平民，惟其所欲，故黠吏者豪民之所必攻，而豪民者黠吏之所深忌也。豪民之於黠吏，生長於其鄉而習知其人，交結於其徒而默伺其短，其動靜之纖悉、欺蔽之隱微，爲豪民者日夜搜求採訪，而藉之以爲劫質之具。惟其有以相持，是以兩無所爭；惟其兩無所爭，是以相爲形勢而各得其欲。爲之上者苟於安靜，而不知其相濟以害民，相倚以生事之爲患也。何者？豪民、黠吏，其勢足以相勝，而其利莫大於相安，故此二人者不可不使之爭也。二人者相與交爭而不已，則其罪無所隱，而其姦不得肆。罪無所隱，姦不得肆，然後平民得以安居無事，而爲之上者可以雍容無爲而坐制之矣。

## 豪 民

《書》曰：「強弗友剛克。」又曰：「沉潛剛克。」夫剛以制強，聖人之所不能易也，而必貴於沉潛者何也？夫威之在天下，不可以人人而加之。必將人人而加之，則威玩而不肅，勢竭而不行，足以致怨而不足以爲畏。是以聖人養之以卑晦，時出而用之，以示其所可畏也。鷹隼之擊，必斂其翼；虎

豹之搏，必匿其形。天下之所可畏，莫大乎不可測也。使虎豹之勇，跳梁於郊原，鷹隼之鷙，終日翺翔而不知止，則鹿、豕、狐、兔得以爲計而無所忌矣。古之君子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惟出其所不意而震其所不及，是以威之而不暴，畏之而不怨，凜然常若有所臨而不敢自肆也。今夫豪民之爲橫，其多散於閭里，而其害徧於平民。世之有志者未嘗不欲舉其類而盡去之，而皆不得其所以去之之術，是以深者罪及於無辜，察者過失於生事，狂妄而不審者反以致怨而取敗。上之人患其爲害於民而官之不能制也，則使之籍其好訟而數犯法者重罪而遷徙之。其法非不善也，而未聞有以是罪而麗於是法者。夫小人之爲姦，其類何可以盡去，而其爲罪亦何可以籍按也？彼之武斷於其鄉者，株連蔓結，非一日之故。而其爲橫也，目指氣使，陰擠而陽善之，未嘗以身自名於官也。夫惟其類不可以盡去，而其罪不可以籍按，故曰去豪民之爲橫，莫若陰求主名而默識之，以待其犯而重寘之法也。古之爲兵者莫神於用謀，莫易於用聲，蓋非謀則無以得其情，而臨之以聲，所以使之自服也。天下之無威莫大乎可料，而威之所加莫患乎輕發。小人之有罪者，可開其恐懼自愛之心而不可使之不自安也，陰求其主名而默識之，則威之所加不可逆料，而亦未嘗輕發，待其犯而重寘之法，則爲惡者有所懼而亦不至於不自安。何者？彼猶自愛其身，幾全其名，以恐懼於其上也。所謂出其所不意而震其所不及，天下之所甚懼而不敢自肆者此也。《竹洲集》卷三。

〔二〕史：原作「吏」，據文意改。



## 宰相論

房 杜

人惟不用於人而後能用人，不制於人而後能制人。何者？有能而可見，不若不可見之爲全；舉事而情得，不若無心而事之所不能加。甚矣，能之不可隱而情之不可掩也。馬之致遠，牛之引重，孔翠之羽，虎豹之皮，其能已見於人，雖欲不爲人用不可得也。養虎者不以生物予之，養鷹者饑之，牧羊者去其敗群，視其後者而鞭之，其情一見於外，雖欲不受制於人，不可得也。是故得者失之基也，譽者咎之門也，榮者辱之本也。禍固多藏於所忽，而怨常集於榮名，故曰皓皓者易汙，巍巍者難全。古之君子，去才與智而退托於無能之地，辭功與名而自處於不爭之域，然後能用人而制之，以其才全而天機深也。唐史臣稱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夫兵，危道也；諫，難言也。以英、衛之智，王、魏之辯，蹈天下之至危，犯天下之甚難，終身爲人用而不自覺。彼房、杜者默不見其所爲而坐收天下之功，則房、杜之所以用天下而制之者，有英、衛、王、魏之所不能知，此其所以身名俱榮而獨出於諸公之右也。

## 姚 宋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變而用其權，循天下之常而守其正，其道可以爲善而可以爲不善。何者？權近於邪，正鄰於固。人之常情，每過於用其所長而流於所偏，於是而不善用之，固以敗矣。漢高帝謂王陵少戇，陳平可以佐之。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不以安劉之功許之也。唐宰相牛僧孺、李德裕皆一代之偉人，然僧孺迹涉於邪而德裕亦以剛介取敗，蓋偏於所長而不善用之，其敝固至此也。唐史臣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夫崇之於應變誠所長矣，而推其所爲，近於挾數用術，以欺其君。至其臨大節，斷大疑，毅然有不可撓者，此其所以爲善也。不然則忽壞梁而建東幸之計，與李林甫違農時而獻西還之策何以異也？璟之於守文亦誠所長矣，而推其所爲，近於狷介忿躁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者。至其禮法自將而姦人不得以行其計，論列利害而聞者不以爲忤，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此其所以爲善也。不然，斥宮掖之獻而觸姦臣之鋒，與周子諒、韋月將之徒同被誅殛，而何補於天下？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宰相之體，貴於通而不貴於所長。若二子者，可謂善用其所長者矣。《竹洲集》卷三。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七。

## 墨 說

蜀人以桐華爲墨，雖一時光黑可愛，然新則滯，久則敗。以歙墨之佳者先後研和用之，則蜀膠爲

之融液清澈，而歙煙益精明可鑑。歙人吳滋蓋合兩家之所長，獨步一時，然率以奉權貴，要厚利，士大夫不能多致。雖如予之僻與之居相邇，平生所得止兩圭，今爲福唐張叔潛奪去，不可復得。三衢鄭彥珪得法於歙，取千歲之松枯朽腐敗之餘，剝剔而琢削之，如粵人治香之法，醺以梧桐之液、髹漆之滓。積其煙之輕而遠者，以窮冬沍寒之時，鑿深山澗谷之凝冰，煮堅革而埏埴之。色絕黑而膠清，藏之十年，必有能辨之者。歲寒然後知松柏，雖其煨燼之餘，猶耐久也。《竹洲集》卷一四。

## 名一枝菴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士大夫奔走四方，窮日夜之力爲千歲之計，曾一枝之樂之不知，豈不哀哉？某以乾道己丑十月過雲峰，道人堅無與語，樂之，因宿其菴。念此身自是長物，長物所資，如是足矣，此外更求，何時而已？因名其菴曰「一枝菴」。《竹洲集》卷一四。

## 竹洲記

子吳子儆自永寧郡丞終更造朝，以淳熙戊戌四月日蒙恩賜對。儆言朝廷所以備北邊者甚至，而於南邊經久之備容有未盡。明日有旨擢守邕管，且令疾驅即戌。儆復自言，某有父年且八十，以儆

爲命，南邊之事顧豈少如傲者，惟朝廷幸哀憐傲事親之日短而事君之日長也（二），願得散地（三），以便親養。宰臣以其事白上，上方以達孝治天下，爲之惻然，改畀祠祿。傲自弱冠宦學，流浪餘三十年，率間一二歲乃一歸。家故新安之南六十里，有田百畝，有宅一區，僅如古井田之民。自祖父而上凡七世，皆安耕稼，守丘墓，無乘危涉險、折腰忍恥、匍匐趨走之勞。至傲與兄益章始棄祖父之業，失其身於場屋之間。益章筮仕爲太學官，不幸蚤世。傲凡三仕州縣，皆不偶。不惟不偶，且重得罪，以爲親憂，用是思欲自屏於無人之境，藏其身於庸陋寡過之地，薦復祖父之業，以安吾親之心。至是始以無庸叨冒優恩，月得俸錢三萬、米五斛，量入而約用之，可以育鷄豚、燕春秋。乃即舊居，稍稍葺治。居之前有洲，廣可數畝，舊有竹千餘箇。因其地勢窪而坎者爲四小沼，種菊數百本周其上，深其一沼以畜魚鱉之屬，備不時之羞，其三以植荷花菱芡，取象江村之景，且登其實以佐觴豆。既又乘地之高，附竹之陰，爲二小亭。其一面溪，溪之上有山，山多松、杉、櫟、樟之屬，蔥蔚蒨茂，貫四時而不變，尤老人之所樂而數休焉，乃以「流憩」名之。其一名「靜香」，以其前有竹，後有荷花，用杜子美「風搖翠篠娟娟靜，雨浥紅蕖冉冉香」之句爲名。亭之南爲堂三間，環以巖桂、萬年枝及諸後凋難老之木。東西二室爲洞牖，使子弟之未勝耕者讀書其中。堂之北視上序爐亭之制，爲小齋堂名「仁壽」，謂其幸生堯舜之時，得奉吾親長見太平如擊壤之民也。齋名「靜觀」，取明道先生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之意。是中大有佳處，惟天下之靜者能見之。「靜香」之東有杉，甚直而秀，其枝下垂如倚蓋，可數人容膝其下，因名之曰「直節菴」。蓋木之類至衆而至直者莫如杉，

蘇少翁直節堂以杉名也。菴之西有梅，舊爲灌木所蔽，枝榦拳曲，苔莓附之，與會稽之古梅無異。蓋梅之隱者，老而甚癯，山澤之儒也。其下平夷，可羅胡牀十餘。然胡牀於意行適至非便，乃斷木如鼓之狀可踞而坐者十輩，列於其下。冬仰其華，夏休其陰，渴想其味，不施棟宇而梅之美具得於俛仰之間，因名之曰「梅隱菴」。菴之前種桃李盧橘楊梅之屬，遲之數年，可以饋賓客及鄰里。桃溪之外，借地於鄰，復得一畝許，雜種戎葵、枸杞、四時之蔬、地黃、荊芥、閒居適用之物。菴之西開小徑，旁貫竹間。夾徑植蘭蕙數百本，周其上，與地相宜，頗茂。循徑而南，有堤如荒城，高出氛埃。旁臨曠野，溪流其下，潺潺然與風疾徐，登之令人心目俱豁。復踞堤爲二亭，曰「遐觀」、曰「風雩」，於以見天空地大、萬物并育之趣。柳子厚謂凡游觀之美，奧如也，豁如也。是洲蕞爾之地，而高下曲折，幽曠隱見，殆具體而微者。時具壺觴奉老人，及致老人所素狎者，徜徉其中，遇夜或風雨乃歸。老人雖不飲酒，然見人痛飲，則爲之抵掌笑樂佐其酣適。間爲小詞道其閒適之意，與景物之過乎前者，使童穉輩歌之以侑酒。噫！能使予忘貧賤、安農圃而無復四方之志者，匪斯洲之樂也歟！《竹洲集》卷一。

○。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一二，弘治《徽州府志》卷一〇，《南宋文範》卷四三。

〔一〕即：《新安文獻志》作「赴」。

〔二〕也：原無，據右引補。

〔三〕願：原作「倘」，據右引改。

## 平齋記

金華諸葛叔時父爲獄掾，桂林帥范石湖爲書其退食之室曰「平齋」。石湖文章字畫妙天下，叔時父蓋以儒者治獄爲所知。客有子吳子某者遊於二公之間，過而問其所以命名之意而莫能知也。或曰：「平反美事也，令名也，漢人張釋之、于定國嘗以是爲名臣，雋不疑嘗以是爲孝子。治獄而不能平反，世必曰刻深吏，文致人於罪者〔一〕。夫爲吏而刻深，且文致人於罪，則其獄多冤。然謂平反爲美事也而效之，謂爲令名也而樂之，吾懼其有時而縱惡也。冤獄之禍酷矣，縱惡而不治，則有流毒滋甚。且吾聞上古之時，有以能治獄爲理官祖者，其人曰皋陶氏。皋陶氏之所謂能治獄者，惟聞曰『惟明克允』而已。平之爲義，猶權衡之稱物，有抑之而爲平，有揚之而爲平，有增之而爲平，有損之而爲平，能知其抑揚增損之宜謂之明，能得其抑揚增損之正謂之允。惟明克允，謂之時中，而必曰平反爲治獄能事。《傳》不云乎：『禍莫慘於有心。』叔時父知經術學吾聖人者，奈何爲漢人可喜事？」叔時父惕然起曰：「宜奈何？」曰：「平其心。」「心如何其平？」曰：「無私心。」《竹洲集》卷一〇。

〔一〕文：原作「又」，據文意及下文改。

## 愛民堂記

太守古諸侯，聽事之偏，率爲堂爲亭，爲臺池苑囿之樂，所以安吾賢者而佚夫民事之勞，使之清心定慮，湛然於事物紛至之中而無淆亂憤懣之病，非厲民之力以爲己之奉也。潁昌周侯歷守欽、萬、賓三郡，退食之堂皆以「愛民」名之，且書而揭之坐右，朝夕省觀焉以自警，故其所至稱治。其治務平易，不爲刻察近名，而民物熙熙，自遂於山澤田野之間，侯亦得以觴詠，雍容自適於一堂之上。客有子吳子某者，嘗過其國，升其堂，問其所以能至此者。侯自言無他長，但能不擾之而已。某聞之，愛身者去其疾，疾去而身自安，不必導引服餌而後壽也。愛民者去其害，害去而民自遂，不必興利施惠而後治也。今夫吾民之所甚病者，莫甚於豪民，又莫甚於猾吏，又莫甚於強盜。侯之於民也，雖欲不擾，其如此三人者之擾之也，侯能於此三人者蒐獮而懲創之，是之謂愛人以德。侯名師道，字彥由，雖爲三郡守而家益貧。《竹洲集》卷一〇。

## 憩思軒記

縣有驛久不治，仰視之惴惴然，惟懼其壓也。某到官數月，始因其舊稍緝之。附堂之北，視上庠

爐亭之制，創爲一軒。既成，以「憩思」名之。蓋勞而願息，倦而知還，物之情也。安仁今爲楚粵舟車之衝，使客之過幾無虛日。持節擁轡，擔簦躡屨，貴賤勞逸之不同，至於念行役之艱、從事之塵，過是軒而少憩焉，必有悵然而長想，慨然而興歎者。《詩》不云乎：「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夫以一憩之頃而能使人愛之深，思之至，至於千百年而不忘，顏何人哉！顏何人哉！《竹洲集》卷一〇。

## 就軒記

縣廳事之左舊有「就軒」云者，莫知其名之始。或云取就之如日之義，謂是軒之面東也，故云。然揭而書之者殊工，故久不廢。子吳子到官之半年，闢其南爲視事之地，其東爲退食暴背之所，設巨爐其中，環以畫屏，可羅胡牀十餘。甫成，尉顧德明適過焉，相與附火促膝，縱談平生。夜既分，僕吏怠且寤，簷雨落堦除，琤琤然如金玉之有聲，忘其身之在繫維中也。丞王湘之、簿曹叔武平時無日不相從夜語，時各奉檄以出，浹日矣。南窗之前有梅殊古，爲軒屋所蔽，不能盡見。子吳子欲去其蔽以出其華，顧曰善。子吳子某，新安人，以書生爲縣，拙且甚懶者也。《竹洲集》卷一〇。



## 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

自邕北出功饒州、梵鳳州〔二〕，至橫山四百里。又自橫山北出田州古天縣、歸仁州、歸樂州、唐興州、睢殿州古邠縣、七源州、四城州，即兌州也。稍折而東，歷上、中、下思畫州山獠境，渡都泥江，沿江而北，歷羅幕州及諸山獠，至順唐府、西南番、羅殿國、阿者國，皆漢西南夷故地。西與大理、自杞，東與黔南爲鄰，各有君長姓氏，自言諸葛武侯所留戍卒後裔，有武侯碑在西南番境中。西南番酋長自稱檢校太師、守牂柯國，其人皆椎髻、旃裘、跣足，有被髮髡首者。其首領多能華言，縱行書，如中國童蒙所書。有銅章，篆文甚古，視漢印差大。其地平衍，多稻田，豐水草，羊馬蕃焉。桃李、胡桃、松子、柑橘、桑麻之屬，皆有之。兵有短劍、木弩、藥箭，率常佩以自衛。射命中，然不能及遠。其戰鬪無行伍，騎相角逐，短劍相交擊，無甲楯之屬。藥有牛黃、人參、草菓等。衣方領大袖，長裾左衽，如中國半臂之制。富者以黃紬爲之，貧者以布。其首領以錦帶纏腰腹間，奴虜以索綯，如北方柱腰然，以能忍饑且於騎射便也。死則以錦及豹皮裹尸而葬，以多且美相高。橫山官私歲所市錦率數千疋，他雜綵不勝計。又自四城州稍北，出古宜縣、古邠縣、龍唐山、安龍縣、安龍州，渡都泥江，斗折而西，歷上、中、下展州山獠、羅福州、雷聞嶺、羅扶州，至毗邠自杞國，又北出至大理國。兩國風俗、土產、兵器、衣制，大略與西南夷不異。惟大理有文法，善爲中國體行、草書，

有甲冑，以皮爲之，髹器之文縷甚精緻。每賈人至橫山，多市《史記》、《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本草》、《王叔和脉訣》、《千金方》等書。國人奉佛甚謹，賈人有持青紙金書《金剛經》至橫山。其國至成都二十五驛，南與自杞，東與阿者、羅殿爲鄰，西至海，與占城爲鄰。自杞國南與化外州山獠，北與大理、東與西南夷爲鄰，西至海，亦與占城爲鄰。兩國各有鹽，足自給。其酋各自稱王。自杞今王名阿謝，年十八，知書能華言，以淳熙三年立，國事聽於叔父阿已。先是，阿謝父死當立，生甫歲餘，阿已攝國事，自羅殿致書生，教之華言，教之字畫。嘗詒書田州黃諧，候問寒溫之式與中國不異。阿已攝事十七年，撫其國有恩信，兵強，馬益蕃，每歲橫山所市馬二千餘疋，自杞多至一千五百餘疋。以是國益富，拓地數千里，雄於諸蠻。近歲稍稍侵奪大理鹽池及臣屬化外諸蠻獠，至羈縻州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健凶悍，善騎射，輕生好鬪，又歲有數千人至橫山互市。以吾撫之之過也，驕甚。淳熙四年，酋必程持其國書來，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官兵互相殺傷事二十餘條，皆難塞之請。以乾貞爲年號。初至，嚴兵庭見之，詞色俱驕，既而以不用本朝年號及犯本朝廟諱詰之，乃懾伏。異時爲邊患者，必此蠻也。又有特磨道，在自杞之南，馬伏波銅柱之北，比年爲自杞所梗，馬不復生。某淳熙四年春，以邕州別駕被旨出塞市馬，目所親睹，及分遣諜者圖其道里遠近，山川險易，甚信。諜者又云，自杞地廣大，可敵廣西一路勝兵十餘萬，大國也。《竹洲集》卷一〇。又見《粵西文載》卷一〇。

〔二〕梵：《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作「婪」。

## 尊己堂記

新安汪伯舉作堂於所居之西，與其弟伯虞、伯言藏修遊息於其間，靜深簡潔，悅可人意，彈琴讀書，怡怡然不知身之在闔闔中也。故尚書金公過而樂焉，以「尊己」名之。僕嘗從公問所以命名之意，公爲僕言：「士大夫多失其身者，皆不知所以自重之故。夫天爵義榮，己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失在命，予奪在人，不可常也。士大夫喪其可常之尊而無以自重，且無以取重於人也，乃切切然籍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之則榮不自勝，失之則憂莫能堪，甚至於汨喪廉恥，惟其得之。揚揚然峨其冠，高其蓋，良自適也。世俗之人亦從而尊榮之，莫知反而思其所從得之爲可恥也。孟子謂墮間之祭，醉飽者歸而驕其妻妾，其妻妾方羞且泣也，而彼施施未之知也。」尚書公以直節敢言事知大體，事光堯太上皇帝，爲殿中侍御史，排擊權臣之黨，爲所斥不用者二十年。後事今上皇帝，歷給事中、禮部尚書，復以徧忤權貴，竟不至大用。然公之道德益尊，名益重，其所自得與所自立蓋本於能尊其己者。伯舉兄弟孝友，人莫間言。伯虞雖應進士舉，預鄉書於得失出處之際，甚雍容。異時出仕於朝，庶幾不失其身者，尚無忘公所以名堂之意。《竹洲集》卷一〇。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一二，《南宋文範》卷四三。

〔一〕彼：原無，據《新安文獻志》補。

# 全宋文卷四九六九

吳 儆 六

## 相公橋記

淳熙七年秋九月，尚書郎曹侯來守新安。歲大旱，廩無餘積，民無宿藏，人心皇皇，莫知所以爲計。侯講求古今救災之政，其宜於俗，便於民者力行之，塵塵焉無所不用其至。既又以其餘閒，求其凡可以利人者。郡之境多山，山多澗谷，水貫其間，脈絡如織，斷崖絕壑，間出通道。侯謂橋梁不修，昔人以爲刺史之過，乃出私帑，屬富民，梁其險絕之塗而安夫人之所甚病。有將仕郎程仔者，嘗下其穀之直以助侯救災之令，爲二石橋於休寧、歙邑之境上相公湖之側。既成而求記於某。某嘗病今之爲郡者侈游觀自娛樂，飾厨傳稱過客，而吾民之不恤。不惟不恤之而已也，又竭其膏血而甘之，固無譏也。至於寬厚慈惠號長者，顧多優游迂闊，務姑息，事文具，豪民猾吏得志以逞，而善良貧弱之民實受其病。侯，貴公子也，其爲郡不事游觀、飾厨傳，而知所以惠其民，不爲姑息文具，而知所以

爲政。故令之而民必從，爲之而事必集。其大者既見於救災，而其小者猶及於此，是可書也。某居閒且貧，其勢不能利人，其力無以佐利人之事，獨以文施，或以勸來者，乃不辭而爲之書。侯名耜，字仲本，故節使開府公之子。橋之成以八年十月。相公湖者，南陳驍將程忠壯公起家之地，俚俗相傳以名其湖，以湖名橋，塗之人爲侯祝也。程仔者，其家世傳爲忠壯公之裔，能舍其所愛以承侯之志，爲利人之事於其祖起家之地，其賢於倚財爲不善者多矣。《竹洲集》卷一一。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一二，《歙縣金石志》卷二。

## 隱微齋記

吳氏在休寧族最蕃，然大宗之法久廢，其散而居境內者爲十餘族，族之小者猶數十家，大者至數百家。其能殖生業，致高貲，爲進士擢第，有聞於時者，視他姓亦獨多。隱約不仕若仕不達，而清風厚德、奧學懿範足以師表於其鄉而垂裕於其後者，亦往往而有，然不能多也。熙、豐間，有諱瓘字瑩父者，業儒有行義。其自持甚嚴，居閒出入閭里，容必莊，言必信。遇人無長少賢不肖，不僞笑貌，必以誠實。然剛介少取與，而獨寓意於鑒，深造自得，幾於十全。其子某，孫源，曾孫棗、楠、棣、梓，皆世其業，習其遺訓，甚賢而文。家故有齋名「隱微」者，瑩父所以處其子孫與其師友藏修游息之地。齋之上爲樓，藏書萬卷。月朔望列其家人拜所藏書，且祝曰：世世子孫，其尊道好學，無爲蠹

書魚。今更四世，齋固屢易，然其子孫群居燕處之室，必揭其名而不敢失墜。《記》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子思沒數千年，讀其書者莫之或察，至河洛兩程夫子始指是爲入德之門。然當是時，虛荒誕謾之言盈天下，遠方學者未嘗知有河洛之學也。瑩父之所以訓其子孫者，其識已足以知此，可不謂賢乎？賢者固宜有後，爲其子孫者，視其名，思其所以名，當竦然而作，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如衣冠而侍於祖父之側，則居敬之心自無間於隱見顯微之際。入德之門，孰甚於此？習而久之，其至可量也哉！《竹洲集》卷一一。

## 休寧縣修學記

今之學非古也，知古者之所甚重，知今之所不敢廢。三代之學尚矣，漢唐之君所以出其治於天下者，雜之以刑名而行之以彊健文俗之吏。其於三代聖人禮樂法度所以美化善治之大務，往往棄之而不講，講之而不備，備之而不用，用之而徒以爲文也。士之出乎其時，所以應其上之求者，亦唯誦記以爲師，辯說以爲義，藻繪以爲文。其於古之學者德行道藝之常習，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未之學也。本朝慶曆、熙、豐、崇、觀間，蓋嘗三致意於此矣。時方承平，既庶而富，舉天下郡縣皆得立學，舉天下之學者而館之教之選舉之，德至渥也。中更變故，學之在郡縣者其名僅存，或遂廢不復治。休寧縣故有學，廢且不治已久。紹興七年，邑尉陳公始率邑之士子相與出力而遷之。陳公故上庠

名士，休寧之爲進士者，多以陳公爲師，持其說試有司輒利，由是休寧之學特盛於他縣，士子相與世守之不廢也。歲益久，欹傾朽折，且瀕於壞。淳熙四年，主簿傅君謀復新之，未期年而欹者復整，傾者復立，朽折者悉易其故。其又黝堊之，丹漆之，器物之不備，書籍之散逸者，繕治增葺，視舊無不及。凡學之所須，取之左右，無外求。既成，使其徒求記於某，至於再三不已。某聞凡立事皆難，立事於今則又難，而立夫世俗所不急之事又益難。浮議或沮之於前，悔吝或因之於後，於是而却顧焉，其能卒底於成者蓋寡。休寧之學始廢於兵火者十餘年，而後復興於陳公，又四十餘年得傅君而再新之，其成立之難若是。二公以縣簿、尉之卑而能復古人所以爲政教之本於今之世，起世俗所不急之事於因循苟簡之時，又益難也。吾黨之士，藏於斯，修於斯，游息於斯，其思學之所以易廢，二公之所以難成，而皆致意焉，則今之學猶古之學，不徒爲也。夫大學之道，始於先致其知。韓愈氏之學，本於學爲古詞章，自明而誠，古之教也。吾黨之士所以先致其知與夫作爲詞章，固已習矣而察矣，由是而益進焉，謂今之不如古，吾不信也。陳公遷學始末，有丞相洪公爲之記。傅公名公本，字某，有志於古，有立於今，可書也。方役之興，董治其事以迄於成者，進士王堯佐、朱松。天下事無大小，成之在得人。《竹洲集》卷一一。又見道光《休寧縣志》卷二一。

## 觀潮記

錢塘江潮視天下爲獨大，然至八月既望，觀者特盛。弄潮之人，率常先一月立幟通衢，書其名氏以自表。市井之人，相與哀金帛，張飲具，至觀潮日會江上，視登潮之高下者次第給與之。潮至海門，與山爭勢，其聲震地〔一〕。弄潮之人，解衣露體，各執其物，舉旗張蓋，吹笛鳴鉦。若無所挾持，徒手而羣附者，以次成列。潮益近，聲益震，前驅如山，絕江而上，觀者震掉不自禁。弄潮之人方且賈勇爭進，有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有隨波逐流，與之上下者。潮退策勛，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率常醉飽自得，且厚持金帛以歸，志氣揚揚，市井之人甚寵羨之〔二〕。其隨波上下者，亦以次受金帛飲食之賞。有士人者，雅善士也〔三〕，一旦移於習俗之所寵，心顧樂之。然畏其徒議己，且一躍而上與隨波上下者有時而沉溺也。隱其身於衆人之後，一能出其首於平波之間，則急引而退，亦預金帛飲食之賞而終無溺沉不測之患，其鄉人號爲最善弄潮者。久之，海神若怒曰：「錢塘之潮，天下之至大而不可犯者，顧今嗜利之徒娛弄以徼利，獨不污我潮乎？」乃下令水府懲治禁絕之。前以弄潮致厚利者頗溺死，自是始無敢有弄潮者。《竹洲集》卷一一。又見《名山勝概記》卷一五，《海塘錄》卷二二，康熙《錢塘縣志》卷七，民國《杭州府志》卷七七。



〔一〕「其」下原有一「爲」字，據明刻本及《杭州府志》刪。

〔二〕羨：原作「美」，據右引改。

〔三〕也：原無，據右引補。

## 仰高亭記

子范子九臯，楚人也；子吳子某，吳人也。吳楚相去二千里，二子者學不同師，游不同方，聲迹不相聞，耳目未嘗相接也。子范子宦學不偶，爲法曹安城；子吳子亦以不得志，爲永寧郡丞。始至安城，見子范子於稠人之中，則肅然而知敬。後子范子如永寧，再見焉，則悠然而相親。既而相與語，相與飲，相與出其平生所著書，蓋有脗合而無間者。子范子作亭於官舍之後雉堞之上，以望西南群山，而問名於子吳子。子吳子請以「仰高」名之。蓋子范子白髮青衫，俚容垢貌，循循默默，奔走於衆人之後，塵埃之中，而其胸中之所存未易爲世俗言也。嘗試與子對一樽於亭上，送飛鴻於天末，遺形釋累，游泳於寥廓之上，太虛之中，樂乎！子范子俛首而笑。《竹洲集》卷一一。

## 休寧縣尉廳壁記

尉掌武官也，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咸以爲名。許慎《說文》謂：「尉，畏也，亦慰也。故字從尸，從示，從寸。」寸者，量禮度以敬上；示者，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秦漢之制，國有太尉，郡縣亦皆有尉。太尉之職於今爲樞筦，與宰相分職而治，號二府。郡尉今別乘，惟縣尉位在丞、簿下。凡縣之盜攘鬪毆賊殺、道路郵置、冠蓋往來，窮山峻谷，平原曠野，蹊隧阡陌，此疆彼界，交錯分爭，州縣之所不能決與凡令丞之所不屑爲者，率以諉尉。尉之爲職甚卑而其責甚重，然常以文臣初入仕者爲之。凡文臣初入仕，非進士擢第則士大夫之子弟，以文臣治武事，居甚卑之位，任甚重之責，而屬之不習吏事之書生與不知稼穡艱難之任子，故今之爲尉而以能稱者常少。新安今輔郡，休寧劇邑，其爲尉而以能稱者往往而有。然廳壁故無記，前人姓氏名字，更代歲月，有司之籍無傳，老吏遺氓亦莫有能言者。尉金華吳君始孜孜訪求，自尚書陳公而下得十有八人，將刻之石而求記於某。某嘗病今之君子勇於求進而怠於從事，工於治私而苟於居官。吳君承前政數易廢弛之餘，卒徒散亡，器甲蠹敝，頽垣敗屋，不庇風雨。君至之期年，鳩集葺治，整整有序。又能以其餘力及前人之所未嘗爲，其不苟於居官乃如此。尚書陳公爲尉時，新學校以教民，起廢陂以利之，夷塗潦，抑豪右，以安其所甚病。凡邑之爲進士者，皆以公爲師，其風流遺愛至今不泯。其後入爲從官，出殿方

面，所以自立於世者亦自不朽。其更代歲月與夫後人之迹，自是皆有考焉。其善而顯者可法，其不善若無稱焉者可監。《詩》不云乎：「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吾子其益勉焉！《竹洲集》卷一一。又見弘治《休寧志》卷三。

## 瑞芝記

直秘閣汪公既葬之三年，有芝十一莖產於墓。芝蓋瑞物，不常有，今其蕃若是，豈偶然無謂者邪？某聞之，用不盡其才、報不酬其德者，其流光必長，其遺烈必大。何者？有餘蓄而未發也。惟公自少以文詞翰墨馳騁諸公間，有聲名甚著。靖康之變，公首奏記，乞以今太上皇帝爲元帥（二），繫天下望，朝廷竟用公議。府始建，公間冒重圍走府，數進計議，從征伐有功。南渡草創，江湖群雄各擁衆數萬相犄角，爲上流患。公雅知其渠，即請行說諭，令罷兵入覲。朝廷不頓一戟，而數十萬之衆解甲歸尺籍。公名由此益振。後權貴人有嫉之者，歷補外郡佐。久之，權貴人死，乃始用爲江州。其誥詞有「朕起兵時主簿」之語。天下知公且進用矣，而遽以不起聞。某嘗論公之功，列之建炎諸公間無所愧。公之才處之樞機，建之方面，必且卓絕震耀，有大功光於時無疑，而流落不偶垂二十年，才用而不盡，功報而未稱，其流光遺烈豈遂沉泯淪沒與草木俱盡？其必發爲瑞物，溢爲餘慶，蕃衍盛大，稱公之德而後已。公名若海，字東叟。公之子擇善從之，好學能文詞，才術絕人，蓋能世其家者。以

人占天，芝之爲祥豈虛應哉？《竹洲集》卷一一。

〔二〕帝爲：原缺，據明刻本補。

## 騎鯨軒記

新安汪南美以紹興十年來宰安仁，作亭於雲錦山之巔，以其坐挹上清仙巖諸山，名曰「挹仙」。境絕勝，郡尉王公良顯爲賦詩，殊工。後二十有六年，南美之邑子吳子某承乏於此，亭已弊甚，而詩與名固無恙，且前人之迹不可廢且更也，乃治其後爲小軒，取王公「騎鯨搏扶搖」之語以名之。蓋亭面空闊，陵煙霏而軒，蔽蔭茂林，暎帶修竹，下臨巨壑，旁瞰長流，連屬掩抑，出沒光景，必登是軒而後亭之境益曠。柳州所謂「奧如豁如」者，幾兩得之也。《竹洲集》卷一一。

## 記鼠

鄰有廩久不發，鼠孕育其中，甚小而蕃，蓋鼯鼠也。一日發視，怒甚，盡其類磔而尸之。子吳子見而歎之曰：是其爲生也甚微，其害於人也亦小，而爲人所不容如此，則夫憑高恃勢、坐耗大倉之

粟、肆其虐於人者，獨能飽食安居而無禍，吾不信也。《竹洲集》卷一四。

## 勸農文

安仁官長今奉天子之令，與爾父老飲食於郊，備宣天子仁聖敦本勸農之意，復以官長身所更歷者爲爾父老言之。官長家世業農，知吾農民甚苦，寒於蠶而不足於衣，熱於耘而不足於食。凡國家宗廟社稷之奉，軍旅之須，官吏之俸祿，州縣之用度，一絲一粒，無非取辦於吾農民。且有里胥之追呼，官吏之刑責，豪右大家之兼并，游手亡賴之生事，凡所以苦吾農民者復不一也。然明則有法令，惟吾農民是卹；幽則有鬼神，亦惟吾農民是依。農民之家，誠能長幼相率，竭力從事，無怠於輸，則無追呼之擾，無囁於訟，則無刑責之及，睦於閭門，比於鄉黨，則兼并生事之人亦不應無故而相加。場圃既登，牛羊在野，婚姻往來，爲酒爲食，以相勞苦，亦可以自樂於寬閒之野而無羨於世之貴且富者。彼忘本逐末之人，冒風波，蹈險阻，終身於憂患而不能一日安其居，甚至於顛覆喪亡而不得復返於其鄉者，亦豈如吾農民安生樂業，自相保聚之爲福哉？爾父老春秋高矣，視爾之州縣鄉黨，富貴長久，子孫蕃盛之家，孰非務本力農積善守道之所致？噫！爾之家雖甚苦而有天下之至樂，爾之業雖甚勞而有天下之至利。官長以父母年老無以爲養，勉強從仕，以苟寸祿，若與爾父老相安三年，善罷而歸，定當子負耒耜，婦供餉饁，相與深耕於舊隴，以盡菽水之歡，逐安居之樂，與爾父老同爲太平之耆

民，志願足矣。《竹洲集》卷一四。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二，《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一。

## 勸學文

古人有臨渴掘井之喻，痛其平昔不讀書也。然臨渴掘井，猶有得泉之理。至渴不肯掘井者，是終渴死無悔也。上庠有一同舍，嘗以二句題座右云：「思場屋苦，發讀書心。」當其三條燭盡之時，邏卒執箠而叱之，催卷之聲譟如雷震，內顧旁遑，無所復有，辭竭不能思，筆停不能搖。曳白而出爲可恥，塞白而終爲可惜。三年之思，二親之念，其苦尤甚於地獄也。諸公亦曾於熟睡聚話羣飲之際而思之乎？《竹洲集》卷一四。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一。

## 賜笏銘

紹興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皇帝御集英殿，賜臣王十朋等二十一人及第。臣某蒙恩在選中，仍賜袍笏釋褐。臣某謹拜手稽首，銘而藏之。銘曰：

正爾所思，謹爾所執。無忽無怠，天威咫尺。《竹洲集》卷一五。

硯 銘 一

石一拳之多，水一勺之深。酌焉而不竭，堅乎其不磷。蛟龍生之，寶藏興焉，茲其所以爲珍歟？

《竹洲集》卷一五。

硯 銘 二

王氏長甥晬日，外大父以刷絲硯試之，因爲銘曰：

天機列緒，地軸舒文。經緯六合，淪入堅珉。山翁得之，壽爾外孫。羔羊比德，金鑾出綸。黼黻王度，紹爾慶門。《竹洲集》卷一五。

硯 銘 三

君不能給筆札於玉堂，效捐軀於中書。顧介然而不變，乃塵坐之與居。子不云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竹洲集》卷一五。

硯銘 四

歛穴端巖，孰魯孰衛？遠不必疏，近不必比。惟適用之爲貴，亦何分乎彼是？《竹洲集》卷一五。

硯銘 五

端巖之英，龍眠之藏。寘於寓齋，文其世昌。《竹洲集》卷一五。

石爐銘

圓其外而剝其中，其堅足以久，其虛足以容。風生火熾，鳴金沸水。而斯石也，獨尸烹飪之功，何哉？《竹洲集》卷一五。



## 竹篋銘

嚴則肅，寬則弛。肅過則離，弛過則邪。不幸而過，寧離無邪。故曰鞭朴不可弛於家。《竹洲集》卷一五。

## 祈陽石屏銘

楚之南，粵之北，惟祈之陽懿厥質。江山千里何咫尺，天之蒼蒼其正色。《竹洲集》卷一五。

## 寫真自贊

性多忤物，智不及事，習疏慵而樂放肆。澤雉畜乎樊中，神雖王而失其性，拂其志。噫！《竹洲集》卷一五。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一。

## 戲題東湖畫像

以爲東湖邪，則揖之而莫予顧，扣之而莫予應；以爲非東湖邪，則顰眉大目，豐頰高頤，恍若平生。蓋彼之所謂東湖者以血氣，而此之所謂東湖者以丹青。血氣之所聚可以爲東湖，則丹青之所設獨不可以爲東湖邪？《竹洲集》卷一五。

## 祭張南軒先生文

嗚呼！先生其果終邪？道路置郵之傳，果可信邪？報國遺言，惓惓於君子小人之際，忍復誦邪？嗚呼！先生忠孝之節，世有家法，淵源之學，心契聖傳。今其已矣，嗚呼蒼天！某生不肖，爲世所棄。先生誤知，見謂忠義。相期許國，志同生死。嗚呼蒼天！負我知己。豈惟知己，一世所慟。士失範模，國喪梁棟。嗚呼蒼天！窈冥元默。呼之而莫予聞，撫之而莫予測。惟聖賢之生世，幾相逢而或失。顧所施之不究，匪斯今其自昔。嗚呼先生，其又何感感！某負薪膝下，久去師席。啓手易簣，痛已無及。拊棺執紼，尚期有日。千里寓哀，惟泣盡繼之以血。《竹洲集》卷一三。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六。

### 祭孫縣丞先生彥及文

嗚呼！死生通乎晝夜，達者以爲當然。朋友盡於始終，君子之所甚篤。而況某於公有師弟子之分，在禮有心喪三年之服。嗚呼哀哉！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惟公寬厚樂易，孝友慈祥。蕭然陋巷，不顯其光。自初泮宮，儀羽虞庠。爰躋廡仕，乃掾於衡之陽，以丞彼南康。書最吏課之籍，策勛翰墨之場。此公之梗概也。而公之所以蘊諸中見乎外被乎人者，老而彌壯，死而不亡，久而愈芳，浩浩乎江漢，皜皜乎秋陽。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可得而聞者，特發見乎文章。大江之東，青衿誹誦。浸漬乎膏澤，駘蕩乎春風。摩肩乎英俊之躔，擊轂乎功名之塗者，固已閭閻乎洙泗之上，彬彬乎河汾之陽矣。泰山巖巖，魯邦所瞻，今其已矣，嗚呼蒼天！彼童子者，隅坐執燭，曰啓予手，曰啓予足，我之事也，而他人是屬。嗚呼哀哉！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惟蘇有臺，烟雨茫茫。惟徽之山，鬱乎莽蒼。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魂氣之無不之也，宜歸來兮故鄉。有肉在俎，有酒盈觴，果魂氣之無不之也，宜歸來兮故鄉。嗚呼哀哉！《竹洲集》卷一三。

## 祭金静之文

嗚呼静之，而止此邪！平日與子言何如，而子其遂死也。吾嘗謂子之心無媿幽明，子之學無媿今古。期子以文，黼黻王度。子之於世，曾不獲遇。昔有顏回，視師猶父。夫子視之，不特猶子。惟我與子，父子而俱。今子之亡，予亦何恃？嗚呼！子親老矣，其將疇依？子尚呱呱，誰其撫之？今我之來，婦哭於室，親哭於堂。明牕净几，琴書依然，而静之不復見矣。拊棺一慟，欲與俱逝！《竹洲集》卷一三。

## 祭吳仲賢文

嗚呼吾兄，壽止斯邪！惟兄幼自樹立，遭家多艱。偏事壽母，如父之嚴。撫育諸弟，人莫間言。聚族而居，逾五十年。既大其家，爲徽甲族。徽有饑饉，資其積粟。親故之貧，賴之以足，而兄儉以爲德，卑以自牧。諸弟事兄，雍雍肅肅。慶萃一門，宜備五福。何嗇之年，昊天不淑！某之親兄，同宗異族。兩家父祖，世相親睦。童穉交好，至老彌篤。義則友朋，恩猶手足。喪我友朋，痛徹骨肉。刈我手足，何罰之酷！拊膺長號，氣絕復續。

## 祭吳廷操文

嗚呼廷操，今其何之！平生相與，如埴如篴。一別三年，遽此永歸。追念痛極，如刳如饑。嗚呼廷操，天稟忠厚。胡豐其才，而嗇其壽？蒼天蒼天，奪我良友。某以逐食，遠羈職守。死不及臨其棺，病不及執其手。蒼天蒼天，負我良友！惟廷操有子，又有諸昆。身後之名，永世長存。就使富貴，壽考百年。曷以易此，其又何言！有肉在俎，有酒盈樽。已矣廷操，其又何言！《竹洲集》卷一三。

## 宴邕守樂語

太守古諸侯，夙重价藩之寄；別乘半刺史，素居上佐之聯。況金蘭臭味之相同，而伯仲埴篴之迭奏。一樽相屬，千里同謠。判府安撫堂堂一世之英，落落萬人之傑。筆精墨妙，揚巨刃以摩天；雪白蘭薰，藹貴名之起日。建高牙於大府，振戎索於遐封。夷夏咸寧，兵民兼裕。玉關人未老，行奉萬年之觴；銀燭坐生春，共極一時之賞。通判奉議以敬事長，行樂及時。高柳咽新蟬，奏薰風入絃之韻；華屋飛乳燕，正桐陰轉午之初。羽扇綸巾，雍容談笑；霓裳翠袖，謳咽笙簧。敢以巴人之詞，上侑醉

翁之操：騶馭曾鳴帝里珂，一麾出守古牂牁。龍媒入貢漢天子，銅柱重聞馬伏波。萬里爭傳麒麟像，滿城謹唱舊襦歌。著人茉莉花如雪，不醉花前花奈何。《竹洲集》卷一四。（以上刁忠民校點）

# 全宋文卷四九七〇

## 釋咸輝

咸輝，乾道中福州靈鳳蘭若比丘，著有《首楞嚴經義海》三十卷，今存。

### 首楞嚴經義海序 乾道元年

《首楞嚴經》，如來世尊最後垂範也。鞠其指歸，在乎「徵心」、「辨見」兩門。辨見，則恐人認妄覺所明，便同吾不見處之真見。徵心，則使渠離前塵影事，見自己性覺妙明之本心。悟此心而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得真見而父母生身猶彼十方虛空吹一微塵。塵物直下兩忘，心境自然雙泯。無上寶覺，圓明真淨，在於是矣。昔隋智者大師聞西竺有性宗楞嚴，晝夜西向作禮，遂宗法華作止觀。止觀即此經中妙奢摩他毗婆舍那一義耳。此經旨趣淵蹟，不可名言，故云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又云如何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皆是離於見聞覺知，絕乎修證行解。逮文殊稟命，料揀圓通，則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信知此法還假聞思，修三慧，相須而作，庶幾盡證反聞自聞之

道。善哉，微塵諸佛，涅槃妙門，在明悟而已矣。余初讀《楞嚴》，即依月禪師標指，及得長水義疏，則知月亦師長水也。長水親蒙記荊，荷負教乘，發揚無上頂法妙旨，悲願宏廣，悟解詳明，學海瀾翻，鋒詞辨利，大文七科，括盡《楞嚴》大要。隨文疏決，真俗鎔融，會色歸空，教兼圓頓。俾學者即疏證經，如得門而入屋，不遭枝岐，達佛知見。月公依長水義疏，標指要義，宗眼明白，見徹法源，直截擷掇，不務名相，皆前輩禪講中珪璋也。小子修習既久，取疏義標指，科行線路，合經而集之，兼采吳興岳師集解，名曰《楞嚴義海》。經傳震旦，將五百年，義海中諸聖師師承不同，或各以智證，遞遞銓衡。以事相觀之，互有得失；以理性質之，正是相與抑揚聖教，洗蕩物情。華嚴文殊問明，涅槃純陀答難，皆此意也。余乃宗徒，而於此二初無適莫，故綜而收之。恭請姑蘇神照講師較證其文，照師著語發明處凡數段，謂「姑蘇曰」者是也。總三十萬言，分三十卷，手自書寫，入版流通，聊以弊文記其緣起云爾。時鉅宋乾道乙酉，福唐靈鳳蘭若稟釋迦遺教比丘咸輝謹序。《首楞嚴經義海》卷首，日本弘教書院大藏經呂字號第四冊。又見《大佛頂首楞嚴經解蒙鈔》（續藏經第一編第二十一套第五冊）。（曾棗莊校點）

## 釋 慧 詵

慧詵，乾道中僧。



## 題般若心經疏連珠記

乾道元年

《心經疏》者，乃唐賢首國師於譯場中應鄭公之請而作也。其文約，其旨微，故述鈔之家尤爲難能。慧因華嚴法師，獨明幽趣，穎邁常譚，每苦舊章頗乖疏意。一日，俯從衆請，爰出新記，名曰《連珠》。蓋取諸祖遺訓以爲指南，經論格言而作程式，鉤索深隱，詒厥方來。俾令慧炬相然，則其功豈不懋矣。時皇宋乾道龍集乙酉中秋既望，沙門慧詵題。《般若心經略疏連珠記》下，大正藏本。（曾棗莊校點）。

## 趙 介

趙介（一一二五——一一九八）字節夫，寶鷄（今陝西寶鷄）人。紹興三十二年，以父蔭補承信郎，淳熙二年試閤門舍人，六年知道州，改郴州，與祠。慶元四年起知高州，卒於官，年七十四。見周必大撰《趙使君墓志銘》（《文忠集》卷七二）。

## 化建三寶閣疏跋

乾道四年十月

右府判都承薛公之文也，沙門道圓謀建此閣，規模宏傑。初度地於瀟灑軒，公爲作此文，後以舊地稍隘，則改卜於古佛大殿之後枕崇岡。冠壓一□，氣象尤偉〔二〕，實往者瑠璃殿遺址也。一日，圓來請曰：「□□道場興奇特事，公此語得毋爲今日改卜之兆歟？以吾法論之，此其理似不偶然也，盍爲書之？」余於浮屠氏因緣變幻之說素所未習，特書遷徙大概於此文之後。公平時爲文，得句敏捷，若不暇紬繹，而言約意盡，終日杼思者所不及。試觀此作，猶想見其對客笑談，欣然落筆時也。乾道四年十月旦，秦川趙介書。《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四。又見《金石苑》。（尹波校點）

〔二〕氣：原闕，據《金石苑》補。

## 葛立象

葛立象，江陰（今江蘇江陰）人，次仲子，隆興二年以右朝奉大夫知吉州。見周必大《葛亞卿廬陵詩序》。（《文忠集》卷二〇）。

## 吉州和糴事狀

乾道元年正月十一日

吉州守臣和糴米三十萬碩，除已起發外，用過水脚糜費一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餘貫，兵梢食米八百九十餘碩，并係本州節省用度，專一椿充上件起綱支遣，職事修舉。《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四〇（第六冊第五五二八頁）。（楊世文校點）

## 范 榮

范榮，南宋初爲忠州防禦使、提督京東路水陸軍馬、知高郵軍。見《宋會要輯稿》兵一九之一四，《宋史》卷三七四。

## 適野亭記

隆興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將之臨邊謀敵國也，必曰境土復而兵罷，侵疆歸則兵弭。神州赤縣，厥今安在？是固擁貔貅，總水中龍虎，專閩者宜蚤夜相與以謀焉可也。乃燕閒游息之地，必寓意以寫其忠義之誠，則適野亭其志

矣。惟亭因山薙草，而有補於國之大事，夫豈爲登山懷遠、飲酒高會，謂從軍之樂，欲遵海而南也哉！此爲捲黃腫、兼曲阜，清敵塵於海岱之間，以稱夫職分當然之寄者。已知此，則茅茨之下亦籌邊之所也。高平侯志在於是，而其從事李庚遂名之此耳，嗣事者幸無媿鄙。時有宋隆興二年秋八月二十有三日記。嘉慶《海州直隸志》卷二八，嘉慶十六年刻本。又見道光《雲臺新志》卷一四。（楊世文校點）

## 范 器

范器，南平軍南川（今四川綦江）人，乾道進士。

### 趙牟氏墓志銘

彤史職廢，淑德懿行泯而不傳，有能碣石墓側者，亦庶幾矣。鄉人趙允兄弟奉其母之喪，以狀丐銘，詞甚哀，予其何以辭！孺人姓牟氏，隱君諱里仁之女，進士趙之才之配。其先蜀之資陽人，累葉以富顯。隱君熙寧初挈貲游南平，顧膏腴可取，遂家榮懿，自是貲產盛甲一鄉。孺人及笄，隱君謂家人曰：「四子一女，吾何憂！女聰慧，當選所宜歸。」先是，允大父諱言亦至自武信，與隱君產業相頡頏，人目爲趙、牟。久之，兩翁相謂曰：「資與武乃枌鄉，今在異縣，盍講好焉！」隱君以之才有

文行，納爲贅壻，既而更治第，俾得自如，其實連牆若一家，逮析產，視兄弟一無厚薄，父母之愛篤矣。孺人處榮懿，舅姑處新市，相距一舍，旦暮未嘗廢起居禮，其可奉甘旨者榼致籃携，婢僕馳送，殆無虛日。舅死，畢喪葬，念姑髮已鶴，迎養於家，奉事不怠。姑死，送終禮益厚。孺人之夫天資灑落，無鄙吝態。客至，未稅駕，杯盤森列，實孺人內助，故不勞咄嗟。孺人年踰三十，夫死，男女幼稚，族黨有爲勢位者所撼，議以再適。孺人守義甚堅，議者沮縮。妾袁氏初亦欲求去，孺人令終制乃嫁之，此人情所難者。嫠居四十年，冠昏喪葬供輸餽贐各得其宜，逮今阡陌聯翩，不失尺寸，是雖肯堂者能立，實自孺人遺訓耳。至若延士以訓子孫，種德以厚基本，孤貧知恤，内外加敬，此里閭知之甚詳，因不復錄。孺人享年六十有八，卒於正寢，實紹興三十年四月十八日也。生二子：曰允，曰充，業進士，舉功名遲速未可量。二女：長適進士牟蕢，先孺人十年卒；次適進士牟蕃，後孺人三年卒。孫男三人：康國、康朝、康世，嶷嶷可喜。孫女五人。允、充弟兄卜以乾道元年十月甲寅遷孺人於輕難壩艮山下，實祔葬也。謹爲之銘曰：

爲婦以孝，爲母以賢。有一於此，名胡不傳！兼而有之，奚以銘爲！德全名著，固無足疑。銘之謂何？久而不磨。傳者益遠，知者益多！嘉慶《四川通志》卷四四。又見《古誌石華》卷二八，道

光《遵義府志》卷一一。道光《綦江縣志》卷九，咸豐《資陽縣志》卷三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二。（楊世文校點）

## 安錫鈞

安錫鈞，字漢嘉。乾道間人。

### 天王橋題名記

乾道元年十月

清溪石橋，橫兩山之間，其天然如天台，而長與廣過之，惜乎人不知也。乾道元年冬十月己亥，安錫鈞漢嘉、張大猷大任、李琦同僧紹松實來。光緒《廣安州新志》卷三九，宣統三年刻本。（尹波校點）

## 潘 緯

潘緯，字仲寶，號廣文，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乾道間爲舒州教授，淳熙四年除監察御史，六年任將作監，八年知鎮江府。撰《柳文音義》三卷。見陸之淵《柳文音義序》（《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首），《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四二、職官四二之六〇、食貨六一之一二六，《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明一統志》卷九。

## 太學補試事奏

淳熙四年十一月

太學比年補試，繁冗太甚，中選者類多假手。欲自今秋科舉爲始，諸州依解額取定合格試卷外，仍取備卷作待補太學生，即於經義、詩賦、論策內有兩場或一場文理優長者并行存留，許赴補一次，其實曾得解人每補聽試。《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四二（第三冊第二一八三頁）。

## 乞制舉試六論罷注疏出題以五題通爲合格奏

淳熙四年七月

制舉以待非常之才，漢唐素重茲選，聖朝尤號得人，如富弼、張方平、蘇軾與其弟轍，皆由此科進。既號大科，欲孚衆望，必鄉評共許，士行無瑕，無愧斯名，始可應此舉。陛下崇尚科目，獎拔人才〔一〕。舊制命尚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一人，今許用侍從薦舉，或守臣監司解送。舊制試論於經史諸子正文及注疏內出題，今已權罷注疏，皆所以誘其來也。竊謂應是選者，一繳進詞業，二試六論，三對制策。所謂繳進策論共五十篇，類多燈窗著述之文，策限三千字以上，雖曰無所不問，以考博通之識，亦豈無平日備對之語？唯是六論於注疏命題，人以爲難。況此一場，謂之過閣，乞尤當加意。今引試有日，若據令再於注疏出題，亦已何及？如依舊制以四通以上

爲合格，則與應進士舉一場試經義五篇者何異？臣愚欲六題皆通方爲合格。選之遴，則其得之也榮。  
《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一之三三三（第五冊第四四二頁）。

〔二〕拔：原作「援」，據文意改。

## 乞許鎮江府二閘霑溉民田奏

淳熙八年九月

鎮江府置二閘，本爲三邑高仰之田藉此灌漑，自使者往來，官司常留準備。望行下本府，并轉運常平司，自今常留四版，以備人使經由。遇春夏間，如水及五六版，許令通放，霑溉民田，實爲兼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二六（第六冊第五九三六頁）。

## 柳文音義序

乾道三年

韓、柳文章齊驅，當代學士大夫之所宗師。其爲文高古，用字聲牙，讀者病之，而柳尤甚。緯典教群舒，郡侯陸先生命之爲二集訓釋。偶見江山祝季賓《經進韓文音》善本，不復增損，因放以音子厚之文。又見建寧本近少訛舛，乃依其卷次，先之以諸韻《玉篇》定其音，次之以《爾雅》、《說文》



訓其義，而又參之以經傳子史，究其用字之源流。庶幾觀其書者，難字過目，無復含糊囁嚅之態。若夫推四聲字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謫，愧非素習，雖窮年矻矻，僅能終篇，然曾何補於問學，爲之，猶賢乎已。其間校讎稽攷，有學正蔡疇元錫、望江吳桌子寬與焉。義未詳則闕之，詎敢以爲全盡？竊有望於博雅君子之刪潤也。乾道丁亥臘月，雲間潘緯書。《柳宗元集》附錄。（以上尹波校點）

## 馮湛

馮湛（一一二五——一一九五），字瑩中，秦州成紀（今甘肅天水）人。從舅劉錫學兵機，以驍勇顯。紹興三十一年措置山東，補忠翊郎，歷江淮都督府同統制、建康左軍同統制。乾道間除環衛宮殿司統領、御前水軍統制。淳熙十四年任左衛將軍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復爲鎮江軍副都統。紹熙間改荆鄂副都統制，復轉武功大夫。慶元元年與祠，卒。見袁燮撰《馮公行狀》（《絜齋集》卷一五）。

### 乞於許浦鎮屯駐水軍奏

乾道六年四月九日

臣躬親相視海道控扼去處，數內蘇州許浦鎮實控扼之要，港汊深遠，可以安泊舟船；土地高廣，可以安立寨柵。比之江陰屯駐之地，公議差勝；且去淮甸不遠，斥堠相連，易於探報，比之定海駐劄

之地，尤爲良便。乞於許浦鎮屯駐大軍。合用寨地，委平江府差官與本軍同去許浦踏逐標撥，并教場地步施行。寶祐《重修琴川志》卷七。

### 梅里鎮勝法寺空屋可置立水軍倉廩奏

乾道六年十月八日

臣移屯許浦，屢嘗申請乞就梅里鎮置立倉廩，應副支請，得旨依臣所乞。今踏逐到梅里鎮勝法寺空閑廊屋庫堂大小共三十間，可以安頓錢糧。《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六三（第七冊第五九〇八頁）。又見同書食貨五四之一〇（第六冊第五七四二頁）。（以上尹波校點）

## 李元綱

李元綱，字國紀，號百鍊真隱，杭州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道間爲上庠生，寄居湖州。力學好古，潛心道學數十年，著有《聖門事業圖》（存）、《厚德錄》（存）、《西銘解》等。見其所撰《聖門事業圖序》及《吳興備志》卷一三。

## 聖門事業圖序

乾道六年

欲窺聖人之門牆，所造之道有四焉：曰明、曰習、曰存、曰覺是也。明則知之必當，習則行之必熟，若夫存、覺，則仁矣。知而能行，是猶適燕而北轅，其所趨雖有遲速之不同，終亦必至而後已。苟終日談燕而駐足，則亦安能至哉？此版築之學所以有行之惟艱之說也。雖然，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有知之士，則必知之明，擇之精。苟未知而力行，是猶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幽、并而足吳、越，未見其能至也。此大學之道必以致知爲先焉。予留心道學幾三十載，食息研究不忘，粗亦知所趨向矣。於是列爲十圖，共成一編，以示同志。蓋欲咸知聖門事業之所在而不失其所趨向也，因目曰《聖門事業》。儻知之有所未盡，幸無惜告教之。乾道庚寅，百煉真隱李元綱國紀序。《聖門事業圖》卷首，百川學海本。又見《鄭堂讀書記》卷三六。

## 聖門事業圖跋

乾道九年八月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體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寂然不動，敬以直內，與天地相似，與鬼神爲一，無一息不存，無一物不該，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

明不蔽以垢，初無過與不及，所取準則以爲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則知與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何以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時，其心怵惕者，由物之體傷於彼而吾之心感痛於此，則仁之體顯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惟其梏於蓐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者，失而不守，吁，可憐哉！此子思所以有謹獨之說也。蓋謹獨者，所以執中也。亦聞前修之論謹獨乎？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甚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方其喜怒哀樂發而未遠，意必固我，微見其端，安危存亡之機繫焉。要當覺之於始萌，復之於未遠，措心積慮，常務執中，戒謹恐懼，惟恐失之。逮其察乎人倫，明乎庶物，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然發而中節也，感而遂通也。義以方外也，莫非順性命之理也。自此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循致矣。嗚呼！此道甚明，學者昧焉，終日營營而不知有是道，窮人欲而滅天理，無足怪也。殊不知古之君子莫不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養中，於喜怒哀樂始發之際以執中，然後發必中節，動無不和。六經之說，《語》、《孟》之言，皆所以明斯道也。所學未嘗不在於是，所行亦未嘗不在於是，亦未有捨是能至聖賢者也。雖然，其學皆自窮理入。窮理者，致知格物是也。予恐後學未知此道，故作圖以示之，集說以明之，有志之士幸勿怠焉。乾道癸巳仲秋日，錢塘李元綱識。《聖門事業圖》卷末，百川學海本。（以上刁忠民校點）

## 李 毅

李毅，慶陽府彭原（今甘肅西峰）人，彦仙子，乾道中差知隨州。見《宋會要輯稿》禮二〇之六及《宋史》卷四四八《李彦仙傳》。

### 乞出給改建先父廟宇敕牒奏

乾道八年二月

父彦仙建炎間以死節顯著，蒙加贈及立廟於商州，所有賜額、敕牒已降付商州。後以商州隔絕，乞於閬州建立廟宇，蒙宣撫使司委官修蓋。于今將四十餘年，其改建閬州賜廟敕牒元未準朝廷降下，乞賜出給。《宋會要輯稿》禮二〇之六（第一冊第七六七頁）。（刁忠民校點）

## 史 漸

史漸，字鴻漸，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人，紹興中進士，以經術教授鄉里，嘉泰中充成都府學教授。

## 賀李守啓

省戶握蘭，共仰四仙山之名勝；使符剖竹，來臨三近古之邦鄉。方熊軾之載憑，已蟆頤之增重。斯文甚幸，吾道有光。恭惟某官柱下該通，龍門深濬。探《中庸》、《大學》之秘，時露端倪；窮先天太極之微，發爲論議。世仰西南之二李，名參嘉祐之三蘇。百年今見于幾人，賸馥多沾于後學。毫端飛動，豈徒渴驥而怒猊；文焰推高，但覺回牛而走虎。蓋嘗掌邦典以佐太史，抑又作《進學》以誨諸生。自宜草天書于槐龍舞翠之間，何乃把一麾于竹馬郊迎之際？諒以經術而飾吏事，必漢名儒；故知岳牧而用詞人，由唐舊典。第虞未煖之席，已賜追鋒之車。某起魯諸生，游鄭鄉校。晝誦歐陽公而夢見，幼識范文正爲天人。屬因叱馭而來，喜遂摳衣之願。從餘杭而講論，竊嘗慕少章之賢；歌京兆之平反，行用繼蘇州之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

## 賀龔倅啓

伏審制出中宸，通虎符而共守；權居半刺，展驥足以猶淹。除目初傳，輿情胥悅。恭惟府判學士心澄玉海，學富金籙。大策高文，昔貴都城之紙；仁恩善政，屢陰召伯之棠。尚虛持橐之班，俯就題

輿之任。未溫坐席，行趣歸裝。某樗櫟散材，蓬蒿倦翼。識迷朱墨，敢辭簿領之勞；目極雲天，即仰  
帡幪之蔭。迹阻匏瓜之繫，心馳燕雀之誠。忻喜載懷，名言莫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三。又見

《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

## 涌泉寺碑

嘉泰四年

昔周秦之際，有二隱君子，曰涪翁，曰河上丈人，皆□世絕俗者也。河上丈人□□□傳爲黃公，  
曹相國師之，以清淨相齊而齊治，佐漢而漢治。□涪翁之□無所傳，世稱爲左綿人。循南山之下，古  
木參天，居民數十家，以捕魚爲生。今猶曰漁父村者，尚涪翁遺迹也。涪翁雖弗稱於世，而在綿□□  
者流，眡他邦爲獨盛。豈非清淨無爲，猶黃帝老子之教，而孤高峻潔，亦涪翁風聲氣習，千載不泯  
邪？嗚呼，古之至人，固必天地同其久，日月齊其明，與造化俱，與一氣游者，不可□□是理也。余  
嘗仕古涪，訪十境之勝，熟其風土人物。距巴西四十里，鎮以袁村名。鎮之西高阜隆然突出，培塿之  
上有觀，顏以「涌泉」。紺瓦朱宮，像設嚴甚。中有三清玉皇大殿，旁列東嶽北帝祠，周以齋廳廊廡，  
香火鼓鐘，□真人僊翁之所居。余嘗以職事至焉，其徒十許人，□矩□□雍化淵者尤明爽，與談名  
理，袞袞可聽。後七年，化淵訪余石室，且曰：「觀興三百年，未有記載，願丐以文，伐石垂諸無  
窮。」余嘆息曰：道一氣而教分爲三，教行於世，雖有異尚，而無異心。王通氏之祖嘗作《洪範九疇

□《》，舉三家之說而一之，惜乎無傳。惟我□□□帝□□《三教論》，以□隆明。道士何授？且曰：圓覺清虛誠明之妙，惟□人爲能同之。於戲，非大聖人，具大見識，超出萬世之表，孰能□□□□□□河上丈人尚存於天地間，竊意其□俛仰下風矣。顧今遺教所以流行，祠牒披戴之衆，琳宮真館，金碧煒煌者，□□□正正分派住古井、昇仙。慶後又分派住龍□、溫泉二觀，皆涌泉出也。始觀未建，俗呼爲何師觀，以玄悟得名。在□□朝賜今□。自慶以下爲四房，皆乾道以後新法，□牒披載，則又孝宗之賜也。故特舉阜陵《三教》聖製，以表見觀之所以盛，庶幾無忘所自云。嘉泰四年歲次甲子九月庚申朔二十三日甲申剛吉之□，從政郎、宜差充成都府府學教授史漸謹□。從政郎、宜差知綿州巴西縣主管□□公□公孫繼之書蓋，迪功郎、宜就差綿州司戶參軍席震炎書丹。《金石苑》卷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以上曾棗莊校點）



# 全宋文卷四九七一

毛 开

毛开，字平仲，號樵隱居士，衢州（治今浙江衢州）人。乾道中爲明州通判，淳熙元年改除寧國府通判。著有《樵隱集》十五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七一，《宋史》卷二〇八。

## 遂初堂書目原序

夫結繩既代，圖籍肇興；綱領有作，典章爰著。周官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史能通八索九丘之故。韓子東聘，始見舊經；李叟西游，僅窺藏室。志昆丘之放者固已謬悠，探禹穴之奇者曾何彷彿！遐哉邈矣，有足徵乎？更秦焚滅之餘，遭漢搜揚之盛。輶軒徧於天下，竹簡出於壁中。世王之所討論，羣儒之所綴輯。前稱《七略》，未有《中經》。劉蒼終莫得之，黃香所未見者。罕歸私室，悉入內朝。然自雒邑初遷，多從亡逸；建安重擾，半雜煨塵。近則散落閭閻，遠或流布海寓。繇是博雅君子，薦紳先生，踵尚風流，迭相傳寫。壯武牛車兼兩。鄴侯籤表累萬。雌黃審其未正，殺青存夫不

刊，而家藏之積，殆與中秘侔矣。且夫商盤周鼎，世以爲古，而無適時之用；晁采夜光，人以爲瑤，而非畜德之資。識天道之精微，揆人事之終始，窮物理之變化者，其唯書乎？故六藝立言之訓，九流經世之要，傳注之學，辭賦之宗，技巧之方，姓名之考，齊諧之志，丘里之談，雖云殊途，皆有可用。誠應世之先務，資身之大本歟！晉陵尤延之始自青矜，迨夫白首，嗜好既篤，綱羅斯備。日增月益，晝誦夕思。重之不以借人，新若未嘗觸手。耳目所及，有虞監之親鈔，子孫不忘，多杜侯之手校。表層樓而儷富，託名山而共久，不已盛乎！若其剖析條流，整齊綱紀，則有《目錄》一卷。甲乙丙丁之別，可以類知；一十百千之凡，從於數舉。僕雅竊通書之好，每資餘燭之光。猥辱話言，屬爲序引。研精覃思，固不逮於揚雄；單見淺聞，復有慚乎袁豹。勉需翰墨，祇塵簡牘而已。太末毛升平仲序。《遂初堂書目》卷首。又見《錫山景物略》卷三，嘉慶《西安縣志》卷四七，《甬宋樓藏書志》卷三七。

## 和風驛記

紹興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新驛成，復古也。衢爲州，當東南孔道，閩越之交，舟車往來，視一都之會，以故舍館爲尤急。先是，置驛在治城西門之內，不數十舉武，由陸則屬於塗，由水則即於川，道既便近，賓無留難。歲庚子，焚於陸寇之亂，厥後計功百倍，則徙建於他所，去捷就迂，人以爲病。又時兵火之餘，一切趣辦土木之用，苦窳不堅。歲月滋久，棟宇圯腐，上雨旁風，四無屏

蔽，狸鼠所嗥，榛蕨所區。暴客奸人，狙爲囊橐，至者懼不敢入，則返舍於逆旅。館無寄寓，其來已久，向之廢地，遂棄弗有，僦民爲居垂三十年，更十餘政而莫能復。紫微舍人襄陽張公來蒞是邦，德惠敷施，年穀屢豐，閭里無事，乃新官府，以謹吏治。積弛所因，相次就緒，然傳置之飾，久而未暇。至是按圖審故，乃曰：自吾爲此，耨荒櫛垢，亦既有成，唯是四方之在我者無所館，舉近遺遠，豈吾之心哉？則以教邑令趙不猷，使屬役賦功，即日而用遷，期年而告成，不費有司，不撓民力。爲屋四十三楹，廣袤五十七步。堂宇臚分，翼以兩廡，重垣四周，閤有閤，庖湔庫廐，各視其次。爽塏靚深，崇大華奐，凡所規畫，咸如其素。門有守吏，里有候人，賓至如歸，舉無乏事。輿人誦之曰：新館宏宏，自公成之。遠而邇而，人具宜之。我有餽資。勉爾來思。豈無他邦，非公疇依？昔者是遺，嗣今其誰？公平公平，無遽歸乎！在昔趙氏，相晉而隸。人以贏資，賓子產治。鄭而乘輿，以濟涉夫。豈無令德，具美則難。惟公仁以惠下，信以立事。仁故無闕政，信故無愆令。是舉也，人樂道之如此，豈獨賢於二子者邪！敢請書以告來者，俾無忘其所始云。民國《衢縣志》卷一七，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七〇，光緒《衢州府志》卷五，嘉慶《西安縣志》卷四七。

〔二〕道：原作「理」，據光緒《衢州府志》改。

## 超覽堂記

信安山水奇秀，甲於旁郡，而守居又跨據龜峰之上，環境諸山，宜若可以周覽而坐致。其北山蓋甚遠，隱隱如圖畫中所見。南山爲最近，反蔽於譙門之樓屋，昧昧然不快於心目，其來已久。前守有欲爲閣道，起前庭屬之門者，卒病其難而止。今太守吳興施公臨郡之期年，德惠既孚，民訟希少。暇日步過東山堂，前鄉若堆阜，崛起數仞，上可容百人，榴翳之墟，蛇鼠之囿，因命翦而除焉。既蠲既夷，仰而望之，則萬峰闖然出於林木之杪，高者下者，鄉者背者，前者却者，銳者平者，如游龍者，如色雲者，繚者如屏，峙者如壁，角秀爭雄，表裏呈露。乃若風雨晦明，寒燠慘舒之變，頽仰萬殊，雖淵、雲之藻思，顧、陸之筆精，猶將應酬不暇，蓋古今之勝概盡於此矣。其下廣野平川，一俯千里。近則連抱之木，竦幹垂陰，庇映左右，乃作新之以爲觀游。而其南爲延宇，植檻馮虛，層軒遡風，亢爽閎寬，四達如一，前可以容賓豆，中可以便燕休。既成，遂以「超覽」名之。其旁積壤成規，高可隱射。又爲亭曰「月坡」，不逮戶牖之間，几席之上，飄然若決浮雲，撒膠葛，搏扶搖而上征，而游乎埃壒之外也。予既從公升焉，而公求文爲記。予嘆而言曰：「凡天下尤物，必待高世絕俗之士然後出之。故雖日接於耳目，或邈若楚越之異，雖幽僻遼遠，或舉爲吾度內之有。是皆理不足怪，而廢興隱顯，抑亦有數存焉耳。況此咫尺之地，鞠爲荒蕪，曠千百年，更二千石幾何人矣，卒莫之

顧，而一旦化爲碧瓦丹楹、瓌偉絕特之觀，夫豈偶然也哉？非造物者之深藏固護，命以遺其人耶？郡即故姑蔑之區，太末之壤，東望九峰，西瞻靈石，南臨樵谷，仙聖之所游也，神靈之所隲也，有道者之所隱也。故其君子多亢言而厲行，易知而難狎，猶有古之遺風也。嘗試登堂而招之曰：今復有肥遯之高，處子之秀，被褐懷寶，考槃澗阿，往而不反者歟！明天子在上，賢太守治行如古循吏，盍亦離蔬釋蹻，惠然肯來，使賓主之美有見於後世歟！斯堂之設，所以舍蓋公而禮徐穉也，庸詎知公之意不在於是乎？遂書以記之。民國《衢縣志》卷一七。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八，嘉慶《西安縣志》卷四七，光緒《衢州府志》卷五，《清漾毛氏族譜》。

### 兩浙東路提舉司題名記

初置司，合兩浙爲一路，治蘇州，尋徙杭州。宣和末，分爲東、西兩路。東路治越，司在府衙東一里，紹興末以賜恩平郡王，遷倉司於鎮東門外。尋以新衙改賜恩平，而司復還其舊，今治所是也。

《輿地紀勝》卷一〇，粵雅堂刊本。

## 雙溪橋記

開化二溪，古未置橋。政和中，會稽李光嘗蒞茲邑，始教民爲橋，然制度陋甚，卒爲湧水所毀。厥後里豪相與踵之，而功大費夥，累歲不竟。紹興乙亥歲，今令桐江喻仲遠之來〔二〕，審知其故，因行視地勢，商度工用，勸募閭伍，應者雲集。即近山得鉅材數百根，費以大省。未幾橋成，如所素計。丙子某月某日，明年某日，則始訖之歲月日也。鑿溪之深，聯木爲械，步二而柱，橫木貫之三，藉以大板，其厚四寸，飛欄相扶，以翼其外。中爲亭以便休息，乘者得以安，行者得以肆。千百年之缺一朝而舉之，是亦難矣。始予聞而心善之，會衆請文爲記，故備述其本末，以告來者。雍正《浙江通志》卷三七，四庫全書本。（以上刁忠民校點）

〔二〕江：原作「汪」，據諸史志改。

## 鄭春敷

鄭春敷，隆興間醫人。

## 女科濟陰要語萬金方序

婦人一科，古稱之曰難者，以其嗜慾多於丈夫，感病倍於男子，加以慈戀愛憎，嫉妬憂恚，染着堅牢，情不自釋，故病根深也。殊不知經水胎妊生至崩傷，則又險而至難。吾早歲學醫，求醫書若干卷，如《產寶》、《產經》、《良方》、《濟生》等書，靡不較閱。其雜病與丈夫同，而載于諸書者，歷歷可究。惟方產則汗漫雜出，非有傳家萬金之方，何以知其要領？是以集諸家之善，抄世驗之奇，始於調經，繼以脫產，終於雜症。凡方論字字如真金美玉，隨世所病，用而徹應者也。惟有字號者，乃日嘗必用之方，無字號者則備用耳。囑我後人，不可輕視苟傳，雖至親密友，如甥舅師弟之間，不可借覽。余已祝天設誓，後之子孫不可輕犯。家無恒產，此是金穴。隆興三年菊月〔二〕，鄭春敷題。《宋以

前醫籍考》第三三三頁。（王曉波校點）

〔二〕三年：按隆興三年正月已改元乾道，而「菊月」即九月，此「三」當爲「二」字之誤。

## 莫廷秀

莫廷秀，乾道中知德慶府。見《宋會要輯稿》兵一之二二。

### 請申明朝廷推賞土豪百姓拒賊之功奏

乾道元年四月四日

二廣諸州，多與江西接境。江西之民，以興販私茶鹽爲業，劫殺平民，而二廣諸州軍兵孱弱，惟賴土豪號曰統率者，聚其保伍以遏絕之。然其間百姓有以死戰而不見恤，統率保全州縣而無以賞功。望行下二廣諸州，或有百姓身死於戰，兼統率能阻遏賊勢、保全州縣者，所屬保明，申朝廷推賞。

《宋會要輯稿》兵一之二二（第七冊第六七六四頁）。（楊世文校點）

## 趙子澣

趙子澣，宗室，令諰子。乾道元年臨安通判。官終左朝請郎。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〇之一七，《宋史》卷二一八《宗室世系表》四。



乞令侍從舉宗子一二人奏

乾道元年十月十九日

向者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嘗詔侍從各薦宗室文臣、京朝官以上二人，以備召用。乞降旨令侍從于宗室中各舉所知一二人〔二〕，具以名聞，陛下俯賜延見，量其才而器使之。不惟宗姓自此得以所長見于時，亦足以廣公朝得人之路。《宋會要輯稿》選舉三〇之一七（第五冊第四七一七頁）。（尹波校點）

〔二〕侍：原作「待」，據宋官制改。

王廉清

王廉清（一一二五——？），字仲信，順昌府（治今安徽阜陽）人，銍長子，南渡居紹興府剡縣（今浙江嵊縣）。紹興十二年，年方十八，進《慈寧殿賦》。銍卒，秦熺欲取其家藏書，廉清堅拒之。著有《京都歲時記》、《廣古今同姓名錄》、《補定水陸章句》、《新乾曜真形圖》。見《揮塵餘話》卷二，《宋史翼》卷二七，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七，《宋詩紀事》卷五八，《宋元學案補遺》卷四。

## 慈寧殿賦

臣聞乾天稱父，坤地稱母，天地至大，必言之以父母者，明其尊崇博厚無以加也。是以圓首方足，皆仰之燾之，欲報欲奉，無不極盡。繇古以來，聖人之盛，莫過堯、舜，而孟子以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恭惟皇帝陛下繼大人之照，宜日中之豐，體堯邁舜，憲古明王，以治天下，發爲號令、典誥，廟謨宸斷，親仁善鄰，開物成務者，莫不以孝爲首。臣聞孔子謂曾參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仰惟陛下曩者以皇太后扈從未還，願見之心，致軫宵旰。四方兆民，延頸指日，以冀來音久矣。斯焉天人交孚，鄰邦修睦，橐弓箠矢，息師偃革，寰宇之間，遂臻安堵。恭奉駟駕，言歸闕庭，凡在動植，孰不手舞足蹈，翼鼓膺奮？遙觀古初，復無前比。臣伏以老氏三寶，以慈爲首；乾元之道，萬國咸寧。洪惟慈寧之殿，合爲嘉名，超軼前世，致安之道，繇是以始。形勢制作，煥乎其有文章，儀刑萬邦，風化際薄，無所不及。若堯之光被四表，舜之丕冒海隅蒼生者，行見於今日，甚盛烈也。臣生長當世，薰陶漸摩德義之久，目睹心欣，不能自己。思欲頌良圖協恭，式化成規，誠開金石，感動遠邇，以彰聖治莫大之慶，而昭述巨美者有日矣，輒因殿之名，以推原萬一。至於辭章淺陋，言語膚率，不能抉奇摘異以爲偉，不惟不能，亦所不敢也。臣謹昧死再拜而作賦焉。

臣恭惟皇帝之嗣位十六載也，海宇澄清，四方砥平。受上天之眷命，紹洪基於大明。邇安遠至，措刑寢兵。人熙熙兮春臺，物蕩蕩兮由庚。六服承德，衆心成城。所以復炎德之輝，而迓周邦之衡。先是，騶駕從狩鄰國，克享天心。咸有一德，式遄來歸，懽動九域，乃命羣工。擇基之隆，儲祥之勝，圻建問安之上宮。列辟肅然而赴職，百執鎗然而效忠。爰即行闕，以成厥功。於是上高擬天，下蟠法地。削甘泉之繁縟，屏含元之侈麗。揆太極之宸模，就坤靈之寶勢。乃諏龜筮，龜筮協從；乃稽萬物，萬物無異。帝曰欽哉，乃彰鴻名。慈以覆育於天下，寧以鎮服於寰瀛。蓋將昭徽音於太姒，而表思齊於周京者也。有嚴有憑，或降或昇。揆之以日，築之登登，經始勿亟，百堵皆興。伎者獻其伎，能者精其能。否往兮泰來。闔決兮垠開。倉昊馳耀兮，黃祗助培。運郢碩之斤斧，攻杞梓之良材。萬杵散雨兮，千鑣轉雷。離婁督繩兮而公輸削墨，夏育治礪兮孟賁掇芟。聲隆隆兮伐喬枚，勢輻輳兮豁層厓。長林巨植兮，千年之產而萬年之材。輾如闖、直如矗兮，崔嵬于時。山壤獻靈，川流效祉。陸架水浮，風屯雲委。輻湊鱗集，衡行櫛比，以萃於殿之址也。於是匠氏經營，百藝駢并。礪焉而礪，硲焉而硲。高下曲折，塗墍丹青。此興造之本意，而動作之形容也。既而四周凌天而岌嶮，九門參空而伶俜。闕百常兮屋十尋，皆捷爵兮建瓴。儴儴千栴，閑閑旅楹。岫綺對砌，窓霞翼櫺。彤墀洋洋，金碧煌煌。神鴟展吻而咥呀，文犀厭牖而赫張。寶排象拱，列星間梁。棹桷欒染，黼藻鈐黃。玫瑰玳瑁，翡翠明璫。方疏圓井，瑣連斗扛。枿懷上承，柱石下當。騰雙猊兮盤礎，刻怒兕兮伏相。其蟠也類九淵之虬屈，其翥也若千仞之鳳翔。或倒文漆於衛社，或薦孤桐於嶧陽。烏枿橫截，緇蘂交

相。第栲栳與椅橈，積梗枵兮豫章。蓋天下之奇榦，盡羽檠而國櫓。夫然未足以比其制，未足以形其雄。轆轤龍嶺，飛雲架空。出入今日月，吸呼兮雨風。開重軒兮纍玉，鱗萬瓦兮游龍。高下髮直，左右翼從。西八東九，金礫珉鎔。平寫三山之景，坐移群玉之峰。喜洩洩兮樂融融，入如遇兮出如逢。映斗杓而瞳矐，挹天漢兮春容。觀其巨鎮在南，長江在東，前擁後顧，盤錯窪隆。占皇圖之奕奕，鬱佳氣之蔥蔥。天海相際，造化溟濛。雕題貫膺，大扁舸艨。尋撞戴斗兮航浮索援，皆馳驅而致恭。采肅慎之楛矢，職夷黔之布賚。上則天日於潛之山，鳳凰南北之巔。巉巖截辟，窈窕回旋。狀群羽之集麓，若萬馬之奔川。海門之潮，滄溟之淵。濠泓奔放，勢如朝焉。皆足以小崤函而吞涇渭，等河雒而隘隴岍。夫以此而駐蹕，實一制而萬全。然而不以爲離宮，不以爲別宇，而獨以奉長樂之安，而爲承顏之所。故能遠邁漢唐，夸歷三五。則雖兼天下之奉，極天下之貴，亦人所樂而天所與也。凡臣所鋪翼而陳之者，尚可名言之也。非比三吳之盛麗，九旂之容衛，六宮之深嚴，萬物之侈冶，不足以隆一人之孝於無窮。於是俯而拜，仰而重，曰：當乎法駕言歸，宗祏生輝，千丈萬騎，如指如麾。備一時之盛禮，慶萬國之洪禧。望閭闔兮瑞霏微，剗觚稜兮祥威蕤。馭嚴嚴之玉輦，建颺颺之朱旗。華蓋儼杠，天驥驂駢。增日星之光明，闐老幼之提携。千官之班兮鴛鴦，兆民之欣兮嬰慕。喜懽動於堪輿，澤周流於道路。樂極者或至於抃躍，感深者爭先於馳驚。沈滲晏然兮屏翳收風，綏譊不興兮豐隆霽怒。雙閎敞兮如升，萬室昂兮如訴。若乃萬壽誕日之辰，一人會朝之際。濟濟峨峨，群臣在位。皆輔臯而弼夔，過房杜兮丙魏。奉玉卮兮瓊甃，展采儀兮文陛。皇帝躬蹈事親之美，以獨高於萬世。進退

禮樂，抑崇下貴。隆帝業兮億載懽，祝聖人兮千萬歲。然後敷茲睿化，徧於中下。尊卑模範兮盈里閭，膏澤滲漉兮盛王霸。工在衢，士在朝，而農在野。百度修明，萬幾閒暇。無有遐遺，睦如姻婭。四海安若覆盂，九有基如太華。於是有客相謂曰：「子聞今日之盛事歟？」曰：「然。嘻爲堯舜，神人以和。運紹五帝，獄訟謳歌。但無爲而已矣，於致養以云何。豈若我皇躬勤儉之資，恢隆平之時。約己以奉太母之訓，致美以化群黎之爲。端壹心而應感，斥衆異之盱眙。煥爛方冊，照溢書詩哉！且客聞歷代之制乎？土階之卑不免乎儉固，雕椽之飾不免乎驕奢。魯夸靈光而但述土木之巧，魏稱景福而徒爲制作之華。俱游觀之是云，奚文辭之足誇？又豈若我皇綏定邦家，以成孝道，允邵義媯哉！且上棟下宇，聖人所取也；至德要道，聖人之孝也。作於楚室，能修泮宮，諸侯之功也。與其論諸侯，曷若言聖道；與其言雄壯，曷若言聖德？明明我宋，得天下之統。蒸哉祖宗，膺器之重，殆二百年，休聲無壅。下之所奉者惟君，上之所承者惟親。當君享九重之實，而親安萬乘之尊。蓋匹夫之孝，曾閔所難，不足以言。惟據域中之大，饗天下之養，然後爲重也。已析而合，既失而得，然後爲喜之至也。曠古所無，一旦在己，漢唐所恨，自我而得。凡是數者，兼而有之，不特爲四方之賀，又將爲萬世之光寵也。今是殿也，不奢不陋，不高不卑，合禮之界，與天下齊。以是爲固，鞏於鼎龜，以是爲寶，保若山谿。雖廣八荒而爲城，開溟渤而爲池，倚圓天而爲蓋，立棟梁於四維，亦奚有宜乎？」於是再拜而歌曰：「蒼蒼高旻，覆下民兮。與物爲春，澤無垠兮。一人孝至，通帝意兮。金石可開，不可移兮。上下合契，定大議兮。法駕六虬，言還歸兮。勅以慈寧，爲殿名兮。厥功告成，百室盈兮。」

居之克安，若石磐兮。四方瞻觀，化益寬兮。天人合應，助其證兮。光啓中興，祖武繩兮。紹復大運，法堯舜兮。旋澤曲軫，翕然順兮。孝道克全，鑑上天兮。壽祿萬年，其永延兮。聖人孝兮，感人深。責成賢輔兮，雋功克忱。廣殿軒軒兮，巨厦深沈。晨昏之養兮，萬乘親臨。財豐俗阜兮，寫于薰琴。百姓克愛兮，諸侯克欽。亘萬國兮，得其懽心。宮殿之制已陳之矣，天子之孝既備述矣，四方之心見於斯矣，口軟字碎其言畢矣。欲昭聖孝，永無極矣。日月爲字，天爲卑矣。《歷代賦彙》卷七三。《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二。《揮麈餘話》卷二。又見

## 修東湖記

天台爲郡，負山帶江，地形險巖，草木翳薈，人煙繁夥，萬室鱗比，隨山高下。無平川大陸以洩水怒，每陰雨霖霖，則水泉噴薄，澗輸壑委，奔流疾走，自高而下，如建瓴於高屋之上，閭里之民咸懷決溢之懼。厥初經營，智者相攸，鑿湖於城東，當衆山縈滙之要，以受百水。即城徑庭，爲瀆以疏之，湖高而江低，並湖爲斗門，泄水以注之江。旱則潴畜以待灌溉之須，民用莫居，無復水患。歲月既久，畔援施易，土石傾圯，啓塞無時。蓋自皇祐、熙寧以迄於今，屢作屢廢，至是極矣。每大風雨至，闐闐寢有蕩沃之虞，水無所歸，不循其流，理則然也。乾道五年冬，秘閣河內向公以淮南連帥移守是邦。始是見民吏，具宣天子德意，問民所疾苦。舊聞此湖堙廢弗除，即躬至其所，環視利病，攷

卜協日，興工庀役。公以浙東路兵馬都監開封俞紳才幹有餘，敏於集事，即檄以董之。臨海令會稽陳居安方以民功薦聞，興利除菑，實惟其職。公乃覈舊跡，披故道，昔之沮礫鬱積者今疏鑿之，昔之侵漁蔽虧者今疆理之。浚城中之水溝，創城闔之斗門，覆以亭屋，以引左右之水，以達懷義橋之南北。又即湖東故城之址舊斗門築三閘以通西江，總爲斗門者六，爲亭者一。凡湖其南方東西十六丈五尺，其北方東西六十五丈五尺，南北通袤三百二十丈，計其廣輪二百十三畝有奇，其深七尺。興工於六年二月之丙戌，而訖於三月之壬戌，凡用工八千九百有奇。長隄崇崇，清波綿綿，夏屋渠渠，坊址暨暨。不勞於民，不擾於市。宏壯深廣，煥然一新，烏虜偉哉！厥功告成，郡僚邦人咸願刻石紀績，屬僕以文。乃爲之記曰：惟昔水利，備於《周官》。溝洫澮川，遂人掌之，蓄水、止水、均水、舍水、寫水，詳於《稻人》。在漢召信臣、杜詩，號爲循吏之冠，其功始於鑿六石門。晉杜元凱儒者之宗，請二千石修理堰谷，以積其水。原其用心，豈專爲耕耨浸灌之計哉？惟公夙以風力、知略爲世吏師，凡所臨郡國，興滯補弊。壞奸隸之機，埽險健之訟。施惠於斯民，以廣我國家之盛德。是役也，披藁刈荒，窮源探本，發明前人久廢之績，推尋百里堙汨之弊，啓作竣事，必躬必親，無一弗盡，以爲邦人永永無窮之利，用心亦可謂閎矣。公今行且歸闕，左右帝旁，推此心以利天下，顧豈久留於郡哉？凡此父兄，戴公之賜，自今謹儲泄之節，相暎潦之宜，疏導以時，渟汙無壅。「甘棠」、「峴首」之思，俾永勿壞。尚千百年，公之惠澤，其有既乎？《赤城集》卷一三。（以上李文澤校點）

# 全宋文卷四九七二

張藻

張藻，乾道初爲淮南東路兵馬都監，後以其措置過界賣茶，徒妨商販，降三官。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一之一七。

## 乞過界賣茶以助歲計奏

乾道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乞降茶鈔四千引，爲錢三萬六千貫，下出產茶處，委官裝發赴盱眙軍，過界出賣，可準得銀四千錠，以助歲計。《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一之一七（第六冊第五三四九頁）。（祝尚書校點）

張發

張發，鳳翔府岐山（今陝西岐山）人，乾道間作《保蜀忠勤錄》。



## 吳武安功績記序

忠烈吳武安公，中興名將。其撫養士卒似吳起，其勤儉精力似陶侃，違令必戮似孫武子，憂國遠計、不倖近功似趙充國。身歿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廣與羊祜也。是以能勝所難勝，守所難守，以保全蜀。使有數年之壽，則中原之復可幾也。方其薨也，其長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撫爲行狀，不詢其子，使二舊吏立供。爲之墓誌又據行狀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詳。乾道乙酉，予既作補遺，志其大者凡數十事，以遺其少子參議，且類宸翰、詔命、碑鏤爲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錄》，庶備國史異時採擇，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後之爲大將者有所矜式。書成，人喜讀之，薦紳傳道已滿四川。然意尚有遺也。近得明庭傑從政所撰《功績記》，文實語詳，果有未聞知者。詢其來由，則云方忠烈用兵，渠在張魏公幕府，親所聞見，宣撫司參議馮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也。因鏤之集中，以補遺焉。岐下張發書。《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五。（祝尚書校點）

## 張可宗

張可宗，淳熙初爲主管左右春坊事。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四〇。

乞皇太子宮官吏減年轉官奏

淳熙二年十二月二日

本宮官吏年勞酬賞，見依親王下指揮，六年特轉一官。今來皇太子宮比親王府事體不同，乞特與減年轉官。《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四〇（第三冊第二五五四頁）。（祝尚書校點）

張夔

張夔，南劍州沙縣（今福建沙縣）人。乾道中爲左承議郎、監行在左藏南庫。

栟櫚居士集跋

乾道六年十月

士之特立獨行、有所用於世以知名海內者，顧所學所養如何耳。皇宋中葉以舍法取人，居庠序者急利祿計，競以老、莊、王氏之說扇爲虛浮，一時士氣，往往靡然不振。不特英風義概難乎其入，蓋自舉業之餘，他文未必有可人意者。正言先生當政、宣間方妙齡，天才豪邁，卓然自拔於流俗中，廣博經傳，馳騁古今，落筆數千言，固已氣吞場屋，碌碌視餘子矣。至於行有餘力，發爲風騷離著之

文，談笑頃刻間輒出驚人語，傳之者莫不一唱而三歎。繼而魁貢於賢關，感慨時變，引義慷慨，首進罷花石箴諫之詩，忠寤冕旒，公卿爲之動色。果自布衣召擢置言路，憤世嫉邪，排擊僭僞叛逆之黨，凡時事人所難言者，公悉力陳。今以遺稿觀之，其剛直嬰鱗之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自非所學所養淵源澄深，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者，奚至是哉！惜其不幸早世，未就勲業，然仙去將四十年，盛德彰而名聞流，以彼易此，得失較然，豈非所謂死而不亡者耶！枿櫚舊有集，散逸頗多。今宅相饒君好古，悉取家藏繕本鋟板遠傳，與學者共，其志尚尤足嘉者。難弟志中又素敦羽翼之愛，不鄙固陋，囑以題跋。夔也么麼晚進，曷足以盡先達之美？蓋嘗觀蘇東坡之序歐陽公文，有曰「論事似陸贄，詩賦似李白」。僕不佞，輒於先生亦云，必有能辨之者。重惟無似之迹，蓋自童蒙已知仰慕公之名節久矣，矧今得全書，欽誦以警所未聞，而孱瑣姓名乃忝附驥，以托不朽之傳，非爲幸之大耶？謹振襟再拜以書。乾道庚寅十月既望，鄉末左承議郎、新監行在左藏南庫、賜緋魚袋張夔謹題。《枿櫚文集》附錄，弘光重刊萬曆本。（祝尚書校點）

## 張 埏

張埏，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人，根孫，燾次子。乾道初爲右宣教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歷通判建康府、知嚴州。淳熙七年知永州。著有《零陵志》十卷。見張揆撰《宋故致政參政大資張公墓碣》。

（《江西出土墓誌選編》，《景定建康志》卷二四，《宋史》卷二〇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

## 龍伯高墓羣公翰墨跋

淳熙七年

有盛德者必百世祀。由漢距今，千有餘歲，名卿才大夫功業掀天地，磊落相望，見於丹青多矣。未有子孫嗣續不替，丘壠巋然，祠宇顯設如龍伯高墓，非盛德所至乎？余以淳熙庚子分符零陵，有舜舉者爲郡庠士，一日忽携群公翰墨來求余跋，因書數語，以叙景慕盛德之意。洪武《永州府志》卷六，洪武十六年刻本。又見隆慶《永州府志》卷一〇。（祝尚書校點）

## 吳 援

吳援，德順軍隴干（今甘肅靜寧）人，璘長子。紹興中爲右承議郎、利州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遷右朝散郎、直秘閣、通判利州，再遷工部員外郎。乞補外，除秘閣修撰、知綿州，遷右文殿修撰，充四川安撫制置使司參議官。乾道初，知蜀州，改知利州，後以右文殿修撰奉祠。淳熙十一年，坐事降充直寶文閣，罷宮觀。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六、一六一、一七三、一八〇及《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三九。

乞禁私造秤斛奏

紹興二十二年二月

商賈細民私置秤斛，州縣雖有著令，然私相傳用，習以爲常，至有百里之間，輕重多寡不同。望下有司申嚴法令，置造刊鑄字號，量立價錢，許人請買，非官給者重行責罰。《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三四（第六冊第五五五三頁）。（刁忠民校點）

吳 蓋

吳蓋（一一二五——一一六六），字叔平，開封（今河南開封）人，高宗吳皇后及吳益弟。紹興中以恩補官，累官至寧武軍節度使、太尉，封新興郡王。乾道二年卒，年四十二，贈太傅，追封鄭王。見《宋史》卷四六五《外戚傳》下。

乞差破給使人并免減宣借人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蓋先授太尉日，已降指揮，恩數并依吳益例（一）。今欲乞依例差破給使使臣（二）。其宣借人已經

裁減外，合減八人，并顧募再合減一十人，亦乞免行裁減，庶幾仰副朝廷優異戚里之意。《宋會要輯稿》儀制四之一九（第二冊第一九〇八頁）。（刁忠民校點）

〔一〕并：原作「益乞」，據同書同頁載吳益奏文改。

〔二〕破：原作「賦」，據右引改。

## 朱 佺

朱佺，平江府吳縣（今江蘇蘇州）人，長文從子。曾任舒州幕職。淳熙初，爲都大提舉四川茶馬公事，以職事修舉，詔直秘閣，入爲吏部郎中，復出任淮東總領，知筠州。紹熙中知明州，易泉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三、六、六一之五、七，《宋史》卷一九七，《宋人佚簡》卷一。

### 放賣蕃茶年額奏

淳熙五年二月

入蕃茶大觀間歲賣二十萬斤，至乾道四年，威州守臣湯尚之奏請以五十萬斤爲額。蕃戎歲市已久〔一〕，比之舊法委是數多，今若驟減其數，竊慮蕃戎缺望，事干邊防。《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一之二四（第六冊第五三五二頁）。

〔二〕蕃：原作「藩」，據上下文改。

### 考功置籍事奏

淳熙六年十二月

考功編類大小使臣年甲置籍，誠足革弊。然各選凡遇參部，每陳乞一事必須關會，前後重疊，行移繁冗，孤寒滯留。乞自今大小使臣參部，先送考功整會的實年甲，給據付本人，許令終身照用，庶免重疊會問。《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三十五（第三冊第二六一七頁）。

### 乞造克敵弓裝備鎮江一軍奏

淳熙九年

鎮江一軍，乃韓世忠部曲。世忠造克敵弓，以當虜騎之衝突〔一〕，其發可至百步，其勁可穿重甲，最爲利器。前后屢以此取勝，虜至今畏之〔二〕。往歲調發，弓不免損失，存者歲久亦漸弛壞。今考諸軍見弩手八千八百四十二人，人合用兩弓，一弓一日上教，一弓備出戰，合用弓萬七千六百八十有四，僅存六千五百七十有四，餘皆不堪施教，乞下鎮江都統司做造，湊及元額〔三〕。《宋史》卷一九七

《兵志》一一。又見《文獻通考》卷一六一。

〔一〕虜騎之：原作「敵騎」，據《文獻通考》改、補。

〔二〕「前後」至「畏之」十二字原無，據右引補。

〔三〕做造湊及元：原作「足其」，據右引改。

## 進先臣所撰春秋通志表

元聖素王之道，蓋緯地以經天，六藝載籍之傳，實同條而共貫。夫缺一則不可，豈道二而當然！臣某中謝。竊以周自平王東遷雒邑而周室衰微，《詩》於《黍離》降爲《國風》而《小雅》盡廢。征伐肆出，名號僅存。聖人傷周道之不行，《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而削則削，是其是而非其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愆，以代二百餘年時君之賞罰。非獨貴中國而賤夷狄，又將尊天子而抑諸侯。於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繩暴亂。片言示貶，戮宵人既死之奸；一字或褒，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罪我者，當時有感而終麟；在則人亡則書，後世遂資於古鑑。故亂臣賊子以之知懼，雖言偃卜商不能措辭。卓哉大經，孰明奧義！嗟去聖之既遠，悼爲說之紛更，稽之《左氏》則有叙事之長，考之《公》、《穀》則有解經之善。啖助之集解，復爲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之探其淵源，未免互有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之熙朝。在仁宗時，嘗命以師儒；迨元祐初，復詔以科舉。力贊盛時之治，頗號得人之多。伏念先臣，幸生斯世。夙紹青氈之學，每耽黃卷之書。未



冠而掇巍科，既壯而事高蹈。棲遲樂圃，閉門著書者垂三十年；特起泮宮，鼓篋授學者逾數百輩。晚被鉅公之薦，旋膺璧水之招。翱翔芸閣之雋游，紬繹樞庭之密議。平生之作述，於群經固無不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書尤深於凡例。其去取三家之當否，旁稽考諸儒之異同。遠殊董仲舒、劉歆、向所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頤、顥立言之要，酌以自得之學，著爲《通志》之編。屬時論一起於要塗，使斯文遂束於高閣。天祐吾道，運丁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大一統以朝元，張四維而御極。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且欲因文武而憲章，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恢隆於此道，聿先復用於是經。立之學官，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奄九有，是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齡之嘉會。早竊功名於俊域，屢叨講席於王宮。尋常不墜於箕裘，鑑寐敢忘於堂塾？因贊郡條之暇，自遺傳癖之譏。況此難逢，實爲幸遇。追念前人之志，覬揚後世之名，與其獨善以傳家，孰若迪教而輔世？謹蠲筆札，恭綴簡編。所有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并序凡二十卷，計一十策，謹賁詣登聞檢院隨表投進以聞。恭願天度包荒，聖心稽古。輔以緝熙光明之學，資於施爲注措之時。或備乙夜之觀，庶少裨於德政；儻示諸生之好，亦有補於方來。遂忘鈇鉞之誅，仰瀆神明之聽。《經義考》卷一八一，四部備要本。

## 與判府書 一

佺惶恐頓首百拜上覆判府都運直閣中大先生台座。即日秋序變涼，恭惟神相豈弟，聿有嘉祥，台

候動止萬福。佺夙被恩宏，遠依陶冶，下情不勝瞻仰，謹具啓上承起居，不備。佺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卷一。

## 與判府書 二

佺皇恐頓首百拜上覆：恭惟判府都運直閣中老先生器周遠用，識創幾先。剴繁劇以將明之才，建久大以寬博之操。出持使節，大振綱條。國裕民安，□修官□行膺〔二〕。賢業日隆，詳延在即。馳心門仞，形神飛越。佺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卷一。

〔二〕此下當有脫漏。

## 與某人書

佺皇恐僭易百拜申問台閣寶眷，恭惟中外倍擁方至之福。佺皇恐僭易百拜申問。《宋人佚簡》卷一。

與某官書 一

佺惶恐頓首百拜上覆：佺以至愚，仰玷知遇，輒不揆荒拙，齋沐具啓事，專人投獻，少伸叙謝之誠，伏惟台慈特賜采覽。惶恐死罪。佺惶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卷一。

與某官書 二

佺惶恐頓首百拜上覆：佺駑鈍不材，叨塵郡幕，無分毫補於事功。加以幼孤自立，偏親垂年，百指饑寒之累，萃于一身。賦性畏怯，每念才不足以奮迅，惟是奉法循守，死不敢踰。雖粗保其始終，然至於違物忤人，怨謗山積，坐是兢兢，寢食不敢自安。敢意高明察之於衆惡之中，特加收錄，俾在薦揚之目，退惟犬馬，何以仰當大造〔二〕！《宋人佚簡》卷一。

〔二〕此下疑有脫文。

### 與某官書 三

佺啓：不審比辰台用何似？敢乞廟朝倍保台重，佺下情無任祝頌之至。門生右文林郎、舒州觀察支使朱佺啓。《宋人佚簡》卷一。

### 與某官書 四

佺皇恐頓首百拜上覆：佺攝官承乏，仰荷寬恩，不以譴斥。七月三十日，已書三考而代者尚未至，薦章垂成，尚闕一爾。孤寒寡援，未有施德於合尖之時者。近降旨揮文字足許離任，萬一有僥倖，即解戍而去矣。門下士久辱哀憐，僭易申〔一〕。《宋人佚簡》卷一。

〔一〕此下當有脫漏。

與某官書 五

佺皇恐頓首百拜上覆：佺叨塵屬部，朱墨賤僚，託大厦帡幪之久，恩德之重，未易爲言。伏自台旆被召遠闕，一官有守，無緣負羈紲於道途，服掃除於庭下。且以人微品薄，不敢僭易冒貢干牘以塵記室之史，惟是瞻沐〔二〕。《宋人佚簡》卷一。

〔二〕此下當有脫漏。

與某官書 六

佺皇恐頓首百拜上覆：佺申候起居之禮已具公儀，不審比辰台用何似。恭惟道粹儲休，德凝泰定，厯鴻之召，鬱有大來。佺未由瞻望旌麾，敢乞中缺勳烈昭融，追配先代。顧夙望之久隆，繫朝夕之可俟，赫赫具瞻，當有中興得賢之頌也。佺不敢佞。佺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卷一。

## 上某官啓

調度盈虛，皆足國裕民之要；澄清可否，爲觀風問俗之良。深懷推轂之仁，曲借涸鱗之潤，謂不賢常識其小者，故有善必演而成之。坐使饑虛，亦蒙許可。佺敢不誓堅素節，恪守官箴！尺短寸長，已荷先容之造；軀捐首殞，敢忘後事之圖。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謹具啓事申謝，伏惟台慈俯賜鑑念。不備。謹啓。八月日，門生右文林郎、舒州觀察支使朱佺啓。《宋人佚簡》卷一。

## 上判府啓 一

池中篋積未盈〔一〕，參桂肯遺於道側；重寄難於輕塞，選精何以遽承？況棲遲於無聊，乏聯翩之要援。分甘棄委，誰復興哀！得當路一言之榮，賢公車百牘之薦。如佺者欻欻拙技，樸遯下材。叨世祿之微班以餬其口，營逮親之薄祿誠迫於心。回回朱墨之間，忽忽歲時之晚。畫諾有慚於前輩，剗繁復後於衆人。始慕梁從，欲脫鞭笞之州縣；終同阮瑀，遂爲飄泛之萍蓬。豈謂高明，特垂甄錄，借誤墨飛騰之勢，資啞鍾調擊之和。不求萬選之青錢，姑取一言於佐器。其爲幸會，安可名言！此蓋伏遇判府都運直閣中大先生賢業應期，英資照古。得君子成身之道，見聖人經世之心〔二〕。《宋人佚簡》卷一。

〔一〕此句之前當有脫文。

〔二〕此下當有脫漏。

## 上判府啓 二

門生右文林郎、舒州觀察支使朱佺。右佺啓，準照牒，保舉佺充改官親民任使者。郡幕素粲〔一〕，無湛輩才名之重；囊封備數，叨山公啓事之榮。顧小己之非宜，知大恩之難報。竊以天下未嘗無士，宗工爲後進之階；人材莫不願時，盛德乃群倫之首。惟貧賤喜伸於知己，故英豪莫重於吹生。取精強於政事之淵源，求敏銳於言辭之剖闕。觀器識而占設施之遠近，迹行藏而審操修之是非。雖茂實英聲，取無餘蘊；然深情厚貌，未易揣知。考古盛時，惟今多士。器皆周物，圓中規而方中繩；人喜逢時，用爲虎而棄爲鼠。風雲已際，蛟龍皆起於下闕。《宋人佚簡》卷一。（以上刁忠民校點）

〔一〕粲：似當作「餐」。

# 全宋文卷四九七三

## 方有開

方有開（一一二五——一一八七），字躬明，號溪堂，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工文詞，隆興元年進士，授南豐尉，調建寧府政和簿，改特監潭州南獄廟、襄陽府學教授，監行在惠民北局。廷對陳恢復大計，遷司農寺丞，差知和州，除淮南西路常平茶鹽兼權轉運提點刑獄公事等，官至戶部侍郎。卒於淳熙十四年，年六十三，有《溪堂集》。見《燭湖集》卷一一《承議郎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方公行狀》。

### 乞兩淮人戶未開荒田更與展限一年奏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安豐軍奏乞將民戶未開荒田更與展限一年，奉旨令淮西提刑方有開詳所奏事理及照應去年八月三日已降指揮，疾速具申尚書省。有開照應淮鄉地廣人稀，先遭殘破之後，民力方漸稍甦，若不更與存卹展限，恐失朝廷撫摩邊氓之意。欲將兩淮人戶包占未耕荒田，候今年限滿日更與展一年，令其申首，如限滿不首或所首未盡，許諸色人陳告，以見占田給賞，將犯人依條施行，日後更不再展。《宋



《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三七（第六冊第五八九二頁）。

### 措置無爲軍屯田事宜奏

淳熙十四年十一月

一、今來開屯田事件大概多遵和州已行之例，其有條具未盡，亦乞比附和州施行，但耕兵與官司所分穀數目前奏，候將來地利成熟之後，聽從官司詳議施行。

一、臣聞將帥之臣當天下有事，則以戰勝攻取爲功，當天下無事，則以富國彊兵爲功。今四方無虞，諸將賴聖上推恩講好而無爭戰之苦，屯田者諸將間暇之功名也。陛下於和州總轄兵官既加之以醴賞矣，其耕兵亦合得分穀之利，贍足贏餘矣。臣謂今日開屯，宜明詔諸將，以爲無事之功名，典賞自此可得，亦令告諭軍人，以和州耕兵優裕，使知朝廷務卹軍人之意，仍俾管事人往和州諸寨觀覽兵卒樂耕之勤與分穀之利，則將士無不協力。《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五八（第七冊第六〇一五頁）。

### 申論荆襄要害

錢塘爲行都垂六十載，宮闕百司所在，誠難輕議。然僻在海濱，與中原氣勢不接，建炎、紹興偶

然駐蹕，豈真卜宅之所？況今人物充溢，地形湫隘，非初至比。今日之計，當規模荆襄，鎮以腹心大臣，先事耕墾，外張國威，內紓民力，庶幾倚爲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不出數年，端緒見矣。

《燭湖集》卷一一。

## 論開導勁正議論之風

天下國家氣象，如物之華采，人之精神。觀人之國而知其彊弱者，在士大夫設施議論爾。議論勁正，施設精明，則其國雖小而強；阿諛鹵莽，效必反是。本朝盛時已事可見。

一、昨中興之初，人思獻納，有慶曆、元祐之風，中更權臣，斲喪沮壞，迄未振起。陛下誠擇其逢迎苟且之人懲警一二，開導作成，使天下士皆明目張膽以副任使，國之不強未之有也。《燭湖集》卷一一。

## 論國家之經費

今太倉歲入一百六十餘萬石，朝廷及諸百官司之用共不過十六餘萬石，而諸軍之支則一百三十餘萬石，國用之數未及軍須十一，左帑財用與諸路屯駐蓋莫不然。然所在禁旅猶以貧乏告，是使民力困

竭，恤之無繇，如父母視其子在塗炭水火而不能救，盍亦求其本哉！側聞藝祖皇帝嘗欲遷都長安，據山河之勢以去冗兵，太宗進諫，則曰今姑從之。不出百年，民力殫矣。且藝祖一見養兵之費，於創業之初即知民殫力於百年之後，況今軍費偏萃東南已數十年，欲民力之無殫，其可得乎？故天下大計，莫先於屯田，屯田成則軍須寬，軍須寬則民力裕，惟毋輕於所付，毋苟於所得，毋以尋常應故事而行之，然後可以去前日乍興乍廢之失。《燭湖集》卷一一。

## 重修古渠記

還淳山水邑，居民瀟灑，清流激湍，左右映帶，所至可樂。邑憑新安江，昔以青溪名，李太白所謂：「青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冲融娟秀，號爲絕境。有泉源於北山，注爲西池，亘闌闌以東，澄澈紺寒，人愛護之。斷石爲渠，冶金爲窗而家其上，剡新醲潔，宣鬱滯而發清明，其來古矣。熙寧中嘗堙塞，著作何公按其舊浚治，閱四十有五載，宣和庚子，邑燬於兵，泥塗瓦礫，弗潔弗治，或蔽以屋，朽壤彌積，人以爲病。執事者知其然，間歲鳩民具畚鍤，號呼以渠從事，民樂趨之，吏輒哀取其傭直以自利。淳熙五年，令尹陳公爲邑，究民情所欲，決意開導，必復舊乃已。夫百里爲邑，周公之制，爲溝洫以達於川，公庀斯役，職也。浚渠在公非難事，則難乎公之得民。始淳號大邑，爲政者指其俗爲橫，鋤治剪拂，民不聊生，而爲政者往往不善去。公始至，召父老

諭己意，與相期約，凡所以矯揉斯民之具一切屏去，示之以情。爲訟牒者弗逮，俾執牒以相告；納租賦者弗趣，計其數以時入焉；當拘留者縱其所往而俟其自至。然以誠親民，民始疑而造信，其爲民父母，家相諭，里相勉，熙熙然奉公命唯謹。公亦知民之可與爲善，於是舉課試以作成之，行義役以相勸之，成南溪之梁，新放生之池，重修學庠，教民興於禮義，邑之便利無不芟舉。推餘力以及渠，乃闢乃理，且爲三閘以節其出納，油然泓渟，鏘然宏放，有琅玕色，有琴筑聲，於是邑人懽欣相告，如胸臆開而耳目明，徊翔渠上，樂公之德不能已。大抵人情初不相遠，表裏無障，然後真情出焉。情之真者，精神之至也，不精不神，不能動人。淳邑夙昔之弊，訟牒繁而租賦懈，公一以情臨之，感應之速有如此者，人道敏政，地道敏植，是非聲色笑貌所可強也。由公之政觀之，然後知躬行之必可以善俗，德禮之必可以格人，謂人爲不可化者，非欺人，乃自欺也。《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後之言復性者，亦曰「水本清，沙或混之」。導民之情與水無異，公有導民之術，渠實似之，併書爲從政者法焉。嘉靖《淳安縣志》卷一五，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以上黃錦君校點）

## 楊由義

楊由義，字宜之，開封（今河南開封）人。父爲將，從高宗南渡，家於秀州鹽官。由義少事學問，曾與漕薦，不第，館於士大夫之門者凡二十年，朱熹亦其弟子。隆興初以閤門祗候使金，寧死不屈，全節而

還，有旨換文階。乾道、淳熙間歷知黃州、建州、滁州，爲福建運判、江西運副。累遷太府卿、兼刑部侍郎，卒。見《咸淳臨安志》卷六七，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九四，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一、二五，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六，范成大《入蜀記》卷三。

### 措置屯田疏

乾道元年七月五日

被詔措置屯田，以便軍食。除已將鎮江府都統制郭振撥到不入隊軍兵五百人，標撥荒廢田一百餘頃，蓋造莊屋，收買牛具，近已分撥軍兵前去逐莊居住，趁時開耕布種二麥外，契勘本州元管營田七十頃，緣營田與屯田不同，屯田係使軍兵耕種，營田係召募百姓耕種，逐年將收到子利依營田司元降指揮，除種子外，官中與佃客作四六分，分官得四分，客得六分。本州近緣兩遭北軍侵犯，牛畜農具不存，營田莊客衣食不繼，星散逃移，致所管營田多成荒廢。今來本州元管營田七十頃，目今共有耕牛二頭，佃客二十七戶。臣近申朝廷，乞將今年營田二十七戶名下分到係官子利盡給付本州接濟營田，未蒙回降。竊緣今來措置屯田一百餘頃，已見次第，欲下淮東提領營田司覈實，將今年營田子利盡與本州客。臣措置牛具，招集莊客，更就官莊側近踏逐良田三十頃，湊成營田一百頃，葺理耕種。

## 楊 絳

楊絳，乾道二年爲左從政郎、充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

### 重修山河堰記

乾道元年，四川宣撫使、判興州吳公璘朝行在所，上寵嘉之。再拜上公，進爵真王，仍以奉國節旌移漢中。粵自用武而來，戎馬充斥，民事寢緩，公至則曰：「國基於民，而民以食爲天。凡所以飽吾師、彊吾國者，民也。民事固緩，而恬不加恤，是不知本之甚也。其可乎哉！」乃申飭僚吏，具詔令之忠厚愛民，與夫政事之偏而不起者，次第施行之。給和糴之緡，而人無白著；停踰時之賦，而困窮以蘇。兼并均敷，悍黠弗貸。嚴而不苟，寬而有制。至若剗蠹除害，惠澤流布，家至戶到，咸知樂業。明年春，農務未舉，公首訪境內浸溉之原。其大者無如漢相國曹公山河堰，導褒水，限以石，順流而疏之。自北而西者，注于褒城之野；行於東南者，悉歸南鄭之區。其下支分派，各遂地勢，周溉田疇之渠，百姓饗其利。惟時二邑久矣息作，每歲鳩工度材以鉅萬計，將有事於溝洫。狡獪者贏其財，僥倖者嗇其工，重以異時小夫賤隸染汙習熟，賣丁黷貨，並緣爲奸，以故無告蒙害，澤不下究。

公慨然念之，銳意改作。與提典刑獄兼常平使者秘閣張公商確利病，先事設備，偕詣堰所，擊鮮格神，涓日起役。畚鍤如雲，萬指齊作。乃檄通判軍府事史祁，俾總督之。僅兩浹月斷手，凡用工若材，視曩爲省，而增創護岸之堤，又數百丈。祁會邑宰宣勞殫力，往來其間，申畫畔岸，以杜分爭，檢校精脩，以別勤惰。如公指揮，人自知畏，不擾而辦。先是，光道撻積弊隳廢踰二十年，而堰水下流，惟供豪右輪杵之用，異時沃野皆化瀉鹵，民寔病之。公又躬即其處，相方度宜，易地穿渠，料簡卒徒，官給財用，分授方略，佚道使之，刻期而就，凡以工計者又十萬有奇。水利至是惟廣，能周溉三萬餘畝，瀉鹵復爲上腴。訖事，而民弗預，抑又難焉。欽惟我公威名駿烈，爲社稷之衛而司全蜀之命者，歷三紀矣。逮茲保釐，功崇位極，乃復推原本始，篤意民事，爲朝廷固不拔之基，與黔首垂無窮之福，殆非識慮淺近者之所能爲也。曹爲異代創業之輔，公實今日中興之佐。先後相望，千有餘歲，其愛民利物之心及所成就，不約而同，可謂盛德事也。召父、杜母，何足擬倫？褒中之石，幸可磨鐫。辭難不腆，絳職在是，庸敢直書，昭示來世。乾道二年六月十五日，門生左從政郎、充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楊絳記并書〔一〕。《漢南郡志》卷一八，康熙二十八年刻本。又見道光《褒城縣志》卷二，《金石萃編》卷一四九。（劉文剛校點）

〔一〕自「乾道」至「并書」二句原無，據《金石萃編》卷一四九補。又，「左從」二字原闕，據原題下所署官名補。又，文後尚有：「門生右朝奉郎、通判興元軍□□□事兼管內勸農事史祁勒石。鐫者程彥忠。」

## 趙伯圭

趙伯圭（一一二五——一二〇二），字禹錫，孝宗同母兄。紹興七年以明堂恩奏補將仕郎，十八年，授華亭尉。累官至浙西提刑幹辦公事，通判明州。孝宗受禪，知台州，改明州，充沿海制置使。在郡十年。淳熙三年，授安德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尋加少保，封滎陽郡王。十五年，加少傅。光宗即位，加少師。紹熙元年，加太保，嗣秀王。二年，判大宗正事。三年，拜太師。兼崇信軍節度使。嘉泰二年卒，年七十八。追封崇王，謚憲靖。見《玫瑰集》卷八六《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宋史》卷二四四《宗室傳》一。

### 諸子年及二十方理爲資任奏

隆興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諸子年齒尚幼，其次猶在丱角。於祖宗舊法，年及二十方許出官。除長子師夔、次子師龍年及合行出官，其餘諸子欲候將來年及支破請給方理爲資任。《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三（第一冊第一四八頁）。



乞量行賑借台州貧乏戶奏

隆興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本州闕雨日久，二麥未熟，米價踴貴，細民艱食。依已降指揮，將見管常平義倉米賑糶。竊慮貧民艱得見錢，欲特量行賑借第四等已下貧乏之戶。候秋成日，依元借數隨苗償官。《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三九（第七冊第五九六八頁）。

乞依例與監司互舉官屬奏

乾道元年四月

前制置趙子瀟任內獲旨，每歲減半舉官，仍將本司官屬許本路監司互舉。緣所降旨揮未有明文，竊慮將來互舉之人到部阻難，乞依逐路安撫使例互舉。《宋會要輯稿》選舉三〇之一六（第五冊第四七一七頁）。

乞許長男次男再任一次奏

乾道五年十二月十日

長男師夔見任台州通判，次男師龍見任湖州添差不釐務簽判，今各相次任滿，欲望許令再任一

次。《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九（第一冊第一五一頁）。

### 乞禁銅錢入海船奏

乾道七年三月十一日

伏詳銅錢同界，法禁甚嚴。緣海界南自閩、廣，通化外諸國，東接高麗、日本，北接山東，一入大洋，實難拘檢。乞自今應官司銅錢不得輒載入海船。如有違犯人，重作施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五八（第七冊第六五七四頁）。

### 乞特補館客周士筌一文資奏

乾道九年閏正月十日

臣先人有館客周士筌，隸籍上庠幾三十年。臣欲以合得恩澤回授與之，緣礙格法，不敢陳乞。欲望特補一文資恩澤。《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一〇（第四冊第三七八七頁）。

### 乞依士輅例與恩數請給奏

淳熙三年十二月

應干恩數請給等，已得旨并依士輅例。其本身并合破使臣、人從等請給，亦乞依例。《宋會要輯稿》

補編》第一一頁。

### 乞賜崇粹禪號奏

淳熙五年二月初

見住持先臣秀王崇報功德院僧崇粹，道行清高。衲子歸鄉，住本院已一十年，山門整肅，香火精虔。院去先王墳塋不遠，乞特賜一禪號。《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八（第八冊第七八七二頁）。

### 朝參乞依已降指揮奏

紹熙二年七月十一日

昨任萬壽觀使，日趁赴從駕筵宴、上壽、六參外，餘并免。兼照前知宗不怠、不黯亦係趁赴六參。所有日後朝參，欲依已降指揮。《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之一七（第二冊第一八四九頁）。

### 乞主管南班宗室奏

紹熙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臣竊自念猥叨嗣封，見奉朝請，所有本位南班宗室，欲望令臣就行主管，庶幾事體歸一。《宋會要

輯稿》帝系二之五七（第一冊第七三頁）。（以上尹波校點）

## 王 琪

王琪，鞏州熟羊鎮（今甘肅隴西）人，武將德子。紹興三十一年爲建康諸軍統制官，隸虞允文部，拒完顏亮于采石磯，以戰功陞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差充荆鄂駐劄御前諸軍統制。乾道中主管殿前司公事。知揚州，巡視兩淮城壁，檄郡增築新城，以擅興工役降職。見《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一、兵六之一九、兵二五之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四、一九五，《宋史》卷三二、三四、三六八、三八三等。

### 乞替换真州戍守人兵歸司奏

乾道元年五月七日

本司昨差右軍統制員琦將帶官兵七百人往真州戍守，日久未曾休息。欲於本軍在寨官兵內依元數差撥，仍差將官一員部押前去，交替歸司。《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一（第七冊第六八五〇頁）。

### 乞許本司差統領官監視買發綱馬奏

乾道二年五月五日

紹興三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指揮，差統領官一員躬詣宕昌峰貼硤監視買發綱馬，依舊差撥官兵起興

元府茶馬司團綱，交割歸司，往往稍及贖分，少有損弊之數。紹興三十一年指揮，止令本司差醫獸一名，茶馬差廂兵顧夫等送至行在。馬沿路倒斃過多，不堪醫療，利害灼然。今來若仍前差委廂兵衣同人夫牽送，又限至漢陽軍，不無却將瘦病之馬交付本司官兵，委是枉費官錢。所有本司合得隆興二年分馬七十一綱，欲乞權依紹興三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指揮，本司差統領官一員前去監視買發，繼續差撥人兵，就茶馬司團綱處交割管押歸司。所貴綱馬到司，易于養飼，便得爲用。《宋會要輯稿》兵二五之七（第八冊第七一四一頁）。

### 乞摘差官兵抵替揚州戍守人馬歸司奏

乾道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本司揚州見存留住官兵二千人，統領官一員。先自閏七月起發前去，到彼修築城壁，委是辛苦勞役。今來未有替期，乞於本司諸軍在寨人內摘差官兵二千人，內將官四員，并部轄統領官一員，於來年正月內起發前去揚州，抵替歸司。《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三（第七冊第六八五一頁）。

### 乞下臨安府撥還本司小教場寨屋奏

乾道四年二月十一日

本軍元有小教場寨屋一所，坐落東青門裏。昨臨安府起蓋環衛官宅，緣無官員居住，却盡行拆

去。今來本軍先有收管江州撥到官兵，并新招到人兵及增添隊伍。見今官兵權行合併居住，委是闕少寨屋。乞下臨安府，將見今空閑地段撥還本司，應副起蓋寨屋，令官兵居住。《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一九（第七冊第六八六四頁）。

### 乞差撥官兵替换出戍六合人兵奏

乾道四年九月十五日

本司有出戍六合三千人兵，至今半載有餘。欲於本司諸軍差撥官兵二千人，將帶隨身器甲，差將官二員部押前去六合屯駐，交替先差出人歸司休息。今後乞半年一次交替。《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三（第七冊第六八五一頁）。

### 差撥合用取馬人兵前往漢陽馬監事奏

乾道六年十月二十日

先降指揮：「每遇都大茶馬司差官押到綱馬，據實到監匹數申殿前司，差撥合用取馬人兵。」竊詳自漢陽馬監至行在，往復七十餘日，緣路途遙遠，若馬監候見得馬數，報本司差撥合用人兵，旋行出給券曆前來，須是兩月餘日，致在監積厭馬數不下千餘匹。乞不候馬監報到馬數，預先接續差撥全綱官兵，依例出給券曆前去。竊見本司逐年合得綱馬比之馬、步司及江上諸軍綱馬數多，所是醫獸却

與諸司一般，止差二人。欲乞貼差二人，通作四人，前去馬監醫治。《宋會要輯稿》兵二五之二七（第八冊第七二二三頁）。

### 乞將護聖軍馬撥往秀州牧放奏

乾道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護聖馬軍節次取押馬五綱，共二百一十二匹到建康府，內一百一十五匹揀選着脚外，有九十七匹撥付神勇軍闕馬官兵寄養。竊緣神勇軍所管放牧馬軍九百六十六人，馬九百九十五匹，見闕人養餵。乞將護聖軍馬盡發遣前去秀州本軍牧放。《宋會要輯稿》兵二五之三二（第八冊第七二一六頁）。

### 乞移本司諸軍戰馬于揚州牧養奏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本司諸軍戰馬共四千八百餘匹，日食草數浩瀚。其建康府界多是沙田民產、蘆蕩菜園，少有湖澤出草去處。伏見揚州至高郵軍邵百鎮一帶，多是湖蕩茭草茂盛去處，望將二千五百匹改移前去揚州牧養。《宋會要輯稿》兵二一之三四（第八冊第七一四一頁）。（以上李文澤校點）

# 全宋文卷四九七四

董 璉

董璉，孝宗時內侍，嘗將命淮甸，所至誅求，自號董閻羅，爲張大經所劾，竄南康軍。見《宋史》卷三九〇《張大經傳》。

## 郊祀恭謝事宜

乾道元年正月十八日

今月二十一日爲郊祀禮畢，車駕詣景靈宮恭謝。二十三日詣太一宮恭謝燒香。所有作樂，爲係孟春薦饗太廟、別廟致齋之內，今設而不作。《中興禮書》卷四〇。

## 衛濟寶書序

予仲父乾道庚寅歲六月苦背瘡，其發甚微，欲以蒜餅炷艾，猶未下也。一日，醫者令飲大黃朴



硝，則隱然矣。先以滓覆其上，越夕視之，已寸餘，遂急去藥，令外科調治，旬日盈尺，勢猶未已也。梅根編戶文居禮工此醫，活人不以數計，召而醫之，服藥熏貼，十日而瘡斂，二十日而肉生。璉一日至汪氏妻家，得所傳背方一帙，默契居禮所用藥，其服者廼卷中逼毒散傳者，廼黃真君妙貼散，熏藥用雌雄黃等，皆是卷尾一二方，如卷首十一論，入門式、試法、用藥法、鍼灸法、藥之仙翁指授散、老翁神杖散、玉女飛花散、趙侯鬚散、六化丹等，皆居禮未嘗耳聆而目見者。後以此集示居禮，令互用之，其病不兩月平復。嗚呼！病之勢大矣，藥之功亦大矣，特患人不能得此而善用之。今居禮以卷之一二方而愈人疾若是，況得集大全者，則活人豈有極耶！名曰《衛家濟世寶書》，不亦宜乎！予不敢私于家，謹以此授居禮，仍傳好事者，姑叙其始末云。董璉序。《衛濟寶書》卷首，四庫全書本。

（以上楊世文校點）

## 姜 詵

姜詵，字延言，其先淄州長山（今山東鄒平）人，紹興中徙家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詵乾道中爲兩浙運判、轉運使，工部侍郎，六年，以徽猷閣待制知荆南。官至寶文閣直學士、右通議大夫。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二〇、職官四四之二八、食貨五一之三二、食貨六一之一一，嘉定《赤城志》卷三四。

# 乞量損北使等舟船合用人夫奏

乾道元年二月

北使及接伴一行舟船合用三十五艘，平江府報差岸蒿、燈籠、牽挽，計一千八百二十六人。慮人數稍多，欲將平江府所計人數爲準，除牽挽一百人仍舊差軍兵倉脚外，於合用燈籠、岸蒿人數量損百人，通實用一千七百二十六人。其餘沿流州府，亦乞依此裁損。《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二〇（第六冊第五六六頁）。

# 乞七月終住罷賑濟奏

乾道元年四月

賑濟饑民，除揀選壯健願還鄉及有經紀之人各已給米使之自便外，有其餘饑病之人，已申朝廷每日人支米一升，各令自造粥飯；給曆，五日一次支請。今尚有五千二百七十四人，見行養濟，緣目今新米成熟，街市米價減落，今來請米之人易于求趁，不致饑餓，乞降指揮至七月終住罷支散。《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五一（第七冊第六三二九頁）。又見同書食貨六〇之一五（第六冊第五八七二頁）。

乞撥合用馬草錢奏

乾道元年七月

本司每年戶部科撥殿前、馬、步三司并御馬、良馬、騏驎院并餘杭、南蕩兩監馬草合用本錢，承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指揮，取撥殿前司獻納酒坊息錢充本。所有乾道元年合用馬草錢，乞依已降指揮取撥酒坊息錢，或科撥實有窠名錢應副支遣。《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四一（第六冊第五五二九頁）。

賑濟浙西災民事奏

乾道二年二月

浙西州縣災傷民戶闕食，乞下諭州軍府官守臣疾速措畫。其闕食民戶，量行賑濟，勸諭田主豪右之家借貸種糧。《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四（第三冊第五八二三頁）。又見同書食貨六八之六五（第七冊第六二八六頁）。

兩浙市舶事務奏

乾道二年六月

奉旨提督兩浙市舶事務，今條具下項：

一、今來市舶司廢罷，行移文字欲就用轉運司印記，元印合行繳納。

一、市舶司每歲天申聖節及大禮各有進奉銀絹，欲依舊例將市舶錢收買發納。

一、市舶司元於見任官內差一員兼主管文字，點檢帳狀，今欲就委轉運司屬官。提舉官廨宇，今欲充市舶務庫，安頓官物、舊務却有監官廨宇。

一、市舶司元管都吏、前後行貼司，書表客司共一十一名，今欲於內存置前行手分、貼司各一名，其餘并罷。《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八（第四冊第三三七七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五二頁。

## 乞置水閘奏

乾道三年三月

華亭縣新涇、招賢涇雖有水河，泄水不快。今相度，欲於張涇、白苧、陳涇、新涇四處各置一閘，遇蘇、秀、湖三州水泛，候潮退即關閘，以殺水勢。《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四二（第五冊第四九五五頁）。

## 乞於五瀉堰添閘一重奏

乾道三年四月

常州無錫縣以北五瀉堰通徹江陰軍等處。其堰有閘一重，承前除綱運及重船開閘通放外，餘舟止

車堰。後以無錫利於拘稅，恐車堰走失，即將舊堰掘斷，自收掌閘鑰，不以大小空重舟船，并閘內通放，致啓閉無時，失洩運水。閘板多浮，不相連貼，亦不着底，水從板罅晝夜流入裏河。今相度：于五瀉堰閘裏更添閘一重，并修築元堰，依舊車打小料舟船。《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四三（第五冊第四九五—四九六頁）。

### 檢察外國船舶乞選差本司屬官一員奏

乾道三年四月

明州市舶務每歲夏汛，高麗、日本外國船舶到來。依例提舉市舶官於四月初親去檢察，抽解金珠等起發。上件今來撥隸轉運司提督，欲選差本司屬官一員前去。《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五二頁。

### 選差監門官事奏

乾道三年十二月

本庫見管金銀錢物數目浩瀚，全籍監門官機察出入，不可與東，西庫監門官互相干涉，不敢創乞添置。乞降睿旨於樞密院準備差使內選差有心力使臣一員充監門官，一年一替，每日添食錢三百文，入曆幫勘，庶可革去出入姦弊。《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三二（第六冊第五六九〇頁）。

## 翻異公事奏

乾道四年正月

自乞今遇有翻異公事，先須本路提刑、轉運、安撫司遍行差官推勘。倘尚伸冤，却于鄰路再差，勿復隔路。其已遇經鄰路置勘而又翻異者，今後勘官開具前後所招及翻異因依申取朝廷指揮。《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八五（第七冊第六六二〇頁）。

## 織造告身度牒事奏

乾道五年三月

先將文武官告身及僧道度牒從之舊式，間以「文思院制綾」六字織造，復行舊法，庶幾絕姦僞，以爲敕永久不易之利〔一〕。《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七三（第三冊第二六五九頁）。

〔一〕敕：據文意疑當衍。

乞推賞監門官奏

乾道五年八月

昨承指揮，於樞密院選使臣一員充監門，一年一替。欲乞比附左藏庫監門官量推賞。《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三二（第六冊第五六九〇頁）。

乞軍器所合行事務依舊奏

乾道五年十二月

軍器所所造軍器并入納到諸路起歲額物料，全藉軍器監檢察。若依前止令監造受給場行移應報，委是無以稽考鈴束。今來本監已差長貳，所有合行事務，自今依舊。《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六之一九（第三冊第二七三一頁）。

乞更量減一分價錢出賣沒官田產屋宇奏

乾道六年正月

昨令臨安府出賣王繼元沒官田產、屋宇，其未有承買者尚多，乞割下本府更量減一分價錢。《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三二（第六冊第五八八九頁）。

## 乞檢視修護圩田奏

乾道六年五月

寧國府，太平州兩郡，惟仰圩田得以供輸，今來夏雨頻多，竊慮縣官減裂，民心不齊，失于修治，大爲圩田之害。欲選委清彊官同本縣遍行檢視修護。《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一九（第六冊第五九三三頁）。

## 修南陵縣圩田奏

乾道六年六月

宣城南陵縣圩田既壞，有不曾決破圩田九所，欲于今冬自十月措置修圩，以係官錢米募民興工，俟今秋八九月措置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二〇（第六冊第五九三三頁）。

## 乞增高修築化成惠民圩梗岸奏

乾道六年十月

焦村私圩梗塞水面，致化成，惠民圩頻有損壞，合將焦村圩廢決，其化成、惠民兩圩南元有梗岸接焦村圩，合依舊增高修築。《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二〇（第六冊第五九三三頁）。



## 措置圩岸事奏

乾道六年八月

今來合於十月內措置修圩，濟養圩戶饑民。除以委官前去相視，料度工役，續具申聞外，今采訪得今來所壞圩岸比之紹興年內所費多所減省，兼有合行開決除廢去處，見行相度，亦當具申朝廷。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五。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二。（以上王曉波校點）

## 錢聞禮

錢聞禮，嘉興（今浙江嘉興）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累官建寧府通判。慶元間知賀州，罷，與祠。著有《錢氏傷寒百問方》、《傷寒百證歌》（存）。見《至元嘉禾志》卷一五，《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四之三，《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六，《宋以前醫籍考》第一〇五四頁。

## 類證普濟本事方序

甚哉，治病於未病之先者，無其人哉！世皆治病於已病之後，於是乎立方。然方固不同，有傳之

於古，有驗之於今，有得之師授，有得之人傳，總未明乎方之旨，以及藥之升降浮沈，寒熱溫平，良毒之性與夫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反正，類從之理，而徒執方以療病。猶夫未能格致誠正，而欲秉國鈞、執國政，致斯民於仁壽之域也，得乎哉？故良醫與良相同尊，有由來也。許子叔微，白沙人也，□穎慧，嗜岐黃，紹興中舉進士，仕翰林學士。服官之暇，研究經論。每遇疑難，必闡其蘊，發其微，究其源，窮其奧。以故奇症怪病。皆能療之。手著《傷寒發微論》、《傷寒百證歌》、《議證》二十二篇，《仲景脉法》諸書，皆膾炙人口。至《本事方》，其後焉者也，舉生平救治諸方，投而輒驗者，集成一書，分爲十卷，名曰《證治普濟本事方》。於本事而顏之曰普濟，不特以慈祥愷惻之懷，發而爲救世利民之事，并欲使黃冠緇衣，咸受其化裁，不致抱疴而莫救。庸醫昧士，俱遵其例派，毋庸杜撰以爭奇。故于方後，或述病源，或明用藥，使人一覽而易曉焉。向使許子非沈溺乎三皇五帝之書，浸淫乎諸子百家之說，烏能出奇無窮，良效如是？業醫者得其方，而玩索之，識見於是而益開，舉業於是而益粹。即不知醫者，身處乎僻壤窮鄉，求良醫不足者，得是書而珍惜之，開卷亦可檢方，斟酌即能自藥。其有補於天下後世也，豈淺鮮哉！是亦普濟之義也夫。錢聞禮謹序（一）。《宋以前醫籍考》第一〇五四頁引《本事方釋義》。（王曉波校點）

〔一〕聞：原作「開」，據《宋以前醫籍考》注改。

## 趙 思

趙思（一一二五——一一九四），字再可，洛陽（今河南洛陽）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濠州鍾離簿，乾道間除太府寺簿、太常丞、兼度支郎官，守台州。淳熙二年爲淮南運判，尋直秘閣，任戶部郎官、淮東總領。五年任起居舍人。歷廣西提刑、起居郎、權吏部侍郎，累進集英殿修撰、中大夫。與祠，紹熙五年卒，年七十。見《嘉泰吳興志》卷一四，《嘉定赤城志》卷九，《重修琴川志》卷八，《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二之二、職官五九之二六、食貨六三之二二二。

### 撥還浸浚過民戶田事議 淳熙二年

天長軍天長縣因修築石梁高湖堤，有浸浚過人戶田土，已承指揮將營屯田及係官田土倍數撥還。如有願認元浸浚田之人，經官自陳，照契依數給還，却將倍撥田拘收入官司。若止願種倍撥田，即拘收元浚田入官。務要兩從民便。《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二二二（第七冊第六〇九七頁）。

## 乞逐歲差官相視湖州湖隄奏

淳熙十五年十月

湖州實瀕太湖，有隄爲之限制，且列二十七浦漚，引導湖水以溉民田，各建斗門以爲蓄泄之所，視旱澇爲之啓閉。去歲之旱，高下之田俱失霑溉，專委官吏訪求遺迹，開濬浦漚，不數日間，湖水通澈，遠近俱獲其利，而于斗門因加整葺。乞詔守臣，逐歲差官親詣湖堤，遍行相視，開濬浦漚，補治斗門，庶幾永久。《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三三（第六冊第五九四〇頁）。又見《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四，《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一。（以上尹波校點）

## 向 沟

向沟（沟或誤作均），本懷州（治今河南沁陽）人，南渡僑寓鎮江（今江蘇鎮江），敏中五世孫。歷官右朝奉大夫、權知舒州。隆興初提舉淮東常平茶鹽，乾道二年知揚州，兼淮東安撫使，移知湖州，八年知平江府，旋主管台州崇道觀。累官直徽猷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一之九、選舉三四之二六、食貨二七之一九、食貨五八之八，《吳郡志》卷一一，《至順鎮江志》卷一九，《南宋制撫年表》卷上，《宋人佚簡》卷一。

奉詔蓋造真州鹽倉奏

隆興二年六月

近計料起蓋真州鹽倉，共合起蓋鹽敖二百八十間，并廳事，錢庫、司房，物料庫、備卸屋等，共計三百二十七間。若仍舊存留通、泰州、高郵軍舊倉，即不消全行蓋造。將元料鹽敖二百八十間，以四分爲率，先次起蓋一分七十間，錢庫，備卸屋并減半。通、泰、楚州所產鹽貨，各州場分多寡不等，欲將通、泰、楚州打到袋鹽各以十分爲率，數內合行分撥二分運赴真州鹽倉支發。如有不足舟船，只依所乞，從本司和雇。

一、分定般運各州鹽綱舟船，并以空綱到買鹽場岸下，先後資次裝發。通、泰州、高郵軍舊鹽倉支鹽，見收客人水脚錢。今來和雇船戶，令於水脚錢內支。泰州海安場欲每袋支六百文，如臯場每袋支六百五十文，西谿場每袋支七百文，通州場每袋支八百文，楚州鹽城場每袋支七百五十文。今來客人若只就真州鹽倉支鹽，減省通、泰等州地里盤費脚乘。所有官中和雇船戶合支水脚錢，自來係客人出備。欲乞令就真州鹽倉請鹽客人，每袋送納錢五百文省，專充運鹽脚乘支使。所有不足錢數，依例於袋息錢內相兼支使。《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一七（第六冊第五二六四頁）。

書簡一

沟頓首上啓監使大夫執事。奉別易久，懷企極深。辱示書翰，殊荷勤至，且承即日所履多福。沟比奉除書，載畀郡寄，已遂視政。顧惟忝冒，皆自餘庥，豈不知幸？切承美解言旋，不知何日赴部，佇聽新除也。正遠披晤，惟希若時加愛，以前光大。不宣。沟頓首上啓監使大夫。《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二

沟皇恐僭易再拜，上問台閤寶眷。伏惟履茲元正，百順駢集。沟皇恐僭易再拜上問。《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三

沟皇恐頓首再拜，上覆同安。或有驅委，乞賜台諭。沟皇恐頓首再拜上覆。《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四

右朝奉大夫、權知舒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向沟。右沟啓。伏以仰觀天象，占斗柄之直寅；俯授人時，□王正之首歲。舉集類升之福〔一〕，適逢交泰之辰。恭惟總領判部郎中道覺民先，智周物表。蔚然厚德，比金玉之渾全；卓爾高名〔二〕，壓岱崧而挺特。入增輝於列宿，出總計於邦財。綽著□□，益深□□。□□□□□□，□正位於公台。沟叨綰郡章，逖瞻墻仞。方承流而宣化，□□壽以稱觴。頌詠徒勤，索言安喻。謹具啓事，專人捧詣台屏，祇候申賀，伏惟台慈俯賜鑑念。不宣。謹啓。正月日，右朝奉大夫、權知舒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向沟啓。《宋人佚簡》卷一。

〔一〕「王正」至「舉集」，原脫，據《書簡五》補。

〔二〕卓爾：原脫，據右引補。

書簡五

右沟啓。伏以觀天象，占斗柄之直寅；俯授人時，□王正之首歲。舉集類升之福，適逢交泰之

辰。恭惟宣撫、判府，安撫、留守、中書舍人道覺民先，智周物表。蔚然厚德，比金玉之渾全；卓爾高名，壓岱崧而挺特。上宣德意，下撫黎元。眷茲鳳閣之英，兼掌中缺倚注。諒履新於穀旦，即正位於公台。洵叨綰郡章，逖瞻墻仞。方承流而宣化，□□壽以稱觴。頌詠徒勤，索言安喻。謹具啓事，專人捧詣台屏，祇候申賀。伏惟台慈俯賜鑑念。不備。謹啓。正月日，右朝奉大夫、權知舒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向洵啓上。《宋人佚簡》卷一。

## 書簡 六

上缺督運邊儲。入奉宸旒，深罄嘉猷之告；□□使指，妙觀長策之施。自結聖神之知，爰倚宗社之計。愛君憂國，惟素蘊於精忠；視草代言，竚趣歸於禁近。洵備員支郡，賴蔭□□。□□□□，□□□□□□；旌麾在望，尚莫遂于鳬趨。慶幸良深，搖襏安喻。謹具啓事，專人捧詣台屏，祇候陳中缺鑑念。不宣。謹啓。正月日，右朝奉大夫、權知舒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向洵啓上奉使判部郎中台座。謹□。《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七

上缺使表。凡叨臨庇，舉切欣翹。恭惟奉使判部郎中學術粹精，材能超卓。中缺。賢科。淵雲鍾岷嶺之英，遠騰美譽；中缺。奉使判部郎中台座。《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八

右朝奉大夫、權知舒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向洵。右洵啓。伏審除書，起膺郡寄。昔時漕幕，嘗叨中缺。休命。擢任巨賢，宣萬里之□□；□□□□，□宸衷而作牧。登車中缺。藩方，未遠趨承之地。傳聞衆口，懽喜一詞。恭惟恩府判府、都運、中大學有家傳，□□□□。卓冠士林之望，素推王佐之材。社稷邦基，風雲仕路。上缺。玉麟之務。諒履新於穀旦，即下缺。操修固潔，豈以富貴利達易其心；見趣高明，故於進退去就得其體。可謂大雅之君子，甚高前輩之諸公。當下缺。

《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九

上缺行聞奏功，別有顯拜，式副中外之望，非敢爲佞。洵皇恐再拜上覆。《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一〇

洵啓。不審邇辰台用何似？伏乞上爲下缺。《宋人佚簡》卷一。（以上吳洪澤校點）

# 全宋文卷四九七五

## 范成大一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二九三），字至能，一字幼元，早號此山居士，後號石湖居士，平江府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徽州司戶參軍。隆興二年除樞密院編修官。乾道元年升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遷著作佐郎。二年除吏部員外郎，罷，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起知處州。五年，召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兼國史院編修官。擢起居舍人兼侍講，仍兼實錄院檢討官。六年五月，遷起居郎。使金還，除中書舍人、同修國史。九年，出爲廣西經略安撫使兼知靜江府。淳熙元年，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四年，以病丐歸。入對，除權禮部尚書。五年知貢舉，尋兼直學士院，以中大夫參知政事，兼權修國史日曆。出知婺州、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八年，改帥江東兼行宮留守、知建康府。十年丐閑。十五年起知福州，力辭。紹熙三年，知太平州，旋丐歸。四年薨，年六十八。見《周文忠公集》卷六一《資政殿大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范公神道碑》，《宋史》卷三八六本傳，于北山《范成大年譜》，孔凡禮《范成大年譜》。

著有《騶鸞錄》（存）、《吳船錄》（存）、《吳郡志》（存）、《范村菊譜》（存）、《范村梅譜》（存）、《攬轡

錄》（殘）、《桂海虞衡志》（殘）、《成都古今丙記》（佚）、《石湖集》（殘）等。《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今僅存詩集三十四卷。孔凡禮有《范成大佚著輯存》（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出版），網羅佚文較多。今廣采各類史志雜乘，參考孔輯，釐爲十一卷。

## 館娃宮賦 并序

靈巖山寺，故吳館娃宮也。山上下閒臺別館之迹，髣髴可考。余少長游焉，感遺事而賦之。汹西山之南奔，勢鬱律其巉空。若大敵之在前，忽踞虎而跼龍。半紫崖而砥平，訪館娃之故宮。是爲逸王之舊遊，有墟國之遺恫焉。嗟乎汰哉！復賢胥之忠告，巽陰詬之詖說。暗養虎之後患，縱處女使免脫。迨嘗膽之謀成，駭疽囊之潰裂。蓋自有以賈禍，非天爲之孽。方其銜哀茹痛，捫淚飲血。儼拂士於前庭，尅三年而報越。訖甘心而一快，夫何初志之英發！及其見棲於姑蘇，遽雌伏而大壞！援宿恩而乞憐，或赦圖於臣罪。當是之時，又何其憊也！遑禍福之無門，曷今愚而昨賢。後千載之嗤點，莫不鍾咎於嬋娟。固尤物之移人，抑猶有可得而言。蓋嘗觀於若人矣，好大而欲速，厭常而棄舊。狙會稽之得意，謂周鼎其唾手。闖齊、楚以朵頤，睨陳、蔡而驤首。道甚遠而疾驅，氣已餒而猶鬪。外未寧而內憂，東略之而西否。阻關河以頓兵，撤墻屋而致寇。亟歸視其四封，蔑一夫之能守。是猶螳螂之慕蟬，不知黃雀之議其後也。然以蕞爾之旅，衡行四方。攻靡堅郛，戰無距行。事便時

利，如徑乎無人之鄉。惜也未聞大道，宜其逸樂而志荒。次有臺池，宿有嬪嬙。左携修明，右撫夷光。粲二八以前列，咸絕世而浩倡。嗟浣紗之彼姝，乃獨繫於興亡。蕩龍舟之水嬉，擷香徑之春芳。載夕陽以俱還，秉游燭於夜長。艷金鍾之千石，倣酒池於舊商。歌吳歆而楚舞，薦萬壽於君王。悵星河之易翻，嘉來日之未央。錚銅壺之鳴悲，爛急烽之森芒。慘梧宮之生愁，踐桐夢之不祥。歛高陵與深谷，委盛麗於蒼茫。所謂玉檻銅溝，朱簾椒房。理鏡之軒，響屧之廊。杳煙蕪與露蔓，紛日暮之牛羊。況捧心之百媚，濯粉之餘妝者哉！今則雲雨之巔，仙聖是宅。硯沼萼浮，琴臺松崛。封古蘚於井甃，宿暗芳於洞穴。木鯨吼以清厲，金磬隱其蕭瑟。彼方外之徒，龜藏而螭屈者，又安知往古與來今，方枯禪而縛律。翩鴻影之拂坐，見前山之銜石。《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四附。又見《歷代賦彙》卷一〇八，《吳都文粹續集》卷一一，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

## 問天醫賦

并序

余幼而氣弱，常慕同隊兒之強壯，生十四年，大病瀕死。至紹興壬申，又十二年矣，疾痛疴癢，無時不有。夏至前一日，得寒疾，夢謁天醫，省問答了然，獨未知天醫爲何神？案《晉書》卷舌六星，其一曰天譏，主巫醫；而孫氏《千金書》，以日辰推天醫所在，其是歟？皆未可必也。雖然，吾疾自是其有間哉！乃叙其夢爲《問天醫賦》。

吳山之臞，不達不聞。有門常關，日與病親。歲直壬申，亢中於昏。薄寒中之，不良睡眠。覺邪夢邪？陸離紛紜。神馬具裝，出於頂門。驅風鞭霆，莫知所從。紫城翠樓，千窗萬櫺。玉書垂芒，天醫之宮。中有一人，瑤冠紫衣。如帝如尊，衆真繞圍。我瞻而思，是其天醫者邪？竊樂其名，幸已我疾。次且而前，再拜以出。仰而稱曰：「蟣蝨之臣，有鬱弗宣。幸遭聖靈，利用乞憐。願賜清閒，聽臣苦言。天生下人，如沙如塵。長養安樂，壽其天真。臣獨多疾，支離輪囷。炎黃之經，厥病四百。去半取半，臣悉經歷。五日一曳杖，十日一卧簣。茁爲痊痂，潰爲瘡癰。游爲痺頑，尼爲否塞。疎爲洞盪，節爲關格。躁爲囂呼，靜爲爽惑。榮衛挾寒而留行，溪谷流溫而橫溢。襲於皮毛，客於絡脉。次於焦府，盎於形色。攣拳惰其四支，黔黜淫乎大宅。百骸九竅，無一得適。十巫遞進，三醫更謁。探金匱之寶藏，紬玉函之秘策。方書堆於几案，藥物庀於墻壁。訪和扁以制度，招桐雷使炮炙。參以天泉左右之運，列以君臣佐使之職。配合者相須，畏惡者相敵。參朮芝桂，鉛汞乳礫。果菜之英，醪醴之液。萬歲之藟，千年之珀。莫潤於養血之茸，莫濇於委蛻之酪。厭遠效於中和，要近功於武力。三建若燎，五毒若螫。入口如荼，下咽如戟。燥剛以發舒，酸苦以湧洩。杵臼無停鳴，鑪鼎不暇滌。瞑眩酷烈，疾戰縱擊。外邪未潰，中氣先踣。久立則蹠，久行則蹙。語多則逆，卧多則惕。先寒而裘，未暑而綌。席避風而五遷，衣惡濕而再襲。旦欲興而三休，夜將誦而九息。聽蟻爲牛，視朱作碧。巾憤憤其結轡，頭岑岑而戴石。人生世間，居處飲食。臣以病故，跬步榛棘。春醅珠紅，暑醴玉白。翠瓢之瓜，青房之蒟。泫梨液之流膚，滃橘泉之破隙。臣欲過門而大嚼，黃媼推臣以避席。清空

沈寥，霧旦霜夕。駕牛西上，騎鯨東極。納寒月於半領，御罡風於兩腋。臣欲褰裳而往從，皓華挾臣以辟易。弱柳怪其早衰，癭木嗤其多瘠。怠侮出於家人，煩勞困於僕役。羣居之中，軋軋厭厭。狎者臣嘲，疏者臣嫌。獨疚臣身，不可任堪。人之多疾，自取自探。不一其凡，大略有三。其一者心根泄機，命門喪阻。明消精散，形弊神苦。擲溫玉以畀火，奉甘餐而戲虎。陰惑陽而化蜮，風落山而成蠱。若是者得於晦淫，命曰伐性之斧。其二者愁莫愁於生離，痛莫痛於死別。哭不淚而神傷，歎無聲而怨結。魂欲升而中斷，腸將思而已絕。孤憤爲丹心之灰，隱憂爲青鬢之雪。若是者得於情鍾，命曰蠹心之孽。其三曰深居奧處，溫燠窈窕。重帷複幄，風日不到。枵然如久繫之匏，蕭然如處陰之草。玉體軟脆，動輒感冒。若是者得於貴游，命曰煬和之竈。凡此三者，臣非有之。呻號弊疴，誰職爲之？孰崇孰厲，孰攻孰襲？何方而來，何門而入？抑嘗聞之，造化爲爐，人物爲象。洪鈞無心，大放厥帑。元陽之氣，可斤可兩。人受其中，有瘠有臃。故有稟生多艱，形枯德腴。委隨惰窳，命也何如。子房所以辟穀，長卿所以閒居。士安散髮，眴勉扶輿。希逸憊憊，疾與生俱。天實爲之，非人速辜。臣也不肖，殆類此乎？地產之藥，方家之書。媿寒配溫，僻違怪迂。欲持人以勝天，嗟慮密而功疏。竊聞大神，天醫之王。範圍堪輿，運平陰陽。起死回骸，斡旋天藏。揉太和以爲劑，酌沆瀣而爲漿。噓碧落以發英，糜朝霞而薦芳。神火氣筵，日暎星芒。度人千億，奮飛仙鄉。賜臣刀圭，刮摩膏肓。濡枯充虛，豐羸植僵。解臣朽骨，濯臣腐腸。宅胎仙以葆真，凝虛白而發光。碎鼎槌鑪，破瓢褫囊。脫兔彭殤之囿，蛻蟬人鬼之場。不老不衰，來歸帝傍。臣之願也，非所敢望。」語未竟，仰聞太

息曰：「有是哉，汝之憂也！凡汝所苦，可以理測。凡汝所求，吾不汝嗇。病自汝得，造化吾知。汝窮汝原，何藥之爲？今即汝身，示汝三機。隱几遐思，載撫四維。汝身塊然，汝方火馳。甘寐於牀，委骸陳尸。夢游何方，悲啼笑嘻。溘焉以死，烏鳶狐狸。生汝安住，死汝安歸？形與化遷，汝豈變移。虛空無傍，奚所據依？厥狀維何，爲青爲黃。爲一爲多，爲短爲長。未病何形，已病何色？癢苛酸辛，誰覺誰識？吾將遠游，汝速返去。試用我言，周徧求汝。脫焉得之，解痼釋痾。不然已矣，將奈汝何！」叩稽玉階，退而下歸。形開神激，汗濡寢衣。嗚呼異哉！爲信爲欺。是邪非邪？至今疑之。《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四附。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二〇。

## 望海亭賦

并序

會稽太守參政魏公，作望海亭於卧龍之巔，率其屬爲歌詩以落成，錄與書來，且使賦之。余謹掇其膏馥之餘，擬賦一首以寄，後日獲從杖履，其上於山川之神，尚有舊焉。其辭曰：諸侯之客，有來自東，而姤會稽之游者，曰：佳乎麗哉！越之爲邦也。縈山帶湖，樓觀相望。背卧龍而崛起，煥丹碧之翬翔。躋攀下臨，顧瞻無旁。平疇蔚以穉綠，喬木森其老蒼。淙萬壑之春聲，寫千巖之秋光。朝霞暝霏，扶疎微茫。望山河之故墟，弔草木之餘社。夏后萬國之朝，勾踐百戰之野。興亡梗概，猶有存者。至於流觴泛雪，高人之舊事。浣紗采蓮，游女之遺跡。鬱溪山之如畫，尚



仿佛其可識。訪故老以問訊，興慨歎於疇昔。是爲游覽之大略，而蓬萊觀風之所得。雖然，士固多感，而況於對景以懷古，撫事而凝情。往往使人魂斷意折，酒澹而歌不平。故麗則麗矣，而未擅乎登臨之勝也。若夫浩蕩軒豁，孤高伶俜。騰駕碧寥，指麾滄溟。墮憂端於眇莽，挹顥氣於空明。飄飄焉有連鰲跨鯨之意，舉莫如望海之新亭。嘗試登茲而望焉：沃野既盡，遙見東極。送萬折之傾注，豔寒光之迸射。浸地軸以上浮，盪天容而一色。珠輝具芒，蠹棘橫霓。快宇宙之清寬，悵百年之偈仄。當其三星曉橫，萬境俱寂。浴日未動，晨光先激。波鱗鱗而躍金，天晃晃而半赤。頽輪騰上，東方皆白。煙消塵作，棲鳥振翼。俯羣動而紛起，寄一笑於遐覲。永我暇日，苒其將夕。餞斜暉於孤嶂，候佳月於滄浦。沉沉上下，杳無處所。驚玉地之破碎，漾銀盤而吞吐。忽褰雲而湧霧，獻霜影於庭宇。夜色既合，初聞鐘鼓。觴屢至而不辭，詩欲成而起舞。又若潮生海門，萬里一息。浮光如線，濤頭千尺。方鐵馬之橫潰，倏銀山之崩圯。氣平怒霽，水面如席。吳帆越檣，飛上空碧。此亦天下之偉觀，然猶未及乎目力。燕香春容，俗客莫陪。神清意消，徙倚徘徊。天風激吹，波濤闔開。五雲明滅，丹宮絳臺。睇三山之不遠，其爲公而飛來。遂招汗漫之勝游，下飆車之逸軌。屬紫霄之妙質，侑玉罍之清醴。勤歌鸞與舞鳳，壽仙伯以多祉。恍風雨之皆散，但驚塵之四起。悟真靈之不隔，而何有乎弱水之三萬里也。噫！昔之居此者多矣，曾靡暇於經營。逮山靈之效奇，發遺址於巖扃。殫妙巧於天藏，超埃壒而上征。極觀聽之所接，遂杳渺而難名。嗟此樂之無央，與來者而同登。決皆盪胸，雪其塵纓。且安知前日之蒼煙白露，斷蔓而荒荆者哉！顧客子之所能道者，纔管中之一斑。惟覽者之自得，

會絕景於憑闌。心凝神釋，浩如飛翰。而後知茲亭之仙意，而凌虛御風之無難。主人瞿然而起曰：有是哉！吾將觀焉。《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四附。又見《南宋文範》卷一，《歷代賦彙》卷八〇。

## 惜交賦 并序

屈原既遭子蘭、子椒之譖，傷楚國之俗，朋友道薄，始合之難，而終以輕背，故著惜交之詞，道知心之難遇，故舊之不再得，動心忍性，徘徊不能去。君子覽之，有以增義合之重焉。

余既有此淑質兮，昔幽處而無仇。悵佳人之眇覲兮，走六漠而周求。歲甲子之初春兮，維元日吾始游。紉木蘭以爲蓋兮，抗杜蘅以爲游。詔凍雨俾清道兮，戒日星使燭幽。恐駟驪之選軟兮，又命飛廉而挾輶。扛天紘而驚列缺兮，頻幽都與玄丘。天地四方多賊姦兮，忽吾班乎齊州。恍神釋而目粲兮，悅夫人之好修。佩轆轤之連璐兮，戴陸離之高冠。紛鷄鶩之朋飛兮，儼黃鵠之踟躕。葆衆美以自畀兮，夫何獨處之嬋娟。吾恐始合之易兮，終離之者不難。號百靈而訊之兮，筮告余曰吉哉！予令巫咸往招兮，介蹇修而爲媒。枉若人之嘉惠兮，命保介而載予。摻脩袂而約言兮，曰歲晚其與俱。入既與之同袍兮，出又與之同車。投我以蒼玉之連環兮，予報以獨繭曳緒。玉宛轉而不斷兮，繭紫紆而連縷。谷風習其自東兮，固維風而及雨。汝行前而予殿兮，予安歌而汝舞。至於今其十年兮，固知美惡周必復。敏予德而日新兮，羌未變乎初也。修予容其滋媚兮，嗟采色其猶未暮也。妬被離而害交兮，

讒翕脇而敗度。雖君子之石腸兮，固將徇乎市虎。兩造膝而笑言兮，慘其間之容斧。予治容虞予善洗兮，頰顏謂予汝怒。髮甚短而怨長兮，輿則固而路艱。蹇中道而如遺兮，予既寡而汝鰥。夫豈無他人兮，焉有夫君之好賢。雖得汝於萬一兮，終不及當時之纏綿。彼日而食兮，此月而虧。物不終盡剥兮，信復盈之有時。涕承睫而交下兮，若孟津之流澌。敢誦言而怨慕兮，恐衆人之汝窺。曼予聲以悲吟兮，託長風而要之。政木石必回睠兮，將白首而爲期。儻曾飛而不顧兮，嗟此怨之誰歸？《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四附。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二，《南宋文範》卷一。

## 荔枝賦

并序

紹興丙子夏，有自行都餉貢餘新荔子者，坐客稱歎，窮山所未嘗有。呼酒更酌，鼓琴以侑之，且爲之賦。時爲新安掾。

吾聞南國之南，水激而山蟠。鍾具美於一物，繁化工之所難。擱絳綃以絃服，襲蒨桃而中單。湛冰明之濯濯，粲玉粒之團團。蒼生香之令芳，絃仙液於微瀾。走候置其萬里，上玉宸與金鑾。顧人間之流落，纔千倉之一簞。餉江南之病客，索孤笑於顰端。斥蜂蜜之黃膩，謝佛桑之紅乾。覺龍目之么麼，哈蒲萄之甘酸。藉以秋雲之巾，薦以水晶之盤。羞以燒春之浮醅，相以流水之清彈。迨風月之溫麗，耿星河其未翻。予一嚼而三嚙，灑玉池之清寒。恍醉夢之翺飛，掖九天之風翰。望涪江與閩嶺，

麾八極於雷鼙。方溟濛其路暗，儵浩蕩其天寬。岌芳宮與繡戶，竊玉聲之闌珊。款荔枝之仙人，苦平生之所歡。謂客子其少留，紛擘綠而破丹。招玉環於東虛，御清空之雙鸞。訪長生之舊曲，有千載之遺歎。悵三山之回風，驚南斗之闌干。亂梧竹之滿庭，渺雲海之漫漫。《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四附。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二六，《南宋文範》卷一，《古今圖書集成》第五五二冊第五二頁。

## 桂林中秋賦

并序

乾道癸巳中秋，湘南樓月色佳甚，病起不觴客，又祈雨，蔬食清坐。默數年來，九遇此夕，皆不常其處。乙酉值三館；丙戌與嚴子文游松江，有來歲復會之約；丁亥又以薄遽走陽羨，與周子充遇於罨畫溪上；戊子守括蒼；己丑以經筵內宿；庚寅使虜，次於睢陽；辛卯出西掖，泊舟吳興門外；壬辰始歸石湖，而今復踰嶺。歎此生之役役，次其事而賦之。

登湘南以獨夜兮，挹訾洲之橫煙。絳霄豔其光景兮，湧冰鏡於蒼巔。悵旻宇之佳節兮，并四者其良難。矧吾生之漂泊兮，寄蘧廬於八埏。九得秋而九徙兮，靡一枝之能安。上瀛洲而瀑飲兮，當作噩之初元。旋水宿於垂虹兮，滉金碧之浮天。剋後期而竟爽兮，忽罨畫之滄灣。既戊子而守括兮，摘少微於樓欄。丑寓直於玉堂兮，聽宮漏之清圓。再西風而北征兮，胡笳咽於夜闌。迨返旆之期月兮，放苕雪之歸船。幸故歲之還吳兮，帶夕暉而灌園。甘土偶之遇雨兮，就一丘而考槃。今又飄飄而桂海

兮，賓望舒於南躔。訪農圃之昨夢兮，杳征路之三千。月亦隨予而四方兮，不擇地而嬋娟。諒素娥之我咍兮，老色浣於朱顏。澄觀月之曩見兮〔二〕，炯不動而超然。適病餘而閉閣兮，屏危柱與哀絃。復訟風而閔雨兮，謝鼎食之芳鮮。閔清齋而晤歎兮，驚足迹之間關。誰職爲此驅逐兮，豈不坐夫微官！知明年之何處兮？莞一笑而無眠。《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四附。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一〇，《粵西文載》卷一。

〔二〕澄：原缺，據《歷代賦彙》補。

## 楚辭

### 幽誓

天風厲兮山木黃，歲晚晚兮又早霜。虎號崖兮石飛下，山中人兮孰虞。予造軻兮挾輶，紛不可兮此淹留。靈曄兮遄邁，趣駕兮遠游。予高馳兮雨濡蓋，予揭淺兮水漸珮。橫四方兮未極，泥盎盎兮予車以敗。望夫君兮天東南，江復山兮斯路巉。恍欲遇兮忽不見，奄晝晦兮雲曇曇。前馬兮無路，稅駕兮無所。誰與共兮芳馨，獨蒼茫兮愁苦。

## 愍游

君胡爲兮遠游？蹇行迷兮路阻脩。朝予濟兮滄海，靈胥怒兮蛟蹕舟。暮予略兮太行，車墮輻兮驂決。攀援怪蔓兮一息，雷晝闕兮山裂。四無人兮又風雨，靈幽幽兮爲予愁絕。君胡爲兮遠道？委玉躬兮荒草。與魑魅兮爭光，與虎兕兮羣嘯。君之居兮社木蒼然，衡門之下兮可以休老。歸來兮婆娑，芳滿堂兮儂歌。奉君子兮眉壽，光風蕩兮酒生波。雲日兮同社，月星兮偕夜。千秋兮歲華，弭予蓋兮繼予馬。悲莫悲兮天涯，樂莫樂兮還家。

## 交難

美一人兮巖之扃，珮璧月兮間珠星。歲既單兮不圭幣，路巉絕兮遠莫致。稼石田兮長饑，誰與此兮藝之。藉予玉兮雙穀，先予絺兮五兩。不萬一兮當此，託長風兮寄想。長風兮無旁，吾媒乏兮鳳凰。謂蘋若兮蒿艾，鳳告予兮以不祥。恐青女兮行秋，奄銷歇兮衆芳。攀芳華兮玉蕤，將以遺兮所思。玉蕤兮霜露，所思兮未知。

## 歸將

輿不濟兮中河，日欲暮兮情多。子蘭橈兮蕙棹，願因子兮凌波。智壑兮以漁，周落兮以驅。驪龍

兮飛度，郊之麟兮去汝。波河瀆兮迷塗，黃流怒兮不可以桴。目八極兮悵望，獨顧懷兮此都。御右兮告病，鑾鈴兮靡騁。河之水兮洋洋，不濟此兮有命。《石湖居士詩集》卷三四附。又見《南宋文範》卷三。

# 全宋文卷四九七六

范成大 二

## 丘密楊萬里國子博士告詞

敕左宣義郎國子博士丘密等：奉常禮樂之司，成均教養之地。號爲博士，非若他官。正繫名儒，始稱清選。爾密行藝傑出，氣養以剛。爾萬里詞華蔚然，思覃於古。俱以可大之業，際夫有爲之時。歲當郊禋，方欲刺六經而作王制；士樂弦誦，要能本三代以明人倫。各勉厥修，毋負所學。可依前件。《誠齋集》卷一三三附錄《歷官告詞》。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四頁。

## 周必大權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陞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制

敕：朕遠稽載郁之文，監於二代；孰副維寅之命？僉曰伯夷。是咨能賢，俾貳掌禮。左朝散郎、



試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兵部侍郎周必大，尚古作者，爲時聞人。德性守於宮廷，常特立獨行而不顧；文聲諧於韶護，有一唱三嘆之遺音。朕夙聞其摘藻之工，嘗試以出綸之任。乃常羊而難進，雖聞遠以益光。逮茲再見之期年，安有用賢而累日。亟躋禁列，以贊春卿。夫問揖遜之儀者，何足以治神人；聽鏗鏘而已者，何足以被動植！其順中和之致，來資制作之成。益尊見聞，嗣有選任。可特授依前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年譜》。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五頁。

### 楊萬里太常博士告詞

敕左奉議郎國子博士楊萬里：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故學官有博士員，而奉常亦設焉。皆所以訪論稽古，而佐興人文也。爾湛思典籍，風操甚厲。由儒林徙禮寺，職名不殊，東擢之意則厚。高議顯相，以大厥官。可依前件。《誠齋集》卷一三三附錄《歷官告詞》。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五頁。

### 瓊州山寨首領黃氏可宜人制

瓊管守臣言汝以健婦自將，羣盜帖息。旌以褒律，嗣其母封。弗懈益虔，培植後福。《永樂大典》

卷二九七二。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五頁。

## 和義郡夫人蔡氏可封碩人制

朕斂時五福，延及羣生，我澤如春，罔不漸被。篤近舉遠，宜有異恩。具官令儀靜媛，素履芳裕。慶鍾淑女，克昌其門。碩碩嘉名，用作爾祉。宜其象服，以對龍光。《永樂大典》卷二九七二。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六頁。

## 台州仙居縣尉余閔母潘氏饒州浮梁縣主簿謝偁母董氏并可特封孺人制

朕歸胙庭闈，大需祭澤。凡一命而上，親年及耄耄者，皆錫封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往服寵光，以躋壽域。《永樂大典》卷二九七二。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六頁。

## 右迪功郎汪大定可從事郎制

頃者修聘殊鄰，汝爲之屬，勞還第賞，亦既踰時，躡陞文階，以寵少從。《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五。  
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六頁。

## 右迪功郎余穎可右從事郎制

牛爲耕稼之本，盜輒斂而殺之，固刑所不貸。爾能盡得其黨羽，則賞其可廢哉！《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五。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六頁。

## 左迪功郎趙善登可左從政郎制

爾譜屬之英，自同寒素，能以藝業，決吾儒科。勵之寵章，遷秩二等。進修自好，安步亨衢。  
《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五。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七頁。

## 歸正人趙虛己可迪功郎制

爾以書生，忠義自奮。間關險阻，奉身來歸。官以文階，益勵壯志。《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五。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七頁。

## 歸正人歸州助教高粲可右迪功郎制

爾扶義來歸，既預簪笏。扣閭陳說，深諒所懷，列之文階，俾克仕進。《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五。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七頁。

## 鄉貢進士方權輸米補迪功郎制

敕某：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爲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嘗預計偕，能奉明詔。授之初官，以厲來者，不亦可乎！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五。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七頁。

閣門宣贊舍人幹辦皇城司吳瓌施行親從堆垛子可轉右武郎制

張任天下武勇，以備容衛，三歲校藝，咸以序陞。以爾選練之勞，厥有成效。選官懋賞，其克祇承。  
《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七頁。

勝捷都虞候周元可秉義郎制

爾結髮編伍，克有戰多。易官前班，以華其老。矢心勿懈，圖稱明恩。  
《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八頁。

忠訓郎柴進修蓋營寨有勞可秉義郎制

爾儻功壁壘，能悉忠力。典司言狀，進其武階。夙夜敬共，益淬來效。  
《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八頁。

振華軍都虞候劉俊馬軍司都虞候小劉安并可秉義郎制

爾等咸以戰多，服勞小校。參稽軍瑣，易授官班。忠力方剛，勿忘報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八頁。

將仕郎戴安國捕獲海賊可承信郎制

爾豪於海壖，爲郡耳目。寇船晝橫，服襪過門。物色成擒，議賞中率。益懋多績，嗣茲以聞。  
《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八頁。

忠義軍統制官耶律适哩妻弟蕭慶元可承信郎制

爾父遼東之豪，屢亢讎虜。卒與姻黨，同歸本朝。何惜一官，併寵其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九頁。

明州水軍統制下董玕招安到海賊倪德等可補承信郎制

東溟稽天，盜倚而肆。帥闔有命，國威風馳。爾奉辭揚靈，鼠背弭楫〔一〕。其祇醴賞，無怠忠勤。

《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九頁。

〔一〕背：疑當作「輩」。

進勇副尉陳廣捕獲海賊可承信郎制

姦盜阻海，徼巡難攻。爾以才豪，爲郡所遣。揚舲巨浸，俘致酋魁。錫官疇庸，更勉來效。《永

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九頁。

張建陣亡與子德普恩澤補承信郎制

爾父死於敵，錄爾以官，所以報也。往哉，惟孝惟忠，以顯父休。《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又見

《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九頁。

## 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周閱可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財賦制

國家謹供軍之制，特全師所營，必以王官持節護饋饗，寄朕耳目，分國顧憂，班序甚高，舉在凡奉使命大夫上。以爾詳明練習，籍有才譽，乘輶東部，席固未溫，進輝郎星，將我使事。調度密則軍不乏興，甘苦均則士有奮志，繫汝之職，往其欽哉。《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〇頁。

## 起復新知廬州葉衡可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制

奪情之典，實自從戎；基命之司，正關立武。既可緣於古誼，宜更錫於詔除。具官某才猷應於時須，風績愜於僉論。出分藩郡，卓有能聲；入領計曹，敏無闕事。慨閱時之在疚，申變禮以遄歸。弗與其辭，屢招乃至。朕念北陲作牧，固惟金革之虞；而右府爲僚，亦總甲兵之問。爰進寶儲之直，俾須密命之承。揆理弗殊，留行惟允。儻忘家而憂國，當移孝以爲忠。《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九。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〇頁。



###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沈度可秘閣修撰寧國府長史制

朕惟前代時若，遠遣親王爲國藩翰，又稽天聖令甲，立之參佐，以統理庶僚，紀綱衆務。職有常古，非敢私於我家。疇咨時才，往踐厥次。以爾聞見有原，儒雅飾吏，公府卿寺，駸駸近密，而轍環江閩，泊然難進，故以論譔清班，俾輔吾子。昔之遴選此官者，號稱天下第一，惟清介正立者宜焉。爾尚無愧，其克欽承。《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九。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〇頁。

### 知臨安府姚憲可司農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制

昔少皞列九農正之官，成周有小司徒之職。今吾設卿以治粟，立貳於司元。惟裕民足國之是圖，故稽古建官而惟謹。以爾疏通而知禮，精敏而用和。畿節甸符，轍環殆遍。邦儲民力，目擊固存。才素許於辦多，職何憂於共二。夫顧難圖後，則天不能貧；散滯取贏，則國有餘蓄。戒索裘之不早，雖拾藩以何庸。朕選惟艱，爾功其懋。儻不孤於委任，夫豈後於褒陞。《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又見

《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一頁。

## 新知通州許克昌可秘書省秘書郎兼權司封郎官制

朕惟人才實難，世道所惜。常恐有遐遺之嘆，故弗忘留落之餘。爾早以藝文，先乎俊造，一跌不振，十稔於茲。比得覲於清閑，能告猷於閑遠。輟其之郡，留以在廷。遂典領於書林，且攝承於郎位。晉用之亟，否傾則然。脂車良辰，發軔英軌。《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一頁。

## 左宣教郎馬大同可國子監主簿制

勾稽成均之法，蓋儒學者流，非他主簿比。爾以有用之學，推稱於時，蓋將試以劇煩。而今處之學省者，亦以示文學政事，未嘗兩塗。益尊所聞，以俟選擢。《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一頁。

國子監主簿潘慈明可太常寺主簿武學博士劉敦義可國子監主簿制

寺監設主簿員，均之以勾稽爲職，然容臺學省，專治禮樂藝文之事，尤爲清貴。以爾慈明徊翔於王官，爾敦義淹久於講席，皆以文行自將，並蒙選任，益務進修，以對休渥。《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二頁。

右奉議郎張權可軍器監主簿制

武監有簿領員職，雖止於鈎枝，然通班朝謁，號稱選擢。爾比因錫對，俾游其間。宜敬共以贊其長，稱朕試功之意。《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二頁。

賜趙雄辭免參知政事不允第二詔

卿既爲朕基命樞筦，密勿廟算，裔夷心醉，知中國有人矣。《永樂大典》卷三〇〇〇。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二頁。

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鄭聞磨勘可左朝請郎制

五禮教萬民之中，既分卿職；三歲計羣吏之治，并舉國常。具官某以卓犖不羣之才，富疏通知遠之學。溫恭朝夕，屢造辟以盡規；奮發文章，方挾天而摘藻。細繹金華之業，春容王筍之班，適會課於宮成，當陟明之功令。用陞顯級，其對明恩。《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二。

歸正張□特補右承務郎制

爾昔仕虜帳，嘗嬰禍機。奉身來奔，其可遐棄！彈冠束帶，祿廩隨之。俯仰平生，思報所遇。

《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三。

皇侄孫右監門率府率子倚可換通直郎制

敕某：朕以教養之法推於九族，而迪予訓者，爾以父子繼焉，可謂宗室之秀矣。朕惟汝嘉，肆頒明命。弗循著格，時乃異恩；造於成人，則有終譽。可。《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三。

皇兄右監門率府率令術可授通直郎制

敕：經明行修，士之高選。矧予宗子，迪教有聞。寘我周行，以需器使。可。《永樂大典》卷七三

二二三。

右宣教郎奉使大金祈請國信所書狀官趙礪老回程可通直郎制

間者遣使殊鄰，少從多憚遠役。爾以文儒有氣節，慨然與俱。朕既更選而送之，還有餘賞，俾通閭籍，往益淬礪，以趣事功。《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三。

敷文閣直學士知明州趙伯圭磨勘可朝奉郎制

四國於宣，騰治聲於甸服；三年大計，申陟典於銓庭。具官某以西周信厚之賢，號兩漢循良之守。農有餘粟，德政格於婁豐；海不揚波，威聲愴乎羣盜。雖備禁嚴之列，亦階計最之科。閔閱宜陞，絲綸有煥，其對揚於茂渥，益舒發於閑撫。《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四。

## 資政殿學士王之望致仕轉官劄

學海老成，政塗耆舊。氣高崧岱，頡頏議論之宗；風動關河，礪落功名之意。《永樂大典》卷八〇

二二。

## 洪皓追封魏國公制

魏大名也，其命維新。《賓退錄》卷四。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七頁。

## 沈介帥潭制〔二〕 乾道四年

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揉此萬邦。《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四頁。

〔二〕帥：原作「師」，據《南宋制撫年表》改。

## 黃中宮祠制

疎傳之歸鄉里，雖祖道於都門；子牟之在江湖，諒存心於魏闕。《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四頁。

## 曾懷戶部尚書制

問錢穀出入之幾，能析秋毫；報簿書期會之間，殆窮日力。《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四頁。

## 葉衡起復制

事親盡道，孝固可以移忠；體國忘私，恩或不能掩義。《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四頁。

## 陳良翰詹事制

太子正而天下定，方妙簡於宮僚；有進德而朝廷尊，喜來趨於驛召。《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四頁。

## 王十朋詹事制

建太子而尊宗廟，鄉儒術而尊賢良。《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五頁。

## 趙雄使回獎諭制

仗漢使之節旄，有安社稷利國家之志；得月氏之要領，乃履山川犯霜露而歸。《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五頁。



## 沈復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制

示朴以先天下，朕靡煩侈服之共；首善之自京師，爾其贊重暉之德。《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五頁。

## 外制一

宮室苑囿無所益，朕雖示敦朴之先；巧技工匠精其能，爾尚裨總核之治。《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三頁。

## 外制二

閒暇而明政刑，會通而行典禮。《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三頁。

### 外制 三

大臣慮四方，皇極錫五福。《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三頁。

### 外制 四

五禮教萬民之中，三歲計郡吏之治。《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三頁。

### 外制 五

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六卿分職，各率其屬。《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五頁。

### 外制 六

天申命以用休，臣歸美而報上。《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五頁。

外制 七

祇承於帝，方圖百志之咸熙；清問下民，惟恐一夫之失所。《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六頁。

外制 八

聖主獨觀於萬化，微臣莫望於清光。《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六頁。

外制 九

# 全宋文卷四九七七

范成大 三

## 謝賜生日生餽表

伏奉詔書，以臣生日，特降中使賜臣羊酒米麵者。初度載逢，方軫蓼莪之感；中天蕃錫，遽叨稟飫之恩。拜賜焜煌，拊躬震惕。中謝。伏念臣少孤多難，幼學早荒。嗟漫叶於熊祥，悵莫償於烏哺。偶逢聖擇，蠟預政機。質蒲柳以先秋，材櫟樗而寢散。設桑弧於門左，雖粗效於馳驅；置檀輻於河湄，終難逃於尸素。矧突黔之未久，已臺餽之下盼。慰其劬勞之思，寵以燕喜之具。特迂敕使，光賁私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壽躋民，恩勤逮下。中昃弗遑於暇食，大亨獨謹於養賢。在厥初生，貺之大禮。至若斗筭之陋，亦污體貌之隆。臣敢不戒屬厭之心，勉謀遠之慮。予以馭其幸，雖弗泊於親榮；忠可移於君，尚永肩於國事。《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二。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八頁。

## 北使回除中書舍人謝表

使四方不辱君命，既莫效於捐軀；俾萬姓咸大王言，復何資於潤色。《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九頁。

## 自中書帥廣謝表

紫微鳳閣，曾莫代於堯言；桂海冰天，但欲窮於禹迹。《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九頁。

## 帥蜀謝表

去國八千里，恨青天蜀道之難；提封六十州，豈白面書生之事。《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九頁。

## 帥蜀即真謝表

俎豆則嘗聞之，何以折衝於疆場；期月而已可也，豈宜久假於事權。闕不泄邇，不忘遠，均萬里於戶庭；在知人，在安民，揭九霄之日月。《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九頁。

## 賀天申節表

上天申命用休，大德必得其壽。闕呼神山之萬歲，夢遠均天；開壽域於八荒，謹同率土。《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〇頁。

## 賀會慶節表

四七際而火爲主，親協帝以重華；五百年而王者興，儼恭己以南面。《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〇頁。

謝□□表

瞻爾庭而有待，人謂何功；以公服而衣徂，臣猶知懼。闕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固何異竊財之譏；如川之至，以莫不增，尚能歌歸美之什。《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〇頁。

郊祀上表

美盛多而告神明，觀會通而行典禮。《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〇頁。

賀太上皇表

三十六年之在宥，與物爲春；萬八千歲之升常，自今以始。闕爲天子父，尊之至密，藏廣運之聖神；在太極先，不爲高坐，閱無疆之歷服。《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一頁。

## 賀壽皇表 一

保國家如金甌，治定中興之後；輕天下如敝屣，神凝太極之先。闕撫二十七年之太平，功已成而與子；綏萬有千歲之眉壽，福方永於後天。《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一頁。

## 賀壽皇表 二

蕩蕩民無能名，曷詠歌於太極；蒼蒼天其正色，惟想像於層霄。《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一頁。

## 加光堯尊號賀壽皇表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

重堯帝之華，稽古亦咨而命禹；以王季爲父，無憂允賴於繼文。《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一頁。



## 賀重明節表

兌報矩以司秋，離重明而麗正。闕本乎天，本乎地，咸歸覆幬之中；得其壽，得其名，方啓熾昌之運。《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二頁。

## 謝轉官表 一

繼明而照四方，仰重光於日月；勞賜而加一級，覃大賚於江湖。《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二頁。

## 謝轉官表 二

舜帝重華，接受光於三聖；周邦大賚，寵綏遍於四方。《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

## 改元賀表

淳熙十六年十一月

春秋謂一以爲元，日月重明而麗正。《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二頁。

## 賀表

受祉施於孫子，立愛始於家邦。闕睦族以和萬邦，明倫而察庶物。《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三頁。

## 誕皇孫賀皇太后表

王假有家，克開闕後；孫又生子，俾熾而昌。《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三頁。

### 知靜江府到任表

矧今炎州，號國南屏。指揮部屬，多至二十五城；經撫郡蠻，不知幾千萬落。《輿地紀勝》卷一〇三。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四頁。

### 賀正旦表

陛下道參覆載，功妙裁成。敬授人時，稽昊天而欽若；乃垂治象，謹正月之始和。《永樂大典》卷八〇二二。

### 賀太上皇帝表

太上皇帝休道集虛，洗心藏蜜。受兼南北，如春養而海涵；福峻岡陵，與天長而地久。《永樂大典》卷九七六二。

## 乞革弓手之弊奏

一

乾道五年五月十三日

弓手之制弊壞。大縣額管百人，姑以十分爲率，其闕額不補者常二分，差出借事者亦二分，縣中過數占留與縣尉干預民事承引追呼者又二分，此三色者固已占破六十餘人，寔在尉司者四十人而已。又有小吏、閹人、院子、市買之屬，亦不下十數人，寔計真爲弓手者纔二十人而已。僅足以充縣尉當直肩輿之役，往往全無椿充教閱、緝捕之數。欲望先委諸路提刑官徧行屬州，汰減老弱，隨闕招填，倣依今來訓練將兵之制分定弓弩、槍牌諸色技藝，具名注籍。逐州委鈐轄或路分一員每季下縣教閱，倣禁軍賞格隨宜激賜，略以軍法檢校。如此，則州縣之勢稍壯。《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二六（第七冊第六八—四頁）（郭聲波校點）。

## 乞革弓手之弊奏

二

乾道六年

近日臨安府餘杭縣尉司弓手捕捉私鹽，勢力不敵，爲所殺傷，正以弓手單弱疏失如此。伏見諸州禁軍占役偷惰之弊，陛下令以姓名事藝注籍於御前，不測於逐州點撥一二十人到行在核實。緣此州郡皇恐奉承，斷不敢占留雜役及不敢一日不入教場。若欲痛革弓手之弊，亦當依禁軍造籍，開具姓名及

所執事藝斗力悉數上之於兵部，一年一次取旨量擇一二十縣，每縣點撥數名，赴兵部或樞密院依籍核試，以其殿最虛實，將教閱官及縣尉重作賞罰。其籍乞限指揮到一季申發，令兵部專一拘催，毋令迤邐廢格。《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二七（第七冊第六八一五頁）。

### 乞關防蜀中度牒之弊奏

淳熙四年

蜀中一度牒賣錢引七百一十道，一紫衣止賣錢引六七十道，少者三四十道。小人貪十倍之利，又不費織作，止是楷改數字〔二〕，以冒法爲之。當令省部措置，止將上件四川逐司見在綾紙放紙背批鑿給散年月及用印記，並置合同號簿勘同等，以爲關防。《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三之三七（第三冊第二六八二頁）。

〔二〕楷：據文意似當作「楷」。

### 關外麥熟奏

關外麥熟，倍於常年。緣去歲朝廷免和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於耕作，故其效如此。《宋

### 繳僞會齊仲斷案奏

七月七日降指揮，十一日方關戶部檢法案。金部之與法案，同一曹局，頃步之間，八日方能關行，而況傳至外州！合更審會湖州出榜的日，仍豁限三日，勅限外照本人所犯日子，然後處斷。《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四三頁。

### 諸軍不得輒容合避親充將佐奏

如渥比者，始可權免爾。劉錡之於劉汜，不避子姪之嫌，吳璘之於姚仲，不避姻家之嫌，皆致敗。蓋兵官利害，動關生殺，非若州縣官止於舉劾而已。令諸軍不得因今來指揮，輒容合避親充將佐。《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四三頁。

### 請禁貴近勳臣越制請求奏

立愛惟親，固聖人之用心；法行自近始，亦聖治之先務。貴近無尺寸者，相習如此，異時勳臣戰士，若復越制請求，則如之何而拒之。《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四四頁。

### 條四事奏

一、乞招填諸州將兵。二、乞以前提刑滕廌效用，軍發赴行在，逃亡者招充本路效用，小弱者斷給據自便。三、以廣西人少，一保動隔山川，改戶長法，止以三十戶爲一科。四、以簿尉規避上司，別差無籍者攝之，乞禁止。《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四五頁。

### 乞避兄成象立班奏

乞避兄成象立班，照慶曆八年，李端懿復防禦使，與弟沂州防禦使端願同班，端願乞下之例。

《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四八頁。

## 論重征莫甚於沿江奏

重征莫甚於沿江，如蘄之江口，池之鴈汊，號大小法場。上而至荆峽，往往有是名。虛舟往來爲力勝，本無奇貨，而妄呼名件爲虛喝，宜征千金，先拋十金之數爲花數。客費日多，則物日湧，錢日輕。乞禁沿江置場，繁侔并州縣於支港小路私置處省之。《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四八頁。

## 論銅錢入北奏

乞聚茶榷場，專以見錢出賣，而輕其價，則錢之在北者必來。《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四九頁。

## 論諜者奏

諜者詭姓遁迹，冒九死而圖萬全，索隱察微，問一二而知十百。此非妄男子所能，非其人不可泛



遣。用晉遣人覘宋事。《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五〇頁。

### 安南貢使入境宜遵舊制奏

乾道九年

本司經略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內，其陪臣豈得與中國王官亢禮！政和間，貢使入境，皆庭參，不得報謁。宜遵舊制，於禮爲得。《宋史》卷四八八《交趾傳》。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三頁。

### 交州進奉事奏

交州進奉，政和五年指揮，經過州軍，更不復禮。紹興二十六年，施鉅帥廣，報謁移庖，遂爲例。至是絕之。《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五一頁。

### 論馬政四弊奏

邕州買馬大弊二。蠻人先驅一二百瘦病者爲馬樣，邀以買此而後大隊至。暨至，亦雜以半。買馬司典吏與招馬人歲久爲弊，一也。橫山寨無草場，支錢悉爲官吏乾沒，不以時得草，二也。沿路損馬

大弊二。所至無橋道，涉水食程，一也。州縣不與草料，但計囑押人而去，二也。買之弊乞擇官，損之弊乞馬病隨寓留醫。《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五一頁。

### 乞禁私錦奏

靜江府興安縣，客旅私販水銀入建陽、邵武買異色私錦〔一〕，涉宜州蠻界，至邕州溪洞，邀蠻人教止易銀，而以私錦售易之。官價：錦當銀三十五兩，私錦只十五兩。致官錦無用。獨一色銀，易馬不足。且誘省地民負荷而縛賣之，或夾帶奸細。乞禁約於建陽、邵武出錦之源。《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五二頁。

〔一〕私錦：原作「錦私」，據下文乙。

### 關防官鹽之弊奏

關防三事：一、慮漕司撥與諸郡抑配。二、慮取贏擡價，民食貴鹽。三、慮倉吏減斤，多裝籠葉。《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五四頁。

## 乞除放黎州欠負奏

乾道寇入，致欠錢引一萬五百四十道，而總領司置獄雅州，抑吏均賠錢引萬餘，必非出自吏胥之家，掊領居民，漁奪商賈，何所不至，民困誅求，反思有寇之歲，無此追擾。望聖慈計其大者，指此錢引下總司，特免催理。《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五五頁。

## 上折估事奏

去四川數十年之害，培其本根，徐用其力，國家長計也。

遠方州縣吏爲朝廷根本憂者幾人，折估不辦，上司怪怒，百方貼補上場。陛下赤子而不恤，後日意外之患。其間貪墨又或并緣此，所以實聞於朝廷者寡也。

出納之司，徒見枝葉粗存，不知本根將撥。

望陛下斷自宸衷，與帷幄大臣決之，不須更付有司。彼有司者，但知出納之吝，安知根本之憂。

《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五六頁。

## 舶舡抽解事奏

將舶舡客貨抄數估直若干，候回舶，亦將博買中國貨物，估直與來貨價同，方令登舟，使別無餘力可換銅錢，以絕舊來輕舡載錢潛行數程以俟大舟洩錢莫道之弊。《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六一頁。

## 上流民事奏

廣濟倉等陳米，儲之不過爲塵土，散之可以易民命。沿江渡口，流民過淮處，如建康之靖安、東陽、下蜀、大城瑤、馬家等渡、太平州采石、大信、荻港、三山、上灣等處，池州銅陵、東流、池口等渡，皆差官給糧，津發其回，不願回者存養之。近渡路口，如建康界湖熟、金陵鎮、路口、桐井四處，復爲之邀接津遣。其自兩浙來者，多自饒州石門取路，亦置場給，諭其還，勸分賞格，減半細數。用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被荒殘稅，申乞蠲閣。流移歸業，收贖不候生滿。行李牛畜，並與收免渡錢。《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六三頁。

# 全宋文卷四九七八

范成大 四

論日力國力人力疏 乾道四年

臣聞自古建功業者，必有一定之規摹。規摹既定，則以其力之所能及者，日夜淬厲以赴之，而不可分其力于規摹之外。所謂力者有三：一曰日力，寸陰是也；二曰國力，資用是也；三曰人力，思慮智術之所及者是也。世事無窮，而三力有限，豈可分之於不急之地哉！臣雖疵賤，去國未久，固嘗仰窺陛下神謨聖策，將大有爲。竊計復古之心，規摹已定，然而風俗宴安，期會倥偬，稽古禮文之事太繁，承平虛費之習未盡，日力窮於不急之務，國力耗於不急之須，人力疲於不急之役，皆非所以副陛下規摹之所欲爲者。非曠然大有以損益之，恐不免於志勤道遠之歎。願陛下與共政之臣，自治三力，專用之於所欲爲之地，凡規摹之外，一切稍緩，俟大欲既濟，復之未晚。昔越句踐未得志也，早朝晏罷，非謀吳之策則不講，自古能用三力，無出其右者，故功業卓然。此雖陳迹，可以驗今。臣故併以

爲陛下獻。取進止。《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六。又見《南宋文範》卷一六，《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頁。

## 論獄法疏

臣聞獄者，萬民之命。民命莫重於大辟，方鍛練時，何可盡察，故其節目，獨在聚錄之際。蓋大情既定，成案已結，官吏聚於一堂，引囚而讀示之，死生之分，決此頃刻，可謂要會矣。而獄吏憚於平反，摘紙疾讀，離絕其文，嘈囀其語，故爲不可曉解之音，造次而畢，呼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干，輕忽若此，遠方近甸，習俗皆然。傍觀寒心，大傷政體。臣竊檢照聚錄之法，有曰：「人吏依句宣讀，無得隱漏，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款。」詳此法意，蓋不止於只讀成案而已。欲望聖慈深詔攸司，痛革前弊。臣之愚見，謂當稽參「自通重情以合其款」之文，于聚錄時，委長吏點無干礙吏人先附囚口責狀一通，覆視獄案，果無差殊，然後亦點無干礙吏人依句宣讀，務要詳明，令囚通曉。庶幾伏辜者無憾，負枉者獲伸，足以稱陛下矜恤之心，滋聖朝仁厚之福。《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一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九頁。

## 論兵制疏

臣伏見國家于屯衛正兵之外，別令諸州自募禁卒，故逐路皆成全師，規摹深矣。法意中弛，戎備久缺，陛下聖武布昭，沉幾遠馭，大蒐軍實以壯國威，又嚴諸郡教閱之法。今則器仗顯設，程課精明，郡始知有兵，兵始知有戰，不增募卒之費，坐獲成軍之實，甚盛舉也。臣竊詢宿弊，尚有二端：一曰簡閱未精，二曰營伍未立。何謂簡閱未精？按禁軍著令，惟郡守兵官得破不堪披帶之人充當直外，其餘百役專用廂軍。向來一概混役，禁卒各有事務，未嘗講武。自陛下修明軍政以來，此等或憚肄習之勤勞，或戀司局之優厚，率作緣故，降就廂軍。春秋二揀，百計不赴。其尤黠者，則徑降剩員，終身不揀。是以禁軍尚有怯弱，廂軍反多強壯，事體倒置，議者不平，此弊未除，恐負陛下強兵之意。何謂營伍未立？按祖宗舊制，營房損漏，兵官不得替移。霖雨經時，有司先葺營寨，中間雖嘗申嚴，州郡漫不加省。有營無屋，有屋無人，帶甲之軍，雜處間井，晨出無期會，暮歸無點集，蹤迹難制，號召難齊，甘苦難知，真偽難察。一旦調發，如群市人，雖有法制，何緣紀律，此弊不振，恐妨陛下制軍之法。欲望聖慈嚴飭揀兵之官，執法從事，刷諸路見管廂軍剩員，不以是何官司，盡數揀點，仍先立寬限，必須呈身。若臨期託病，或申差出，即時開落，勿復容情。精料其可爲勝兵者，十必三四，其司局占破尚是禁軍者，亦可改正，仍令所在修蓋營房，部領遷入，各具了畢月日上聞。夫

簡閱精，則人材可恃，營伍立，則紀律可行。二事具舉，成軍隱然，惟陛下下令之耳。《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頁。

## 論勤政疏

臣聞治天下之道，非以無其具之爲患，而以有其具而不責其成功之爲患也。譬猶工匠，雖有械器雜然前陳，而不課其成器之效，則與無械器者何異？夫興事造業，發號出令之初，何嘗不長慮却顧，殫智竭力，再三熟復而後有所爲哉！推而放之之久，則必有偏而不舉，尼而不行，與夫沮抑於下而弗使見功者，一聽其自然，不復過而問焉。則向之所謂殫智竭力而爲之者，終于徒勞而無補，此所以治具雖多，而治功愈遠也。大抵末俗之陋，樂宴安而憚改作，習委靡而忘振起。譬猶王良之御駑馬，審其銜勒而緊握之，猶可維持以行，跬步稍弛，則蹶躓隨之矣。故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言一日曠官，則萬事之幾必有廢失者，況其久乎！故善治之主，不敢一日不用其才焉。孜孜業業，執其所以爲治具者，晝夜提策之，曰：吾前日興某利，其果興矣乎？前日去某害，其果去矣乎？利宜興而未興，害宜去而未去，無乃吾法制有未善者乎？抑亦有沮抑於下而使法制不得行者乎？及其利已興矣，害已去矣，則又曰：其果能久而弗變矣乎，雖變而猶可通之以盡利乎？夫如是，則有所不爲，爲無不成，而成亦不壞矣。堯舜之治，莫要乎《二典》，《二典》莫盛於賡歌，治至



於君臣作歌以相戒，宜不作不急之語。而皋陶之颺言，但曰：「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蓋興事之初，不謹憲度，固無可行之理。憲度謹矣，而必繼以「屢省」者，蓋事不加省，則雖成而必隳。屢之爲言，不一而足之謂，朝省之，暮又省之，今日省之，明日又省之，不知何時而已也。《二典》之治，百聖所師，皋陶之謨，後世莫及。撮其樞要，初不遠於人情，而無高世離俗，甚高難行之說。今聖主將大有爲，以躡堯舜之迹，觀皋陶之歌，思過半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九〇。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頁。

## 論不舉子疏

臣伏見比者臣寮有請，以福建等路有不舉子之風，乞支錢米以濟貧乏。陛下推天地好生之德，特從其請，恩至渥矣。然其間尚有委曲，臣請續終其說。姑以臣前任處州言之。小民以山瘠地貧，生男稍多，便不肯舉。女則不問可知，村落間至無婦可娶，買於它州。計所夭殺，不知其幾。檢惟紹興八年指揮，貧乏妊娠，支常平米四斗。十五年指揮，改支常平米一石。又著令殺子之家父母鄰保與收生之人，皆徒刑編置。賞罰具著如此，而此風未殄者，蓋州縣以常平積欠，救過不暇，決不敢以此非時發倉。支賜既不復行，罪名亦不復問。臣伏睹去冬聖旨，將諸路常平義倉漏底折欠十七萬八千餘石，盡行除放。若以此數救不舉之子，當活十七萬八千餘人。而典吏臣蠹陷失如此，陛下尚且置而不問，

臣決知陛下無所惜於貧乏之家也。昔蘇軾知密州，盤量寬剩，得數百名，專儲以養棄兒。是時初無常平給賜之令，使軾在今日，則推廣上恩，當如何哉！臣愚欲望聖慈申飭諸路提舉司并州縣長吏，有似此風俗之處，依累降指揮，勘會貧乏，如數支賜。又須申嚴法禁，與之并行。并窮山僻縣常平義倉所管數少，不了支給，定成空文，乞令運司仿蘇軾遺意，措置寬剩，量撥助之。每歲各具支過錢米、活過赤子數目奏聞。于以滋聖朝仁壽之福，衍清廟靈長之休，抑又得十年生聚之義，惟宸慈軫念。《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頁。

## 論慎刑疏 一

臣聞獄重事也。民之受冤，不止於捶楚鍛練之苦而已。其間貧乏之人，無家供食，干連守待，易得淹延，空腸枵腹，以受捶楚。加以雪霜疫癘，非時侵之，故罪不抵死而斃於囹圄者極多。準令，給囚之物許支錢，準格，在禁之囚許支米。錢則許於贓罰頭子運司等處，隨宜撥支；米雖立定升數，而無顯然名色。是致官司循習，不問諸處縣獄，尤無指擬。長吏賢者，至或巡門乞米，以爲一粥之資。吏或不賢，粥亦不可常得。宜其瘐死者衆，實奸泰和。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照給囚之物，既許支用，係省窠名，其糧米亦合一體乞令運司行下州縣，量度每歲所須，徑於苗米截撥，有闕米處，即以合支之錢，依數收糴。庶幾狴犴之中，接濟饑苦，稱罪受刑，不夭生命。《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七。

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頁。

## 論慎刑疏 二

臣聞獄者，君子之所盡心也。求其生而不可得，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使其尚有可生之理，而必置之死地，則冤矣。國家列聖相授，哀矜折獄，諸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皆許奏裁，死而復生，十常六七。堯舜之德，何以尚茲。然而近年以來，案牘或壅，則不得以時聞徹，又不能如期行下。及至指揮到州，間蒙貸宥，而在禁之囚，等待淹延，動閱時序，往往死於桎梏之下久矣，不及沾被湛恩者甚衆。當職官吏，捧詔太息，付之無可奈何，豈不甚傷天地父母好生之德。恭惟宸慮，必爲惻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飭攸司，凡奏讞之牘所經由處，并嚴立近限，克期報應，覺舉稽違，速與行下。庶幾有可宥之理者，不置之必死之地。嘉生叶氣，薰爲泰和，實發政施仁之助。《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一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五頁。

## 論宋貺召命疏

臣伏睹中書省錄黃指揮，宋貺召赴行在。臣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欲見一臣寮，何所不

可？天鑑之下，將無所逃，用捨廢置，皆未可知，固無必不可見之理。但臣采之公議，有不得而默者。契勘宋貺當秦檜柄國之時，號爲親昵用事，爲世指目，章章尤顯者。士大夫醜其姓名，於今有年矣。臣取會前後章疏，姦污之狀，固不一端，爲奉使則興販北貨，攝京府則強略倡優，任版曹則買諸軍之銀，領贍軍則受辟官之賂，司建康留鑰，則專爲權門起造園宅。如此之類，未易概舉，亦未暇論也。究其始初罷逐之由，正緣司計不職，以致左帑闕乏，支遣不行，至用臨安公使庫及激賞贍軍等庫錢物那移。又勘虛旁令軍人自往漕司支請。若漕司無錢，幾致生事。臣寮論其身爲計臣，經畫如此。是時檜猶無恙，而貺已斥矣，則其才術已試大繆，明白如此。今聞忽有召命，竊恐或謂其有富國才術欺陛下者。只考元罷戶部因由，則是非虛實，灼然可見。臣聞人才難得，弗忍終棄，聖人之用心也。使君子之人而偶罣憲網，固當拉拭而進之；使小人而有才，亦可覆其玷缺，駕馭以驅使之。今以貺爲君子而偶罣網耶？則平生姦污之聲，遍於海隅矣。以爲小人而有才者耶？則當兵燹未開之前，朝廷積富之後，從容版曹，而使帑藏空乏，至以虛旁撥遣軍人，亦可駭矣。竊恐一旦進用，不惟無益於國，其餘黨類帖息伏潛者，皆將動心經營，僥幸復進，徒使疑議四起，又費彈壓。臣恭惟陛下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正欲安靖國人，統一風俗而已。將來貺或有所除授，必致衆議紛紛，以發其不靖之機。臣蒙被陛下擢置西掖，正典書命，比之諸臣，尤不當緘默。伏惟聖慈儲神委照，攬臣此章，特留聖念，別賜處分，不勝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二二頁。

答御賜獎諭疏〔一〕

臣不肖，日者待罪桂林，蒙恩徙鎮蜀道，次於荊州，詔問西南邊事。臣愚無識知，嘗試妄論大要：練兵丁，繕保障。倘事力弗給可若何？行及廣漢，則昧死上其說。制下尚書，其盼劍南西川度牒五百，爲緡錢三十五萬八千有奇，以贍工費，而賜臣八月二十五日璽書如前。臣謹拜手稽首言曰：昔堯舜之於群臣，聞其言善，則俞之，必有訓敕之辭，繼之曰「懋哉」，曰「往欽哉」，《二典》之書是已。今陛下過聽，擇於葛藟，又勉之以底績，此堯舜之法，《二典》之所以書也，臣何足以得此！雖貪天子之命，以爲己榮，而一介齷齪，狗馬早衰，罷軟不自勝，恐終無尺寸補益縣官，且奸大荷以隕越於下。茲榮也，祇所以爲懼哉！敬奉賜書，被之琬琰，以旦夕瞻仰於前，其敢侈臣之榮，識臣之懼而已。《成都文類》卷一七。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二六，《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二三頁。

〔一〕題下原有《賜范成大獎諭》，今刪。

## 論兵制疏

臣竊見天下將兵之政，其弊甚矣。竭諸郡之力以養兵，不爲不久，而終無可恃之勢。朝廷不時下令，督責纖悉，州郡類若漠然者，其故何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揆其力而課其功，雖日下一令，猶無益也。臣比自廣入蜀，皆承乏連帥之職，實嘗躬督蜀部，不遺餘力，才藝自振者十不二三，廢惰自如者比比相望，然其勢難以盡效。誠見州郡之力，亦有不可得而彊者焉。繫欲修明將兵之政，則須招填闕額，葺治器械，準備激犒。三者舉非徒手可辦，今皆缺然無力以及之。帥、漕二司，又不與之通心商略，徒以文移責辦，何異於說河畫餅者哉！臣愚謂宜行下諸路帥、漕臣，逐一詢究某郡闕額若干，當如何招募？器械之闕及弊壞者若干，當如何葺治？一歲之按閱若干，當如何激犒？三者各以是何窠名錢物應副？如逐州皆有椿備，則立之程式，以觀厥成。如委無可出，當從帥、漕司措置應副，不得已，則爲申明朝廷，量度支賜以助之，而後可以責軍政之實矣。臣伏見陛下費財以養軍，勞心以定制，其於天下將兵，豈不望其有一日之用，而州郡實未嘗講明其故，臣不敢隱默，冒昧略陳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二四頁。

## 論黎州買馬疏

臣勘會趙楙劄子，乞緩黎州一年馬額，令臣相度以聞。臣自到官以來，蜀人言黎州買馬利害者甚多，大抵與趙楙今來所陳相類，事理明白，衆論如一，委是可行。但慮議者必謂祖宗時，西北馬多，不賴西南夷馬爲用，故止以爲羈縻蠻夷之術，與今日事勢不可。臣稽之蜀人之論，則以爲權免立額，示以不急，使蠻人不得挾以爲重，反邀中國，而蠻人所須茶、綵之類，皆是朝夕急須，其所產馬，不賣之中國，將安所用？故不患其馬之不來，正如趙楙之說。臣竊謂衆論既皆如此，不若且用其說，密諭提舉買馬官，權與不拘歲額。若蠻馬自如常年而至，有司既不怵於殿最，可以揀擇良駿，其價亦可少平，恐亦未必不及額也。年歲之外，果見成效，則遂可久行，邊州稍重，外侮漸消，於制御彈壓蠻夷之術，至爲利便。萬一緣此馬不時至，別議改法，亦不爲晚，更合取自睿斷施行。《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四二。又見《歷朝茶馬奏議》卷一，《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二五頁。

## 請勦文州夷疏

臣伏見四蜀沿邊蠻夷，自政和以前，雖有時侵犯邊境，當時朝廷鮮曾容貸，旋即舉兵問罪。固未

必皆有大功；然夷人終是畏憚，不敢無時輕發。比年以來，如成都府路嘉、黎、雅三州等處，屢有邊事，時議以外備大敵，姑務含忍，又以方市戰馬，不欲阻絕。夷人狃習，謂中國終不能報復，來則有虜掠之利，退則無追躡之憂，甚者反得犒賞財物，過於未叛之時，是以泰然無所顧忌。蜀之諸邊，蓋未嘗得數歲無事。邇者，利州西路文州界內，有蕃部侵犯寨堡，殺掠人兵。訪聞常年如此，官司每是隱忍蔽覆，終於和斷而已。契勘今來作過蕃部，據邊吏張皇關申，其衆亦不過三四百人，初無雄傑酋長爲之謀，又無堅甲利兵爲之用，國家屯戍大軍，密邇其處，蕞爾小蕃，乃敢跳踉如此者，政以習見近事故也。若不惜暫勞小費，併力討蕩，期於不貸，則豈獨文州蕃戎讐懼，其他種落，自此懲創，知中國不可侵犯，此西陲數十年安靜之長算也，臣已榜下文州，止告諭非作過蕃部，且許自通貿易，以解散其締結。又聞蕃寇之來，稍不得利，即依林菁以自固，官軍深入，易落姦便。臣亦已行下乘風焚山，嚴兵清野，徐用鄉道，搗其巢穴。惟是議者或以爲文州係買馬地分，恐不即和斷，或至阻隔。臣再三詢究茶馬司所買馬數，文州不當十之一二，又其品凡下，非宕昌比。兼今來作過主首。止是一族，雖加攻討，自不妨餘族互市。政使緣此而所買馬數少減於常年，權邊防利害之重輕，亦恐自有先後緩急之序。或又謂朝廷方以備北虜爲急，此等癰疥，合且姑息。臣竊謂不然，大敵未平，尤當先除腹心之患。諸葛亮豈一日忘中原哉，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以定南中者，蓋出此也。不然，方今關外寧肅，而蠻夷敢擾動如此，使岐雍有警，則此等窺伺侵寇，將何所不至！臣暫此攝事，實有不敢以苟紓歲月爲心，而妄爲西土畫息肩之策。若萬分有一，偶合睿旨，欲乞出自聖斷，更賜行下興州都統



制吳挺，廣設方略，討蕩施行。其措置催督之類，臣雖庸愚〔二〕，不敢不任其責。所有文州數百匹之馬，或不及歲額，亦乞暫置度外，俟邊防安靜，不患馬額之不復。臣區區狂率，干犯天威，伏地戰越。《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二九頁。

〔二〕愚：原作「虛」，據《荊川先生右編》改。

### 答措置和糴戒諭詔疏〔二〕

淳熙二年七月，詔復四川制置使，以成都府路安撫制置使臣成大攝使事。臣辭弗獲命，奉印章唯謹，於兵民之政，莫敢有所罷行。厥十一月，皇帝親御翰墨，賜臣戒諭。雲章自天，光被昌莽，昭回震耀，不可櫝藏。謹昧死立石，與羣有司共之。切惟井絡之區，最遠天極，吏之勤逸，民之休戚，軍政之否臧，不能以時上聞。蜀父老之病久矣。陛下明見萬里，無隱弗燭，一札十行，有德有刑，雷風鼓舞，咫尺在上，若見若聞，靡不兢慄。臣冒閩外之寄，才薄望輕，不敢先事舉職，敢煩威命之辱。臣救過且不暇，其何能奉宣大律，以肅官政，猶日夜引領，庶幾萬一者。惟陛下亟命重臣，俾大此官，講明憲度，罔有廢格，則臺家長無西顧之憂。臣誠大幸，卒蒙全覆，歸伏田畝，以終於戾，臣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成都文類》卷一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三〇頁。

〔二〕題下原有《賜范成大措置和羅戒諭詔》，今刪。

## 論赦宥疏

臣聞刑罰者，聖人所不得已也；赦宥者，亦聖人所不得已也。愚民犯法，彼固無辭，遇赦當釋，官亦無辭。縱有情重難貸，出於一時特斷者，亦當因赦而稍輕，不應引赦而反重。此理甚明，而人以爲怪，臣竊惑之。伏見近日奏案，赦前犯罪者，有司以爲依赦合原。緣情重奏裁，以人情事理論之，特不用赦而行刑，已爲甚重。今乃反增其刑，謂如本犯徒一年，遇赦當放，以情重故特斷徒二年、三年、或增至配流之類。雖欲禁暴戢姦，然非德刑并用之意。兼在外州縣禁囚遇赦者，則依等第徑行釋放，其偶在奏案者，乃反增加，則是州縣用恩，朝廷用威，豈不倒置？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遇有赦前犯罪情重奏裁決不可貸者，止於特不用赦，以元刑斷之。己自不恕，人情事理，實爲允愜。《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八。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三〇頁。

## 論任將疏

臣伏見諸路將兵部轄官，自總管、鈐轄而下，則有正副將、部隊將、教押軍隊等官，及沿邊主兵

窠闕。於法，應以材武人充者，皆須事藝可觀，膽勇可仗，方爲稱職。其次，亦須稍知弓馬，略識行陣，或人材身手真是武臣者，乃可爲之。除總管至州鈐皆係朝廷選差別有格法外，竊見諸州將官以下窠闕，或以出職雜流及私家給使之入爲之，而西蜀尤甚，於弓馬行陣懵然不知，使吾選士技卒俯首於下，聽驅使而受鞭笞，尋常不平於心，緩急寧肯共力？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伏睹近降聖旨，今後正將差曾經從軍立功，或曾任兵官，并沿邊巡尉及經捕盜有勞之人，仰詳處分，深合事宜。但今來新格，未及副將以下者，豈非以正將得人，則副將以下尚可容其濫吹耶？臣竊謂若正將與副將以下同在一處，則可只嚴選正將一員以爲表率。今姑以蜀中諸州論之，則大不然。蓋副將以下，乃分屯別州，名爲副隊，其實各當一面，與正將了不相關，而責任一同，皆難以用有名無實之人，緩急誤事，悔之恐晚。臣愚欲望聖裁，應副將以下官合分屯處，并依今來正將已得指揮，其沿邊主兵窠闕，應以材武人充者，亦不得以雜流出職及給使無武藝人虛占員闕，及不許時暫差權。內或有傑然自有武藝智略者，從帥臣保明以聞，特與差注，及許一面權攝，以防遺材，仰副陛下整軍經武之實，上肅軍政，下厭士心。《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〇。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三二頁。

## 答措置和糴詔疏〔二〕

臣竊惟秦隴宿兵，數十年饟道回遠者仰哺於糴，此公私俱贍之法。吏亡狀，猥以賤賈，取盈於

民，弊久滋益，至有蓓蕞常賦十以上者，愁歎之聲，徹於聽聞。皇帝若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矧茲遐眈，奈何重困之，且何以震疊醜類，懷徠舊俗！故自淳熙二年以來，詔旨爲和糴而下者，亡慮八九。惟階、成、和、鳳四郡最並邊，發政施仁，宜自今始。既蠲糴一年，又下璽書賜臣，使講求餘財以代民力。臣驚聞乏會計才，久之莫知所出，姑請增買九之一，勿收頭子錢，罷盤量檢察官，若朘削本錢苛斗面之弊，一切禁絕，詔可。是歲關外小旱，而四州菽粟顧狼戾，三家之市，皆熙如春臺。充代之榮，猶有能盡如聖訓，而覲德之應，其捷固已如此，愚心了然，見王道之易易也。敬奉奎畫，被之琬琰，以臨昭西土，使凡有司咸諭天子德意志慮，且以見仁義之得民，誠有速於置郵，承流宣化者其可以不勉！《成都文類》卷一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三三頁。

〔二〕題下原有《賜範成大措置和糴詔》，今刪。

### 請記高宗退處後言行疏

淳熙十五年

臣聞追孝莫大於顯親，顯親莫大於述事。恭惟高宗皇帝御曆三紀，休功盛德，陛下既已著之聖政之編矣。至退處德壽之後，天旋日用，豈無可紀？如漢禁中起居注、唐諸王所修內起居注之類。向來闕此等一書，使二十五年之間堯言堯行，不得盡聞於世，甚可惜也。竊意陛下曩者久奉大養，從容北

宮，慶溢庭闈，事兼家國，必有授受之謨訓，諒多慈愛之話言，以至歲時燕喜，曠儀盛事，無非載籍之所未聞，皆當志其大略，以侈萬古。今事雖已往，日月尚新，陛下孝思永慕，見於羹墻，恐有可以記憶者。又參之以東朝東宮之所聞見，與夫宮禁老成之所流傳，特命親王，悉加記錄，以付史氏，則陛下述事之孝，傳無窮而施罔極矣。臣嘗考虞書《堯典》一篇，紀陶唐行事備矣。而《魯論》有「堯曰咨舜」之訓，《孟子》有「放勳勞來」之言，及《莊》、《列》所記游汾、觀華、康衢等事，皆在《堯典》之外。則知虞舜之世，述堯遺事，必有他書，不止於僅存之一典而已。伏惟陛下自留聖心。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四二頁。

# 全宋文卷四九七九

范成大 五

## 論邦本疏

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帝興王成，未有不得民而能立邦家之基也。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徭役，薄賦斂，蠲其疾苦而便安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知后德之撫我，則雖天不能使之變，而況蠻夷盜賊水旱之作，安能搖其本而輕動哉！此甚易知易行，而後之論治者，往往過計，謂天下之大，將人人而濟之，安得力而給諸？於是輕言功利，而重言道德，卒之道德不建，而功利亦無聞焉。雖然，論治者皆以仁民爲難，而臣今敢以爲非難者，誠有得於聖主躬行之效。小臣將命，實親見之者，請略詳其目。乃者，四蜀酒估之患，人不聊生，陛下睿斷，歲捐錢五十萬以代之償。此令一下，五十餘郡驩呼祝聖者，沸天隱地，旬日皆遍。士大夫舞手相慶，以謂吾蜀當有數十百年之安。臣於是知民之易德有如此者。又如關外和羅之困，詔旨下詢，有司未知所出。陛下睿斷，先免階、成、和、

鳳一年之糴。異時歲雖大熟，不足輸官。淳熙三年，免糴令下，秋旱薄收，而四川粒米狼戾，充箱溢筥，排門求售，較之穰歲，物價反平。漕臣行部過之，邊氓遮道誦說，東向感恩，或至涕下。臣於是知民之易德，有如此者。恭惟聖主端委穆清之上，一動其念，加諸遠民，而萬里之外，覲德不應，捷如影響。微臣不佞，愚心了然，見王道之易易焉。孟子謂保民而王，易若折枝，而非挾山超海之難，不爲過論。臣拳拳之誠，更願帝德廣運，益加聖心，深詔內外執事，曉然知陛下仁民固本之指，凡吾民疾苦，悉以上聞。苟有可以惠利便安之者，勿牽故常，臨以睿斷，使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罔有不被堯舜之澤，如是，則衆心成城，道德有威，推恩以保四海，天下可運諸掌矣，其何大欲之不濟哉！此陛下躬行之效，證於孟軻之言，非臣臆說，惟聖神財幸。《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八。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三五頁。

## 論義役疏 一

松陽縣民輸金買田以助役戶，爲田三千三百畝有奇。排比役次，以名聞官，不煩差科，可至一二十年者，請命諸縣通行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六九頁。

## 論義役疏 二

處州六邑，義役已成，可以風示四方，美俗興化，請命守臣胡沂以其規約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六九頁。

### 上郊祀疏〔二〕

近准錄黃林栗等劄子：「爲季秋祀上帝，乞於郊丘行事。」得旨已依所乞。然尚有當議者，蓋國初沿襲唐制，一歲四祭昊天上帝於郊丘，謂祈穀、大雩、饗明堂、祀圓丘也。唯是明堂當從屋祭，因循未正。至元祐六年，太常博士趙叡建言：「本朝親饗之禮，自明道以來，即大慶殿以爲明堂，蓋得聖人之意。至於有司攝事之所，乃尚寓於圓丘。竊見南郊齋宮有望祭殿，其間屋宇頗寬，乞將來季秋大饗明堂，有司攝事，只就南郊齋宮行禮。」至元符元年，又寓於齋宮端誠殿。以此考之，蓋既曰明堂，當從屋祭故也。前日寓祭於城西惠照齋宮，以方位爲非是。今既改就南郊，於禮爲合。但明堂當從屋祭，不當在壇。臣等竊見今郊丘之隅，有淨明寺，每祠事遇雨，望祭於此。欲乞遇明堂親饗，則遵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禮，如常歲。有司攝事，則當依元祐臣僚所陳，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明堂



之義。《宋會要輯稿》禮二之一二（第一冊第四二三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〇頁。

〔二〕與鄭聞聯署。

### 請復官賣鹽疏

官自賣鹽，不過奪商人以利官，而民無折米之患。往日西路賣及八萬籬，今爲虛數矣。只以實賣及五萬籬爲率，而權以廣西鹽價，每一斤以一百四十文足爲率，歲可得七十餘萬緡，足計九十餘萬緡省，需乎其有餘矣。《嶺外代答》卷五《廣西鹽法》。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四頁。

### 論鹽法書

廣右乃炎方形勝要害之處。闕廣西財計，祖宗定制撥賜，一歲共約七十萬緡。自建炎以後，改充他用，故官自賣鹽。紹興八年，始行客鈔，率以二年方賣得一年鈔。遂罷客鈔，復許官般。《輿地紀勝》卷一〇三。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四頁。

## 論宜州不宜置場疏

宜州密邇內地，無故通道，諸蠻且開邊隙，不敢奉詔。《文獻通考》卷三三一。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五頁。

## 論邊患疏

淳熙元年

南丹州莫延甚二三年來，專作不靖，恐爲邊患。《宋會要輯稿》兵二九之四〇（第八冊第七三一二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五頁。

## 請措置成都府路邊防疏

淳熙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本路邊防，欲行措置。一則欲精閱一路將兵，添置器械，而無犒賞營繕之力；二則欲葺治保障，修明防隘，而無調度夫役之費。則當講究寨戶土丁之舊，置造軍器，給散與之，團結教閱，以省戍役。然須有以助邊州支用給犒。乞給降度牒五百道，付本司轉變措置上項經畫。數月之間，稍有端

緒，逐旋圖寫奏聞。《宋會要輯稿》兵二九之四〇（第八冊第七三一二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六頁。

乞鳳州不測互相應援疏 淳熙二年九月

相度乞下興州都統司，如鳳州不測緩急，所有應援一節，一面應機將附近軍馬遣發前去，却申制司照會。《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四。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六頁。

論李彥堅王彪疏 淳熙三年春

文州管下蕃部作過知州李彥堅，畏懦失職，下任王彪老謬，不肯之官。《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四〇（第四冊第三四三八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七頁。

奏祿柬之邊事有功疏〔二〕 淳熙三年春

柬之於淳熙元年知叙州日，蠻寇橫江，邊寨危急，柬之以郡事委佐官，用沿邊都巡檢使職事，提兵出討，焚蕩聚落五處，蠻酋納其銅鼓重器，面縛出降。柬之以軍法誅召寇之人，群蠻讐服。《宋會要

輯稿》職官六二之二〇（第四冊第三七九二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八頁。

〔二〕與潼川府路帥司聯署。

## 請減放四川酒課折估虛額錢疏

淳熙三年六月

四川酒課折估虛額錢四十七萬餘緡，乞自淳熙三年爲始減放。《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四。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八頁。

## 四川酒課虛額減放蜀民感恩疏

淳熙三年十一月

陛下俯念四蜀酒課虛額之弊，乃六月十二日詔書，各與次第蠲減，歲蠲上供緡錢四十七萬，爲蜀民代補贍軍折估之數。令下之日，百萬生靈，鼓舞驩呼，如脫溝壑，寰區四路州縣節次申到，自今年七月十五日以後，各於寺觀啓建感恩祝聖道場。臣謹按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宸建議榷河北滄、濱兩州鹽，仁宗皇帝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下詔弗許。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報上恩。今舉四蜀之廣，民心愛戴，不侔同辭。宜與河朔故事俱傳不朽，伏望宣付史館。《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四。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九頁。

## 言飛虎軍可用疏

所教成都禁卒，謂之飛虎軍者，今已可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八。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七九頁。

## 論兩廣進士攝官之弊疏

淳熙五年二月六日

深廣州郡，多以進士攝官權錄參司理者。攝官月俸微，既無以養廉，悉以賄成。乞下二廣轉運司，除依法不許權攝外，不得徇私逐急，以進士攝官兼權獄官，或遇闕員，只以本州縣見任官兼攝。《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五二（第四冊第三八〇八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〇頁。

## 論恍恍二字并通乞詳定修入禮部韻疏

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照對舉人程文賦內，押「惚」、「恍」字，或書作「恍」，或書作「恍」。除「恍」字《禮部韻》已收入外，其「恍」字，按《老子》云：「無物之象是惚恍。」係從心從光。《禮部韻》却不曾收載。近

年雖曾增廣，亦失附入。案《集韻》，「忼」、「恍」，并虎晃切，皆以昏爲義，即「恍」、「忼」二字并通。恐礙後來舉人引用，乞下國子監詳定修入。《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四（第五冊第四三一四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一頁。

### 乞貢院添卷首長條背印疏

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比年試院多有計囑拆換卷子之弊，謂如甲知乙之程文優長，即拆離乙文換綴甲家狀之後。其卷首，雖有禮部壓縫墨印，緣其印狹長，往往可以裁去重粘。臣等今措置於卷首，背縫添造長條朱印，以淳熙五年省試卷頭，皆縫印爲文，仍斜印之，使其印角橫亘家狀程文兩紙，易於覺察。乞自後應干試院，依此施行。《宋會要輯稿》五之四（第五冊第四三一四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一頁。

### 論治明州海盜疏

淳熙八年閏三月十三日

海道荒杳〔一〕，界分不明，時有寇攘，并無任責。臣昨將明州管下諸寨，各考古來海界，繪成圖本。及根括沿海船戶，以五家爲甲。如一船有犯，同保并科。亦已攢寫成冊，并藏在制司。如遇獲到海賊，即檢照犯人船甲，根株究治。乞行下制置司，令於所隸州縣一體施行。《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三

三（第七册第六九八四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二頁。

〔一〕查：原作「查」，據文意改。

### 請免收流移之人渡錢疏

淳熙九年正月六日

近降指揮：「流移之人如願歸業耕種，即量支錢米，給據津遣。」今欲移文兩淮安撫司漕行下所屬，約束沿江渡口，遇有江浙流移歸業之人，其人口、行李、牛畜等并與免收渡錢，無致邀阻。其江浙津渡，亦乞一例免收。《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六六（第七册第六三六二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八二頁。

### 論記注聖語劄子

臣聞帝者莫盛於堯、舜，其事遠，而其書存，《二典》所記都兪吁咈之詞，可以端拜而議。因其詞，知其所以聖，不然，則雖堯、舜之盛無傳焉。後世設官以記言，旨意深矣。恭惟陛下天縱神聖，求治甚勤。露朝便坐，日有謨訓。凡紀綱法度之說，性命道德之蘊，有漢、唐之君不得與於斯者。是

宜史不絕書，以詔萬古。臣蒙恩待罪柱下，竊考記注所載，十不一二，蓋緣進對臣僚，循習故常，例以無所得聖語爲報。紹興間，史官屢有建明，三曾出榜朝堂，而不報者自若也。其報到者，又務爲簡略，或止片言一字，且漫不及所奏因依，抽毫執簡，終無纂述，臣甚懼焉。按令文：「親聞聖語應記注事不報後省者，違制論；又應報聖語而違者，修注官具申尚書省；若報到無聖語者，月終類聚以聞。」雖有此法，前後未嘗申嚴，及不曾舉行「類聚以聞」之令。宜其諸所記注，多違舊章。臣愚欲望聖慈下臣此奏，付閣門、內侍省，遇有對班，坐條告報。并許史官依令舉行，將報到無聖語者，月終類聚奏聞。萬機之燕，略賜考察，庶幾大哉王言，無敢隱匿，聖謨洋洋，匹休《二典》，天下萬世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五頁。

## 論侍立劄子

臣近因奏陳記注，不得盡紀聖語。伏蒙宣諭，正以史官侍立太遠，令臣討論典故。臣竊見今來左、右史侍立，乃在正殿東南隅朵殿之上，漠然并無所聞，誠乖書言記動之義。謹按唐制，凡御殿，則二史侍立於殿上御坐左右，執筆以記言動。其紫宸入閣，天子臨軒，即立螭頭，逼階傾耳而聽之，或殿上，或螭頭，皆得密聞王言，即時記錄，證據甚明。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爲政時，其制方廢。文宗復之，至今以爲盛舉。文宗嘗與宰相論當世奢靡。時史官執筆螭頭，帝謂曰：「適所議論，



卿記錄未？」以此見雖立殿階螭頭之下，尚得有聞而記述，況侍殿上耶！本朝初，復起居院，梁周翰等討論典故，雖未精詳，然亦但云直於崇政殿以記言，以至國史、職官志諸書所載，亦只云便殿侍立，而無今來東朵殿之說。所謂朵殿，本無經見，若謂與正殿一體，即容設置供奉官員閣於幕次，憩坐自如，則不可全謂之殿也。如果與正殿事體不同，不應侍立左右者，却立於彼，此可謂失記注之地矣。又按王容季所載，稱本朝故事侍立於御坐後，歐陽修請侍立於御坐之前。修罷，復立於後。此事雖不見《會要》，然世傳之久矣。《會要》獨載：「修乞令上殿臣僚退，少留殿門，俟修注官出，面錄聖語，仁宗從之。」臣竊料國朝修注官雖立殿上，所謂立於御坐後者，聞見亦自不審。所以修有「留臣僚於殿門，面錄聖語」之請，而又有「移立御坐前」之說。要之唐制爲詳，而本朝之制爲略。其原出於建置之初，梁周翰等討論不精之故。當時尚無朵殿之說。今則不知閣門如何相承，却止令立於朵殿。隆興元年，左史胡詮等建言立非其地，閣門、御史臺討論典故，故欲令起居舍人起居訖升殿，宰執并臺諫奏事，權暫東朵殿侍立。候臣僚奏事時，依講筵例，於御坐前侍立。其意以爲宰相奏事所得聖訓，中書門下自有時政記，并臺諫論事，亦恐難遽漏洩，其他臣僚奏對，初何妨嫌，而使記注之官不得記述以詔萬世，誠爲漏典。臣竊見行在百司，皆得舉職，獨左、右史職記言動而職實不舉。王言既不得聞，而臣僚奏對，又例以無所得聖語爲報，則是記言之職，有名無實。所謂記動者，凡行幸出入，號令設施之類，只憑諸司關報，而國史日曆所亦同被受，已先修纂，則後省記注，幾成長物。二史之官，號爲職清地近，班綴從臣，而瘞官曠職如此，臣所以夙夜慚懼，不皇寧居。伏望聖慈參酌前

古盛際，特賜檢會乾道元年閣門、御史臺已討論到典故，斷自聖心，特制史官侍立之地，以爲聖代成法。《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七頁。

### 論透漏銅錢劄子

臣聞東南蕃夷舶船歲至中國，舊止以物貨博易，近年頗以見錢爲貴，廣、泉、四明及並海州郡，錢之去者不可勝計。紹興三十年，嘗大立法禁，五貫之罪死，隨行錢物全給告人。罪賞之重，至此極矣。而終弗敗獲。蓋溟教荒渺，客程飄忽，誠有法禁所不能及者。訪聞一舶所遷，或以萬計，泉司歲課，積聚艱窘，而散落異國，終古不還，誠可爲痛惜而深恨也。今法禁既不可制，盍亦循其本而救之乎？臣愚欲望明詔，試令有司條具，每歲市舶所得，除官吏糜費外，實裨國用者幾何？所謂蕃貨中國不可一日無者何物？若資國用者無幾，又多非吾之急須，則何必廣開招接之路！且以四明論之，蕃舶所齎，止於青瓷、銅器、螺頭、松實及板木之類而已，皆非中國不可無之物，而誘吾泉寶以去，利害重輕，不較而判。臣嘗試妄議，以爲明州一處蕃舶，豈不可以權住，姑塞漏錢之一穴。其他可以類舉。此拔本塞源，不爭而善勝之道。今無法以必禁，又以爲蕃貨不可無，則當坐視泉寶四散而去，勿惜恨可也。惟陛下與大臣熟計而圖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二。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八頁。

### 論獻說迎合布衣補官之弊劄子

臣聞聖人在上，所以虛己以來天下之言者，蓋欲廣見聞，資啓沃，以輔聰明之所未及也。至於朝變夕改，乘時射利之徒，候伺上意，耳剽口傳，爲迎合之說，取容一時，以釣爵位者，將安用之哉！國家之於北虜，可謂血讎矣。是讎也，天地神明，社稷蒼生，其誰不知？陛下受太上之託，荷列聖之休，不忘北向，以雪宗廟大恥，可謂有志矣。是志也，天地神明，社稷蒼生，亦其誰不知？乃宸謨聖策，甫欲有所設施，而一時射利之徒如前所云者，即便彷彿指意，爭獻迎合之說，繙舊史以談計謨，檢方志以述地理，詢北客以撰事機，走權門以伺報應，如是而已。聖朝以其說之惓惓，不吝賞激，至有布衣補官而去者甚衆。一人得志，轉相倡和，兢以迎逢爲進身事業。傳播既廣，四方翕然，洩陛下之神機，漏朝廷之密指，甚非國家之利也。伏望聖慈與腹心輔臣，思大計之甚重，審先務之當行，日夜淬厲，自圖實效。凡迎合之虛言，取悅一時之聽，無益於國而徒利其身者，不必更誘而進之，以開倖門而玩大謀。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九頁。

## 論知人劄子

臣聞古今未嘗有不生才之世，而君子常患於無知人之明。今有知人之明，則天下之人無不才者。無知人之明，而徒起乏才之歎，是亦厚誣天下而已。不知其知兵而使之治財，不知其知財而使之治禮，及其不集事也，則均受不才之名。一旦各以其所長，易地而使之，三人者猶前日之人也，而各以其才稱。一動其機，才否爲之變。是機也，非智力之所能爲，天與之明，道與之妙，其於人也，交際密庸於精神視聽之表，固不可以言語筆舌諭也。文王之立政，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是以有能官人之名。夫謂之克知，謂之灼見，此豈有諭而可傳哉！今不先究知人之明，而但起乏才之歎，不謂誣，可乎？臣嘗謂錢穀甲兵，萬事之統，皆可以立說，惟人才不知，不可以置論。何者？知人之明，在人君心術之微，而非變政易令之所及故也。嗚呼，知人之明尚矣。其次莫若公。公雖非明，而可以生明。去胸中之私喜怒，用天下之公是非，以進退天下之才，雖不能皆當，要亦十得七八。伏惟聖明省臣激切而加意焉。《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二〇頁。

## 論風俗劄子

大欲未濟，風俗偷安，甚者遂稱行在爲都下，浙右爲畿甸，中原爲他地，歸正遺民爲虜人。《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六五頁。

## 論作城貴神速劄子

曹操作沙城，孫權作疑城，唐楊朝晟築木波三城，三旬而畢。裴行儉築碎葉城，亦五旬而畢。務神速也。《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六五頁。

## 謝賜御書劄子

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無鋒，乃爲極致。所謂錐畫紗屋漏雨之法，蓋自鍾、王之後，未有得其全者。惟我高考獨傳此妙，而陛下親授家學，曲盡聖能，意象自然，筆迹俱泯，而萬鈞之筆潛寓其間。譬猶宇宙闔闢，不見斧鑿之痕，雲霞舒卷，殊非繪畫之力。此非聖性天高，學力海富，道腴德

輝，被於心畫，則何以深造自得，集其大成全美如此！臣又嘗論李唐名家，猶得楷法，本朝作者，但工行書。如米芾所作，飄逸超妙，可喜可愕。貴以楷法〔二〕，殆無一字。此事寂寥久矣。《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六六頁。

〔二〕貴：疑作「責」。

### 議兵莫若留營屯劄子

議兵莫若留營屯。蓋度支月給，諸軍居十之九。三歲大禮犒軍，居十之八。一有軍興，大費突出。雖積金齊於箕斗，發粟浩如江河，終亦屈竭。宜留營屯。以更戍轉輸之費，供鋤耰墾鑿之須。漸開屯田，以時閱習。闕漢高帝，一天下者也，家室狼狽而不顧。越句踐，復讎者也，非報吳之事則不言。東晉，保境土者也，稽古禮文之事畢興，而北嚮爭天下之事不問焉。今終日所從事者，保境土之規模而已，又兼欲爲越王、漢帝之所爲，宜其材散力分，坐縻歲月云。《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六六頁。

# 全宋文卷四九八〇

范成大 六

## 論三朝國史劄子

臣聞自古有國有家，雖盛衰不同，而未嘗無一代之史策。以小喻之，譬如士庶之家，大則有家法，小則有日記，雖倥偬弗暇給之時，決不可一日而闕，非若其他翰墨文詞空言無用之比也。恭惟國家五朝正史，久已大成，而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三朝史書，始於紹興二十八年開院纂輯，糜費帑廩，九年于此，惟帝紀略備之外，其餘邈然無涯。不惟舊聞失墜，無書可考，亦緣是非褒貶，易招悔吝，朝廷既不督課，有司幸於因循，加以席未及煖，遷徙而去，甚或提綱無官，秉筆全闕，動經旬月，無復誰何！人徒見館宇邃嚴，吏胥旁午，皆謂煌煌天朝，必備史策，而不知文具如此。臣竊檢照景德中修太祖、太宗兩史，十年而成。天聖中修真宗史，四年而成。熙甯中修仁宗、英宗兩史，六年而成。今之三史，若只用目前規摹，更數十百年，亦恐汗青無日。何則？自熙甯初元，至今百

年，見聞所逮，尚難追記，只更一二十年，殘篇斷簡漸就散逸，故家遺俗無可詢究，雖悔向來之因循，欲決意成之，亦不可復得。文謨武烈，恐遂湮晦，何以仰稱陛下追孝清廟、羹牆祖宗之心？臣每念至此，震慄汗下。伏望特賜聖裁，亟命朝廷討論史事，立之課程，剋以期限。其熙寧以來舊事，本院無書可考者，許關取秘閣四庫所藏，及搜訪士大夫家所存于照文字，網羅參訂，仍擇儒館優閑之臣數人，增兼編擇，庶得併工分力，結局有期。成書之後，薦之宗祏，于以上慰三后在天之靈，燕寧歡喜，介福家邦，與天無極。此臣所謂繫國體重大。前者親目其弊，今又再司其職，不敢緘默，且陛下家事也，伏望特留聖慮。《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二一頁。

## 辟兵官劄子

臣契勘四川去朝廷絕遠，事之利害，與近甸不同。自關外宿師以來，多有離軍使臣及將家子弟所在僑寓。外銓闕少，注擬不行，往往衣食匱乏，狼狽無歸。其間却有材武卓然堪備任使之人，失職久閑，理當收恤。舊來朝廷將四川城寨兵官八十六闕，專令制置司量才差辟，最有深意。近准尚書省劄子，坐據吏部申請，稱上件窠闕本司未見辟人，欲從吏部權行差注一次行下，止令遵依已降指揮〔一〕。臣有以見陛下聖謨神斷，洞照萬里，至纖至悉，無不周盡。不然，則前項失職之人愈更坐困。臣照得上件窠闕自前宣撫制置司節次差辟，未嘗闕員。止是右選小官，邈在萬里，類皆貧窶，無力赴部計會



赴身〔三〕，因循就祿，不敢更校資任。間有到吏部者，或以小節退難取會，往返動是經歲，更一往復，則已任滿罷去矣。就令無所沮難，得給付身，又被幹人抽藏邀取厚利，或將質當錢物因而沉失。以此奉辟之書，實是艱於上達。又前此差辟，不曾一一拍試。自臣到任，盡革弊倖，遇有陳乞差遣者，躬赴教場，按閱事藝，取四色材武應選之人，依資次差辟。如武藝不應格者，即令歸部參選。向來醫卜給使，及進納吏職之流，與夫癯老疾病、選懦無技者，皆不得以濫吹。臣用此規模，一年以來，沿邊城寨諸州將佐皆易以材武之人，幾以太半。只更數月，可以盡變。既已擇之之精，此等各望資歷寸進。臣今逐一與之點對，照驗付身，起發奏辟。每十員或二十員，作一番保明，自用遞筒申發。欲望聖慈降下吏部照會，所給付身乞勿付親事官及幹事人等，并從吏部復用皮筒，遞付本司給散。如內有小節不圓，未至切害去處，即乞先次放行，續下本司取會。庶幾川遠孤進，行五舊人，皆得成就考任，安心效職，爲惠甚大，所繫不輕。取進止。

〔貼黃〕臣又契勘：四川大小臣，止緣不即起辟，給降付身，視城寨要害之處，止似權局，不爲固志。又緣舉辟官不測替移，被差官亦遂罷去。只如去年一年，宣撫司所差，先經鄭聞選差一次。鄭聞罷，則隨司亦罷。次經沈復差代一次。沈復罷，則又亦隨罷。是一年之間，沿邊城寨元不曾有正官。邊防如此，安得不慮？此皆緣不即時辟奏，給降付身，所以致然。伏乞睿照。《永

〔一〕遵：原作「尊」，據文意改。

〔二〕赴身：據宋官制疑當作「付身」。

## 又論民兵義士劄子

臣聞天下之議論，常患于易偏，今之言民兵者是也。以爲可用者，則謂便成一軍；以爲無用者，則謂不如其已。而不知可用與否，各有所在，未可一偏議也。五方之人，風氣不同，強弱各異。臣以身之聞見考之，江浙近地所謂民兵者，直保伍役夫耳，誠不足恃。乃若關外之義士，荆襄之義勇，勇鷙健武，人材絕異，技藝紀律，性習所使，雖正軍銳卒，未能遠過。無廩兵之費，有勝兵之實，養威藏用，最爲上策。朝廷要當愛護拊循，特加之意；申嚴其法而便安之，講明其利而增廣之。所謂申嚴其法者，謂如近年關外諸色守把官軍，皆已抽回，無人充代，便欲就差義士，拘繫於官，輕變成法。朝廷行下禁止，制、帥兩司雖已施行，即不知已未依應，當從朝廷立限催促，非因調發，永不得差。又如前此用兵之際，或先驅義士，以嘗寇餌敵，棄如草菅。軍還有功，賞又弗逮。父老至今嘗以爲言，當從朝廷立定節制，別分頭項，使用其長。如是，則其法盡善矣。所謂講明其利而增廣之者，謂如關外忠勇一軍，皆有蠲免科糴則例。近聞天恩曠蕩，已與權免糴一年。若自此以後，常得中熟，雖難永免，自可減科。既薄其稅租之輸，又嚴其拘役之禁，則關外民丁，皆有餘裕，凡強壯者，皆可增

籍。又如荆襄義勇，臣過而見之，荆南一處，已逾萬人。聞止是團結主戶，而客戶有力者實多。議者亦謂尚可通融措置。各乞下逐路帥臣，密切相度，申取聖裁，如是，則其利無遺矣。臣載惟梁荆之民，健武根蒂，攻有餘力，守不待勸。若便如此加意，可以特將成軍。所有教閱小費，比之養兵，減省十倍以上。而其人可恃，較之汎然招刺游手之徒、羸弱逃亡常相半者，不可同年而語。如狂言可采，伏乞聖慈次第施行。取進止。《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三。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二七頁。

### 論虜使生事劄子

臣竊聞前日金國遣使來奉壽觴，其正使沿路於瑣瑣末節，多欲少變舊例，皆非國體重輕，特出一時無稽之說。陛下待之有法，一不得志而去。然自近年未嘗敢爾。其所以敢爾者，士大夫竊議謂有兩說：或謂山東饑旱，民多流徙，恐爲吾所窺測，故爲此驕狀以示泰然而堅盟信；或謂彼國以陛下天錫神武，不忘中原，經理邊陲，江淮增勢，必慮和好不久，虜之君臣或有計議，使者恐預知之，故敢肆然出此。二說是非，固未易決，要之，皆所以啓陛下自治待時之計。何則？從前之說，彼憚於興役，而懼吾有謀耶，則安知其無可乘之機？從後之說，彼疑吾經略而不恃和好耶，則安知其無先事之舉？故曰：皆所以啓陛下自治待時之計。臣愚欲望聖慈與帷幄大臣，乘此閑暇之時，稍紓不急之務，益講待敵之策，早夜孜孜，更甚前日，以待事至而應焉。臣去年面對，嘗陳三力之說：一曰日力，寸陰可

惜者是也；二曰國力，資用所出者是也；三曰人力，愚慮智術之所及者是也。此三力者有限，不可糜費於不急之地，盡用以待敵，猶恐不給，臣區區愚忠，因使人之來，又有所感，故復爲陛下略言之。伏惟留神省察。《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九。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頁。

### 乞免移屯與執政答宣諭劄子

某昨奉鈞誨，傳諭上指，議欲移屯潼川〔二〕、綿州大軍二千人前來成都，并聽成都帥臣節制等事。竊惟成都會府，根本全蜀，而武備玩弛，卒乘單弱，若增屯大軍，誠可折衝，惟是潼川、綿州兩軍屯戍，皆經四五十年，老身長子，各已成家，婚姻盤錯，填壘相望，揆之常情，恐未免安土重遷。必先爲之經畫措置，曲盡其宜，使盤挈之初，免家具破散之憂，既到之後，無暴露羈旅之戚，人忘其徙，家安其舊。然後有利無害。略計營壘支犒之費，無慮十有餘萬，非一日可遽辦者〔三〕。至于目下，脫有姦盜竊發一切緩急事宜有合調發去處，緣去年復再置四川制置司時，已有九月五日專降聖旨，依條具合行事務，內一項：「四川諸州姦宄夷獠之患，許從制置司審度事勢，差發都統司西兵捍禦。」今來成都帥臣係兼四川制置使，遵照上件指揮，於諸處屯兵自可節制奉行，不至闕悞。所有移屯，欲乞鈞慈特賜開陳，少寬限期，容某續更子細相度，并計算所費萬數，條具申聞。某博詢熟究，以致拜答稽緩，伏乞鈞慈特賜矜恕。《永樂大典》卷三五八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三一頁。

〔一〕潼：原作「童」，據《宋史·地理志》及下文改。

〔二〕辦：原作「辨」，據文意改。

### 催西兵營寨劄子

臣契勘黎州比蒙朝廷添屯西兵，最爲良策。蓋徼外蕃落，從來以西兵爲重，謂之喫人肉虜子。只如近日，就黎州處置叛將王文才，既斬首訖，其見屯西兵，競分其肉食之。互市諸蠻，皆環布震疊，面無人色。但前此西兵未有營寨，只就城內寺院駐劄，而互市諸蕃，亦入城安泊。臣竊慮往來日久，不免與西兵相遇於途，人情浸熟，漸忘畏憚，無以養威，遂行下知黎州祿柬之，令于城外別立西兵營寨，不令無時入城。柬之已於北城之外，得寬閑寨基，所有起立營房及將官廨宇之類，臣即已撥支合用錢數，盡付柬之，未見申到興工時日。臣今去官，合具奏稟。伏乞朝廷行下四川制置司及黎州催促，取令日下了畢。取進止。《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三。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三三頁。

### 論蜀兵貧乏劄子

臣契勘蜀中養兵用民力者，五十年矣，宜軍中之富實，而邇來貧乏者衆，甚軫顧憂。原其致貧之

由，皆謂初招軍時，止是單身，其後婚娶，人口漸多，勢不能給。前來宣撫司措置給錢付都統司，使自回易，以資貼累重之人，每月添支糧米。緣本錢不多，軍中營運不行，近來多是以錢放償與合添支人，謂如每月借與錢引伍千，即令出息一千，便將息錢準折添支。雖軍士少濟急闕之須，而實無增添之實。臣嘗議軍中回易，非本錢寬餘，無以得倍稱之息，又非三兩年間可以見效。要當爲之算計，其所合添支者若干，合用息錢若干，計其取息，合用本錢若干，然後可以冀實惠之孚爾。所謂合與添支之數者，臣嘗試拖照支帳，略加料度。蜀軍雖九萬餘人，除將佐職事官俸給優厚外，又除入隊使人，正兵弓箭手有職名人，舊宣司效用義兵強兵等人，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二十道以上者。敢勇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八道上下者。最強弓手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亦得錢引六道上下。皆粗可足用。以上色額，並不須添支，并不入隊人亦未須商議外，其餘入隊長行委有貧乏。蓋緣關外軍糧招收放請之制，單身者於所請糧內，以五斗折估錢引，兩口者以二斗折估錢引，三口之家則無折估。當時計口折估，止爲糧貴折估賤，故口衆者不折，本意欲以優卹之。二十年來，糧米價賤，折估價貴，口衆之人，全得正色破賣，比之折錢，虧少錢引一道上下，所以累重，全請正色人尤難支梧。此蜀軍貧乏之要領也。今當將上件三色長行折估，少者不以口計，量與增折。謂如無折估者，與折二斗三斗之類。及強弓手，元添支銀三錢，止折得錢引七分五釐，委是微不能濟用。槍手等第，亦與此同，亦當與量行增添折銀分數。謂如錢引如七分五釐者，添作一引以上之類。兩項合與增添者，止以入隊人爲率。其使臣及其職名人并不入隊人，皆不須問。欲望處分將臣此議，以總領財賦官令不下

司，密切算計上件人合量與添支數目，共計一歲當費若干，用若干本錢可得上件利息支用。或非目下回易所能辦，而所費錢數不多，朝廷可以調度，即乞出自聖慈，特與添給。蓋回易逐利，非止目下未能見效，兼軍中貿遷，不無搔擾，將兵幹當，亦廢教習，前來已曾給錢營運，至今措置未行。臣故爲回易之說，切有疑慮，今乞并下總領官，令多方相度，別更有何策可以貼濟，奏取聖裁。茲事體大，伏望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臣劄子中所謂欲問總領所更有何策可以貼濟者，切見目今軍中比宣撫使虞允文打算之時，使臣離軍大半，其支折錢估，比舊額當須減省。兼不入隊人內有使臣及軍兵有職名大請受之人，數目不少，亦漸合揀退，自此支折錢估，亦當減省。恐有那融得行之理，故乞并下總領官，究心措置相度。《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三。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三六頁。

### 論朝市儀注劄子

臣聞禮之有儀，禮之細也，然儀猶不立，則何禮之足云。今者黃旗紫蓋，暫駐東南，朝市之制，當倣京邑。所以隆上都而觀萬國者，安得而不肅哉！臣伏見文武百僚正衙朝會及德壽宮朝賀之類，退至宮殿等門，奔趨不暇，紛蹂闐咽，緣內之仗衛，外之從人，自相交闐，至無路可行，貴臣近列，冠笏欹傾，有不能自持者。入公門，鞠躬如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謂君雖不御坐，過君之位

者，猶當恭肅。今於駕興班退，失容如此，則朝廷之儀，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行下所屬，每遇朝集將退，縱有他處期會，但少紆頃刻，令編攔人寬出班路，使搢紳各依次序安行趨出，以申「鞠躬」、「足躩」之義。臣又伏見車駕行幸，前後禁衛各有重數。今乘輿纔過，駕後圍子每重只四五人，不能呵衛禁嚴法物及供奉班聯，乃與行路人混爲一區，雖袒裼負載者，亦得并行禁圍之中。漢文帝號稱寬恕，縣人來，聞蹕，猶匿橋下，必不敢闌入仗內如今之縱弛。則扈從之儀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行下所屬，乘輿行幸，增修鈎陳壁壘之制，量添駕後衛卒，必俟屬車禁衛盡絕，方許民庶通行。臣又伏見在京街道車馬相遇，皆有先後定制。今行都九衢之中，不問尊卑貴賤，務相排軋，兩不遜避。甚或給使技胥及白身之輿馬，下至擔夫荷卒，皆與朝臣爭道，莫之誰何。古者齒路馬及蹕路馬之芻者皆有誅，非貴馬也，貴君馬，所以尊君也，而況君之朝臣乎！則街道之儀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下所屬檢照條法，凡車馬相遇，有當避道，有當分道，有當斂馬側立之類，一如儀制。否則，許被犯官司解送懲治。以上三者雖禮之細，而實關事體，所以觀國之光在是，誠不可忽。臣繆掌邦禮，未敢及其重大，謹按衆目之所不安者，姑舉一二，伏望聖慈，責之攸司，以嚴禮禁。《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〇。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三八頁。



##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范成大差知建康府，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聞覆載二儀之至公，不獨私於一物；爵祿衆賢之所共，難并萃於非才。臣去春蒙恩，闔制海郡，治行亡狀，考幽當黜。乃二月庚子詔書，忽被誤渥，職臣秘殿。臣皇懼不敢當，即已陳情控免。俞音未下，又付留鑰，中外觀聽，雜然其驚。凡所謂量才不肖，揣分宜休，在臣循省所當辭避之說，皆未敢縷如以瀆天威。但方陛下總核名實、登崇俊良之時，而何物么麼，浹辰之間，滄汙除書，未及滿歲，再煩臨遣。屈天地之私恩，搜衆賢之所共，真才實能，於此猶懼。況如臣者，政使貪榮冒寵，豈不外憚煩嘖，內虞疾顛，積此凌兢，何敢下拜？伏望聖慈委照孤危，收還成渙，改圖碩望，俾護北門。則公朝不玷於選掄，小己亦寬於憂畏。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取進止。《永樂大典》卷一〇九九八。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三八頁。

## 再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比奏辭免差知建康府，伏奉詔書，賜臣不允者。臣跽讀訓詞，感深涕泣。載念臣遭遇聖明，早

蒙識擢，蓋嘗不量亡似，許國馳驅，陛下過聽，假臣麾節，填拊方外，四方萬里，臣未嘗敢輒辭。今又以執政寵名，居守留鑰，造廷得覲，過蒙上冢，闔外榮遇，殆冠平生。而臣方且彷徨憂畏，稽留詔書，不敢下拜者，蓋其怵惕危懼，不止於浹旬疊組非所堪任而已。緣臣尫羸早衰，疾痛日深，實恐有誤委寄；兼僥逾已甚，常慮挺災，亦不可更尸腴祿。又臣妻族魏氏，見居溧水、宣城之間，皆係所部，豈無瓜李之嫌？積此凌兢，不遑寧處，須不免再干方命之誅，陳情控免。伏望聖慈矜炤危懼，收還成命。如未許，即就外祠，別乞改差一小郡，使爲陛下拊摩鰥寡，圖報萬一。臣仰恃君父隆寬之恩，用敢盡布腹心，干冒天威，無任昧死。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取進止。《永樂大典》卷一〇九九八。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三九頁。

### 奏乞蠲免大軍倉欠負劄子

臣比奉聖旨，盤量總領所大軍倉儲積米數，今已畢事。通計淨欠八萬六千餘斛。總領所見將合干人送本府左院根勘，照條斷罪備償。臣竊考之，大軍一倉，創於紹興五年，至今已得四十六年〔二〕，前後支過軍糧，無慮二千餘萬斛。從前即不曾除豁，冒頭蠹耗，亦不曾如此。盤量到底，即上件欠數，猶不爲多。縱有情弊，恐非盡出於目即。合干人等，若繩以三尺，則根株斷罪徒配，猶爲輕典。案後備償估籍，不足充數。緣情有可矜，理有可察，臣輒冒昧奏聞。伏望天恩詳酌，特降指揮施行。

取進止。《永樂大典》卷七五一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三九頁。

〔二〕四：原作「三」，據《范成大佚著輯存》改。

### 奏撥隸轉般倉劄子

臣契勘近奉聖旨：「諸路州軍應有朝廷米斛去處，專委守臣認數，椿管總司不許干預。」并小貼子：「大軍轉般椿管米，依前項指揮。」臣已恭依，將本府大軍轉般倉見在米斛盤到實數，拘收椿管訖。伏見目即諸處和糴米綱到倉岸者，舳艫相尾，見係本倉監官合干人交卸。竊緣轉般倉雖號建康府戶部轉般倉，而監官合干人及所管米斛，自來却隸淮西總領所。今朝廷措置既將此米撥付守臣，其合干人等却仍隸總司，事體相違，難以檢察。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將轉般倉撥正所隸，則守臣方可任責。實繫經久利害。取進止。《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五。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四〇頁。

### 延和殿又論二事劄子

淳熙十五年十一月

臣今有愚見二事，開具於後。

一、臣竊聞虜中自立璟爲太孫，諸子不平，形於謠言。臣頃過保州，是時其嗣允恭尚在，已見承應人密說：國中惟畏服大王，將來恐有李唐秦王之事。謂其長子允升也。今又立璟，則其伯叔之心，皆可想見。他日若璟得國，伯叔不服，必有內亂。此其機可乘。萬一璟能制伯叔之命，則必有腹心之臣爲之謀主。事成勢定，又必有窺伺之圖。國家當不輟儲備，以待事勢。

〔貼黃〕臣竊見方今國計未足，民力未裕，求所以足國裕民，則無其說。止緣規模未堅定，所經費不可減。欲儲蓄贏羨以足國，而所入不支所出，欲緩催科除耗剩以裕民，而上煎上迫，實惠難行。若只如此，趣了目前，無復餘力。萬一敵人真有機會，亦恐無以應之。天下事莫有大於此者。伏想久留聖心，不待愚臣妄論。《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四一頁。

## 上關外四州和糴劄子 一

川秦軍糧減到利、閬、興州、大興軍等處官糴買瀘、叙客米多支錢，并利州羨息共百萬，以增添四州及金、洋州、興元府糴本，使官自糴買通，利路諸州并不科糴。《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

佚著輯存》第五七頁。

## 上關外四州災傷劄子 二

關外四州災傷，準令安撫司體量措置，轉運司檢放展閣，常平司糴給借貸，提刑司覺察妄濫。  
《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五七七頁。

## 乞提刑依限決獄劄子

乞提刑依限決獄。檢準乾道令，限五月下旬起離，雖未被旨，亦行。《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五七七頁。

## 論支移劄子

內郡拖欠，因循弗償。邊守望輕，莫能理索，擁其空城，坐受艱窘。群蠻習見，意輕中國。如眉州輸叙州米萬石〔二〕，止與百石、五十石，或全不應副。乞責四路漕臣參酌，別立中制。《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五九頁。

〔二〕輸：原作「翰」，據文意改。

## 論蜀中吏廩劄子

俸給不以時得，當專責之漕司，不應廩稍息絕，坐視不顧。《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六〇頁。

## 論一廣獄事劄子

憲司吏指摘片言，以控扼邀求不滿所欲，則追逮送勘，故酷吏寧殺囚於獄，以免後災。深廣有數十年無詳覆事至憲司者，豈真無死囚哉！《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六〇頁。

## 上刑獄劄子

刑獄舊制翻異，不問次數，今限五勘，文具而已。准令州縣禁囚，而監司令具情節及候指揮者，不得承受，仍不得於未勘結之先，改送他郡。《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六四頁。

# 全宋文卷四九八一

范成大 七

## 應詔上皇帝書

戶部督州郡，不問額之虛實；州郡督縣道，不問力之有無。縣道無所分責，凡可鑿空掠剝，賊民而害農，無所不用。偶有所增，永不可減。其他巧作名色，核其支用，皆非入己，亦不得而盡禁。此非超覽九天之上，作新一王之法，曠然大變其制，未見裕民之術。西南保障，自嶺南左、右二江沿邊西北，轉而西行，略牂牁、夜郎、黔中而極於西南越雋之塞，又西北至劍外河西之境，無慮萬里，祖宗築城寨置兵，今名存而實廢，乞行下蜀、廣巡修。又：黎州專控青羌、吐蕃等蠻，雅州專控碉門等蠻，嘉州專控夜郎等蠻，各相對壘。今聞番部結親相通。《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六八頁。

## 諭葬文

契勘守令民之師□，□□□□□□□□。化莫急於□□□□□□□□。有不葬其父母骨肉，妄稱家力不辦，風水不吉，日月未利，兄弟相妨之類，只將棺柩寄留寺舍，或賃崑穴，或藁殯於荒園林木之間，少者五年七年，多者二三十年〔一〕，不與安厝。又信於巫卜，因生事，小不如意，即歸罪墳壠，不問□久□行□掘，棺柩破毀，骸骨暴露，或棄草野，□犬豕食□，或□墻□爲□□□□□□□□房舍堆□錯，雖久無□認□籍就□，永無窆窆之期，□□□□□□□□。今欲力□此苦□□此罪□□□□□□□□□□保□□□□□□□□□□族有祖□骨肉棺柩遺棄未曾收葬者，并限榜到一月□□安□，過限不□，許本保及諸色人陳告，賞錢五十文□，扣人既無孝心，即是禽獸，□□□□□，依條斷罪，定不恕減，拘籍家財，究還官賞。仍自今後，不得以改葬爲名，發掘先壠。更仰漕運司據所管寺觀庵舍，保正長據所管園林崑穴，內有遺棄屍體，并限五日報本主遷歸，依限安葬，先具實數，申府照應。其有久年不辨□名，無人識認者，別具數目供申，外縣委知縣，本府即知府，自行各支官錢，踏逐官地，類聚收葬，俾函冤有歸矣。乾道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榜示。靜江都督府。《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一頁，國家圖書館藏拓本。



〔二〕者：原闕，據文意補。

### 代樂先生還鄉上季太守書

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斐然成章。」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說者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雖不得謂之中道，而亦足以共學，是以思歸而與之游。聖人之有樂於父母之國，而愛其鄉里，雖其狂士猶且思之，使魯國而有大賢君子爲之師帥長上，可以主盟吾道，則孔子之歸，當不待於在陳之時矣。傷魯國之無斯人，而下至於思其狂士，亦聖人之不幸也已。先某之去魯也，漂流於外，二十年於茲矣。夫以聖人號爲忘情，去魯爲未久，而在陳之思，有樂於父母之國，而愛其鄉里若此。況於漂流二十年，一旦而來歸，誠可爲客子之喜，而又適遭閣下辱臨此邦，可謂有賢人君子爲之師帥長上而足以主盟吾道。則某今日之歸，猶榮於聖人之歸魯，其爲喜可勝既哉。雖然，凡羈旅之士，久客而歸，歸而遇賢主人者，其喜皆猶是也，何獨某耶？顧某於此，竊又有私喜者，蓋嘗歷數此邦之人，異時遭罹寇戎，肝腦塗地，其得免脫禍機，散而四方者，纔十分之三。就三分之一中，其不餓踣槁死，與流爲奴隸，而能澡雪拔勵，自列於冠帶之流者，又三分之一而已。就一分之一中，復得不死，而當賢大夫爲政之時，以其痛定之軀，歸訪親鄰，復游故鄉如某者，蓋無之而僅有焉。宜其較之衆人，而竊又有私喜者也。復自思念，方痛未定時，形影相携，奉頭

鼠竄，去舒黃，并荆郢，抗章贛，下九江，登會稽，望海門，而弛擔於姑蘇。其間弓刀矢石，鎬天隱地，草竄莽伏，萬死一生之場，與夫深山大川，荒陬絕境，警波飛石，虎嘯鰐暴，欹危震懾之險，以至於寒不絲身，饑不穀腹，窮困逼迫，偷生脫死之狀，皆所備嘗而飽歷。息肩吳門，復理舊業，幸得與當世英俊并游崇論，欲議其於天人禍福、古人成敗、聖人行事、是非得失之端，又皆孰數淹貫於其中。顧惟閣下，縣邑遺民，雖上壽之老，垂白之叟，其間有能熟於道路，更於世變，老於時事而閑於道理，如某之不肖者，抑又無幾焉。竊意閣下亦將喜某之來，又非特爲某之私喜也。是以攝齊叩門趨庭以請見，迹甚疎而意甚密，交甚淺而言甚深，而不自覺其狂率焉。恭惟閣下以粹德懿文，翱翔籍甚，而此邦之政又稱愷悌，誠恐一旦朝廷深知弱翁治行，促鋒車以東去，而鰥寡之遂失職〔一〕。故某稅鞅屬耳，旅突未黔，而遽以求見。鄭諺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若某者，其亦可誨也乎？始叙其所以喜，終致其願，安承教之私，區區之誠如此。不宣，某再拜。《永樂大典》卷六六四一。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六頁。

〔一〕此句疑有脫誤。

行臺帖

乾道九年五月

成大少稟：林得之見過，求一言，云有公狀詣行臺。鄉親之故，敢忘僭率，且其言亦有緒論，幸冀垂情，他容探伺。留中之除，嗣馳賀幅次。右謹具呈。五月日，左朝奉郎集英殿修撰新知靜江府范成大劄子。《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七頁。

與五一兄帖 一

成大拜覆五一兄：即日，伏惟尊候多福。比承累書，知安慰甚。且收三哥書，知己赴常州，且得祿食以歸養，非細事，須謝祖先積善所致也。七哥、九哥，在此甚安，但爲先生丁憂廢學，已議別請先生也。但未有赴試藝解者，極以爲憂耳。兄且得一子食祿，自此可以水淺長流矣。劣弟年來多病早衰，鬚髮如雪，骨瘦如柴，食少藥多，如此度日，可以想見況味。未閒，一味瞻想而已。今略此通問。三哥不及別書，且善將息，凡事勤謹。三嫂、姪孫安勝。大姐且安迹，不說親否？未閒，將愛爲祝，不備。九月十一日，成大拜覆五一兄座前。更送去新附子十枚。《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六。又見《范

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七頁。

## 與五一兄帖 二

成大拜覆五一兄座前。暑候，伏惟尊候萬福。成大白正月起離廣西，六月七日方入成都府，路界交割，今已入城了。在路恰四箇月以上，川陸相半，受萬千辛苦艱險，他時歸來面說，書中說不盡也。新婦自遭壓後，到荆南上下，方得性命可保。又爲路中辛苦，到漢川大病，至今未能坐起，擾撓可知。成大止存四莖骨頭，烏皮包裹，其不仆於道塗者，天也。七哥、九哥，遠路一遭，却得安樂。九哥氣弱多病，全不及七哥也。前日在桂林時，先生不得人，枉壞了光陰，今已得一佳士矣，旦夕事定，敦逼兩人爲學矣。三哥曾討得權局否？新生想甚長進，大姐想且安迹於高氏也。定女日長成，已議所向矣。因遣人過行在，今過平江通安問〔二〕。未閒，伏乞保重，不備。六月九日，成大拜覆五一兄座前。《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八頁。

〔二〕今：據文意疑當作「令」。

## 兩司帖

成大比蒙誨筆，欽認眷意，昨已盡却鼓笛等，謂可降臨，竟辱鄭重，如聞來日兩司之招軒蓋。欲二十二日午間，具家飯，款契闊，敢幸不外，他遲面盡，右謹具呈。二月日，中大夫提舉洞霄宮范成大劄子。《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九頁。

## 春晚晴媚帖

成大維時春晚晴媚。昨惟知郡中大旅食燕居，台候神相萬福。賢郎來辱，惠書審問動靜，且拜妙畫之貺，併用慰感，小隱自是益增輝矣。邇者返漁樵，粗支風露，無足云。賢郎具道公幹事委曲，恨此荒寂，不能效尺寸。謾作鄭丈書致懇細，與賢郎言之。其他固似筆舌能，既併須續馳稟矣。懇未知會，并惟冀厚衛以前亨復，慰此願望。右謹具呈。三月日中大夫提舉洞霄宮范成大劄子。《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九頁。

## 與友人帖 一

成大只候辭免下，便決馬首所向。今打道已臨岐無？萬一未遂所辭，挾羸強之西上，未知所以稱塞者。張丈切望教之，所聞所見所尚云何者，悉以垂誨，惟久要之義，無多遜也。或有西南一切委使，亦皆悉以其目示及，當奉周旋。成大白去國來，朝貴不甚通書。得書者回之，或遷除者，援書司故事賀賀，老懶已廢書尺中事業，自後恐欲有所扣問，當以一幅通門下，切恕其崖略可耳。成大再覆。《辛丑消夏記》卷一。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〇九頁。

## 與友人帖 二

成大頓首再拜。辱寄荔酥沙魚，極荷珍記。丈母留此數月，初止是健忘，入冬來患痢，且淋，卧牀甚久。前月，極綿憊，晝夜憂之。城中醫藥比南塘不同。目今又難起動。百六、百七哥亦在此，并其婦看覷，觀委蘼之狀，甚可慮也。朝夕賤迹得去，即方敢津發歸鄉。問及，故略以拜稟。成大頓首再拜。《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第一五函第四冊。又見《大觀錄》卷七，《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〇頁。

## 金橘帖

成大蒙餉金橘三百枚，荷意珍厚，遲面叙感。右謹具呈。十月日。端明殿學士中大夫前建康府范成大。《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

## 垂誨帖

成大向蒙垂誨，先夫人志中，欲改定數處，即已如所教，一一更竄添入。久已寫下草子，正以兩處疑，封題在書案數月矣。而未敢遣。一則今之所增贈典及諸孫及壻官稱姓名等，皆是目今事。而僕作志，乃是吾儕在湖、蜀時，恐公點檢出來，却是一病。若不以此爲病，則可耳。公可更細考而詳思之，若有所疑，即飛介見諭，當即日回報，不敢復如前日之遲徊。二則本欲力拙自書，而劣體日增倦乏，不能如願，不知吳興，想不乏能書者。就令朱書，於石尤良便耳。揮汗，草草率略，不罪不罪。成大再拜。《三希堂法帖》第二九一六頁。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一頁。

## 答楊冠卿帖

成大辱示楊君，詩詞趣高有韻，甚不易得，漁社有此客，可以豪矣。若更陶冶，便可進前輩，異日與之相見，當面□列道之。《客亭類稿》卷首。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一頁。

## 與養正帖

昨辱惠字，至慰。雪晴奇寒，以僕之瑟縮，遙知公之爲況也。范子二軸，各爲題數字，納去，幸爲分付。屬此寒冷，不得與渠少款曲，每念右史同年，爲之悽斷。王生所作隸古千文，可得一觀否？方子文字，挨排，不行，只得以來年。今小大尚未回。得維垣親札。間數日，闊扁來者又數處，殆成苦相，不可具言。成大頓首養正監廟奉議賢友。《三希堂法帖》第二九一八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二頁。



### 中流一壺帖

成大再拜，上問二嫂宜人懿候萬福，老嫂、兒女輩悉拜起居之禮，朗娘侍奉均慶。元日四哥見過，却云得大哥書，近曾不快。從善書又來，爲渠覓丹。聞大段虛弱，甚懸懸也。四哥云，得其姪書，交之，只批數字耳。不知先之彼中曾得書否？鍾醫捨我而它之，亦緣貧病交攻，可亮。想數曾相見，如聞錢卿頗周其急，可謂中流一壺也。平江有委不也？成大頓首再拜。《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二頁。

### 與先之帖

成大頓首再拜先之司門朝奉賢表：雪後奇寒，緬惟履候公餘萬福。別浸久，企仰日深。向辱寄書，具報草草。今茲復奉惠翰，知近問爲慰。僕衰颯如昨，無足道。自昆仲出仕，鄰里已往還稀疏。近又從善持節，愈無聚首一笑之適，殊覺離索也。前辱須委甚是，爲宛轉法司，爲閑冷之久，度不能響應，故久而未有寸效，然常常在懷也。受之未有歸期。五哥且得安樂，不知已滿未？或謂恐來楊家園宅居止，是否？手凍體倦，作報草草。未閒，願言多愛。前佇超擢，不宣。成大頓首再拜先之司門

朝奉賢表。《三希堂法帖》第二九一七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三頁。

### 尊姪帖

成大頓首，上問尊姪令人體候萬福，十姐、兒女以次悉。致□□今司子諸舍侍奉書慶。韓□□來，能言後堂之勝，恨未拭目耳。此委不外，成大頓首。《三希堂法帖》第二九一八頁。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三頁。

### 玉候帖

成大頓首，上問尊姪宜人玉候萬福，十姐、兒女輩悉布起居之禮，朗娘侍奉均勝。女甥甚難容，聊慰目前也。諸院安佳，何時得至後堂耶？新法玉麟春十斗，并蠃鮓、黃雀各十瓶，巴段四缶，伴書，以瀆椒盤，一笑，一笑。成大再拜。《六藝之一錄》三九五。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四頁。

上李徽州書 一

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是終身之間，有時而仕，無時而不學也。《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五頁。

上李徽州書 二

薦士而束以文法，王公大人可以少愧，而草茅抱負挾持之才，亦可流涕太息，無復當世之望矣。又況法已大弊。《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五頁。

上洪內翰書

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方其泝澣也，不自知其可以封也，及其封也，天下不以其止於泝澣而已也。水之於井也，日汲則冽，不汲則竭，其行於上也，隨所遇而變生焉。

《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六頁。

## 上陳魯公書

治莫大乎常。天地爲大矣，飄風則不終朝，驟雨則不終日。方其飄且驟也，人孰不畏，亦孰不知其不能終朝夕，何者？非天地之常故也。前日如舒、申諸公，忽天下之常，一命之曰「流俗」，再命之曰「異議」，三命之曰「姦黨」。自今觀之，其天定矣，俗也，異也，姦也，皆天下之常而已。《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六頁。

## 上汪侍郎應辰書

漢武帝踞見大將軍，不冠不見汲長孺。淮南王謂平津侯以下「如發蒙」〔二〕，獨憚長孺，不敢奮姦謀。長孺在朝，官不過內史，而係天下輕重如此。今士大夫以顧忌爲俗久矣。其原始於愛重其身者大過，位尊而名益衰，祿厚而利實薄，上不足以取信於君，下無以慰其人。彼之愛重其身者，乃所以暴棄而甚輕之也。《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六頁。

〔二〕謂：原無，據文意補。

## 與周必大簡

來日登天平，須攀援至遠公亭及諸石屏處。白雲泉，名在水品，其色凝白，蓋乳泉也。張又新以虎丘石井在第三，松江在第六，而此泉未知如何，試一別之。《周益國文忠公集·游山錄》卷一。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七頁。

## 與王淮書

春麥惟郭綱能言之，蓋北人謂之劫麥。《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七頁。

## 賀王中書啓

寵隨龍馭，榮陟鳳池。當風雲感會之時，復天地交泰之象。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國步方艱，方撥亂而反正；仕途久壅，當爲官而擇人。況中書政事之原，乃天下根本之地。有德在位，斯民

舉安。恭惟中書相公學贊皇猷，才全王佐。直方大以求諸己，安平泰以濟斯民。洗光咸池，親逢盛旦；宣威沙漠，定策元勛。眷注益隆，譽望彌著。某刻心盛德，翹首下風。附驥尾以無階，賀燕厦之有託。仁者在高位，已符孟子之言；聖主得賢臣，願奏王褒之頌。《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八頁。

### 代洪徽州賀戶部邵侍郎啓

伏審明廷敷命，禁路登賢。掌建邦之圖，貳成周之分職；簪待問之筆，參西漢之近臣。儒先會通，興誦清穆。伏惟某官，冰壺瑩徹，玉纁粹溫。傲睨學林，文章乃其餘事；遭迴宦路，富貴不以動心。化汙更張，人維圖任。脂錦車而夙駕，結璫珮以昕朝。遂由宰士之聯，進帥教官之屬。王人時惟建事，在籲俊以爽邦；君子奚患無餘，必善藏而富國。將朝夕論思之是賴，豈貨財本末之足言。序陞政塗，庸贊道揆。某屬紆組紱，獲睹絲綸。欣燕厦之成，彈冠相慶；想龍門之峻，擁篲無階。《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九頁。

賀戶部趙侍郎啓

自臨安除

伏審作令法宮，登賢禁路。劉宗正行漢京兆，久著能稱；鄭武公爲周司徒，亶維德舉。凡聞速置，胥有吉辭。伏惟某官學殖資高，宗莛譽廣。富貴吾所自有，不以動心；文辭爛然成章，果能用世。頃弭神臯之節，遂分京邑之符。擿伏如神，風采聞於天下；以經自輔，名聲重於朝廷。汔由心計之長，進泣版圖之掌。聳觀游刃，靡憚棼絲。國富可期，贊文景養民之務；爽邦是望，用毛原同姓之卿。某迹阻典城，心馳賓序。逖想南溟之運，自笑蜩飛；欣逢大厦之成，敢同燕賀。《永樂大典》卷七

三〇四。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一九頁。

# 全宋文卷四九八二

范成大 八

賀戶部汪侍郎啓 聖錫

伏審輟從銓筦，登涖版曹。上方披輿地之圖，志恢舊境；公實貳司徒之職，選冠新除。任重當仁，功成指日。恭惟某官稟暉喬岳，騰茂叢霄。經術淵淳，有荀孟贊成之力；文章光焰，極卿雲黼黻之工。飄飄月窟之冲飛，蹇產天梯之難進。風舟屢引，霞佩益高。質諸鬼神而無疑，士誦平生之出處；不有君子其能國，身關公是之存亡。化汔更張，人維求舊。望峻圖書之府，師嚴教化之宮。粵叙進於銓廷，宜階升於公路。屈爲計相，登濟伐功。茲惟復古之時，莫急聚人之政。四郊方壘，一敵故驕。竊聞枝撐而相仍，脫有緩急而何恃。疇咨至計，允屬真儒。儻有說以豐財，殆不難於活國。某屬塵末吏，獲掃高門。德進而朝廷尊，敢同傾於頌禱；術行而天下富，將真見於登平。《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〇頁。



## 賀史刑侍啓

伏審輟從宰屬，擢貳秋卿。監治古以象刑，式司邦禁；列從臣而第頌，允穆朝僉。休聲所同，和氣自至。竊以得賢可及堯舜，建官尤重於諸曹；致治庶幾成康，措刑宜首於庶務。恭惟判部侍郎，毓粹自天，研幾於聖。濟世之道，源遠而流長；華國之文，芒寒而色正。守險夷之一節，更滯滯之兩塗。上既察於忠純，時遂加於眷倚。南宮之分六職，既藉彌縫；北省之出萬幾，更資考覈。果膺殊渥，亟踐邇聯。豈特取儒雅而勝法家，抑亦積譽處而登政路。某久睽英表，遠庇餘休。第切忻於得輿，阻趨慶於成廈。進臯陶之淑問，已陟禁嚴；用方叔之壯猷，佇躋樞要。《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三。又見《翰墨大全》庚集卷一九。

## 賀戶部錢侍郎啓

伏審王廷揚命，民部選賢。弼五服而至五千，輿圖是寄；貳六官而屬六十，從橐有輝。凡暨速郵，翕然交譽。伏惟某官高明性稟，忠孝家傳。鄧氏世侯，東京莫與爲比；裴公居位，四海不謂以親。久矣外遷，汔茲明陟。暫解平反之寄，進顓經費之權。貨財本末源流，特爲餘地；朝夕論思獻

納，方倚多聞。少假禁塗，既梯公路。某偶司近郡，夙聽新除，束塾序賓，隄阻歷階之次；尺書贊喜，往塵堆案之門。《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二頁。

### 賀劉太尉啓

如蒼生何，人喜謝安之起；果吾父也，虜驚郭令之來。《黃氏日鈔》卷六七。《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二頁。

### 賀陳察院啓

雖志高鴻鵠，慚燕雀之安知；然路有豺狼，諒狐狸之不同。《黃氏日鈔》卷六七。《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二頁。

### 賀禮侍啓

美盛德以告神明，觀會通而行典禮。《黃氏日鈔》卷六七。《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二頁。

與嚴教授啓

清襟凝遠，卷松江萬頃之秋；妙筆縱橫，挽崑崙一峰之秀。《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三頁。

謝薦舉啓 一

古者薦才而未始有法，今則立法而不勝其私。《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三頁。

謝薦舉啓 二

軒眉席次者，非勢則利；縮手袖間者，惟孤與寒。《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三頁。

謝薦舉啓 三

一言而期駸蔑，歷盼而識孟嘉。《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三頁。

謝薦舉啓 四

前以三鼎，後以五鼎；人有一天，我有二天。《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三頁。

與州郡啓 一

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貫神明指顧之間；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興廢壞笑談之頃。《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四頁。

與州郡啓 二

其浸五湖，去天一握。《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四頁。

與州郡啓 三

朝夕論思，皆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雷霆號令，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四頁。

與州郡啓 四

天子畿方千里，刺史入爲三公。《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四頁。

與州郡啓 五

將如蒼生何，無踰老臣者。《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四頁。

回樓大防末甲頭名取放啓

瓊杯偶缺，初驚一字之難；金榜昭垂，果下六符之勅。《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四頁。

賀張魏公啓

負三紀倚重之望，節彼南山；明一生忠義之心，有如皦日。《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五頁。

## 到蜀謝啓

既來萬里，敢計一身。《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五頁。

## 謝改官啓

聚精會神，方圖國家之多難；振景拔跡，樂育天下之英才。《永樂大典》卷二九四九。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六頁。

## 燕安南使自叙

妙千八百國諸侯之選，獨分正於南邦；聳二十五城督府之尊，特序賓於東道。《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四頁。

## 桂海虞衡志序

始余自紫薇垣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爲戚。余取唐人詩，考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至以湘南江山勝於驂鸞仙去，則宦游之適，寧有踰於此者乎！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九年三月既至郡<sup>（一）</sup>，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而巖岫之奇絕，習俗之醇古，府治之雄勝，又有過所聞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侮。歲比稔，幕府少文書。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詔徙鎮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別。民觴客於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航瀟湘，絕洞庭，泝灩澦，馳驅兩川，半年達於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游，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載者，萃爲一書，蠻陬絕徼，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土訓之圖。噫！錦城以名都樂國聞天下，余幸得至焉，然且惓惓於桂林，至爲之綴緝瑣碎如此，蓋以信余之不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名都樂國而猶弗忘之也。淳熙二年乙未長至日，吳郡范成大至能書。《桂海虞衡志》卷首，四庫全書本。又見《方輿勝覽》卷三八，《粵西文載》卷五一，《古今游名山記》卷一四，《詒宋樓藏書志》卷三四，《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四四，《靜嘉堂秘籍志》卷二〇，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一一。



〔一〕九年三月：原作「二年八月」，據胡起望等《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改。

## 菊譜自序

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說以謂歲華晚晚，草木變衰，乃獨燁然秀發，傲睨風露，此幽人逸士之操，雖寂寥荒寒，而味道之腴，不改其樂者也。《神農書》以菊爲養性上藥，能輕身延年，南陽人飲其潭水，皆壽百歲。使夫人者有爲於當年，醫國庇民，亦猶是而已。菊於君子之道誠有臭味哉！《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輩直云「始華」，而菊獨曰「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歟！故名勝之士，未有不愛菊者，至陶淵明尤甚愛之，而菊名益重。又其花時，秋暑始退，歲事既登，天氣高明，人情舒閒，騷人飲流亦以菊爲時花，移檻列斛，輦致觴詠間，謂之重九節物。此雖非深知菊者，要亦不可謂不愛菊也。愛者既多，種者日廣。吳下老圃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數百千朵，婆娑團欒，如車蓋熏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爲之屢變，頃見東陽人家菊圖多至七十種，淳熙丙午范村所植正得三十六種，悉爲譜之。明年將益訪求它品，爲後譜云。《菊譜》卷首，百川學海本。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三九，《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九，《事林廣記》前集卷一三，《群書通要》庚集卷三，《詠宋樓藏書志》卷五四。

## 梅譜自序

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學圃之士，必先種梅，且不厭多，他花有無多少皆不繫重輕。余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僦舍七十楹，盡折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梅特甚，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以遺好事者。《梅譜》卷首，《百川學海》本。又見《淵鑑類函》卷四〇〇，《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四，民國《吳縣志》卷五〇。

## 成都古今丙記序

《前記》，趙清獻公作於熙寧七年甲寅，凡三十卷。蜀之始封及分野，梁、益州，劍南，西川，成都府屬郡縣得名之所自，廢置因革之不同，考之詳矣。後八十七年，當紹興三十年庚辰，王恭簡公續爲之記，有辨其差誤，附益其未載者。二記今皆具在。《續記》之成，距今纔十有八年，雖事之當書者不至甚夥，然恐自是日月寢久，來者難考，乃蒐耳目所及者繼書之，名曰《丙記》。其二記已載者，皆不重出云。《全蜀藝文志》卷三〇。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第五九〇冊第六頁，嘉慶《成都縣志》卷五，《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六六頁。

## 姑蘇同年會詩序

進士科始隋，盛於唐，本朝因之。偕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由來尚矣。唐人尤憇期集，燕設之名，亡慮十數，而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爲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本朝略去浮侈，但存聞喜一燕而爲之，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既朝謝，揆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列拜庭下〔一〕。禮畢，更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西序東鄉。推年最長若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下立北鄉〔二〕。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泊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黃甲，叙同年。所以明章風期，篤叙事契，委曲之意，過唐遠矣。士大夫寧得輕負此意，愬然雲散，異日相視，如塗之人乎？紹熙改元〔三〕，建陽袁起巖、張元善俱使浙西，始以歲五日會同年之在吳下者於姑蘇之臺，登臨勝絕，傾倒情素，獻酬樂甚。賦詩相屬，州里傳寫，一夕殆徧。好事者雜然高贊，以爲《伐木》之詩也。起巖謂僕嘗洿春闈，屬爲序引。僕時位下，渠足數！獨以親見諸公貴名之起，又嘉二使君能修舊好，略記團司故實，以代揚觴之詞。使凡號稱同年者，聞風動懷，增重名義，或於雅道小有補焉，非直爲一觴一詠設也。二月望日，石湖范某書。《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九。又見《吳郡文粹續集》卷四，《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六，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三五二，《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六七頁。

〔一〕庭下：原無，據「又見」諸書補。

〔二〕下立：原無，據右引補。

〔三〕熙：原作「興」，據右引改。

## 水利圖序

竊謂天人之理必相因，而其力亦常相半。人事已十五六，則其不可奈何者當歸之天。在人者未盡，不幸遭遇，便謂天實爲之，此不待智者知其不然。蓋嘗與老農計之，欲爲救災捍患之術，其大概有二：曰作隄，曰疏水。其小概一：曰種茭。今之勝岸，率去水二三尺，人單行猶側足，其上坎壈斷裂，纍纍如蹲羊伏兔。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質以備糧種，其勢無餘力以及畚畚之工。婦子持木杙，探污泥，補綴缺空，累塊亭亭，一蹴便隕。謂之作岸，實可憐笑。雖殫力耕耘，而不念四維之不足恃，秋水時至，相以飄風，莫之障防，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明年或罷歸業，或召新租，事力愈薄，鹵莽增甚。長民者不爲檢校，沒世窮年，永爲曠土。今宜考紹興二十八年來被水之由，其邊鄰湖壤，土人所謂搭白之處，增築長堤，使高五六尺，基廣七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橫潦輒源，手足所及，土皆可取，閱春夏半年，至秋雨風潮，土已堅定，草茅生之，可恃爲安。較之臨時補綴，相去遠矣。至於夫力，則同頃共利者不殊。如一頃之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北邊有田之人，固

當悉力，三邊衆戶亦合併工。夫有田無岸，水平入之，輒復罪歲，誠可太息。蓋作隄之說如此。崑山之田，號爲下濕。數十年前，十種九澇。自趙霖鑿吳松江積潦，三十年來，歲無薦饑。今吳松之利自若，而邑中諸港，頗有堙鬱之處，一二里間，斷絕有之。今宜行視，凡出水之港，皆決而疏之，使水得肆行無留。用工甚少，效驗立見，而隄岸始爲田用。蓋疏水之說如此，江東圩埂高厚，如太府之城，舟行常仰視之，并驅其上，猶有餘地。至水發時，數十百圍，一時皆破，其有茭葑外護者，往往獨存。蓋其紛披搖曳，與水周旋，而不與之忤。比其及岸，已如强弩之末，往怒盡霽。茭之能殺水如此。崑山附田，故皆有茭葑。近歲騎軍就牧，斬刈殆盡。陂澤漫生之茭，不可以頃畝計，獨令赦，附堤者猶不乏。軍興，宜興主將通知利害，明立表識，使樵斤無得過此。茭所不產處，即置葑田附之。三說具舉，無遺策矣。此非有隱情奧理，待探蹟而知。州縣屬吏有解事者，使躬行阡陌，不三日間，利害皆在目，今誠因農隙，稍捐倉粟以助作者，此命一下，見其懽然翕從，指顧而成矣。《天下郡國利病書》第六冊《蘇》下。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五，《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六八頁。

## 菊譜後序

菊有黃白二種，而二黃爲正。洛人於牡丹獨曰花而不名，好事者於菊亦但曰黃花，皆所以貴珍之故也。《譜》先黃而次白。陶隱居謂菊有二種。一種莖紫氣芳，味甘葉嫩，可食。花微小者爲真。其

青莖細葉，作蒿艾氣，味苦花大，名苦蕒，非真也。今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花細碎，品不甚高，餘味皆苦，白花尤甚，花亦大。隱居論藥既不以此爲真，後復云白菊治風眩。陳藏器之說亦然。《靈寶方》及《抱朴子》丹法文悉用白菊，蓋與前說相抵牾，今詳此。唯甘菊一種可食，亦入藥餌，餘黃、白二花雖不可茹，皆可入藥。而治頭風則尚白者。此論堅定無疑，併附著於後。《菊譜》卷末。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三，《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九。

## 梅譜後序

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疏瘦與老枝怪奇者爲貴。其新接穉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酴醾薔薇輩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知利，無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壤力勝者，於條上茁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畫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略皆氣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惟廉宣仲所作差有風致，世鮮有詳之者，余故附之譜後。《梅譜》卷末。又見《山堂肆考》卷一九八，《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二二，《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八，《淵鑑類函》卷四〇〇，《群書通要》庚集卷一，《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四。

## 桂頌序〔二〕

桂林以桂名，顧弗植桂，成大始收之賓，植之正夏堂，植已而去郡，爲之詞：「幾後之人勿翦伐。」《輿地紀勝》卷一〇三。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五頁。

〔二〕頌文已佚。

## 題蘭亭帖 一 紹熙二年

《蘭亭叙》，唐世摹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爾。摹手刻工各有精粗，故等差不同。惟是定武者筆意彷彿尚存，士大夫通知貴重，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皆然。觀此本則不容聲矣。紹熙辛亥立冬〔二〕，石湖范成大書。《蘭亭續考》卷一。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八頁。

〔二〕紹熙：原作「紹興」，據諸史志改。

## 題蘭亭帖 二

《蘭亭》爲書法之祖，南中模倣幾數十本，終不若定武者之勝。今觀此軸刻畫與使墨，皆有佳趣，決知其爲定武者也。然較之予所收者墨色勻重，亦打碑者自有不同。得之者當寶藏，蓋書法盡於此矣。石湖居士書。《蘭亭續考》卷一。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八頁。

## 題山谷帖

光風轉蕙，汎崇蘭些。此山谷先生小楷氣象。石湖居士題。《趙氏鐵網珊瑚》卷四，《書畫題跋記》卷二，《宋四家真跡》。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八頁。

## 題北齊校書圖

右《北齊校書圖》，世傳出於閻立本。魯直《畫記》登載甚詳。尚欠對榻七人，當是逸去其半也。諸人皆鉛槧文儒，然已著韉，坐胡牀，風俗之移久矣。石湖居士題。《越縵堂日記》第三七冊。又見《穰



梨館過眼錄》卷一，《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六頁。

題佛日淨慧寺東坡題名 淳熙四年

右文忠公倅杭時送客至佛日山寺壁間所題。余年十五，往來山中，常與舉上人游，居其下。後三十七年，舉欲勾縣公勒之石，余亦自蜀道東歸，因勸成之。淳熙丁酉嘉平日，吳郡范成大書。《咸淳臨安志》卷八一。又見《臨平記補遺》卷一，《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九頁。

題睢陽五老圖卷 淳熙十一年

退休就閑，士君子皆能之，惟耆耄康寧所謂五福，則天之所畀也。後生當勉己之所能，以待天之所畀，庶乎希踪壽域云。淳熙甲辰仲冬朔，歷陽龔敦頤携此卷相示，敬識其末。吳郡范成大書。《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又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三，《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九頁。

# 全宋文卷四九八三

范成大 九

## 樂庵語錄跋

樂庵先生少年豪放任俠，抵掌功名之場。及其獨抱聖經，坐進此道，遂知死生之說，於去來起滅之際，逍遙如此，蓋所謂未有天地自古固存者。先生既自得之，彼去來生滅，特旁觀所見云爾。何足以闢先生之具，況諄諄遺令之細耶！石湖范成大書。《樂庵語錄》卷末。

## 無盡燈後跋

念佛三昧，深廣微密。世但以音聲爲佛事，此書既出，當有知津者，乾道丁亥季夏七日，吳郡范成大書。《樂邦文類》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七卷。又見《續藏經》第二編第一二套第五冊第四三〇頁。

### 跋米元章臨王獻之帖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傳師，後始入大令之室，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所作，臨池用工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派，不復作此狡獪變化矣。《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二。

### 跋米芾行草帖

米禮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派。後生習米者但得其逾繩越契之風，則善學柳下惠者也，范成大跋。《清河書畫舫》卷九下。

### 跋山谷臨顏書

前輩多宗顏魯公楷法，後來自變，成一家耳，山谷尤於顏有所得，蓋專作顏體，不問得意與否。學書當有源流，觀人書亦當知源流，未易輕置議也。《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二。

## 跋山谷帖

山谷晚年書法大成，如此帖毫髮無遺恨矣。心手和調，筆墨又如意，譬泰豆之御，內得於中，外合馬志，六轡沃若，兩驂如舞，錫鸞肅雍，自應武象，莫不入馳驅之範，亦詭遇者之所知也。范成大至能題於此。《珊瑚木難》卷三。

## 跋道君皇帝題宣和殿圖後

白玉階及紅雲法駕之後，以至六小樓，意趣超絕，形容高妙，必夢游帝所者彷彿得之，非世間俗史意匠可到。明窗淨几，盡卷展玩，恍然便覺身枉九霄三景之上。《蘆浦筆記》卷九。

## 跋司馬溫公帖

世傳字書似其爲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灑落，欹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惟溫公則幾耳。開卷儼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盡，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山

堂肆考》卷一三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二，《永樂大典》卷三〇〇〇，《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九頁。

## 御書石湖二大字跋

淳熙八年三月庚戌，制書擢臣守金陵。閏六月丁亥，朝行在所。庚寅，辭後殿。翼日既望，詔錫清燕苑中，皇帝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日光雲章，垂耀縑素。環列改觀，禁籞動色。臣驚定喜極，不知忤蹈，昧死奉觴。上千萬歲壽，奉寶書以出。越五日，至石湖藏焉。石湖者，具區東匯，自爲一壑，號稱佳山水。臣少長釣游其間，結茅種樹，久已成趣。春秋時，吳臺其陰，越城其陽，登臨訪古，往迹具在。汙萊露蔓，千七百餘年，莫有過而問者。今猥以臣故，徹聞高清，天光博臨，燕及荒野，由開闢來，未睹斯盛。裴度、李德裕皆唐宗臣，綠野、平泉，亦聲震當代，揆今所蒙無傳焉。何物么麼，獨冒寵赫，百身萬殞，莫能負載。臣蒲柳早秋，仕無補益，縣官倘晚晚不休，奸止足之戒，則將上累隆知，俯愧初服，臣用是懼。冀幸少日，遂賜骸骨，歸老湖上，宿衛奎壁，與山川之神，暨猿鶴松桂，同在昭回中，一介姓名，亦因是不朽。使後世知臣屬厭榮辱，得全於桑榆，以無辱君賜，則陛下丕顯休命，不委於草莽，庶幾報恩之萬一。臣既摩刻扁榜，又被之琬琰以傳，且附著臣之自叙云爾。《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二。又見《吳郡文粹》續集卷二三，《石湖志》卷一，《姑蘇志》卷三二，《古今圖書集成》第一一六冊第三

頁，《石湖文略》卷一，道光《蘇州府志》卷四六，光緒《蘇州府志》卷四五，《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七頁。

## 跋田園雜興詩

比嘗《夏日》拙句，寄撫州使君和仲同年兄。使君辱和，甚妙，且欲盡得《四時雜興》。今悉寫寄，僕既歸田，若幸且老健，則游目騁懷之作，將不止此，詩筒往來未艾也。石湖居士壽櫟堂書。

《詩詞雜俎》卷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七頁。

## 跋婺源硯譜

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下硯石第一。今其冗塞已數年，大木生之，不復可取。或因洪水漂薄，沙礫間得異時斧鑿之餘，至瑣碎者亦治爲硯，縱橫不盈二三寸，稍大者即是故家所藏舊物，士大夫既罕得見，故能察識者少，而遂以端石爲貴。端石絕品猶不能大勝刷絲，東坡《鳳味硯銘》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此乃武夷灘石，那得度龍尾前！一時謔語，非確語也。《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四。

## 跋加味平胃散方

本法專辟不正之氣。《夷堅志》言：「孫九鼎遇故人鬼云：『遇我，當小疾，服平胃散即無苦。』則其辟不正可知。晉有南陽宗定伯，夜逢鬼，鬼問誰？誑曰：『我亦鬼，且新死，未知何所惡？』曰：『不喜唾。』因負鬼急持之。化爲羊，恐其變化，大唾之，賣得千錢。鬼猶畏唾，況平胃散乎！」《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〇頁。

## 跋一

石耳生巖石面目處〔二〕，性溫有補。《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一頁。  
〔二〕目：疑作「日」。

## 跋二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一頁。

## 跋 三

碑石未泐者具在。好奇之士乃專做刻文剝剝之處，以握筆滯思作羸羸頽靡之體，僅成字形，以爲古意。《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一頁。

## 跋詛楚文

詛楚文當惠文王之世，則小篆非出李斯。《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一頁。

## 跋東坡詩

東坡切韻詩「寄作詩孫符」，集中不載。符，字仲虎，位至尚書，其子名山字壽甫。《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二頁。



## 跋東坡墨迹

事勢迫切，不若付死生禍福於無何有之鄉，雖至大故不亂，雖非得道，去道不遠。《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二頁。

## 跋獨孤及論季札潔己之禍

秉節之士，各有所安。《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三頁。

## 跋歐陽詹自明誠論

歐陽詹《自明誠論》謂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洪自明誠而公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不知詹所謂誠者何物？《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三頁。

## 跋御書

跳龍卧虎之勢，漏屋畫沙之迹，皆神動天隨，泊穆無間。譬猶叶氣網緼，蒸爲雲漢，群光所麗，自成文章，非復世間筆墨畦徑所能比擬。《玉海》卷三四。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五頁。

## 論學書須視真迹 一

學書須是收昔人真迹佳妙者，可以詳視其先後筆勢、輕重往復之法。若只看碑本，則惟得字畫，全不見其筆法神氣，終難精進。《負暄野錄》卷下。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五頁。

## 論學書須視真迹 二

學時不在旋看字本，逐畫臨倣。但貴行住坐卧常諦翫，經日著心久之，自然有悟入處，信意運筆，不覺得其精微，斯爲善學。《負暄野錄》卷下。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五頁。

論書一

漢人作隸，雖不爲工拙，但皆有筆勢腕力，其嚴於後世真行之書，精嚴意度，粲然可以想見筆墨畦徑也。《硯北雜錄》。又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六頁。

論書二

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有鋒，乃爲極致。《墨池瑣錄》。又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六頁。

舍蓋堂記

徽在江左，多名山，少平陸，州所治衡從不能十里，而陵衍猶相半。坦然砥如者，太守之居而已。泝新安江枝而西，屬之休陽，山益叢，美槩生之，斧斤所材。浮歛浦，入於濤江，以輸行都，當匠鄉費什八，而徽人顧不事華屋，雖仙佛之廬，厪支壓傾，不可風雨，其能獨以壯麗稱者，亦莫如太

守之居，而東序之正寢尤其免焉者也。寢成之二十五年，前守怵於物怪之說，棄去弗處，後皆因之，闐無足音〔一〕，又十七年而當紹興己卯，番陽洪公實來典城。明年正月，既報政，爲廣廈遂廢可惜，乃規以爲便坐，易其面勢，竇出日，撤兩翼之重檐以納光景，洞三隅之複壁，使可羅胡牀數十，與諸吏及四方之賓客共之，避而不專鄉，故名之曰舍蓋。暇日列觴豆，揮麈劇談，窗戶靖深〔二〕，遠響來答。間登前榮之傑觀，挹山川之神，以稽舊聞。其右則問政紫陽，群峰綿聯，許聶蛻蟬之隱居也。左則黃山天齊〔三〕，雲雨在下，容成子、浮丘公飈車羽輪所往來，烟消日出，猶髣髴其音塵，客之從游者，皆有馭長風籟倒景以方羊天地間意。知有樂乎斯堂，而不知前日之蛛絲鼠壤，空虛幽暗而扃鐺也。初，公以忠臣子擢殊科，登道家山，輒自列去國，天子方以更化，望人命公，至州四千里而遙，有詔盼輔郡符節，引以自近，其不留外。久之，知凡簿書期會之報，宜非所以煩公。然始至之日，不鄙野其吏民，端委聽直無倦容。於是六邑之留獄室訟皆湊於府，朝案其說，纍牘充棟，數十年弗堅定者，却批窾折〔四〕，隨刃迎解。狡獪之流雖欲并緣潤辭，以珥筆豪州里，情見勢屈，噤無從發端，訟獄清靜而州里宴然。庭中無復事，從容燕居於斯堂之上，而其民歡欣歌舞於溪山千里之外，惟恐外之。百須儉陋，而不足以安公，聞其登新堂而樂，則相與傳舍蓋之名而珍之，以爲琳房綺寮，神仙之居，徒以公在焉故也。嗚呼！孟子所謂賢者而後樂此者幾是歟？公書於隸尤工，得先魏古法，鍾繇、元常而下無譏也。堂既名，大書其榜，屬參軍事范成大爲之記。後之來者覽觀心畫之妙，而咨製名之意，必有指斯名而告者焉。《方輿勝覽》卷一六，四庫全書本。

〔一〕闐：原作「間」，據《宋本方輿勝覽》改。

〔二〕窗戶靖深：原作「旨遠情深」，據右引改。

〔三〕則：原作「在」，據右引改。

〔四〕竅：原作「竅」，據右引改。

## 重修蔣帝廟記

乾道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乾道七年，詔侍衛騎軍屯建康。明年，樞密洪公自當塗守安撫本道。廼行城東，直蔣山，得高亢地以爲營，循山而北，以謁於蔣帝之廟，慨然念神之食於茲山千數百年，赫有靈響，輔世討賊，前王賴焉。今貔虎萬羣，連營其左，折衝之威，神尚克相之，而祠宇陋頽不葺，何以徼福！于是選時鳩徒，治其廟，若神之百須，皆侈而新之。四月戊午告成，移書石湖之上，求文以爲記云云。竊惟神之英烈，能殺身不顧，發靈兵間，漂疾無方，掀推逆兇，已敵先代所愾，至像設輿馬皆有行色，可謂壯哉，可謂異哉。嗚呼！秣陵之盜不烈於焰天之寇〔一〕，石頭之逼不慘於舊京之禾黍，鍾離之橋，邵陽之柵〔二〕，不熾於中原萬里數十年之氛埃。神於其小者猶能奮其威怒，有此武功，寧獨無意於稽天之恥乎〔三〕！嘗試酌椒漿桂酒，酌神而問之，其必有不虛之報，以無負於洪公，公亦將合人神之助，崇建勲業，以無負於上之倚重焉。成大不佞，故志其遠且大者以告神，且以復公之命。八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新知靜江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内勸農使、充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四〕、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兼提舉買馬、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范成大記并書，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五〕、提舉學事、兼管内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六〕、兼營田使、兼行宮留守、鄱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洪遵立。《景定建康志》卷四四，四庫全書本。

〔一〕焰：宋元方志叢刊本作「滔」。

〔二〕邵：原作「郡」；柵：原作「柵」，並據右引改。

〔三〕稽：右引作「丕」。

〔四〕鈐：原作「幹」，據右引改。

〔五〕軍：原作「東」，據右引改。

〔六〕都：原作「部」，據右引改。

## 瞻儀堂記

吳自置守以來，仍古大國，世爲名郡。又當東南水會，外暨百粵，中屬之江淮，四方賓客行李之往來畢，上謁戲下，願見東道主，城門之軌深焉。稻田膏沃，民生其間寔繁，井邑如雲煙，物夥事

穰，有司程文書應官府者以千萬計〔一〕。奉使命大夫行部第郡課，必致詳於吳。以視列城，其雄劇如此。夜漏未盡，太守坐堂上，主吏僨客，旅進退，語言面目不暇相孰何，平明乃得據案聽諸曹白事。率常盱食有頃，它客與報期會者又至如前。雖精力過絕人，其勢亦出甚勞，而後能善治。故吳郡虎符，非名德士若已至大官者，不以盼去之〔二〕，數十百年，長老猶以爲記，至藏其繪像，畏愛之如一日，鄱陽洪公之以內相典城也，乃規東序之間屋爲堂，取凡公私所藏故侯之像，頗補其闕遺，列畫其上。又采韓退之《廟學碑》語，名之曰「瞻儀」，而命州民范成大詞而識諸石，竊嘗觀郡國方志與耆舊風土之書，既備載山川土疆郭郭所在，必論次前世賢守長爵里姓字之大略著於篇，謂君子嘗居之。其地政僻陋，猶借此以爲寵。今吾州不獨能志其人，而肖貌具在，章綬相輝，凜凜如對生面，它郡未聞有此。雖大府地重，多顯者來，自有以不沒，抑吳人習於親上，至久遠且弗弭，忘氣俗之嫩舊矣。洪公蓋始表出之，盛事固不宜無紀。然公實以紹興辛巳夏五月至郡。是歲，北虜謀畔盟，積甲并塞，使行人來啓兵端，又造舟東海上，將數道入寇。天子赫怒，大發步騎待邊。分命樓船將督水居之士營巨浸，以直賊衝。吳前當出師通道，後控海浦所從入，烽堠相望，羽書疾星火。公聲氣弗爲動，春容頤指，不斂一錢，不籍一夫，機事立決無留。行姦人幸騷搖一逞，心醉叵測，相率遁去。里門宴閉，田間無吠犬；行歌刈熟，不知有軍興。民德公，甚念無以報恩勤，飲食必祝焉。公於艱難時，用劇郡，呼吸變故，曾無足以撓道德之威，齒文章之斧斤者。治行冠一世，而不自以爲功，若此足矣。顧方帥其吏民，以館御諸賢，覽觀裴回，若慕用之云者。夫有餘則毋我，不足者多尚人，君子之德心，

豈世俗所能測識者哉！後之人歷階而登，有感於作者之意，疇肯以行能蓋前聞人，其必葺斯堂而嗣其事，壁間之圖，將魚鱗雜襲，至於無窮可也。敢併書之，以風來者。十月九日，左從事郎范成大記。

《吳郡志》卷六。又見正德《姑蘇志》卷二二，《吳都文粹》卷二，光緒《蘇州府志》卷二一，民國《吳縣志》卷二九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八頁。

〔一〕官：原作「言」，據正德《姑蘇志》改。

〔二〕盼：右引作「分」。

## 思賢堂記

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韋、白、劉三太守，更兵燹久之，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榜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由州南鄙，望洞庭，略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濤波聒天，旁無邊垠，而石堤截然，浮於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鼇背負而湧以出也。暮夜，人語馬嘶，匆匆不絕，公固已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於江，東北之委於海者，脉絡醞通，堙蕪滌涂。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齧渚涯以決汙邪，荒寒化爲麥禾。起景祐，迄茲歲，無大浸。於是，公又曰：「非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參石記竹書之傳，詳兩賢行事，尚什百於此。韓退之名知



言，碑王之墓隧，謂治蘇最天下。蓋遺冊塵存於一堤，其變滅無考者，不知幾也。文正自郡召還，遂參永昭陵大政，德業光明，爲宋宗臣，通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姓氏行焉。韋、白、劉之餘愛，邦人既已俎豆之，語在舊碑，尚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爲無窮之思，此堂之所爲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高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學宏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翰林爲學士，未幾自列去，甫及里門，制書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朝謁，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圖畫彷彿，想見其平生。公既以道學文章命一世，顧有羨於五君子者，意將迹其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憧憧往來，視桑蔭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位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日，成大世占名數西郭，樂其州多賢守令之不歉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焉。竊願詫斯堂以夸鄰邦，以爲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從事郎范成大記并書。《姑蘇志》卷二二。又見《吳郡志》卷六，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九，《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九頁。

## 崑山縣新開塘浦記

乾道元年十二月一日

隆興二年，浙河以西郡國七大水，吳之屬縣五，崑山爲甚。長老之記，以爲三江、具區占揚州，

地勢最下，是爲東南水之所都。其東，地益下，爲崑山；又東，愈益下，海也。故崑山常受三江、具區之委以入於海。其野甚平而善淤，霖潦時至，則水多高居，必以衡塘從浦疏瀹四出，然後民得污邪而稼之。今歲久弗濬，塗泥滿溝。夫地愈益下，而脉落壅底，則其沉瀆獨甚於他邑固宜。明年春二月，民大饑且疫，皆仰哺於官。河陽李結次山，適爲其邑長，私念水利未修，則水害亡終窮也。按農田令甲，荒歲得殺工直以募役，乃飾供上之羨，若勸分所得，爲之糗糧、扉履、畚鍤，號召前仰哺者，一夕麇至。濬浦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濬塘三，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五旬而告休。用民之力役，日十有三萬四千六百有奇，糜緡錢一萬二千有奇，稻麥以鍾計，七千七百有奇。而官儲不知，公徒無所與焉。余時備史官，次山使來，勾書以爲記。余聞其土水患舊矣。間者，朝議屢欲遣使發縣官錢用諸費以從事，論議藏有司充屋，卒以事大無敢承命者。次山獨能羣餓羸之餘，嘗試之，其績已不可揜。後有來者，逢年而有餘力，必且思前人之意，彷彿其緒而緝之，隨水之變而爲之救，將終古無後艱。此余之所以欲書者。饑疫之烈也，延緣數十縣，見大夫錯立其間，左奉食，右執飲，嗟餓者於路，窮日力且弗給。方是時，人其敢以從容修廢望其長哉！有能賈瀕死者之餘力，以舉是役，君子謂之賢勞，而黯然無傳，僅與不爲者相絕如毛鼈耳。事固有屈於一時而伸眉於後，此又余之所以欲書者。所謂至和塘者，是姑蘇道也。異時舟行，財一長亭輒膠，則折入其旁湖泖，以達於郡，盜區荒寒亡以衛，不然，遇禍不可勝計。今雖暮夜，猶肆行塘中，如過舟枕席之上，憧憧者身親蒙其利，不可誣。餘雖在絕遠僻陋之濱，以至和之親見，足以信其餘之可傳，此

又余之所以遂書而不辭者。是爲記。乾道元年十二月一日，左宣教郎秘書省著作佐郎范成大記。洪武  
《蘇州府志》卷四八。又見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三，《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五〇頁。

# 全宋文卷四九八四

范成大一〇

## 新修主簿廳記

乾道三年二月一日

州縣之任，古謂之宦游，豈直以斗升易農而已哉！名山大川，雄尊奇秀之境，從事其間，足以窺覽觀而昌神明。古之君子，固有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天下第一。四方好事者，想像其處，欲至而無由。今行臨東南，士大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百族，櫂船而逐利者，颿颿相摩，此其人皆有所期會，叫呼爭先，亂次以濟，終夜汹汹有聲，其勢豈能少留而一寓目，是雖日過乎前而與未始至者奚辨？余家吳門，莽蒼在望，又無聲利火馳之役，宜能數游，而躬耕作苦，正爾少暇日。私念誠得築室葦間，卜鄰三高，以朝夕於斯，吾樂可勝計耶！乾道丙戌，八月既望，間從容泛舟垂虹。主縣簿高君炳儒，適新作治所落其成，余與觀焉。蓋自始役至是，財七十日，而閤闔高昭，牖戶靚深，髹績甃甍，皆中度程。既聚廬之百須，無一可恨，而爲之讀書之齋，休坐之堂，修竹繞圍，光景

瀟然，所謂垂虹者，乃在其旁數十百步耳。夫出有江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宦游之樂，而余素願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儒之職，會計當而已，無催科敲扑之煩，奔命將迎之勞，而有可樂者如此，於是求文以爲識。余聞漢高士不爲主簿，孫子嚴徙舍而有喜色，士未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在我也。炳儒有文學行誼，而不卑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竈請比鄰有加焉。其志固未易量，姑爲叙其所可樂，以告後之賢者使共之。明年二月一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左迪功郎平江府吳江縣主簿主管學事四明高文虎建。《吳郡志》卷三七。又見《姑蘇志》卷二三，《吳郡文粹》卷九，《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五一頁。

### 三高祠記

乾道三年六月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生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爲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踰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人，獨私得奉烝嘗以夸於四方，若曰：此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以故祠偃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乃築堂其上，告遷而奠焉，且屬石湖范成大爲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

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留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隱士，疑若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天，雲日下上，風飄烟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撫湖海兮遠游。衆芳媚兮高丘，忽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浪波白，蕩搖空明兮南極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剡剡兮其下孤蓬。眇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檣櫂。仙之人兮壽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而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土。膾修鱸兮雪霏，登菰蓴兮芼之。仙續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顛倒景兮揮碧寥，娛燕息兮江之臯。菴蘋堂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而睇兮類烟雨。菊莎兮杞棘，歲晚晚兮何以續君食。偃五鼎兮腥腐，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洳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鄰曲，山川良是兮丘壠多稼。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是歲六月既望，書遺邑人，使習以侑祠，伯虛請，遂以爲記。《吳郡志》卷一三。又見《吳都文粹》卷三，《姑蘇志》卷二八，《南宋文範》卷四三，《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五三頁。

吳縣廳壁續記

乾道三年八月十五日

吳令壁有記，尚矣！唐大曆己未，梁肅爲之詞者，令盧某所立。石亡而文傳。本朝元祐壬申郭受爲之詞者，令許公輔所立。石雖存而中更兵燹，破裂無幾。後七十有六年，晉陵袁君祖忠，政成將歸，始治二石更刻之。又斷自建炎以下，爲之續記，實乾道紀元之三祀，歲在丁亥。距大曆垂四百年，而題名三立，相望可考，吏民以爲盛事。然吳之爲壯縣，固自昔志之。氣俗之嫩，生聚之繁，覽觀之勝，著於二碑者自若；獨官事搶攘，日不暇給，必出於甚難而後能善治，視昔類不同者，非特吳爲然。余行四方，所過縣邑數十百，見大夫皆厭苦其官，齎咨太息，悔向之來而憂後之不得脫。余私怪其說，甚哉，何至於此。及切磋究之，使一二其詳，則曰：古吏憂民而已。今顧不然，蕞爾小邑負責猶數鉅萬，晝夜簿遽，唯錢穀之知，且不能報期會，有如一日。姑舍是而用力於民，不崇朝百適滿矣。彼齎咨太息厭苦而欲脫者，真有味其言哉！今夫急催科則愧政，專撫字則愧考，兼善之誠難，若袁君，蓋幾於無愧者。其政先理而後情，弛例而舉法，故吏不能并緣，士不敢奸以私。民有訟，自揣不當勝，望寺門心醉，却去直者家居待報，曰無庸謁吏，明府自辯此。坐堂上再期，人信之如一日。至於大官之間，須求於不有，責課於非時，則又從容辯給，弗以厲民，率常最於他邑。嗚呼，可謂難也已。旦莫去此，至大官，勢益易於爲縣，其所成就何可量。按《續記》所登載無慮三十人，而未有

顯者，必將自袁君始。倘余言猶信，來者尚勉之。八月十五日，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范成大記并書。《吳郡志》卷三七。又見《吳郡文粹》卷九，《南宋文範》卷四三，《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五四頁。

## 平政橋記

乾道五年

枯蒼帶郭浮橋，歲久不葺，民苦病涉。乾道四年冬，郡守范成大實始改作。郡從事張徹，惠利民，麗水縣留清卿調其工費〔二〕，以授州民豪長者四人，使董役吏毋得有所與。凡爲船七十有二，聯續架梁，爲梁三十有六，築亭溪南以涖之。歲十一月橋成，名之曰「平政」。亭成，名之曰「知津」。又得廢浮圖之田五十畝於縉雲，以其租屬亭，歲時治橋，俾勿壞。明年正月，大合樂以落之。衆請銘其事於石，使後有考。銘曰：

孰梁斯兮？踏淵若衢。我維新之，櫛櫛其臚。工庥於亭，有粟在耨。豈維新之，永以不朽。

《浙江通志》卷三八。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五四頁。

〔二〕工：原作「二」，據文意改。



## 成都古寺名筆記

成都畫多名筆，散在諸寺觀，而見於大聖慈寺者爲多，今猶具在，總而記之左，庶幾觀者可考。  
前寺：多寶塔壁，畫地獄變相，待詔左全筆。妙格中品。畫四天王四堵，師子國王一堵，釋迦佛一堵。小壁，勢至觀音一十二堵，及塔上壁畫西方變相阿彌陀佛共三堵，文殊普賢觀音大悲如意輪共五堵，并古迹，不知名。

普賢閣：閣外南壁，畫南方天王一堵，趙溫奇筆。妙格上品。畫佛會一堵，五如來一堵，八菩薩釋迦佛一堵。并閣後壁，畫文殊普賢，北畔，五髻文殊彌勒下生北方天王，并堂內四柱上，四天王，并辛澂筆。妙格中品。北方肉甲天王，杜敬安筆。能格上品。

鮮于院：小閣上壁，畫毗盧佛，待詔杜觀龜筆。妙格下品。

百部院：過廊，畫護戒神，僧知評筆。

千部院：佛堂壁，畫熾盛光佛，古迹。

白馬院：佛堂，畫十六羅漢，古迹。近時周忘機畫《瀟湘圖》，王逸民擬任才仲作《桃源圖》。承天院：祖堂，惠遠國師像，孫知微筆。妙格上品。近年，院僧粉去古畫，別寫新像，尚餘侍者

二僧，猶在。

中寺：自中三門北至水陸院，東至如意輪正覺院。係高力士同僧英幹建。中佛殿，殿內壁畫維摩居士師子國王變相，待詔左全筆。妙格中品。釋迦佛二堵，待詔杜懷玉筆。前廡東壁，畫起寺金和尚高力士像，古迹。西壁，畫漢孝明帝、蔡愔、秦景王遵及摩騰竺法之像，童仁益筆。妙格上品。

文殊閣：四壁，畫北方天王梵王，待詔趙溫奇筆。妙格上品。阿彌陀佛大悲毗盧十大弟子四堵。閣外壁，畫大悲三十七尊法華經驗大悲菩薩四堵，東南方天王，西方天王，并待詔趙公祐筆。神格上品。彌勒釋迦西方變相，北方天王變相，待詔范瓊筆。神格上品。報身如來，待詔張騰筆。妙格上品。無量壽品佛，古迹。東方天王，待詔趙公祐筆。神格上品。帝釋，待詔趙溫奇筆。妙格上品。千手眼觀音勢至，張希古筆。閣上周匝壁，畫諸佛古迹。

華嚴閣：影壁後，畫天花瑞像二，其西，待詔竹虔筆；能格上品。其東，高道興筆。妙格中品。窗外兩壁，畫大悲，待詔張南本筆。妙格中品。兩畔小壁，畫天王，并古迹；杜悰像，張逢筆。泗州和尚小壁，畫太子游雷山，古迹。當面四壁，王波利像，呂堯筆；能格上品。東西二方天王，帝釋梵王，待詔趙溫奇筆。妙格上品。周匝壁，畫佛像，并古迹。

文殊閣：院門連寺廊，畫金剛神變驗二堵，待詔左全筆。妙格中品。院內觀音堂壁，畫天王帝釋侍從二堵，待詔趙公祐筆。神格上品。

西大悲院：佛堂內，畫八明王，古迹。

大將院：壁畫羅漢二北方天王及大將部屬并帝釋梵王，共六堵，并待詔范瓊筆。神格上品。

藥師院：連寺廊八門兩壁，畫千眼大悲北方天王大悲釋迦變相四堵，待詔范瓊筆。神格上品。殿內，釋迦佛、帝釋梵王部衆，並古迹；畫文殊普賢維摩無量壽西方天王十二神，共九堵，并待詔趙公祐筆。神格上品。瑞像堂周匝畫像，并古迹。

寺後門向上小壁，畫觀音，僧知評筆。

六祖院：院門北壁，地藏一堵，杜措筆。能格上品。南壁，佛會變相一堵，待詔趙忠義筆。妙格下品。院內山木四堵，唐壁畫，古迹。

保福院：門屋，畫天王二堵，趙得齊筆。妙格上品。姑蘇臺一堵，僧惠堅筆。避暑宮一堵，僧楚安筆。能格中品。小壁，畫竹雀二堵，黃筌筆。妙格中品。佛殿內，羅漢一堂，盧楞伽筆。妙格上品。記中不載，蓋自昭覺訪神霄徙來。殿後，海山觀音一堵，張南本筆。妙格中品。亦昭覺移至。小壁，羅漢一堂，古迹。法堂上，湖山一堵，馬二堵，近時郭游卿郭熙之孫。筆。

大輪堂：壁畫大輪部屬兩堵，金剛二十四尊，并待詔趙溫奇筆。妙格上品。

極樂院：門外壁，畫散花天女，范瓊筆。神格上品。大悲菩薩，左全筆。妙格中品。觀音大悲一堵，古迹。佛殿內，十六羅漢，盧楞伽筆。妙格上品。

四絕堂：壁畫悟達國師真，常粲筆。妙格中品。畫彭州至德山金堂棲賢山二堵，李昇筆。妙格下品。

石像院：門壁，香花菩薩二堵；門內，菩薩一堵，并古迹。《前記》不載。慧日院門壁，畫奉聖

國師真齊天大王，泗州和尚宗震筆。佛堂內，十六羅漢，丘文播筆。能格上品。

吉安院：畫十二面觀音，杜觀龜筆。妙格下品。

壽寧院：佛殿內四壁，畫熾盛光九耀，孫知微筆。柱上小像，知微自寫其真也。殿內廊，畫太子修行，古迹。

東觀音堂：畫觀音十六羅漢，李懷讓筆。《霧中山出峽圖》，李昇筆。妙格下品。樓上，畫惠遠送陸道士李翱見藥山，孫知微筆。妙格上品。護法神，孫知微筆。

土地堂：孟蜀主真，古迹。戰勝天王羅漢，共三堵，趙元晟筆。

華嚴院：殿壁畫毗盧佛，張希正筆。妙格中品。文殊普賢，古迹。觀音勢至五髻文殊，丘文播筆。能格上品。

興善院：殿內，泗州大聖一堵，常棣筆。妙格中品。八明王，張南本筆。妙格。

西林院：殿內羅漢，杜措筆。能格上品。壁後，彌陀佛二，菩薩彌勒羅漢，盧楞伽筆。妙格上品。

大悲閣：畫觀音十堵，楞嚴變相一十八堵，并宗道兄弟筆。八明王八堵，繡毬觀音，並古迹。

揭諦院：壁畫釋迦佛二，菩薩觀音勢至十六羅漢，并杜觀龜筆。妙格下品。

寶勝院：藏殿內外聖像，并古迹。

彌勒院：壁畫十六羅漢文殊普賢，張南本筆。妙格中品。畫故事山水二堵，劉國用筆。

錦津院：壁畫釋迦佛十六羅漢，劉國用筆。能格上品。白衣自在觀音，李懷讓筆。

東律院：壁畫八明王西方變相釋迦如來十六羅漢，杜子瓌筆。能格上品。

灌頂院：壁畫藥師佛十六羅漢，張玄筆。能格下品。

如意輪院：壁畫花竹六鶴六堵，童祥筆，半已不存。

楞嚴院：壁畫六祖，劉國用筆。能格上品。枯木一堵，文與可筆。山水十堵，蒲永昇筆。龍虎二

堵，魯安道筆。山水三堵，僧延廣筆。

甘露寺：廊壁，高僧數十堵，并古迹。

承天院：呂祖真堂後，佛像四堵，杜子瓌筆，能格上品。不下金繩閣下諸佛如意輪觀音等像。

起悟院：堂頭近，周忘機畫樹石四壁。《全蜀藝文志》卷四二。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五九頁。

## 石經始末記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考異》而爲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考，互有得失，其間顛倒缺謫，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版，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

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考之，僞相實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辨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討國子監所模長興版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弗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版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讎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父』，《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

姑兩存之，「亦鑄諸樂石，附於經後不誣，將來必有能考而正之者焉。」子止又刻《古文尚書》於堂，而爲之序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晦蝕，今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耶！況孔子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其爲隸古定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爲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貞，倣呂氏所鏤本再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粵峯』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於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於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識奇字者，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全蜀藝文志》卷三六上。又見《蜀中廣記》卷九一，嘉慶《華陽縣志》卷三九，《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六一頁。

## 中秋泛石湖記

淳熙六年

淳熙己亥中秋，至先、至能自越來溪下石湖，縱舟所如，忘路遠近，約略在洞庭、垂虹之間。天空水鏡，光爛一色，四維上下，與月無際。風露溫美，如春始和，醉夢飄然，不知夜如何其。惟有東

方大星，欲度蓬背，自後不復記憶。坐客或有能賦之者。張子震、馬伊〔二〕、鄭公玉、章舜元，客也。  
《澄懷錄》卷下。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六一頁。

〔二〕「伊」前疑脫一「少」字。

## 重九泛石湖記

淳熙六年九月

淳熙己亥重九，與客自閭門泛舟，徑橫塘。宿霧一白，垂欲雨。至綵雲橋，氛翳豁然。晴日滿空，風景閒美，無不與人意。會四郊刈熟，露積如繚垣。田家婦子著新衣，略有節物。挂颿溯越來溪，源收淵澄，如行波潌地上。菱華雖瘦，尚可采。檣櫂石湖，扣紫荊，坐千巖觀下。菊之叢中，大金錢一種，已爛熳濃香。正午，薰入酒杯，不待轟飲，已有醉意。其傍丹桂二畝，皆盛開，多欒枝，芳氣尤不可耐。携壺度石梁，登姑蘇後臺，躋攀勇往，謝去巾輿筇杖。石稜草滑，皆若飛步。山頂正平，有拗堂蘚石可列坐，相傳爲吳故宮閒臺別館所在。其前湖光接松陵，獨見孤塔之尖，尖少北，點墨一螺爲崑山。其後，西山競秀，縈青叢碧，與洞庭林屋相賓。大約目力踰百里，具登高臨遠之勝。始，余使虜，是日過燕山館，嘗賦《水調》云：「萬里漢家使。」後每自和。桂林云：「萬里漢都護。」成都云：「萬里橋邊客。」明年徘徊藥市，頗歎倦游，不復再賦，但有詩云：「年來厭把三邊



酒，此去休哦萬里詞。」今年幸甚，獲歸故國，偕鄰曲二三子酬酢佳節於鄉山之上，乃用舊韻，句云：「萬里吳船泊，歸訪菊籬秋。」《澄懷錄》卷下。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六二頁。

### 重修行春橋記

淳熙十六年

太湖日應咸池，爲東南水會，石湖其派也。吳臺越壘，對立兩涘，危峰高浪，襟帶平楚，吾州勝地莫加焉。石梁卧波，空水映發，所謂行春橋者，又據其會。胥門以西，橫山以東，往來憧憧，如行圖畫間。凡游吳中而不至石湖，不登行春，則與未游無異。歲久橋壞，人且病涉，羣之萬景，亦偃蹇若無所彈壓，過者爲之歎息。豪有力之家，顧環視莫卹，漫以委之官。前令陳益、劉棠，皆有意而弗果作。淳熙丁未冬，諸王孫趙侯至縣，甫六旬，問民所疾苦，則曰：「政孰先於徒杠輿梁者！」乃下令治橋，補覆石之缺，易藉木之腐，增爲扶欄，中四周而旁兩翼之。歲十二月鳩工，訖於明年之四月。保伍不知，公徒不預，邑人來觀，歡然落成而已。今天下仕者，視劇縣如鼎沸，屏氣怵惕，猶懼不訖，侯於此時，從容興廢，蓋亦甚難。四鄉之人，不能出力傾助者，至是始有愧心。則相與商略，他日將作亭其上，以憩倦遊者，尚庶幾見之。今姑識治橋之歲月，亭成，將嗣書云。侯名彥真，字德全，舊名彥能，隆興元年進士，擢第後改今名。橋成之明年日南至，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成大記。《姑蘇志》卷一九。又見《吳郡文粹續集》卷三五，洪武《蘇州府志》卷四八，《石湖志略》附

《文略》，《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六三頁。

## 范村記

紹熙元年二月

范村者，杜光庭《神仙感遇傳》云：「唐乾符中，吳民胡六子與其徒泛海，迷失道，漂流數日，至一山下，即登岸，謀食居，人皆以禮相接，甚有情義。問此何許？則曰范村也，當見山長。引行至山頂，可十里所。花木夾道，風景清穆，宮室宏麗，侍者森列。一叟坐堂上，命客升階，與語曰：『吾越相也，得道長生，居此。歲久，山下皆吾子孫，相承已數十世。念汝遠來，當以回飈相送。』比下，居人餽以糧糗。解維，風便，俄頃達西岸。時高駢鎮淮南，聞之，招六子補六合鎮將，始以所見爲人言之。」光庭之《傳》云爾。惟吾家陶朱公用人之國，勲業蓋世。越之君臣，方將社而稷之，乃不俟終日，擢扁舟而去。迹其行事，天壤一人而已。世無神仙可也，有之，非公誰宜仙者？《列仙傳》又謂：「公常賣藥蘭陵，彼人累代見之。」范村豈其所定居耶？某奉祠還鄉，家西河之上，距海財百里。追懷祖武，想像仙山。月生潮來，悠然東望。煙雲晦靄，去人不遠。會舍南小圃適成，輒以范村名之。圃中作重奎之堂，敬奉至尊壽皇聖帝、皇帝所賜神翰，勒之琬琰，藏焉。四傍各以數椽爲便坐，梅曰陵寒，海棠曰花仙，酴醾洞中曰方壺，衆芳雜植曰雲露，其後菴廬曰山長。蓋瓦不足，參以蓬茅，雖不能如昔村之華，於雲來家事，不啻侈矣。噫！陶朱公渡兵江淮，震曜中國，分地以賜諸

侯，功大名顯，貴隆富盛，備福之極，度世而仙。昔村所有如此，今無一焉，獨不愧斯名乎？雖然，公所成就固烈矣，而心危慮深，未及飲至舍爵，半途騰逝，變姓掃迹，以二十年之成謀而莫之一朝居焉。某不肖，生值聖世，饗竊名祿，無以報塞萬分，上恩天載，扶持全安之老而歸休，猶得宿衛兩朝，賜書於家林之下，婆娑日涉，常在雲漢昭回中。榮光所被，燕及猿鶴。此則昔村所無而今之所。有。僑立斯名，亦尚無愧。按周元王五年，越入吳，陶朱公於是去國。後千三百五十年，當唐乾符六年，范村之名，始聞於世。又三百二十年，實皇宋紹熙初元，歲在庚戌，某遂以范村名其圃。上下垂千七百年，其傳遠矣。杜元凱謂范氏世爲興家，斯言猶信。後之人儻能長保此居，則村名之傳，又不知其幾世幾年乎？書之壁以示同姓。是歲二月望日記。《永樂大典》卷三五七九。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六五頁。

## 雙瑞堂記

紹熙元年十二月

紹熙初元夏四月，吳郡袁使君爲政之再閱月也，長洲之彭華鄉，以瑞麥獻。又三月，木蘭後池以瑞蓮獻。麥兩歧，已堅粟可刈，歧間復出新苗，玉枝青葱，且秀且實。後十日，又歧於新苗之半，亦秀實如前。按瑞圖自兩歧至九歧者有矣，未聞枯莖之稊，一再重出，青黃殊色而三穎俱茂，有生生不窮之意，蓋創見云。蓮則共蒂異花，連理并秀，豐腴適相當，亦奇產也。吏民歡喜，謂造物者效珍發

祥，工深巧妙，非賢使君孰能致此？又謂：使君辱臨吾州，政爾煖席，而嘉瑞輒應，何其速耶？余聞神人精禋之交，其迹固相絕遠，一念感通，則和同無間，直瞬息頃爾，固未可速計也。方使君持節按刑時，以柱後惠文繩，郡縣弗虔，官吏纍足，立逐捕劇賊，血其鯨鯢，風采烈於秋霜。朝廷第最課進，直中秘書，就牧此邦。吳人憺其威名，相與屏氣惕息。使君一日過范村，從容爲余言：「曷吾以衣繡持斧爲職，知飭法鋤姦而已。今爲郡守，號稱民父母，當有惻怛之愛，拊摩惇齔，若乳保之於赤子，使百姓知吾此心，庶幾有不忍欺者，雖蒲鞭且弗願用，況於桁楊敲扑乎？」余矍然起賀，曰：「公此心當與天通，人固未能戶知，神者其知之矣。」閱時亡幾，而叶氣薰翔，被於珍物，豈非一念之感，如鼓應桴，有不疾而速，不召而至歟？是歲秋，大熟，政成人和，庭訟稀簡，郡廓無事，曩之蘄望於民者，皆如本指，益知祥應之不虚。於是部使者暨府縣之賓佐，皆畫圖以傳，賦詩以相倡酬，猶謂未足傳久遠。且《春秋》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今茲樂歲善收，甌窶汙邪，無不滿望，二瑞實兆其祥，尤不可以弗識。乃以雙瑞名郡之東堂。余又爲原其所以致祥者爲之記，因以附見有年之喜，亦《春秋》之遺意焉。使君名說友，字起巖，建陽人。嘉平日，石湖范成大記。《吳郡志》卷六。又見《姑蘇志》卷二二，《吳郡文粹》卷二，《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六六頁。

# 全宋文卷四九八五

范成大 二

## 佛日山記

佛日山，由臨平而西，有佳趣。新安江帶城右旋，淙潺亂石間，不能一。長亭羣小溪，大會歛浦，貫萬山以出，又合始新太末之水，行三百六十里，與海潮會爲浙江。其間稠灘如其里之數，每灘率減數丈，大或十倍。世傳天目山巔，與歛之柱礎平。《黃氏日鈔》卷六七。

## 慧感夫人祠記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後以剡薦，就除台守。既至錢唐，詰旦欲絕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

濤之險。」既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入祠中，竊取其幡。平旦，廟史入視之，見一人以幡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答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矣。今不知潛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間，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矣，速爲之所。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他神驗不一。後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中吳紀聞》卷四。又見《姑蘇志》卷二七，《吳都法乘》卷一九，《吳都文粹》續編卷一四，《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七三頁。

## 書新安事

汪姓鼻祖，名華，隋末據歙、宣、杭、睦、婺、饒之地以歸唐，今廟封顯靈英濟王。又，俗傳黃巢以汪王同臭味，下令毋犯汪氏，歙人爭冒汪姓。俚云：「四門三面水，十姓九家汪。百姓油糴鬼，官人豆腐王。」譏俗陋也。豆腐，舊傳劉安戲術。又，俚語：「徽人三日飽，兩社一年朝。」不重冬節也。《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二頁。

### 記雷孝子事

雷孝子天錫，十一歲剔股救父。《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七〇頁。

### 記董國度事

董國度陷虜，得婦人力。歸而負之，奇禍死。《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七〇

頁。

### 書舒蘄二事

皆以持心之厚，惡人報德而獲生。《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三頁。

## 書事一

沈德和尚書祖輝仲勘江賊，活七人。同官死，嫁其二女。病中見黃衣使，召爲仙官，且延壽三紀。  
《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三頁。

## 書事二

常明叔父死，神降其家，云：爲人奪胎。  
《黃氏日鈔》卷六七。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四四頁。

## 同登七星山題名

乾道九年九月

乾道癸巳重九，吳人章潭邃道、范成大至能，携家同登七星山，遂游棲霞、水月諸洞。  
《粵西金石略》卷八。又見《桂林石刻》第一八六頁，《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八五頁。



壺天觀題名 一 淳熙元年七月十日

經略安撫使范成大，新作壺天觀，提點刑獄鄭丙落其成，轉運判官趙善政、提點坑冶鑄錢李大正同集。淳熙改元七月十日。《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桂林石刻》第一八七頁，《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八五頁。

壺天觀題名 二 淳熙元年

鄭少融、趙養民、李正之、范至能，落壺天觀，還會碧虛。淳熙元年□□□□□□。《粵西金石略》卷八。又見《桂林石刻》第一八七頁，《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八五頁。

中隱山題名 淳熙元年

鄭少融、趙養民、李正之、范至能，淳熙甲午歲中秋後三日同游。《粵西金石略》卷八。又見《桂林石刻》第一八七頁，《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八六頁。

碧虛題名 淳熙二年

范至能赴成都，率祝元將、王仲顯、游子明、林行甫、周直夫、諸葛叔時，酌別碧虛。淳熙乙未廿八日。《粵西金石略》卷八。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八六頁。

上巳題名 淳熙五年三月

至能、季思、壽翁、虞卿、子宣、正甫、渭師、子餘、無咎，淳熙戊戌季春丁巳同游，子師不至。《六藝之一錄》卷一一〇。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八六頁。

龍隱巖題名 淳熙元年

淳熙元年初□日，吳郡范致能，長樂鄭少融，□□王仲顯，□□祝元將，□□□月□□□來游龍隱巖□百□□□東山□□□蓋□得之龍□水石□□□。《桂林石刻》第一九〇頁。

屏風巖題名 淳熙二年

淳熙乙未廿八日酌別碧虛，七人復過壺關。姓字在棲霞。《桂林石刻》上。

太湖石志

太湖石。石出西洞庭，多因波濤激礪而爲嵌空，浸濯而爲光瑩，或縝潤如珪瓚，廉剝如劍戟，轟如峰巒，列如屏障，或滑如肪，或黝如漆，或如人，如獸，如禽鳥，好事者取之，以充苑囿庭除之翫。石生水中者良。歲久，波濤衝激成嵌空，石面鱗鱗作層，名曰彈窩，亦水痕也。扣之鏗然，聲如磬（一）。

龜山石。石堅潤，可碑，可礎，可柱，可礧。一名旱石。《蘇州志》云：堅潤如玉，擊之有聲，刻碑惟此最佳。用之壓堦，世亦罕比。

小洞庭。在龍山之南，有石，如七十二峰。綺里東南五里圻村，山路，臨水，一石青綠色，周二十餘步。上有峰七十二，因名。

雞距石。龜山之下，有如鳥立者。

神鉦石。林屋洞中。有若鐘鼓，扣之，其聲清越。

石板。在石公山下，平坦，可坐數人。

鷹頭石。縹緲峰上，有如鷺鳥峙。

玄龜石。霄漢嶺南，有若龜者。

石屋。龍頭山側，多嵌空，如屋。

龍舌石。新安保之西，有石長而銳者。

石壁。東洞庭豐圻之南，有大石若屏，柳毅所扣也。

仙人石。寒山西岸，有若踞坐，跡迹宛然。

龜殼石。龜山之下，有若蹢躅，見水面。舟人往來，恐有觸突之患，故語云：「東抵龜殼，西抵龜山，兩舟連綱，慳過中間。」

蟹殼石。二鼉之南，有若龜殼而小。

龍牀石。石公山下，有若牀者。諺云：「石蛇一半露，龜頭微微出。行舟見兩山，下有龍牀沒。」《說

郭》卷九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三頁。

〔二〕小字似爲後人所加。下同。

## 詹氏知止堂銘

并序

信有鄉先生詹君者，舉進士，歷官既倦遊，即第家作堂曰「知止」，將老焉。後五年，上奉議郎諸王宮教授印組，頓首言縣官，願丐骸骨歸州里。制詔：「詹某引年知止，足勵士風，錄其子一人。」讀詔中語，適與堂之名合，聞者異之。君之言曰：「始吾爲此，非惡寵利之塗而違之也。吾見迹焉者矣，惟彼之徇則違己，惟己之合則不如其己。與其倒迂於日昃，孰若去而之山谿蒼涼之濱，訪初服之亡恙，俯仰昨非，遽然形寓，吉蠲神明，落其華紛，尚庶幾於聞道。」止乎彼而行乎此者，其失得孰多，君子自叙云爾，余何足以辨之，姑用是銘其堂：

賢哉大夫，緬其高風。始名斯堂，若與天通。有如不信，視此扁榜。又視天語，如鏡中像。載登斯堂，皦焉初心。平生固然，匪今斯今。卷舒之岐，理不同軌。利達之轅，道義之柅。富貴幾何，蹈淵若陵。吾改吾轅，莫柅其行。其行靡靡，望道之涘。孰曰知止？未見其止。《永樂大典》卷七二四一。

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七頁。

## 復水月洞銘

并序

水月洞，剡瀛山之麓，梁空，踞江，春水時至，湍流貫之。石門正圓，如滿月湧，光景穿暎，望之皎然，名賓其實舊矣。近歲或以一時燕私，更其號朝陽，邦人弗從。且隱山東洞，既曰朝陽矣，不應相重。乾道九年秋九月初吉，吳人范成大，莆田人林光朝，考古揆宜，俾復其舊。成大又爲之銘，百世之後，尚無改也。銘曰：

有嵌孱顏，中淙漲湍，水清石寒。圓魄在上，終古弗爽，如月斯望。灘山之英，灘江之靈，嫔其嘉名。范子作頌，勒於巖嵒，水月之洞。《粵西金石略》卷八。又見《粵西文載》卷六〇，《桂勝》卷一，《古今圖書集成》第一七一冊第三三頁，《南宋文錄錄》卷八，《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四，嘉慶《廣西通志》卷九五，《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八頁。

## 重貂館銘

并序

嶠南風土常燠，惟桂林最善，唐人喜詠歌之。杜子美以謂「宜人」，白樂天以謂「無瘴」，然皆聞而知之者。戎昱實從事莫府，始有「重著貂裘」之句。乾道九年，余辱帥事。臘後大雪盈

尺，苦寒如中州。一坐屢索衣，至盡用頃使朔庭時所服，乃掇昱語，名西偏擁鑪之室，且銘之。此獨以御冬，非所常居，故謂之館云。

炎交維古羲所宅，帝堦灘瀆畀南伯。清淑回薄鬱以積，彼歆暉厲竄罔跡。宜令大冬枋厥職，雪雰霾空風割石。浮楹複宇謨宴息，抱陽塞向塗四隙。暉景下墮牖生白，載葺裘裳晏煖席。趫來笑言我友即，時哉燠寒絕荒逖，賓以號名尉北客。《永樂大典》卷一一三一一。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九頁。

## 壺天觀銘

并序

凡洞穴皆幽闇偃仄，秉燭而游。唯屏風巖高廣壁立，如康莊大廈，延納暉景，內外昭徹。石湖居士名之曰「空明之洞」。由磴道數拾級，出小石穴，山川城郭，恍然無際，乃作臺觀，是名壺天。游客詫曰：「大哉斯壺，函裹如許。」居士曰：「世所有相，如空浮華，心相顛倒，□□□□。故善巧者，能於寶珠及以芥子，乃至毫端出現塵刹，彼觀者不覺不知，况一壺哉！」

客悟且笑，曰：「然則遊戲神道耶？」居士亦笑，而爲之銘曰：「心塵目華，三昧現前。我提一壺，彌羅大千。無有方所，四維上下。此三昧門，溥游施者。」

《勝》卷八。又見《粵西文載》卷六〇，《桂林石刻》第一九一頁，《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二九頁。

## 碧虛銘

唐鄭冠卿遇日華、月華君於棲霞之洞，與之笛，不能成聲。傾壺酒飲之，塵得滴瀝，獨記其贈詩二篇。出門，見二樵者，問曰：「洞中樂乎？」跬步亦失所在。吳人范成大，小築其處，以識幽討。按詩卒章云：「不緣過去行方便，那得今朝會碧虛。」即以扁榜，且銘之巖壁：

空洞維石，中函碧虛。誰歟知津？有翹負芻。我來扣門，兩翁在否？雖不能笛，能醉君酒。爲君作亭，表巖之扃。名翁所命，而我銘之。有宋淳熙改元嘉平日刻。《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粵西文載》卷六〇，《桂勝》卷二，《桂林石刻》第一八八頁，《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〇頁。

## 殊不惡齋銘

天道左旋，地勢四游。曜靈轉轂而日運，璿柄回環而歲周。彼大物不能斯須安息，而況於人生之若浮。故閑之一字，百祥無足比，五福不能疇焉。有士於此，爲病所虐。支體既墮，聰明叵作。解疊華之六綰，塞混沌之七鑿。龜藏於屋，蝸縮於殼。蓬蒿滿徑，車輪生角。冠劍委於凝塵，書傳束於高閣。心無所用，氣合於漠。困則佳眠，饑則大嚼（一）。但覺日月之舒長，不知戶庭之寂寞。愧何修而



何爲，而擅區中之閑樂。人見其病也，不堪其憂，我以爲殊不惡也，《永樂大典》卷二五三六。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〇頁。

〔二〕則：原無，據文意補。

## 送舉老歸蘆山偈

二千里往來似夢，四十年今昔如浮。去矣莫久留，桑下歸歟？來共煨芋頭。《寶慶四明志》卷一七。

## 炭頌 并序

予病衰，大冬非附火不暖，既銘被、爐，又作《炭頌》：

燔木不灰，化爲精堅。是衷至陽，維火之傳。雪霾六虛，冰寒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幹流化甄。尺璧寸珠，罔功汗顏。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燠既安，與之。《山堂肆考》卷一三一。又見《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一八，《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五五，《南宋文錄錄》卷九，《范成大佚著輯存》

## 水竹贊 并序

昆山石奇，巧如雕鏤？縣人採實水中，種花草其上，謂之水窠，而未聞有能種竹者。家弟至存遺余水竹一盆，娟淨清絕，衆窠皆廢。竹固不俗，然猶須土壤栽培而成，此獨泉石與俱，高潔不群，是又出乎其類者。贊曰：

竹君清癯，百昌之英。偉茲孤根，又過於清。尚友奇石，弗麗乎土。濯秀寒泉，亦傲雨露。辟穀吸風，姑射之人。微步凌波，洛川之神。蟬蛻泥塗，同於絕俗。直幹高節，此君之獨。斐几明牕，不受一塵。微列仙儒，其孰能賓之！《永樂大典》卷一九八六五。

## 通濟堰碑

乾道五年四月十九日

通濟堰，合松陽、遂昌兩谿之水，引而東行，環數十百里，溉田廣遠，有聲名浙東。按長老之記，以爲蕭梁氏時詹南二司馬所作。至宋中興乾道戊子，垂千歲矣。往迹蕪廢，中下源尤甚。明年春，郡守吳人范成大與軍事判官蘭陵人張澈始修復之，事悉具新規。三月，工徒告休。成大馳至斗門，落成於司馬之廟。竊悲夫水無常性，土亦善堙，修復之甚難，而潰塞之實易。惟後之人，與我同

志，嗣而葺之，將有考於斯。今故列其規於石以告。四月十九日，左奉議郎、權發遣處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范成大書。《括蒼金石志》卷五。又見《處州府志》卷二六，《松陽縣志》卷一三，《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七四頁。

## 祭遺骸文

乾道九年八月

維乾道九年八月乙酉，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知靜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事、充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兼提舉買馬、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范成大，謹遣左迪功郎臨桂縣令陳舜韶、左迪功郎司法參軍鄭鄖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新塚諸君之靈。嗚呼，聖人有言：「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則凡死而無宅兆者，不得其安，可知也。形魄降於地，骨肉歸復於土，然後其魂氣無不之也。故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不得其安，不得其歸，魂羈而無託，天下之至悲也。桂林之俗，或不葬所親，寓其骨於浮屠，而賴莫泚也。與夫遠游客死，遺骸委骼，狼藉散亂而弗收者，不知其幾也。嗚呼，若爾諸君，生何罪於天，而今乃至於此也。太守之來，惻然動乎其心，若已手之而棄也。屬吾同僚，出公帑，營燥剛，實覺華之原，鍾官之墟，鬱然砥然，以爲諸君之墓隧也。舉凡無歸之骨，而竊之域於前列者，有官君子也。分封於兩旁者，姓字不得冥漠，君之類也。祭之雖非其親，藏之雖非其里，有以安而歸之，何異於親與里也。日吉辰良，肴芬而酒旨，魂兮即安，無南

無北無東西也。牛羊弗踐，樵薪避焉。詔於終古，勿毀勿夷也。嗚呼哀哉，尚饗〔一〕。《桂故》卷五。又《南宋文錄錄》卷二一，《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八二頁。

〔一〕尚饗：原缺，據《廣西通志》補。

## 祭樂先生文

淳熙四年

維年月日，門生敷文閣直學士朝請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范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刪定監簿先生樂公之墓。嗚呼，有如先生之間關兵燹，九死一生，孑然而立身者乎？有如先生之學問攻苦，兼貫六藝，深醇而成全者乎？又有如先生之甫上朝謁，突不及黔，忽焉數晦朔而翁媼相從於九原者乎？嗚呼，此先生身世則然也。又有如教誨成就，自童而習之，以至同升諸公，如某之託契於樂氏之門者乎？藐然遠戍，萬里來歸，謂當復登堂受教，安知其忽焉楸行之下，拜先生之墳乎？有菲斯肴，慟哭以奠，其何能將追痛之誠，而酢平生之恩勤乎？嗚呼哀哉，尚饗。《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八三頁。

# 祭亡兄工部文

淳熙七年十二月一日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十二月己卯朔初一日，弟中大夫知明州軍州事兼沿海制置使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兄致政運使工部之靈。惟兄以履踐爲問學，故不載之空言；以廉隅爲事業，故無所合於時好。非其道義，一介不取。意所安樂，簞瓢宴如。清淨絕欲，半世塵外。天游逍遙，八極環堵。鐵石堅忍，如苦行道。人。冰霜孤潔，如臞儒列仙。雖人儀郎位，出將使節，譽滿朝野，德流江湖，視若夢境，棄焉如脫。兄之離垢遯俗久矣，故能通乎晝夜之道，安時處順，來去如一。其屬疾也，謝醫却藥，弗問家事。知不可爲，則焚香盥手，翛然告終。昔善其生，今善其死，逝者如此，可謂全歸。嗚呼，是足以見先伯父與□□□□地下矣。惟我范氏，奕世同居。薄官離遯，咸非本心。曷我歸□□□□□□□□基，三徑勸荒。兄曰時哉，相汝經營。又曰老矣，與汝俱佚。藐是不肖，未克挂冠。復起典州，與兄別離。平生屢別，蓋亦屢見。奉遣盤門，謂我遄歸。豈其生離，化爲死別。嗚呼哀哉！西河正東，北城稍南。藍輿相過，兒童識知。鄉之二老，獨餘一翁。我今雖歸，歸亦何心。新圖異書，誰與共閱？釀成果熟，誰與共嘗？橫塘之雪，石湖之月。誰其方舟？吳臺越城，包山洞庭，桃李之蹊，橘中之洲，誰其曳杖而行？前節逢春秋，姻親會同，惟吾伯兄之敬。與夫冠婚喪祭，故家遺俗，凡情文百爲折衷於大宗之門者，今舉無適與歸矣！兄之存亡，固爲范氏重輕，而白首殘

年，抱觸目無窮之悲者，又某之所獨也。翼翼吳都，茫茫九原，豈無他人，不如吾兄。酌觴鄞江，與潮俱西，莫知我哀，兄其知之。尚饗。《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又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八四頁。

## 上梁文

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二〕。《齊東野語》卷一〇。又見《吳中舊事》，《范成大佚著輯存》第一三五頁。（以上除署名者外，均為楊世文校點）

〔二〕築：《吳中舊事》作「作」。